

E. 撒塔爾著
董希白譯

種族與歷史

下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世界文化叢書

E. Pitard 著
董希白譯

種
族
與
歷
史
下
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第三部 亞洲種族

第一章 概說

與我們同輩的人們，當他們想起他們種族根源的時候，早已有了習慣，毫不猶豫地眼睛望着東方——如今他們還保存着這種習慣——他們的眼睛望着這個廣大而又崎嶇的地方，望着這個帕米爾 (Pamir) 高原，這個高原上的雪向四方溶化，供給亞洲四大河流的水源。繼續不斷流通的形像；無窮肥沃的保證；河流天然的道路；當人類生活需要的時候，則這些道路可以允許人類生活流通，與水一樣容易！

這是一幅柔和的圖畫和順的表現！牠們的簡單特別使得牠們發生誘惑的能力！

從印度河 (Indus)，可以很容易達到彭德查布 (Pandjab) 與大洋；一望無邊的大洋，但近望則有沿海地可以依着平穩地走去。從西爾河 (Syr) 與阿謨達利阿 (Amou Daria) 可以向阿拉鹹海 (Aral) 與裏海 (Caspian) 等荒原走去，這些地方的基爾岐斯 (Kirghiz) 游牧民族，現在還有不完全的外相，怎麼能完成一種移植呢？

用文雅的字來形容，這個區域是含有山村詩意的。有人說，那般假設的印歐族 (Indo-European) 被當地

冷氣驅逐了以後，就從這個區域向現今他們還居住的地方散布。同祖人類學的假設；人類地理學的假設；尤其語言學的假設……。

這種理想的觀念——從科學方面去看，也只是這個——，這種工作室裏的創造物，這種諷託的話都從羅德（Rhode）首先發散出來的（原註：見參考書第二一八號），後來特別由一位日內瓦博學者彼克泰（Adolphe Pictet）在他一本名著（原註：見參考書第一九〇號）中，將這種觀念當作一種福音傳布於『知識界』中。在印歐族的根源與原始的阿利亞人（*Origines indo-européennes et les Aryas primitifs*）這本書中，他敘述我們歐洲種族的起源，與祖先的種種原始生活！彼克泰出生於博物學家的家庭，生存於科學發達的環境中，所以他將他的著作取了一個確有科學意味的名稱，叫做『語言學的古生物學論』（*Essai de paléontologie linguistique*）；好像極古遠時代的語言學能够使我們看來是與各級古生物學有同樣的確定性！

在各專門家都知道的小冊子（原註：見參考書第二一四號）中，賴那克（Salomon Reinach）曾提出的這種大規模的爭論，後來也有人討論過，但此地不當再行提起，以作更厲害的爭論。並且，從歷史語言的觀點上看，我毫無資格來參加這種爭論。

從人類學的觀點上看（這是此地惟一的正確觀點），我以為常用如下的方法來提出問題：如果印歐族是有同一的根源（有人做這種主張），那末我們到到處所遇見的他們的子孫，該當有相同的形態特徵。

在談到象類或其他哺乳類的時候，我也是這樣討論的。

如果阿利安人 (Aryens) 是代表了惟一的人種，那就只要分別研究印度人與歐洲族。如將所以收集的觀察比較一下，那我們就立即看出絕對符合的地方。爲着再想解決這個二元論的問題，我們懂得多麼需要嚴密的研究亞洲南部與西部——至少——以及歐洲乎全部的人類。自從很早以來，亞洲已經可以居住了，並且在很古遠的時代，一定有人在亞洲居住了。甚至於有一天，我們可能在亞洲找到我們的根源。

現在該當按照年代的先後，記起杜霸 (Dubois) 在爪哇 (Java) 島的特林尼爾 (Trinil) 地方所發現的東西類人猿 (Pithecanthropus) 的遺骸。

一八九〇年，這位博學者在該島中部索羅河 (Solo) 左岸 (或 Benngawan) (在馬提翁 (Madison) 省) 進行古生物的研究。在特林尼爾與克利塔 (Klitae) 兩村莊之間，肯頓 (Kendeng) 南部山腰上有很多的動植物化石。這般化石埋沒於堆積的火山白土層中，這種白土層是河水沖成的，來於鄰近各火山中，尤其是拉武 (Lawu)、庫庫桑 (Kukusan) 等火山。幾乎所遇見的種類都與現在的種類不同，而且這種特產動物化石的一般外形，使人想起西瓦利克 (Siwalik) 各山的動物化石。在爪哇還與亞洲大陸相連接的時候，這些動物已經在該島生存着了。

杜霸的發掘經過了好幾年。立行類人猿 (Pithecanthropus erectus) 是發現於一八九一及一八九二年。第一次 (一八九一年九月) 發現第三個大牙；同年十月發現有名的腦蓋頂部。大腿骨是在一八九二年八月掘出

的；其他的殘骨則遇見得更晚一點。歐洲人類學家很少有機會得到這些可尊敬的遺體，石化得很美，使人一見到就發生印象；尤其自從杜霸（Dubois）從腦蓋頂部中找出黏性混合體以後，更使人感動，腦的旋轉的形跡就出現了。

對於類人猿世系的位置，以及對於類人猿發現地在紀年學上確定的置位，現在都還沒有一種共同的意見。我們懂得這第二個問題（發現地紀年學上的位置的問題）的重要性；如果類人猿所在的地層當從最新世（Pliocène）提到第四紀地質時代（Quaternaire），那末特利尼爾（Trinil）的化石在人類世系中所應佔的位置就改變了，牠就不能再與人類有什麼直接親屬關係，因為人類在這個地質時代已經存在了。

請看杜霸對於他所發現的遺體所下的世系解釋：「雖然有種種的批評，我還深信立行類人猿是直接屬於人類世系，或者至少也不能相隔很遠。總之，我們的祖先不會不與立行類人猿相同，而且該當是立行類人猿的很近的親屬。」布勒（Boule）對於這個世系的問題，會做一個非常明確的說明：「但當確認，並且此地當再說明，相像並不常是後裔的意義。從各種特徵上看，類人猿的形態真是介於大猿與人之間，但不必因此就當認為猿與人中間是有世系關係的。並且這種區別，不像有人所主張的，是字句上的問題。」

我們知道類人猿的腦蓋頂部，若從若干形態特徵尤其從能力上去看，「真是介於黑猩猩（Chimpanzé）與下級人類（如同內安得塔爾人類）之間的腦蓋頂部。」從腦部內塑物所顯露的形態特徵上去看，腦部也是如此。

所發現的大腿骨是完整的，是屬於左腿的，是細而長的，從主要部份去看，是一個陰性的大腿骨。將身材從新組合起來，約有一·六五公尺高（意見不一，但總徘徊於一·六〇與一·七公尺之間。）有人常說：如果單單發現這個完全人形的大腿骨，那就毫不猶豫的說牠是人類的大腿骨。

頭腦蓋，大腿骨，牙齒等形態上都有種種不相符合的特徵，所以好多的博物學家（布勒也是其中之一）就假設這種類人猿的遺體可以歸屬於大猿，屬於大猩猩（*Gibbon*）類（原註：見參考書第二一號一〇九頁。但特別根據頭腦蓋與身材的增長率，可以對於這個假設提出重大的異議。很難承認一個身材介於一·六〇與一·七〇公尺的大猩猩，能有八百七十克蘭姆（*gramme*）的腦子！但此地不是討論這個問題的地方。）因此這種類人猿代表『比較近鄰更發達更專門的大猩猩的一個支派，或許就因為這種專門化的關係，這個支派就最早的衰退了。所以類人猿不屬於人類祖系。他的腦蓋頂部與大腿骨的特徵，雖然多少是與「人類的」相像，但這只是些集合的特徵，而非親屬上的特徵。』這樣解釋那種在爪哇很可能紀念的發現，並不減少重要性。反之，我想說這樣解釋反倒增加重要性，因為人類血系雖然還有獨立性，但在形態方面，似乎沒有像從前那樣與鄰近血系隔離。在這本書中，無須乎談得更詳細。

如果當接受若干發現者對於他們發現物所下的解釋，那末我們就應當承認在第三紀地質時代（*Tertiary*），亞洲已經被人居住了。我們知道，在理論上講，並沒有什麼理由可以否認這種居住的。諾埃特林（*Noetting*）

在緬甸 (Birmanie) 最新世 (Pliocène) 的礦層中，指出燧石，他相信這些燧石是故意造成的。在印度斯坦 (Indoustan) 各河流的漲灘中，找到一些毛石工具，連同一些動物殘片，其中有許多是屬於最新世的。

東高茲山 (Ghats orientaux) 的紅土堆中，包藏着舍爾時代 (Chélién) 形狀的工具，都是石英質與紅土質的。在時代上講，這些紅土堆至少可以視為冰河紀 (Pleistocène) 時代的東西。

其他上古時代各區域曾在亞洲好幾個地方被指出，特別在敘利亞。在這個地方，找到一些舍爾時代的工具，完全與歐洲樣式的相同，同時還找到一些時代更近的工具，如謨斯提爾時代 (Moustérien)，奧利格那克時代 (Aurignacien)，與馬格達雷尼時代 (Magdalénien)。在這個地方，祖摩芬 (Zumoffen) 掘出一些視為奧利格那克時代的人類殘骨。在錫蘭島 (Ceylan)，薩拉桑兄弟 (Fritz et Paul Sarasin) 在他們的發掘中，找到一些上古時代的面具，但屬於上古時代何時期的則未認定；並且在薩安山 (Sayan) 以北耶尼塞伊 (Yénis-éï) 高處假山上，首先薩文科夫 (Savenkov)，後來貝葉 (Baye) 與佛爾科夫 (Volkow)，都先後在與我們古時大象時代相同特產動物遺體的接近處，找到謨斯提爾與舍爾時代的石英的工具。一八九六年，在托姆斯克 (Tomsk) 附近一個古時大象的黃土層中，找到上古時代的工具。

在很長久的時期中，亞洲東部未曾被冰河紀人類遺下遺骸，並且有人相信這個區域最古的文化是發生於近古時代。但松本 (Matsumoto) 最近描寫過從中國河南黃土中得來的人類尾骨。所以冰河紀 (Pleistocène) 人類曾在中國居住過，這並不是要使我们奇怪。並且，許多日本博學者在日本會找到許多上古時代的工具遺物。因

此，對於亞洲史前人類就漸漸地明白了。一部分歐洲人所由產生的這個舊大陸現在已顯示於我們。我們很多歐洲人母地的亞洲，牠最古遠的過去現在還被很厚的網幕遮蓋着，可是已漸漸地讓光線穿過了。大概在能夠有秩序的進行發掘以後，在大陸全部，亞洲就可顯示出與歐洲相同的上古時代的工藝品。因此，歐洲與亞洲不僅在地理上是一個整塊了！

這些工藝品在這兩個大陸上是完全相對疊着嗎？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個美國科學團體在中亞細亞進行發掘（我們知道美國人對於亞洲人移居於他們大陸的理論）請等着罷。（原註：若干作者（如日本人鳥居龍藏（Torii）以爲亞洲大部份沒有認識上古時代的文化。關於亞洲上古時代，可以很有益處的參考得尼刻在地理新聞（Nouvelles géographiques, Paris 1892）與地球上的種族與民族（Races et Peuples de la Terre, Paris 1900）這兩本書中所附的參考書目；關於亞洲石器時代，則可參考下列各參考書：第三六號，第三〇〇號，第二七三號，第一七一號，第一四九號，第二六八號。——關於談論在亞洲發現一種上古時代工具類最早的文章，就是拉爾得（Louis Lartet）的文章（談在敘利亞所發現的毛燧石，見法國地質學會會刊，一八六五年。）關於其他的東西：則見參考書第二五七號（R. K. Torii）第二二八號（P. et F. Sarasin），第五九號（Mitra），尤其布勒在參考書第二一號中將大部份的發現簡括地說過。美國的人類學家與許多歐洲的博學者，都想像着亞洲上古時代的人民——特別是亞洲中部與北部的人民——會先後在美洲移殖過。至少亞洲集團從冰地越過白令海峽，而散布於北美。如同有人說過，西伯利亞東北部是這種移民暫時的停留處，他們從更遠的地方來的，只

不過經過此地而已。這種假設並不缺乏根據；但不能只用這個假設，來解釋美國種族的根源。美國人類局局長德利卡 (Hrdlicka)，一九二二年在日內瓦會議中曾極力爲這種假設做辯護。雖然我們差不多一定知道，第四紀地質時代的人民幾乎佔據了亞洲各地，但我們該當承認對於這般人民的身體特徵，我們則毫無所知。他們是大身材的人民呢？還是小身材的人民呢？長頭人呢？還是短頭人呢？我們不能夠在他們與更近時代的人種間，建立起任何世系的關係。

亞洲的近古時代文化更豐富些，似乎牠散布於各處，並且那些表徵牠的東西，大體的說來，與我們歐洲的一樣的。摩爾根 (J. de Morgan) 在美索不達米亞 (Mesopotamie) 所見到的這種文化（原註：見附錄，）好像鳥居龍藏 (Tori) 在蒙古東部所見到的一樣，又好像那般日本探察員在日本石器時代殘物堆 (Kjökkenmöddings) 與滿洲所見到的一樣。我們手中有好些屬於近古時代的殘骨。我們所可以說的，就是在光石器時代，全部看來，亞洲似乎與同一時代的歐洲一樣，已經有了好幾種人類模型。曼蘇伊 (Manuy) 在東京 (Tonkin)（譯者註：是越南的東京）所發現的枯骨，是屬於長頭人的（面部比較的短，）頭指數是七三與七七；而在更北西伯利亞南部所找到的頭腦蓋也是長形的。這種觀察是很重要的，因爲亞洲現在活的人民（除開西南方印度斯坦 (Indoustan)，伊蘭 (Iran) 與阿拉伯 (Arabie) 以外，）他們的形態是遠不相同的。青銅器時代到處也表現得很豐富。這個時代存在於亞洲各地，竟引起我們發生許多很重要的問題。首先就是歐洲最初居民歷史的問題，如同歐亞兩洲近古時代人民間比較的問題一樣。此地，考古學比人類學進步得快得多（原註：見參考書第六六

號)至於我們呢,不幸得很,我們還缺少大部份的材料呢!

現在,我們請很快的看一看亞洲現在人民罷。

但若就我們所得到的幾個殘骸來下判斷,那末,在解剖學上,這般人民並非到處都是史前時代同地人民的後裔。特別在後面各頁中,不當做種種幻想。我們對於亞洲廣大陸地的人類,認識得還很少很淺,不足使我們做種種慎重的結論。

還有很多廣大的地方始終沒有被人類學家研究過。他們所研究的地方,也不過做些小規模的研究;印度斯坦、日本、前亞洲(Asie antérieure)幾部份地方都是認識得最清楚的地方。就是比方在印度斯坦與中國研究了幾千個人民,但拿這些地方幾萬萬人民來做比例。那又算了什麼呢?並且這般人民並非由各單純種族組織而成的;那又使得這種比例更小了。所以在看這幾頁文字的時候,讀者的腦精不得不盡量的縮小,因為我們還在初步研究的時期呢。

當我們想到亞洲大陸各種強大文化的時候,我們就發愁,不知道在現在活着的人民中,那些集團是這種種文化的創造者。庫提斯坦人(Kurdes)與亞美尼亞人(Armeniens)常是同種兄弟,其中之一已經變成游牧民族了,或者其中一部份人當被視為亞洲西部太文化的後代。

下面我們所要研究的亞洲種族,還有許多人種集團未列入其中,因為歷史中,至少是我們所認識的歷史中,沒有記載他們的行為。北部的薩摩耶人(Samoyedes),嫩姑斯人(Tounouz),俄斯提阿克人(Ostaks),楚克

突人 (Tchoukchi) 或卡姆查德勒 (Kamtchadales) 南部很多的印度支那人 (Indo-Chinois) (不算小黑人 (Négrites) 安達曼人 (Andamans) 等等，在亞洲歷史中都沒有擔任什麼優越的職務。雖然這般不同的人類集團也很重要，但我們不引起讀者對之注意。

亞洲歷史中那般主要民族的命運是非常複雜的。那般似乎可以永遠統治下去的大帝國已經傾覆了；而這般意想不到的新國家居然踏入了歷史的境界。蒙古人雖曾有一度驚人的成功，但現在他們的威力如何呢？以前所以興，後來所以敗，其理由又是如何呢？這就是各個國家都同時包含着盛衰理由的比喻嗎？十九世紀末期，有人非常相信，人類集團在動物學上的特質可以用作一種解釋的理由，但是真能如此嗎？

在想研究出亞洲人民形態特徵的時候，就看到現在與史前時代一樣，長頭人與短頭人雜居於這個廣大的大陸上，並且雙方人數的比例各不相同，他們的居留地在地理上也沒有什麼確定的界線。

如果長頭人與次長頭人在印度半島是特別的多（尤其真正長頭人在印度半島幾乎造成了一個厚密的集團），但在離喜馬拉雅山脈以南各地很遠的地方，這兩種人也相遇得到；比方在下列各種人民中都有這兩種人：庫頁島 (Sakhaline) 或北海道 (Yezo) 的蝦夷人 (Ainou)，日本人與中國人，甚至於亞洲西部的人民（韃靼人，波斯人，突厥人 (Turkmènes)。但似乎很難說長頭人是其中幾個區域的本地人，因為這些區域完全是短頭人佔勢力。（原註：該當立刻看到這個有趣的事情：印度支那人頭腦蓋的形態與他們說印度語的鄰居很不相同；只從這個形態特徵去看，安南人 (Annamites)，柬埔寨人 (Cambodgiens)，暹羅人 (Siamois)，緬甸人 (Birmanes)，

都與印度種族無關。)

短頭人自己也佔據了亞洲西部與中部一大部份土地。

在北方，薩摩耶人 (Samojède) 與墩姑斯人 (Tourgouz) 都屬於這種短頭人型，中部許多中國人與土耳其斯坦 (Turkestan) 的居民，也是屬於這種人型。

人們慣說亞洲是短頭人的發源地。現代的種種研究，指示出這個短頭人的『大貯藏地』也包含着很大數目的長頭人在內。

在非歷史家看起來，很難將世界史劃分時代。一個遠地的事變對於某地在某時代能夠有什麼反應呢？方初看起來，不能說中國歷史似乎直接影響了歐洲種種事實嗎？但是這句話很靠得住嗎？反之，斯泰恩 (Stein)，培利俄 (Pelliot)，勒科克 (Leccog) 的種種大發掘和發現，不會指示我們這種反應漸漸從中國到了土耳其斯坦，後來經過突厥人 (Turkmènes) 的荒原與伊蘭山地，而向小亞細亞與阿拉伯前進嗎？另一方面，過去的阿拉伯人，韃靼人與土耳其人 (Turcs)。現今的日本人，他們的文化不是一部份從亞洲民族得來的嗎？而這種民族的歷史始終沒有超越亞洲境界。我讓比我更有權威人們去決定罷！但很願意知道，那個為着適當的理由，而不得不實行選擇的人所遇到的困難。選擇總是粗暴的，因為牠太需要簡單化了。牠與研究遠因的科學需要不符合。

這種種保留是說明了，似乎在亞洲可以特別注意那般會寫古史的種族：波斯人，密提阿人 (Medes)，阿西利，阿卡爾提安人 (Assyro-Chaldeans)，中國人，印度人。

後來可以注意那般寫近史的種族：阿拉伯人，韃靼人，土耳其人；最後注意到日本人。

我們並想不到對於這些種族可以提出很多的說明。亞洲那般現在活着的人民人體特徵，人類學對之知道的很少。對於那般創造古史的人民，可以說我們幾乎一點也不知道。一般考古學家曾在亞洲古地中掘出很多有價值的紀念物，但他們對於所遇到的人類遺骸則太不注意，我對此不勝抱怨之至！而大家對於這般摧殘科學的「科學家」向來又沒有充分加以供給過。

我們時常要問，那般建築巴比倫 (Babylone) 與尼尼微 (Ninive) 兩古城的人民是屬於什麼種族。薩爾工 (Sargon) 或阿蘇巴尼巴爾 (Assurbani-pal) (譯者註：這兩個人都是阿西利阿的古國君王) 或賽拉斯 (Cyrus) (譯者註：波斯帝國的創造者) 各屬於那一個人種集團呢？我們可以說現在的波斯人，庫提斯坦人 (Kurdish) 與亞美尼亞人 (Armenians)，若干土耳其人，就是這些古王國人民的子孫。他們仍舊居留於他們祖先大文化的發展地但誰能證明……

第二章 土耳其俄斯曼利人

五十年來，種種政治事變會將土耳其人在歐洲的範圍減小了很多，並且上次歐洲大戰會強迫他們在亞洲犧牲了許多土地。

首先我們不要忘記，在歐洲土耳其或亞洲土耳其若干廣大領土內居住的人民並不是土耳其人，又不要忘記許多「土耳其人」——比方善斯尼阿黑最哥維那（*Bosnie-Herzegovine*）的土耳其人——不過是些回教化的人民，人種根源很複雜，而政治上卻有一個共同的標記，這是我們在本書中常時提到的比方。

誰能講得出土耳其人確實的根源嗎？

當然，此地我們所說的特別是土耳其俄斯曼利人（*Osmanli*），以及與波斯、俄屬土耳其斯坦或阿富汗屬土耳其斯坦的突厥人（*Turkmenes*），阿最拜詹人（*Azerbaidjani*）（這般「高加索與波斯」？）兩地土耳其化的伊蘭人（*Iranians*），共同組成西方土耳其集團的人民。我們不談其他說各種土耳其方言的民族，但韃靼人則除外。

我們所以要說「特別是土耳其俄斯曼利人」因為在人類學研究的現階段下，很難在土耳其社會活動歷史中，指出某某民族會繼續的佔勢力。

突厥人，猶盧克人 (Yurks) 等等，在人種根源上都是各不相同的人民，但西方土耳其集團則由他們聯合組成的，除了俄羅斯人以外，他們差不多還是一些游牧民族。一般旅行家都自願承認這般游牧民族代表人種中最單純的人型。但決不要根據這種小說上的意思，就以爲游牧民族毫不雜婚。如薩爾特人 (Sartes)——或薩韃人——那般農民，很容易被外來的人民侵入；在東方集團中，被藏古人與墩姑斯人 (Tourgous) 侵入；在西方集團中，被印度阿富汗人 (Indo-Afghans)，阿拉伯人，阿西利阿人侵入。

實在的說起來，雖然有很多的研究，但對於土耳其游牧民族人種的單純，我們還不能確認。

在兩個社會大集團之間，做種種比較是需要的。不是有人確認，土耳其俄羅斯人所以能够擔任歷史中的職務，與構成一個長久的政治組織，正因爲他們混雜的關係嗎？然而其他土耳其集團所建立的古帝國（如韃靼帝國）則很快的陷沒了。對於土耳其歷史這種確定的說法，又該作何感想呢？

如果我們當從那種推動俄羅斯人侵略的事變中，去推論土耳其人的人種特質，則我們覺得這個民族，在人類學上，只能是一個異種混合體。因此如果我們承認戰勝者在征服地是有種種戰勝的利益，吸收了戰敗者，則上面這種混合體也是必然的現象。

有人說歐洲土耳其人是有很多的提那利克山種混合着，因爲在政治上，土耳其曾將巴爾幹半島西部大部居民都編入土耳其帝國。但是不要忘記俄羅斯利 (Osmanli) 是回教徒，被征服的民族不接受戰勝者的宗教，既然他們是下等人，那末就很少有與土耳其集團聯合的可能。所以我以爲這個人種的混合是說得太過份了。

苦斯尼阿黑最哥維那的「土耳其人」極大多數只不過是回教化的提那利克山種，他們並沒有大批的向外移居。他們只有極少數的人參加人種混合。大部份「土耳其化的人民」取得了俄羅斯利人的名號，因為經濟利益的關係，他們變成了土耳其人，有許多人竟成了大地主。因為要保存他們既得的土地利益，所以他們纔將戰勝者的宗教做他們自己的宗教；但是他們還繼續着不離婚。他們的種族並沒有多大的變化。我們遠遠的研究起來，他們在土耳其全部中組成一個細胞，他們有他們集團自己的名稱。這並不是化學名詞中所謂的「化合」，而是一個種「混合」就是許多人種集團的聯合，在政治上宗教上都沒有什麼區別了。

已經有人發表過許多的論證（我不說人類學的專論）想找出土耳其人的根源。語言、地理以及其他種種的推論都搬了出來。有人說土耳其人是烏拉爾阿爾泰種（Uralo-Altaiques）或烏格利安芬蘭種（Ougro-Finois），這都不是經過充分考慮的說法，沒有什麼大價值。有人竟搬出更空泛的名稱，說土耳其人是什麼烏格利安日本種（Ougro-Japonais）……在看了許多書以後，我覺得一方面語言學家，另一方面歷史學家，都曾討論過很久這個土耳其人根源的問題。他們是解決了這個問題嗎？還是簡直是將問題弄得更複雜了呢？……

有許多居在歐洲的人民，如匈奴人（Huns），佛爾加河（Volga）流域的布加利亞人（Bulgares）都因語言的關係，就這樣土耳其化了，但他們始終沒有加入土耳其的主幹嗎？有人說大月氏人（Scythes）當被視為土耳其人。這是可能的。但誰會很正確的，很科學的，告訴我們大月氏人的特徵，使得我們能够做這種的比較呢？在我們看起來，有許多親屬關係是說得太冒昧了！因為土耳其人是來自亞洲最好戰的民族，政治的組織也最穩固，好

像是一種人類製造廠(Oeficina Gentium)，所以纔將他們看得太重罷。此地也有一種東方的幻想。

從人類學觀點上去看，這些假定的親屬關係中，一定有許多是不能接受的。我們剛纔看到匈奴人被視爲土耳其人。但在約南得斯(Jornandes)的描寫，與土耳其俄斯曼利身形之間，是懸虛待很遠。阿提拉(Attila)（譯者註：古匈奴國王）統治下的人民沒有一個像土耳其人（原註：有人相信阿提拉是墩姑斯人(Tunguz)）。

那般說土耳其各種方言的雜色人種，真正組成了土耳其向外侵略的軍隊嗎？還是先後侵略亞洲西部與歐洲的人民，真是那般屬於土耳其種的土耳其人嗎？誰能回答我們呢？

土耳其人一定是歐亞良好種族之一種，在巴爾幹半島所遇到的一些很可注意的人種，土耳其人也遠不落後。我們看到了許多土耳其人以後，我們就立刻可以說很少有土耳其人可以想像他們的人種根源是與蒙古人的根源相近。

因爲回教徒有婦人室的組織，就不當完全忘記有小數量的外國血液進入到土耳其民族的血脈之中。高加索非回教徒的婦女（特別是佐其阿(Georgia)的婦女），希臘婦女，阿拉伯婦女，甚至於黑人，都時常參加土耳其的婦人室。雖然這些混合是一定的，但也需要加以解釋。首先，這種外國血液的灌入，差不多只能實行於最富足的人民，因爲他們纔有錢供給多妻的奢華。所以這好像幾滴水流在大瓶中，並發生不了多大的變化。我們知道貴族是社會上的一種結合，時常是最難婚的。貴族幾乎不是種族上的貴族，這是各國一樣的現象。其次，在般佐基阿婦女，希臘婦女，阿拉伯婦女之中，一定有若干大數目的婦女，因爲有其他種種的關係，可以被視爲與土耳其

人是同一種族的。

有人試作土耳其人種身型的分析。有人說中央集團的人民將身型保存得最好。一所謂中央集團的人民特別包括：基爾岐斯人 (Kirghiz)，烏斯伯格人 (Ouzbeks)，薩爾特人 (Sartes)，佛爾加河流域的韃靼人 (Tatars)。分析的結果如下：中等以上的身材（一·六七到一·六八公尺）；過短頭（頭指數是八六到八七）；卵形的長面，眼睛不是蒙古式的，但眼皮常向外轉；眉毛並不多；面額很闊；嘴唇很厚；鼻子是直的，很凸出的；身體很肥胖（原註：見參考書第五七號四三九頁。）

基爾岐斯人，尤其是烏斯伯格人似乎比薩爾特人短小；烏斯伯格人的頭似乎比基爾岐斯人短得很多。

一定，西方土耳其集團的人民曾被人研究得最好。不過最近幾年來，人研究亞洲土耳其人，比較研究歐洲土耳其人更用心，這是希怪的事情。我們現在提出幾個重要的研究為證：琉香 (Luschani)，埃利西夫 (Eliseeff)，昌特勒 (Chantre) 等，對於亞洲土耳其人的研究，比較淮斯巴克 (Weissbach)，伊發諾佛斯基 (Yanowsky) 等對於君士坦丁堡與盧密利阿 (Roumelie) 東部土耳其人的研究更清楚些；也比較巴薩諾維區 (Bassarovich) 對於布加利亞西北部土耳其人的研究更清楚些（原註：見參考書第四四號，第一四四號。）

已經發表過的成績，結論是相反的。有人竟指出土耳其人的身材是很短的（一·六二公尺）對於這個民族有相當認識的人們，是很難接受這種說法。

一九一一年，我加入討論，第一次的研究，我在巴爾幹半島審察過三百人。我想將來不會怎樣改變以後的人

種認識。

土耳其人是高大身材的人民，這與幾位觀察家所說的不相同。埃利西夫與昌特勒已經說過亞洲土耳其人是高大的。關於這點，我可以證實他們的結論。在專門學術字彙中，當將土耳其俄斯曼人列入高大身材的人民中（一·六七五公尺到一·六九九公尺）（原註：土耳其俄斯曼人中，也有不少的小身材人民。這已是土耳其俄斯曼人結合的惟一特質）。

在歐亞兩洲經過測量後所得的平均頭指數，也指出相反的結果。有些人供給一個很清楚的短頭特徵：如安那托利阿（Anatolie）的基齊爾巴契人（Kizilbachi）的頭指數是八六·一一（根據昌特勒）；敘利亞的巴克塔契人（Baktachi）的頭指數是八六·三三（根據琉香（Von Luschan）；布加利亞西部的土耳其人的頭指數是八四·六（根據巴薩諾維區（Bassanovich）；其他的人則供給中等頭形或長頭形的特徵，如伊發諾佛斯基（Ivanowski）所研究的頭（指數七五·四）。

頭指數如同身材一樣，顯示土耳其集團的混雜。我個人所研究的頭則顯示出次短頭的中等特徵。在按人的分析中，看出短頭人比長頭人多，但也看出並非這兩個極端形供給出土耳其人頭的特徵最好的形像，而是居乎其中的頭形。並且大概未來的人類學家要告訴我們，說俄斯曼人頭的特徵是中等頭形——至少歐洲的俄斯曼人頭是如此的。

這個小小的共同特徵又當解釋什麼呢？

亞洲的土耳其人一定沒有歐洲的土耳其人那樣的雜婚。關於這一層，是毫無疑義的。並且這般亞洲的土耳其人完全是短頭人民。當他們最初越過海峽來到歐洲的時候，都是一般短頭的人民，這種假設是正當的嗎？或者他們來到歐洲的時候，是帶着屬於別的人種集團的人民嗎？從馬爾馬拉海（Marmara）與愛琴海（Ege）對岸來到了歐洲，他們就遇到一種人民，而這種人民在希臘人普遍的統治下只是些不同集團的集合體，尤其是爲着種種理由被吸收於君士坦丁堡勢力範圍之內。這般人種特徵不同的人民，一部份合併於那個征服巴爾幹半島的集團內，而不消滅。他們只不過加入那般新來的人民之中。按照化學家所用的術語來說，這並不鑄解，而是混合。

根據剛纔所說的，我們可以做一個比方，指出伊發諾佛斯基（Ivanowsky）所下的說明，這是已經提到的。這位作者在盧密利阿（Roumelie）東部，量過土耳其人的頭腦蓋，結果找到頭指數平均是七五·四，這是一種長頭形的特徵。所量的頭腦蓋是從西爾夫諾（Sivno）得來的。如果要看起來布加利亞的人種地圖，就可以看到這個小地方是位於布加利亞長頭地帶之內。西爾夫諾的土耳其人頭腦蓋，只不過在名稱上是土耳其人的！

土耳其人的鼻子普通是直的，有時也有點彎曲。像蒙古式的塌鼻子與突面額是很少的。

現在請看一種觀察，其重要性立刻要被有研究的人們看得出來。

有人說亞洲大陸的眼睛與頭髮顏色都是很深的（比方，我在庫提斯坦人（Kurdes）中間，始終沒有看到藍眼睛（原註：琉香（Luschan）曾說過；）在拉塞人（Lazes）與亞美尼亞人（Armeniens）中間也是很少的。）而土耳其俄羅斯人的眼睛則時常是灰色與藍色的，並且頭髮也時常是淡色的。在他在前亞細亞所研究的人

民中間，昌特勒（Charfre）看出有百分之二十的眼睛，與百分之三十八的頭髮是淡色的。我在歐洲的土耳其人中間，找到更多的淡色眼睛。得尼刻（Deniker）證明，只能在歐洲金栗色髮人種中（或許也能在土耳其芬蘭人種中）看到淡色，藍色或灰色的眼睛。

所以從顏色方面看，土耳其人與若干庫提斯坦人等等，在前亞細亞人民中間，組成一種特殊的人類集團。

在贊美俄斯曼（Osman）的繼承人俄康加齊（Orkhan Ghazi）皇帝功績的土耳其歷史中，我找到這位征服者一幅奇怪的肖像：「他的外表與他的聲譽相稱：他的身材是偉大的，他的胸部很闊，手臂很有筋肉的。他的頭髮是金栗色，眼睛是藍色，額部很高……」這種描寫是確實的嗎？或者是史家有意將俄康皇帝的身體特徵說得最奇怪——因為最稀少——的嗎？若干固執的大日耳曼主義者肯定地告訴我們說，俄康加齊只能是加拉細亞人（Galates）的子孫，屬於最純潔的日耳曼型……高大，金栗色髮，淡色眼睛；還當加上長頭形，那末肖像方能完成呢！

大概在前亞細亞「某地」有一種人類集團，他們的虹彩膜本當是深色的，好像平常此地以及亞洲其他部分所共有的一樣，而是灰色或藍色的了。

這個藍色眼的人種根源是什麼呢？該當認為他們是生長於亞洲嗎？他們是史前歐洲移民帶來的嗎？或是耶穌紀元後最初幾世紀歐洲移民帶來的嗎？此地有一個重要的問題要解決。如得解決，則對於現在土耳其人的人種學是有更大的價值的。誰知道我們可以做什麼比較呢？

我記得在高加索，那般俄西特人（Ossetes）的頭髮常是金栗色的，眼睛常是淡色的。馬塞林（Ammion Marcellin）在朱利安（Julien）皇帝討伐波斯的時候，看見過他們，將他們放在金栗色髮種民族之中。這是很有點過份，因為在這個民族中，金栗色髮人民勉強佔百分之十，淡色眼人民勉強佔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

因此，所以至少在前亞細亞許多政治或人種集團中間，一定有淡色——普通是藍色——眼與淡色髮的人民存在着（不過多少則按地而異）。

或許現在正是提起勒科克（Von Lecoq）在中國新疆所做的好發現的時候了。在柏林未開放的 Volker-kunde 博物院中，有一個佛教壁畫很好的收藏，這種壁畫是這位探險家在大戰前從吐魯番縣（Tourfan）帶來的。在這些壁畫中，有許多淡色髮與藍色眼的人民。在體形人類學中，要是根據圖畫或彫塑所表現的形狀，就無保留的信以為真，這是我所常常反對的。但是這些圖畫的價值已經增高了很多，因為有人說語言學家在許多的碑文中，曾看出一些屬於立陶宛的痕跡（我對於這個則十分外行）。我們因此則將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的假設從新提出。然而現今的立陶宛人（Lithuanians），大部份是屬於北方種，他們的特徵之一，正是淡色的頭髮與眼睛。這個境地，為我是很危險的，故我也不多說了。

總而言之，土耳其人是高大身材與次短頭的人民，其中也有許多外國人混雜着。歐洲土耳其集團中所以有外國人的緣故，巴爾幹半島的歷史可以自己解釋出來。我們還記得這個地段所遭受的衝擊。我們又記得有許多的人羣擁入這個地段內，而居留下來，不過時間則有長短的不同罷了！那末在此地看到了人種的分歧也不再驚

奇了。

很像在土耳其侵略的時候，這個異質的人羣已經造成了，君士坦丁堡要負一部份責任。後來，侵略者征服了巴爾幹半島的全部，很多的居民都接受了征服者方面的經濟利益。回教就漸漸地在這個半島種下了根苗，土耳其的勢力就代替了當地人民的統治。雖然在動物特徵上沒有什麼改變，但被征服的民族就漸漸地成爲「土耳其」民族了，很可以將他們的血與俄斯曼利人（Osmanli）的血相混合起來。現今他們已經忘記了他們的根源，自稱爲「土耳其人」如同征服者稱他們爲「土耳其人」一樣。

假使我們討論到小亞細亞的人種問題，那就有點兩樣了。在安那托利阿（Anatolie）土地上，大概土耳其種族沒有那樣混雜。並且我會指出，一個大數量的亞洲希臘人只不過是本地人民的後裔，先後的希臘化了。雖然古代希臘小城市提倡優生學說，但始終沒有能夠造成亞洲「希臘人」的大集合。

在小亞細亞將來的研究，或許可以指示出兩個混合種族的存在，成份則很不相同。比方頭指數的高低或者能夠告訴我們這一點；但有一個條件，就是種種調查須是大規模的進行着。該當希望這個正在新興的土耳其，對於他們人民這種人種的分析加以注意。塞爾德米西得（Seldjoudide）朝皇帝開科巴得二世（Ala-ed-din-Kaïkobod II）（一二四五——一二五四）會將一小塊土地送給俄斯曼（Osman）的父親蘇利曼（Ertoghru-l-ibn-Suleiman），後來這塊小地方竟成爲有名的土耳其帝國的發源地，但蘇利曼的族黨是屬於土耳其各集團中那一個集團呢？若干歷史家以爲蘇利曼的父親蘇利曼查（Suleiman-Chah）是根岐斯（Genghis）屬

下將官之一，所以他也屬於韃靼大族，因為根岐斯自己也屬於這個大族。這個族黨在未接受俾西尼阿（Bithynie）的俄利姆彼阿（Olympe）以西的采地之前，先居住於科拉桑（Khoragan），後來又遷居於埃斯盧姆（Ezeroun）區域。蘇曼利所統率的集團是屬於韃靼種呢？還是屬於土耳其種呢？似乎我們始終不會知道的。

第三章 腓尼基人

腓尼基人 (Phenicians) 一定沒有用戰爭侵略的方法，來參加歷史的大改變——迦太基 (Carthage) 則除外。——但若不認他們對於歐洲文化發展的很真的影響，那就未免幼稚了。他們不會是很可欽佩的航海者嗎？他們不也是列在字母發明家之內嗎？所以在這一類的書中，不能對於這個民族完全忽略了，因為古時歐洲一部份會直接間接受了他們思想的感化。

對於黑羅多特 (Herodote) 所講述關於這般人民地理根源的傳說，該當發生什麼感想呢？這般人民由於他們幾世紀來商業與宗教中間人的資格，就是「海上的猶太人」。他們原始的居留地，是否如人們相信的一樣，擴張於波斯灣與紅海上的阿拉伯沿岸呢？這般航海者繼續不斷的經過，會能改變他們自己的人種特徵，與他們所接近的各民族人種的特徵嗎？他們的子孫是否如人們相信的一樣，現今已混合於阿拉伯人中間了嗎？

雖然對於古時地理學家與歷史家所遺下的大部份記載，只能相信很少，但是以爲腓尼基人是美索不達米亞 (Mesopotamie) 各民族之一，這是可能的。美索不達米亞各民族名稱雖有種種的不同，但屬於同一的種族，而向各方面演進（原註：在本叢書第七、八、九等卷中，可以找到關於腓尼基人歷史的說明。）

有些神話（查斯丁 (Justin) 所講述的神話）確認，在地震以後，那般當成爲歷史中的腓尼基人，首先移

殖到如爾同河 (Jourdain) 與死海 (Mer Morte) 流域，後來從此處移殖到地中海沿岸，他們非常的海運在此地等候着他們呢。

這種種歷史的問題並非我的權限之內的問題。腓尼基人最初的地理根源，以及他們先後的居留地，只能在我們能夠用來解釋人種的時候，纔可以在此地談一談。如果剛纔我們所提出的種種假設是正確的，那末我們在腓尼基人身上，會找到美索不達米亞人 (Mesopotamians) 或阿拉伯人或西太人的人類特徵。

腓尼基人居住於半陸半島的窄地方（這是時常被人提到的），由於完全可以解釋的地形關係，始終沒有組成一個附合的政治單位。但這種缺乏聯合的成因不當求之於人種的複雜。在現在的情形之下，種族的區別並沒有被用來作為反拒的因素。

腓尼基人變成商業大航海者，來往於地中海的沿岸。不是有人說尼姆 (Nimes)（譯者註：在法國南部海邊）是由他們建立的嗎？（原註：見參考書第二三一號一六一頁，又第二五三號一三〇頁）不是有人說他們佔據了羅尼河 (Rhône) 流域嗎？（原註：見參考書第一八一頁）不是有人也屢次的確認在法國南部發現他們的墳墓（原註：見參考書第一七三號四五頁）他們的枯骨嗎？

同時，不是有人相信能夠討論腓尼基人所屬的種族問題嗎？

我們知道腓尼基人將三大洲中間的交易弄得怎樣興盛，但還不知道在社會方面所得到這般商人的影響是怎樣。腓尼基人是些很活動的使者，將歐洲介紹於東方，將東方介紹於歐洲，但似乎在他們所經過的地方，也發

展工業與開發礦業。

不知提爾 (Tyri) 與西同 (Sidon) (譯者註：腓尼基的兩個古城) 並且希臘人做了好久的野蠻人，我們就沒有迦太基 (Carthage)。“我們就沒有意大利，哥勒 (Gaulle) 與西班牙的商業代理處，商業道路從此等地方出發，通到歐洲本部，將種種文化的外形傳播到此，使得我們史前的祖先夢想呢。

因為腓尼基人只不過是些航海的商人。在陸地上，他們成羣結隊的商人從敘利亞邊境出發，向北方走去，大概一直走到亞美尼亞 (Arménie) 與高加索，向東走去，大概一直走到巴比倫 (Babylone) 與印度。

但是在這些方向中，腓尼基人一點也沒有帶去他們在人類學上的影響。撒哈拉 (Sahara) 柏柏人 (Berberes) 隊商的領導者，因為他們商業的需要，一年也出去幾次，但他們也沒有將他們所到地方的人民身體上的特徵改變過。或者腓尼基人不就是當代的隊商領導者嗎？他們只做了海邊商業代理處的主持者，與隊商固定的管理員，就心滿意足了嗎？有人相信在西西里 (Sicile) 撒提尼阿 (Sardaigne) 科斯 (Corse) 西班牙，法國南部，發現過保存着腓尼基人身型的人民。東方的幻景……

在未確認有這種紀念物與這種的影響以前，首先該當知道歷史上腓尼基人體特徵確實是什麼，以便與假定的提爾人 (Tyriens) 與西同人 (Sidoniens) 子孫的身體特徵做一個比較。但是我們對於最古遠的原始腓尼基人身體特徵，還沒有方法去正確的說明。

腓尼基認識了所有尿酸質的文化各階段。舍爾 (Challéen) 式的手鎗，謨斯提爾 (Mou érien) 式的各

種石器，都在賽達 (Saida) 遇見過。近古時代 (Neolithic) 似乎在他的土地上是極興盛的。現代發掘家都一致的承認，在史前各時代——是指石器時代而言——腓尼基海邊是有很多的人民居住着。有一個幸福的發現家尼俄非塔斯 (Neophytus) 說：「該當承認很少有地方可以比得過這個海邊（原註：見參考書第一七一號一頁，）因為這個海邊給了他的居民許多可貴的便利：風景美麗，而且變化無窮，有高原，有愉快的平原，有險峻的山，有很深的河流，有峻嶮的海岸；此外，還有沙灘，便於釣魚，還有充滿着野獸的深山，在大瀑布旁邊懸崖中有很美的石洞。所有種種生活上的便利都會合於這地之一角。從阿剌 (Aoca) 到特利波利 (Tripoli)，海邊上也散布着史前時代居留地。」還有應當知道的，就是這個帶詩意的描寫，是否能夠適用於冰河紀 (Pleistocene) 時代的腓尼基呢！

一八六四年，拉爾得 (Louis Lartet) 窺探過培盧特 (Byrrouth) 附近那爾埃爾克爾柏 (Nahr el Kerd) 區域，他曾記得在一八三三年的時候，善塔 (Botta) 第一次提到在敘利亞有尿酸質的工藝品。拉爾得自己也在這個腓尼基古地發掘過（原註：見參考書第一三四號。）直到一八九三年，繼他做這種工作的，只有少數的先史家。後來，祖摩芬 (Zunoffen) 神父開始探求（原註：見參考書第三〇〇號，）現在已經被人繼續着。腓尼基最古遠的歷史不會立刻就被人明瞭，這是毫無疑義的。但腓尼基人自己所寫的歷史，如同我們在歷卡所認識的腓尼基人一樣嗎？因為如果他們是美索不達米亞人，則他們只不過將他們的文化與海邊本地人的文化堆合起來（至少是從近古時代起，）實在是從更古的時代起，現在簡直不能知道他們人種的關係。

凡是專門家都知道西累特 (L. Siret) 在西班牙所做的種種重要的發掘，他在那個地方大約發掘了五百所近古時代的古墓，發現了幾千件石器時代的東西。據發現者說，在他所收集的外來品之中，有許多地理的來源證明了腓尼基人的運輸。

按照化學分析的結果，琥珀的珠子是含有黃琥珀酸的（百分之二），這種的琥珀珠子只能來自波羅的海 (Baltique) 的礦層；黑玉則來自不列顛羣島 (Iles Britanniques)；錫素磷酸則在克勒斯 (Creuse) （譯者註：在法國）與西班牙的錫礦中發掘來的。

依照這位比利時作者的意見，這些東西與駝鳥卵珠，象牙，河馬骨所製的東西，都證明「在近古時代的近期海線從伊比利亞半島 (Peninsule Iberique) 南部一方面連接到波羅的海，不列顛羣島，卡西忒利提茲羣島 (Iles Cassiterides)，另一方面，則連接到埃及與東方」（原註：見參考書第二四二號一四二頁，此地當提到愛琴海人嗎？）

由此看來，在石器時代，腓尼基人已經征服了地中海與大西洋的一部份。但是再當說明一下，此地所謂的征服，只是純粹的商業征服，道德與宗教的征服。他們一點也不能夠改變他們所接近的那般人民的身體特徵。在認識了這般人民以後，腓尼基人就成爲他們的中間人，但並不成羣的居留於所到的地方。他們並不造成地理學家所謂的殖民地。

「腓尼基人是失落於大地中的一個小羣人，不能組織軍隊，甚至於連最原始的部落也不能征服。他們征服

了西方，並沒有流血，是用下列各方法去征服的：優越的威勢，商人的靈敏，忍耐與詭計，貨物與香水的誘惑，膏藥與藥品以及妖術的靈驗。

猶太人認識腓尼基人認識得很有道理，將他們的商業做了一個很好的比方，比之如「一個妓女向世界各王地賣淫」（原註：見參考書第二四二號一三四頁。）就是在他們所建立的很興盛的城中，與重要的都市如迦太基（Carthage）要想找到征服者所留下的人種特徵，也不容易。就是在這些城市中，腓尼基人也只是一個小人羣。單用他們的力量，決不能移植這些地方。但他們是佔據了這些地方，強迫這些地方的人民接受了他們的語言與習慣。商業代理處一朝設立，就築一城堡以保護之。於是乎當地的家庭受了商業的吸引，就集合於城堡的附近，他們得到各種精神與物質的利益愈大，則集合得愈快。這般當地的居民先造成村莊，後來又造成城市。普通人看起來，這種城市是腓尼基的城市（現在我們眼睛還如此看法）歷代歷史家也都還認為是腓尼基的城市。但在人種方面，這只不過是表面的。

在腓尼基人最初來到小非洲（Afrique mineure）海岸的時候，這些海岸是有人居住着。非洲如同其他大陸一樣，已經經過了牠進化周紀的一部份，但形成不是相同的。我們知道，在迦太基建立的時候，從上古時代所開始的文化，已經在地中海沿岸的非洲土地上發展着，如同在歐洲一樣。並且在突尼斯（Tunis）的海岸上，提爾（Tyre）人民特別遇見了以石塊立起建築物的人民，歐洲最初的觀察者費了一兩代的工夫，專門從事這種建築物發現的研究（原註：那般以石塊立起建築物的人民，大概是高身材與長頭的人民。）

要想正確的明瞭古腓尼基人的人類特徵，就該當找得腓尼基與盛時代墳墓中的枯骨，這些墳墓在沿海地，也就是提爾 (Tyre) 與西同 (Sidon) 曾經發展牠們商業城市威力的地方。不幸，這種重要的材料還沒有被人種學家得着。將來一定有一天可以被人類學家得着，就是同時設法有秩序的同時進行保存古物與枯骨的時候。直到如今，關於腓尼基人類的材料還是很少，至少我知道的很少。一八六四年尼科琉西 (Nicoletti) 所認為是腓尼基人的五個頭腦蓋，是長得很厲害（指數七〇到七五。）眼眶很大，後腦凸出。土耳其人普盧納 (Pruher) 對於這些頭腦蓋，曾發表過幾篇註釋。但這些頭腦蓋的根源非常使人懷疑，我們不必追究這位人類學家的報告。論到尼卡斯特羅 (Italia Nicastro) 所研究的頭腦蓋（原註：見參考書第一一八號），他們的形態是包括於下列幾行中：「所研究的頭腦蓋是壓在寺院裏，形狀是長斜方的；牙牀骨是很有條件完全凸出的。」有人承認這並不算什麼！這就等於說這幾句話並不能告訴我們什麼。就在那本著作裏，可以找到比較更明白一點的句子：「……長形的與突顎的，表徵了埋沒種族的頭腦蓋。」

在尼科盧西以後幾年，曼特加薩 (Mantegazza) 與薩內提 (Zanetti) 將在薩提尼阿 (Sardinia) 所找得的新頭腦蓋報告出來，視為腓尼基人的頭腦蓋（原註：見參考書第一五〇號一七頁。）

一八九〇年，住在突尼斯的柏托隆 (Bartholin) 博士，曾發表過關於腓尼基人頭腦蓋的描寫（原註：見參考書第一三號三一四頁，）兩年以後，又接着發表一篇專論（原註：見參考書第一三號）一八九二年（一七九頁。）這些形態的研究可以總說之於下：頭腦蓋小的成份居多（身材當是很小的，）額部很窄而不高，「這個長

頭的額部與短頭的中間頭腦蓋銜接着；「這個頭腦蓋的形狀是長斜方的；頭指數大約是七七到七八，面部短而闊，長鼻；面部闊得中平。在這位作者看起來，腓尼基人是短小的，他們的頭腦蓋是長形的。

一八九四年，昌特勒 (Chantre) 將哈姆提 (Hamdy) 在西同一 所填寫中所找到的一組頭腦蓋研究了一下（原註：見參考書第三九號一二頁。）此地的頭形，與這個年代以前在地中海各島及非洲所遇見的頭形大不相同。平均頭指數是七九·三一，但比來自賽達 (Saida) 的頭腦蓋指數低，那些頭指數則在七九·二〇到八六·三一之間。

在他們的人種腦蓋 (Crania ethnica) 中，卡忒法日 (Quatrejage) 與哈密 (Hamy) 曾指出黑利松 (M. Herisson) 從攸提卡 (Utiqne) (譯者註：非洲的古城) 帶來的十二個頭腦蓋特徵（原註：見參考書第二〇五號五〇二頁。迦太基人的身材是高大的，超過了平均數：一，六七八公尺，這是按照在迦太基所遇見的長骨的。但這些材料是不夠。）這些頭骨平均的頭指數都是明顯長頭形的，男的頭指數是七四·八六，女的頭指數是七三·三七，長久住於迦太基土地上的柏托隆 (Bertholon) 曾試一試將腓尼基人的頭腦蓋特徵與巴斯克人 (Basques) 的頭腦蓋特徵說得一樣。他將他視為古迦太基人 (Carthaginois) 的後裔（現在還有）描寫得如下：「這般人民皮膚是深棕色。這與腓尼基人將他們肖像着成紅棕色的習慣有關。頭髮與鬚鬚是黑色的。常見頭髮有波紋，甚至於鬆縮的……眼睛是深色的，幾乎是黑色，黑得瞳人與虹彩膜分不清。眼皮平常是大開的。足够稱之為大眼睛。鼻子是直的，有時也有點凹進的，時常肥胖，有時從鼻尖肥胖起。嘴是不大不小，有時也很闊的嘴。

脣常是厚的，兩頰則不大突起。」（原註：見參考書第一三號六六三頁。）

有人在迦太基已經進行了種種有方法的研究，那朱迦太基城可以供給我們許多更靠得住的材料。得拉特勒（Delafre）神父在他發掘的過程中，遇見了很多的人類殘骸，他保存得不少，我們不能不對之感謝。柏托隆在他第一本專論中，首先研究過這些殘骸。後來，柏托隆與昌特勒在他們談論柏柏利亞（Barberie）的書中，曾告訴我們迦太基人種種身體上的特徵。現在我們一定知道腓尼基的重要都市迦太基是居住着各種人種不同的人民。我們想在最可靠的證據中找出一個證據來嗎？

最近幾年中，凡是參觀過迦太基拉維日利（Lavigerie）博物院的人們，都記得得拉特勒神父在塔尼特（Tanit）所發現的女巫的美麗墳墓。這個墳墓裝飾得最美麗，最美術化，以前所發現的墳墓，從未有這樣的好看。牠的外形大概就代表了女巫的自身，當是一個宗教中高級人物的墳墓。然而墳墓中的女人有尼格羅種（Negroïde）各種特徵，這是一個非洲種族的婦女！

大部份的迦太基人不是腓尼基人，這是一定的。他們只在名稱上是腓尼基人。

要想認識清楚在古重要都市迦太基所發現的那些被視為腓尼基人類的材料，我們就當看一看柏托隆（Bertholon）與昌特勒（Chantre）所說的話，這兩位是最近研究那些人類材料的作者。

他們人類學上的研究資料最初是由一百一十七個頭腦蓋組織而成的，其中有六十八個屬於男子的，四十個屬於女子的，都是從迦太基古墓中得來的，由得拉特勒神父與突尼斯古物保管員高克勒（Gaucler）與

麥林 (Merlin) 共同集合起來的。總共研究了以後，就得到下列的結果：「迦太基的居民最普遍的特徵是：腦力中平，頭則很長，眼眶居中，鼻子很長，面部很短。」按年代去分析這些頭腦蓋，則得到下列的頭指數：第六世紀七四·四四；第五世紀七四·一八；第四世紀七四·九〇；第三世紀六八·七九。這種觀察是有若干重要性：第四第三世紀迦太基古墓中的人民似乎頭是很長的（原註：男子的平均頭指數是七四·九八，女子的平均頭指數略高一點，是七五·八五。因為人數是這樣少，我覺到最好不談鼻指數。）我說：似乎實在說起來，在一個個的審察這些頭腦蓋的時候（其中有尼格羅種的頭腦蓋）就可以看出來這一組頭腦蓋簡直都真是長頭形的。其中有三個次短頭（佔全組百分之二·五）加上百分之一五·三的中等頭形，百分之二三·三的次長頭。在迦太基古墓中所找到的這種人民，極大部份（百分之八十二）是長頭人民。

在迦太基在找到的其他遺骨，也保存於拉維日利 (Lavigerie) 博物院中，是從特別墳墓中人民身上得來的，這些特別墳墓好像是屬於迦太基優秀階級的。頭腦蓋幾乎全是長形的。我們不能夠詳細討論托隆與昌特勒所提到的東西。關於這個專門章節，他們的結論如下：那般可以享受獨居一墓光榮的人民，與迦太基人民的總體並沒有什麼區別。迦太基的人民似乎是「中等頭的人民，頭形是長斜方的，腦蓋兩邊突起，蓋頂則成半穹形。這種人的眼眶很闊，長鼻子，短面部。」與柏托隆最初所說的（見上面）稍微有點不同。

這真是腓尼基人形態的分析嗎？（原註：上面所提到的作者，是用下面這幾句話來結束他們討論迦太基時代非洲人的章節：「迦太基人因為混合的關係，他們的特徵已很有變化，在第四世紀的時候，最多只有三分之一

是容易認識出來。這般利比亞腓尼基人 (Libyphéniciens) 已失落了於百分之六十六的非腓尼基人羣之中。」
這般非腓尼基的人羣是由下列各種人民組織而成的：(一) 長鼻子的長頭人民，頭是卵形的，鼻子平常長到額部為止，眼眶是圓形的，面部是長形的 (現代突尼斯阿爾基利阿 (Algérie) 混合的長鼻的長頭人型)；(二) 五角形的長頭人民，中等的鼻指數 (小身材的長頭人型)。據作者說，這兩種集團是在北非石墓中所發現的主要枯骨。在這兩種人類的旁邊，還有一個第三種人類生存着，人數與這兩種人類相等。他們的特徵是卵形的中等頭腦蓋，與中等的鼻子。這種人民現今佔據了不易接近的柏柏利亞 (Barbarie) 與沙漠中茂林區域。請看我們談到了什麼地方。如相信新的研究是需要的，這並不是過份的。

暫時不能說是與不是。

這種很快的敘述，告訴我們還怎樣的很少有進步。縱使柏托隆那樣說法，或者我們該當將我們眼睛注意到一種中等以上身材的人民嗎？那種人民就是與古阿拉伯人或與古猶太人相近的人民，但是並非上美索不達米亞 (Haute-Mésopotamie) 的人民。

腓尼基人當列入所謂閃族 (Sémites) 的集團之間嗎？這是可能的。但不是一定的。還當等着呢。

第四章 猶太人

在阿拉伯的北部，如爾同河（Jourdain）所灌溉的地方，一面臨着地中海，有兩個民族的子孫居住着，這個民族就是猶太民族與腓尼基民族，他們的命運與世界的命運有關，而這般子孫人數究有多少，這個地方面積究有多大，那我們就沒有方法可以知道。

我不知道一般專門家對於猶太人在東方通史中能有的影響，有什麼意思。在我看來，如果我們只拿猶太（Juda）與以色列（Israel）這兩個王國來說，似乎影響是很小的。不能說正是因為猶太人散居各地，所以在若干情形之下，他們纔是通史中多少是些重要的因數嗎？這些些個人或集團，而非國家，但有些政治行動（每每是確定的）是發生於他們。

在人類學家看起來，雖然有些猶太人鼓吹猶太種族的觀念，但所有的猶太人還離着屬於「猶太種」很遠呢。勒南（Renan）（譯者註：十九世紀的法國哲學家及歷史家）曾說，沒有一種猶太人型，而有許多猶太人型。沒有比這句話更正確的了。我們不能認為現在的猶太人好像已經組成一個同質的人種集團，就是在巴雷斯泰恩（Palestine）有極端的猶太運動，也不能認為如此。猶太人屬於一種宗教與社會的共同體，各時代都有屬於他種的人民來參加入這種共同體。這般猶太化的人民，能從人種不同的各地來到，如阿比西尼亞（Abyssinie）

的法拉沙人 (Falacha)，或日耳曼種的德意志人；又如印度的塔密爾民族 (Tamils)——黑猶太人——或有人假設屬於土耳其種的卡乍爾人 (Klazaras)。

在這般形態上各有不同的猶太人民中間，該當認定那一種人民是最確實的猶太種？

我想關於認識最清楚的歐洲猶太人，我們最有希望在一種猶太人，名為斯巴尼俄爾人 (Spaniols) 中間，找到這個「種族」原始的人型，這般斯巴尼俄爾人的智力是如此非常的。不能相信我們時常在歐洲中部所遇見的那般金黃色，或栗色髮，淡色眼的猶太人，在動物學上，能與以前居住於如爾同河附近的原來猶太人人民，有什麼親屬關係。

但真正猶太人的「人類特徵」是什麼呢？現在雖然有種種研究的工作，但還有一種很重要的研究要繼續進行呢。我已經向我的猶太「籍」的學生建議過好幾次，勸他們做這種研究。

我相信只有很少的民族會被人做如許的當地小研究，但不幸得很，沒有什麼更確定的成績。在世界好些地方，歐洲，亞洲，非洲，美洲，都會進行過這種研究，這更增加其重要性。但這種研究的結果是各不相同，有時竟彼此完全相反，這足證明這個社會與宗教的猶太集團是很複雜的。

猶太人的頭指數是變化於長頭形與過長頭形 (Hyporbrachycephalie) 之間。比方波蘭與加利喜阿 (Galicie) 的猶太人，他們的身材勉強只有一·六〇公尺到一·六二公尺。這是一種很小的身材。至於東方猶太人的身材則超過一·六六公尺，甚至於超過一·六九九公尺（如在俄得薩 (Odessa)），這種身材要比歐洲

平均身材高得多（原註：關於猶太人類特徵的參考書有很多，我們不能在此地一一舉出。我們只提出最重要的，就是維孫柏格（Weissenberg）的研究，因為既出於一人之手，則其結果更有益處，可做比較之用。）

這些開場話，已經告訴我們是多麼需要將關於猶太種族的人類研究的結果，很快的看一遍，以免閉着眼睛去接受某些定義。

有人估計猶太人現在有一千二百萬人。他們幾乎散居於世界各地；有人每每利用這種廣大的分布，竟擴大其詞地肯定猶太人的遍在論，與他們服水土的可能是沒有限制的。

第一個問題發生了，就是上面所指出的較大數字，能從有史以來，猶太人生殖過剩自然得來的嗎？或者為着解釋這個大數字，說有其他人民大量地參加其間嗎？剛纔我們屢次看到，有些集團整個地猶太化了，因此將他們的人民與他們的優生能力都歸屬於猶太人。使猶太人在數字上增大。

猶太人的生殖力到處都會被人指出，好像是最活動的一種，但現在已經減小了不少。在一八二〇年到一八六六年的時候，有人統計一千個猶太人之中，有三七·七〇的生殖；一九〇二年，一個比較的統計僅指出二二·五的生殖。在德國，這種調查能有一種重要性，因為德國有五〇〇、〇〇〇到六〇〇、〇〇〇的猶太人，十五年以來，猶太人在德國的生殖力也減小很多。幾年以前，有人看出「種族」保存上一個很重要的事實：就是異種雜婚的數量漸漸增加，只有四分之一的兒童是出於真正猶太的父母（原註：參見賴那克（Salomon Reinach）的人類學第七三七頁，一九〇三年巴黎出版。）

這是與鄰近各民族在「人種上」確定的合併的一個大步驟。這種合併（在各時代，與相反的現象同時常有，而且到處都有的）特別在大城市中，尤其在柏林是很顯明的，因為最近幾十年來，在柏林發生了很多與猶太人通婚的事實。

如果要求一位人類學家將猶太人真正的人種外相，撮要的說出來，也很困難。

該嘗說猶太人是長頭人呢或短頭人呢？高身材的人呢或低身材的人呢？金栗色髮的人呢或棕色髮的人呢？藍眼睛的人呢或棕色眼睛的人呢？該嘗說他們真有諷刺畫家所常畫的猶太人古典鼻子嗎？

要指出這種種的困難，我們可以舉出猶太人衆多的地方；這方面的倒是很多；我們先說明身形嚴密的調查，而後再討論其結果。但我們所能得到的組合形像，一定是沒有多大意義的。

淮孫柏格 (Weissenberg) 確認，俄羅斯的猶太人中，短頭則比其他地方多，短頭則比其他地方少。但伊發諾佛斯基 (Ivanovsky) 告訴我們說，猶太人形成一個特殊的集團，尤其在人型方面，是屬於棕色髮，短頭，中等面，長臂，長腿，胸部不大的人類。在德國巴登 (Bade) 大公爵采地，安蒙 (Ammon) 在猶太人中找到一個八三·五的頭指數；但在科隆 (Cologne) 與美因河邊之法蘭克福 (Frankfurt-sur-le-Mein) 淮孫柏格則得到一個八〇·六的平均頭指數，最長的頭指數是七三·八，最短的頭指數是八八·六。這幾個未經選擇的比方，在歐洲各地都可以找得到。在其他各大陸也可以找得到嗎？下面幾頁就要告訴我們。

我們知道在宗教儀式的觀點上，猶太人是有兩個重要的集團：塞法提姆人 (Sephardim) 與阿什克那齊姆

人 (Ashkenazim) 塞法提姆人的儀式是被猶太人服從着——有人想，不管對與不對，這種儀式是猶太種最正式的儀式（原註：有許多猶太人告訴我，說這個並不對。）

從此以後，值得研究那般自稱在種族上帶有貴族特徵的猶太人。

在歐洲東部各地：如土耳其，希臘，普斯尼阿，布加利亞等地，有很多猶太種的斯巴尼俄爾人 (Spaniols)，他們自稱是一四九二年大虐待從西班牙驅逐出來那般猶太人的子孫；有時候，他們竟自稱爲摩利斯科人 (Morisk)。他們人數有三十多萬。淮孫伯洛曾發表過許多關於猶太人類的專論，他曾研究一百七十五個兩性的斯巴尼俄爾人（原註：見參考書第二八一號。）他又研究過俄羅斯猶太人的特徵，他就將斯巴尼俄爾人身形的特徵與俄羅斯猶太人身形的特徵比較一下。請看他所得到的幾個結果。

斯巴尼俄爾人的身材比俄羅斯猶太人的身材；比他們的頭指數則較低（七八·一與八二·五之比。）在俄羅斯猶太人中間，長頭人僅佔百分之一，而在斯巴尼俄爾人中間，長頭人則佔百分之一四·六。反之，在斯巴尼俄爾人中間只有百分之二五·四的短頭人，而在俄羅斯的猶太人中間，則有百分之八十一的短頭人。此外，依照統計，在斯巴尼俄爾人中間，有百分之七九·二的棕色髮人，而在俄羅斯的猶太人中間，則只有百分之五十八的棕色髮人。

猶太種的斯巴尼俄爾人比其他的人更有權自認正式來自原始的猶太人，不管這種說法是否是對的，但從上面已經談到的去看，那就很明顯的知道，在社會與宗教上所稱的猶太集團，簡直是一個複雜的集團。要想進一

步的分析，淮孫柏格曾研究過阿羅尼得族（Aaronides）與利淮族（Levites）（原註：見參考書第二八二號九六一頁。）這兩個民族都自稱是古猶太大教士的後裔，為保存民族的特權起見，他們就互相通婚，所以他們就代表了最純潔的原始猶太人。淮孫柏格曾量過十二個利淮族與十五個阿羅尼得族。

首先我們看出這位作者，在與這般自稱人種貴族同居的人民中，找到個人頭指數如下：從七三·七到八八·六。現在我們請看這兩個特殊階級的猶太人的頭指數：阿羅尼得族的頭指數是從七八到八八；利淮族的頭指數是從七八·二到九八·一。這兩種頭指數都表明出同樣的短頭形，比之鄰近的人民，則表明出最少的長頭形。但在一般的宗教品級中，則有很多的阿羅尼得族與利淮族與他們同教的人們混合着。在上面兩種猶太人集團中所遇見的金栗色髮人民，在他們同教的人民中也有同樣的多。

如果我們談到亞洲，我們看出結果也是一樣混亂的。關於材料方面，我們還是得之於淮孫柏格（W. eissenberg）（原註：見參考書第二八三號一〇三頁。）

縱使來自中亞細亞（如Bokhara, Samarkande, Mern, Herat等地）那般少數人民，可以代表這個區域猶太人民一個綜合的形像，但大體說來，中亞細亞的猶太人似乎也是很複雜的。頭型分配如下：中等頭佔百分之二十八；短頭佔百分之三十九；過短頭佔百分之三十三；這就是說短頭人民佔大多數（百分之七十二）。在相信猶太人是長頭的人們看起來，這倒是一個有點難堪的證明！淮孫柏格沒有找到一個有這個所謂原始人種特徵的人民。但反之，我們知道淮孫柏格所量過的猶太人的來源地，則被短頭集團居住着。這個事實，就足以用來解

釋了。

在中亞細亞的西部與西南部。波斯的猶太人與中亞細亞他們同教的人民，是有同樣的形態特徵嗎？在波斯的北部，那般猶太人，是些短頭人民（特別是受了高加索短頭人民的影響）。在波斯的南部，他們則是些長頭人民（原註：見參考書第二八四號一〇八頁）。淮孫柏格並將波斯南部波斯籍的猶太人很少短頭的特徵指出。這般波斯籍的猶太人的身材（一·六三公尺）比北部與高加索猶太人的身材（一·六四公尺）小。這般波斯籍的猶太人的頭指數是七九·八（中亞細亞猶太人的頭指數是八二·五）。在中亞細亞猶太人中間，並沒有遇到任何真正的長頭形，而在波斯籍的猶太人中間，則有百分之八·六的真正長頭形。此外，淮孫柏格所量過的波斯籍的猶太人，都有棕色頭髮，而在中亞細亞，則只能找到百分之八八·九的棕色髮的人民（原註：見參考書第二八五號）。

更向西方一點，在美索不達米亞區域內，猶太人總是很多的，五分之四的猶太人有栗色的頭髮。這般美索不達米亞的猶太人，他們的身材是在平均數以下（一·六四公尺）；但他們的頭指數則更高一點（七八）；其中有百分之一三·五的長頭人民（原註：見參考書第二八六號）。他們與波斯籍的猶太人似乎很相近。另一方面，我們不要忘記，雖然美索不達米亞有很清楚的短頭人類集團，但也有長頭民族，特別是阿拉伯人（他們是高大身材的人民）。在同一的區域內，昌特勒（Chantre）不是找到過長頭的庫提斯坦人（Kurdes）嗎？

在波斯與美索不達米亞的北部，高加索的猶太人，在人種分類學觀點上，是形成了一些很不同的小集團

(原註：見參考書第二八七號二三七頁。)在庫塔伊斯 (Kouta's) 與提夫利斯 (Tiflis) 兩個政治區域內，格盧斯 (Gruses) 地方的猶太人，採用當地人民的語言與風俗，達格斯坦 (Daghestan) 與巴庫 (Bakou) 兩區域中的所謂山中猶太人，也是這樣的。這般猶太人以為自從耶穌紀元初期以來，就來到這些區域。如果這個「種族」在人種上還是純潔的話，那末，那個人類改變是受了「地理環境的影響」的說法，又當是如何呢？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淮孫柏格證明這般猶太人中間是沒有多大的區別。他們的身材都是很小的，平均只有一·六四公尺，庫道 (Kurdow) 則以為更高一點(一·六六公尺)。格盧斯的猶太人平均頭指數是八六；山中猶太人平均頭指數則是八四·七。這些指數與庫道及埃克特 (Erkert) 所找到的指數(八六·三)相差不遠。在這個區域內，猶太人是些短頭人民，他們與大部份的鄰近居民有同樣的頭部特徵。

淮孫柏格未曾遇着過一個金栗色髮的人，也未曾遇見過一個藍眼睛的人。他指出這般高加索猶太人的身型，與亞美尼亞人 (Armeniens) 的身型相近。這倒是對的！可是該當記得亞美尼亞人是些高大身材的人民。這般高加索的猶太人——如同巴爾幹半島的斯巴尼俄爾人 (Spaniol's) 一樣——自己認為他們是猶太人種最高貴的代表。貝業 (De Baye) 曾訪問過他們(原註：見參考書第九號)，說他們似乎輕視西方的猶太人，他們與這般西方的猶太人只有最小限度的社交。他們自稱是耶穌以前第八世紀末期到第七世紀中期，被阿西利阿 (Assyrie) 各國王從猶太遷移過來的猶太人的後裔。在這個古遠時代的旁邊，我們很可憐的十字軍又算得什

麼呢？

外高加索 (Transcaucasia) 所有的歷史，都是事後造成的，並且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阻止任何人自行宣告他是道索人類 (Eanthropus Dawsonii) 直系的子孫，這是無用加說的！在人種特質方面，這般高加索的猶太人曾保存着裏海沿岸泰特人 (Tatos) 的語言。昌特勒 (Charite) 在他的前亞細亞旅行過程中，曾量過很多的猶太人 (原註：見參考書第四一號二四六頁。) 他找出他們都是頭很短的人民。阿克哈爾濟克 (Akhalzick) 的猶太人頭指數是八五·一九，烏爾密阿 (Ourmiah) 的猶太人頭指數是八六·三四。

最後，爲着結束亞洲猶太人類特徵這種很快的敘述起見，該當對於阿拉伯的猶太人說幾句話。並且我們還需要借用淮孫柏格 (Weissenberg) 所供給的材料。

這位勇敢的猶太語學者，曾量過耶門 (Yemen) 的六十四個猶太人，男女都有，依照最近的統計，這個區域約有四萬猶太人，其中有三千住在亞丁 (Aden)。至於在什麼年代他們居住於此地，那就知道了 (原註：似乎在第六世紀初期，耶門境內已經有一個猶太王國，但爲時很短。)

淮孫柏格研究過這般猶太人，說他們是很苦的，而且是很瘦弱的 (原註：見淮孫柏格：Die Yememischen Juden)。他們說希伯來語，是仿效阿什克那齊姆人 (Ashkenazim) 的說法。耶門的猶太人身材很小 (男子一·五九四公尺，女子一·四六七公尺)，比亞洲其他部份猶太人的身材要小得多。其中幾乎沒有一個短頭人。男子的頭指數是七四·三，女子的頭指數是七六·七。他們很少有猶太式的鼻子。他們的頭髮沒有一個是金栗色

的；都是黑色的。他們的眼睛是深棕色的。他們日常的鄰居阿拉伯人似乎將他們視為阿拉伯人種集團的人民，不過曾經接受猶太教義罷了。但再說一次，阿拉伯人的身材是比較的高，並且這種社會學方面的印象是沒有科學根據的，不能使我們滿意。

現在敘利亞與巴雷斯泰恩的人種圖形是怎樣呢？毫無疑感的，一定是一個混合的形象，因為自從猶太運動發生了以後，各種人種根源不同的猶太人都來到這個猶太古國。但若在我們時代以前已經進行過人類學的探究，那末或許就可以找出猶太人多少是正確的外相嗎？為什麼要說多少是正確的呢？因為就是在猶太國中，也能發生混合的現象。不論在古時或史前時代，都是可能的。

在達馬斯 (Damascus) 與阿雷伯 (Aleppo) 所研究過的敘利亞猶太人，造成兩個遠不相同的集團。達馬斯的猶太人身材（一·六六公尺），比阿雷伯的猶太人身材（一·六四五公尺）大，並且短頭的現象也遠沒有那樣厲害。在阿雷伯，頭指數是八四，而在達馬斯，則只是八〇。所以達馬斯的猶太人是中等頭人。兩地的鼻指數是長鼻子的。在達馬斯曾做了一種頭髮顏色的調查，結果在兩百個人中間，有一百九十八個是黑色髮的，只有兩個人是金栗色髮的。這種身體特徵的比率，在區別上，可以與歐洲猶太人相接近。

雅孫柏格在他研究的起頭，對於巴雷斯泰恩 (Palestine) 本地人類特徵，已經發表過一種研究（原註：一九一一年，有人估計在這年的前三十年中間，有兩百多萬的猶太人移入巴雷斯泰恩。自從歐洲大戰以來，這種移入還有增加。見參考書第二八九號八〇頁；第二九〇號一二九頁）。他在這種研究中，提起疏香 (Turkman) 與

奧尼巴赫 (Auerbach) 對於猶太人根源所發生的爭論，疏香以為從很古遠的時代以來，猶太人已經是一個雜種，這是對的。這兩雜種恐怕是由短頭的黑泰安人 (Ethiops) 與金栗色髮的阿摩利特人 (Amorites) 等所造成的。在淮孫柏格看來，巴雷斯泰恩的本地人民是長頭的。實在說起來，現代人民基本的腓拉人 (Phalans) 是長頭的，並且一定是這個地方原始人民的子孫。對於薩美利阿教派 (Samaritains) 也是同樣的觀察。所以本地的猶太人至少是長頭的成份居多。淮孫柏格這種的結論，是支持了長頭根源的假設。

在非洲，猶太人有很多，特別在北部地中海沿岸的柏柏利亞 (Barberie)。有人在突尼斯 (Tunie) 阿爾基利阿 (Algerie)，摩洛哥 (Maroc) 等地，研究過各種不同的猶太集團，但這些地方的「人類材料」還是不很够用的。人種分類的研究比人類的研究更多。若干集團抵抗近鄰侵略的力量似乎比其他集團的大。摩洛哥的猶太人受了宗教國家主義的包圍，如同被囚於不能通過的堡壘一樣，未曾受摩洛哥地理環境損害過，這正與圖阿特 (Touat) 及圖姑爾特 (Touggourt) 的猶太人相反——現今已改信回教了——(原註：摩洛哥的猶太人仿效其他很多的猶太人，視他們的集團好像是最貴族的集團。他們自己認為是耶路撒倫 (Jerusalem) 消滅以後那般離開本地移民的子孫。)

特利波利塔尼阿 (Tripolitaine) 也有很多的猶太人。依照約瑟 (Joseph) (譯者註：第一世紀的猶太歷史家) 的說法，這般猶太人是在耶穌紀元前三百年由埃及及國王托雷美 (Ptolemy) 派遣過來的猶太人。子孫。他們慢慢發達起來，後來也是因為耶路撒倫教堂的毀滅，人數增加起來。特利波利塔尼阿的猶太人在羣起

反抗羅馬權勢失敗以後（耶穌紀元前二百十五年），就向西方移殖。他們的子孫現在居住於——至少一部分——突尼斯、阿爾基利阿、摩洛哥的猶太區（原註：在姆薩伯（Masab）有一個很純潔的猶太集團，約有九百個人，很少有人知道。見參考書第一一六號五五九頁，第六一號。）

一般人種分類學家曾找出這個奇怪的事實：許多非洲的猶太人有柏柏利亞的名稱：如提姆西特（Timist），腓圖西（Féoussi）等；還有非洲的猶太人有西班牙的名稱：如桑提拉那（Santillana）麥地那（Medina）等。這末了兩種人，有人稱之為利佛諾人（Livornais）。他們從西班牙被驅逐以後，就經過利佛諾（Livourne）而來到非洲（原註：見參考書第一五八號卷一，二五頁。）

柏托隆（Bertholon）與昌特勒（Chartré）曾在柏柏利亞（Berberie）研究過很多的猶太人。他們量過五百五十一個人，而且看出他們中間各種不同的形態特徵。身材與頭指數都有很大的區別。比方一·六二公尺以下的小身材是佔百分之二三·五；介於一·六二與一·六五公尺之間的小身材是佔百分之二十九；從一·六五公尺起較高的身材是佔百分之四五·四。按照這個表，似乎柏柏利亞的猶太人的根源可以從中等身材集團方面找出。但是這兩位觀察者所看出的高大身材，不是從與鄰近集團混合而來的嗎？關於小身材，也可提出這個同樣的問題。由此就當向下面兩個原始的集團去尋求根源嗎？大身材的集團——柏柏人——與小身材的集團。

關於頭指數，請看以下的比例：長頭型（七四與七四以下的指數）佔百分之二一·九；次短頭與中等頭型佔

百分之六七·八。至於短頭的猶太人，柏柏利亞則只有百分之八·八。我們可以看出這個調查，與在歐洲及亞洲若干區域對於同一人種集團，所進行的同樣調查，其結果有多麼不同。柏托隆與昌特勒又加說，在柏柏利亞的猶太人中間，很少有鷹嘴鼻（原註：見參考書第一四號三六〇頁。）

斐士柏格 (Fishberg) 也研究過很多北非洲的猶太人，特別是兒童（六百零六個五歲到十六歲的兒童）（原註：見參考書第七〇號。）首先，關於頭髮的顏色，他做如下的說明：黑色與深棕色髮佔百分之九三·七三；金栗色髮佔百分之五·九四。他將這些比例，與在德國研究猶太人所得的比率做一個比較：黑色與深棕色髮佔百分之五五·八五；金栗色髮佔百分之三二·〇三。德國猶太人的金栗色髮，比摩洛哥猶太人的金栗色髮，竟多到六倍。對於眼睛，也可以做一個同樣的觀察。北非洲的猶太人只有百分之十七是淡色眼，而歐洲的猶太人竟有百分之四十到五十是淡色眼。

在斐士柏格看起來，頭指數的研究也是一樣的有結果：大體的說，北非洲的猶太人是長頭人民，短頭人型則很少。八四以上的頭指數，在突尼斯只有百分之一·五，在阿爾基利阿則只有百分之五·六；但在東部，短頭猶太人則很多，多到百分之三二·八九。

所以斐士柏格 (Fishberg) 對於北非洲猶太人的觀察，差不多與上面所指的柏托隆及昌特勒所做的觀察一樣。斐士柏格找到摩洛哥壯年猶太人的頭指數是七五·九二；突尼斯壯年猶太人的頭指數是七六·一一。這位作者又說阿爾澤 (Algar) 與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的猶太人，有更闊的頭腦蓋。

北非洲猶太人鼻子的形狀與大度，與歐洲東部及德國猶太人鼻子的形狀與大度也不一樣。北非洲猶太人的鼻子是較長而窄；鷹嘴式的鼻子是很少的。

美洲也有很多的猶太人。有人說，僅僅一個紐約城，就有六十萬猶太人，特別是因為在歐洲東部受了虐待，纔越過大西洋，而來到此地。但他們來到的地方，並不是只是美國，加拿大也有很多的猶太人，特別是在魁培克（Quebec）與翁泰利俄（Ontario）各省。這般加拿大的猶太人大多來自西班牙，葡萄牙，德國與歐洲東部（原註：見參考書第八五號），在一九〇三——一九〇四年以後，就大批地移殖於此。一九〇八年，他們就到了六萬人，不過直到如今，還沒有人去從人類學方面，有秩序的研究他們。

在美國則不然，普阿斯（Boas）大規模的調查，已經使人認識美國猶太人在動物學上的各種特徵（原註：見 Franz Boas: Changes in bodily forms of descendants of immigrants, 1910）並且我們知道，這位美國人類學家說移殖於美洲的人民，身體上所以要受到變化，是為生活不同與新的氣候關係。

美洲猶太人的頭指數（八一）是比歐洲猶太人的頭指數（八四）低得多。所以歐洲短頭的猶太人一來到美洲以後，就看見他們頭腦蓋就變長了，面部的高度就減低了！關於這種說法，此地並不是詳細說明我的意見的地方，並且我相信這種說法是很難證明的。

關於美洲的猶太人，我只要提出斐士伯格（Fishberg）的研究就夠了。他在紐約量過三千猶太活人以後，就做了一個結論，說猶太「種族」完全缺少統一性（原註：見參考書第六九號）。

在本章的起頭，爲着供給讀者一些普通的意見，我對於歐洲猶太人類的研究已經說兩三句話。但是對於歐洲猶太人要想有一個全部的觀念，幾乎就需要一本書纔能講完。一八六一年，培多 (Beddoe) 曾將這種研究的頭幾頁寫出，但自從培多這個年代以後，一直到現在，在俄羅斯、德意志、奧地利、瑞士、意大利、法蘭西、英吉利等國，已有很多的統計與專論了身材、頭指數、眼睛與頭髮的顏色，是這種種調查的主要題目。我手中至少有一百種調查的成績；這些成績充滿了六個大圖表。如果我將參考書目一一寫出，那就一定要費許多頁數纔能寫完。

我們曾用一行的地位將身材的變化指出。在歐洲各地，這種身材是變化於一·六〇公尺（華沙的波蘭與俄羅斯的猶太人）與一·七〇公尺（倫敦極西區 (West-End) 的猶太人）之間。我所量過的十八個身材平均數之中，最常見的是：一·六二公尺，一·六二公尺，一·六三公尺的身材。一·六一公尺的身材，是西北部俄羅斯、波蘭與立陶宛等地，猶太人的身材；一·六二公尺的身材，是巴未利阿 (Baviera)，加利喜阿 (Galicie)，華沙（是波蘭城市中較高的身材嗎？）烏克蘭，利加 (Riga)（與華沙有同樣的觀察）等地猶太人的身材。依照羅姆布羅索 (Lombroso)（譯者註：十九世紀的意大利刑法學者），淮斯巴克 (Weisbach)，什積柏 (Schreiber) 等人所研究的結果，意大利，匈牙利，奧地利與善斯尼阿 (Boemie) 等地猶太人的身材是一·六三公尺。阿努清 (Anoutchine) 與淮孫柏格找出俄羅斯南部猶太人的身材是一·六四八公尺。他們又指出一·六五四公尺是部科維那 (Bukovina) 猶太人的身材；班提烏科夫 (Pantoukhor) 則指出一·六九九公尺是俄得薩 (Odessa) 一部份猶太人的身材。我曾找出多布盧查 (Dobroudia) 猶太人的身材是一·六五六公尺（原註：見參

民。考書一九五號三六九頁。）如果這些平均數字中有幾個是得之於少數人民，而大部分則得之於成千成萬的人民。

因此，單就身材方面去看，歐洲猶太人的形像已經是很混亂的了。我們知道俄羅斯猶太人的平均身材，是一·六〇公尺到一·六五公尺，甚至於一·六九九公尺（如俄得薩的猶太人）但這末了一個數字，可以拿城市生活的影響來解釋，因為幾乎到處都可看到城市生活可以使人類身材增高。但若大數字能夠說明一些正確的事情，則我們未嘗不能確定歐洲猶太人的平均身材，是在一·六二公尺左右。實在的說起來，除了倫敦與俄得薩兩個大城市中心以外，我曾量過十六組殘餘猶太人的身材，我得到一個平均數字一·六二六公尺。

在“*Thesaurus craniorum*”，“*Crania ethnica*”，以及其他普通說明書中，已經可以找到關於測量猶太人頭腦蓋的材料。但這種到處都可以看得到的頭腦蓋的材料，如果與從每個活人身上所得到的材料比較起來，卻是很小的。

在歐洲，尤其在歐洲中部與東部，已經量過幾千猶太人。如果我們將兩極端頭指數（土耳其七六，高加索八七）除去，則平均頭指數的數字並沒有多大的變化。最常見的頭指數是八〇，八一，八二，八三。但若我們只看到這些平均頭指數，即感覺到滿意，那末我們對於猶太人的頭部特徵就未免要發生一種錯誤的觀念。可以使得我們明瞭的，就是各種頭形的百分率。

我並不談得很詳細；但只提出兩三組要緊的材料。斯彼爾曼（*Jacobs Spielmann*）所研究的倫敦阿什克

那齊姆人 (Ashkenazim) 包含百分之二八·三的長頭人，百分之二八·三的中等頭人，百分之四七·四的短頭人；俄羅斯南部的猶太人 (淮孫柏格組) 包含百分之一的長頭人，百分之十八的中等頭人，百分之八一的短頭人。這兩組中的第一組，平均頭指數是八〇；第二組，平均頭指數是八二·四。我們由此可以看出，頭指數的危險！在倫敦所量的五十一個塞法提姆人 (Sephardim) 比上面所提到在倫敦研究的阿什克那齊姆人，長頭的要少些 (百分之十七)，中等頭的要多些 (百分之三十四)。有一組很多數目的加利喜阿與立陶宛的猶太人，百分之八十五是短頭人，只有百分之三·八是長頭人。

這些比方已經足夠指示我們，在猶太社會中，人種是多麼複雜的。頭指數所供給出來的這些材料，證實了身材方面所顯示的猶太集團的複雜性。

眼睛與頭髮的顏色也告訴我們同樣的複雜。俄羅斯的摩岐雷夫 (Mohlav) 省只有百分之四·九淡色眼的猶太人，而維也納城則有百分之三十，加利喜阿則有百分之二十三。即使君士坦丁堡人口統計出有百分之六九·九棕色眼的猶太人，而奧地利則只有百分之四五·九。在頭髮方面也是一樣：土耳其的猶太人有百分之三是金栗色髮的。

我們請停住罷。似乎最沒有研究的讀者們要說，在動物學的意義方面，猶太種族是不存在。猶太人一定是組成了一個很強大的很含結的宗教與社會共同體，但他們的份子是非常複雜的。在若干人種分析的面前，在死海附近組成大家所知道的熱烈而又精粹民族的那般猶太人中間，究有若干真正的猶太集團，那就未免要自問了。

並且從此以後，那般拿基督教來反對回教的人們，也沒有很充份的證據，這是我們所看到的。雖然沒有一個回教種族，但也沒有一個基督教種族，並且更沒有一個猶太種族。

在所有重要的猶太集團中，有若干真正原始猶太人的代表存在着，這是可能的，他們大概阿西利阿式的長頭人民。但在歐洲中部與西部各地（德意志，奧地利，俄羅斯）這種人民是一個少數民族。拿集團來講，或者斯巴尼俄爾人比其他的集團更足以代表這個少數民族嗎？

因為有的時候，在長頭人民中生存着的猶太人是長頭人，在短頭人民中生存着的猶太人是短頭人，所以有些人就相信猶太人由於一種特別適應的本能，就取得了人種環境的形態特徵。

如果能證明出這種種的變化，對於全部生物學是非常有益處的。僅就人類範圍而論，也能感覺到，從容易潤飾的觀點去看，可以從這種變化的機構中找出一些個人與集團嗎！我以為現在固執的去談論這種想像，是無益的。

第五章 阿拉伯人

阿拉伯 (Arabie) 天然的邊界幾乎到處都很確定的，但現今的阿拉伯並未將所有的阿拉伯種族全數包容於牠的邊界內，並且在阿拉伯居住的遠不只是些阿拉伯人 (Arabes)。這個種族雖然被他們的首領驅散於歐亞及非洲各地，但在阿拉伯以外的許多地方，仍然保存多少是人數很多的阿拉伯人。此外，由於他們不停的游牧，就有很多的阿拉伯人侵入到阿拉伯鄰近各地，至少其中有些阿拉伯人就在這些地方居住下來了。甚至於在許多地方，竟很難將其真正的阿拉伯人從阿拉伯化的人民中辨別出來。

這般阿拉伯人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聖經告訴我們說他們是從阿布拉罕 (Abraham) 與他的兒子伊斯馬伊爾 (Ismael) 傳下來的，正史指示我們說他們幾乎始終是獨立的。阿拉伯就是他們真正的故鄉嗎？

有一個時期，這個民族的命運也是最光榮的。我們的文化有一部份是得之於阿拉伯人。如果內亂未曾將這個興盛的阿拉伯帝國弄得四分五裂，則我們要問一問地中海世界是變成什麼東西了？地中海世界與阿拉伯偉大文化同時，或者回教的聖經如今就是我們的聖經，也未可知。

我們既然要設法確定阿拉伯種族是什麼東西，那末當將我們的視線移到阿拉伯半島，此地的阿拉伯人組成兩個集團，社會生活是各不相同。一方面是農民與城市中居民，另一方面則是游牧部落。因此，有人認為這般游

牧部落更能忠實地保存原始阿拉伯人的身體上各種特徵。實在的說，這是很可能的。

在那些被阿拉伯人征服與自由來往的地方，如伊比利亞半島（*Peninsule Iberique*）一定還有這般勇敢征服者的子孫。但他們不用他們祖先的名稱，而用各種不同的稱號來代替了。至於想設法找出他們人種的根源，那是人類學家的任務。

並且，在非洲與亞洲許多地方，如柏柏利亞（*Barberie*），有人將一切的侵略者都總稱之為阿拉伯人，但在任何時間，這般侵略者在人種方面並未屬於真正阿拉伯集團。

慣常都說阿拉伯人類形像，是高大身材，長頭長面，黑色眼睛與頭髮的形像。這種形像是實在的嗎？有人相信最純潔的阿拉伯人，就是阿拉伯南部耶門（*Yemen*）與哈德拉毛特（*Hadramaout*）的居民。有人很願意將這些區域視為受「外國人」接近最少的區域，但除了這些區域以外，阿拉伯，特別是牠的四周，或許與鄰近的人民混雜得很厲害。這是很可能的。當我們在出自阿拉伯本土的阿拉伯人中間尋找阿拉伯人的時候，不幸我們特別感覺到有關阿拉伯人類的材料是很少的。

在侵略的時期中，有許多的人種集團都加入了阿拉伯的政治圈套，因此將這個阿拉伯民族真正的外相改變了。但因為材料的缺乏與我們的自信心，所以研究「阿拉伯人」的作者們纔發生意見的衝突。如同朱夫利達盧該利（*Giuffrida-Ruggeri*）在研究開羅（*Caire*）附近阿巴西爾（*Abasieh*）墓所中枯骨的時候（有人深信該墓所中埋藏着阿拉伯征服者的遺骸），證明其中有各種不同的人型，短頭人則占多數（原註：見參考書

第八一號。)並且這位意大利的人類學家自信可以這樣寫一句：「相傳阿拉伯人是長頭，長面，長耳的，長鼻子的，現在這種阿拉伯人是消滅了。」

要想回答說並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證明阿巴西爾的頭腦蓋是真正阿拉伯人的頭腦蓋，我想不是很難的。在侵略時期，阿拉伯人很早就有各種人民來加大他們的人數，不管是自願的或是強迫的，這般人民是參加他們中間，在他們的旗幟下共同前進。在所有這種侵略的企圖中，每次都是如此的（原註：我們曾經說過，大概阿拉曼人（Alamans）始終不是人種上的日耳曼人。但在這個集團以外的定義中，誰敢將他們從日耳曼人民中分離呢？）我很可以做如下的假設，在歐洲中部某地，我們發現一個卡拉卡拉（Caracalla）時代的墓所，歷史指示我們說這是日耳曼的墓所（當時羅馬人和日耳曼人抗爭）。經過人類學的研究以後，我們知道這個墓所中的頭腦蓋是短頭人的頭腦蓋（阿拉曼人好像是短頭人民）。既然他們解剖過的遺骸指出這個短頭形狀，還說日耳曼人不屬於短頭集團，那末我們該當做什麼結論呢！然而我們知道這個並不是日耳曼人的形態。對於朱夫利達盧該利（Ginfrida-Ruggeri）所研究的墓所，也可以做同樣的假設。）

在那一本大著作中，柏托隆（Bertholon）與昌特勒（Charthe）除了討論北非洲各民族以外，還討論突尼斯各種「阿拉伯人」的集團，他們安居於美哲爾達（Medjerda）的北部，附近的人民視之為真正的阿拉伯人。這般集團就是黑提爾人（Hedils），克盧密爾（Kroumins），基阿希阿人（Chahia），貞杜巴人（Djindouba）（原註：見參考書第一四號三四七頁。）基阿希阿人是次短頭人；其他三個集團是很明顯的長頭人集團。其中有

兩個集團是長鼻子的，其他兩個集團是中等鼻子的，但不很厲害。身材則從一·六五公尺（基阿希阿人）變化到一·七〇公尺的貞杜巴人（希拉利安人（Hilaliens））黑提爾人（來自麥加（Meque）的）是一·六九公尺，克盧密爾人的身材也是這樣。但若「來自麥加的黑提爾人」能够代表原始阿拉伯人的子孫，那末我們還可以在他們身上找到視為真正阿拉伯人固有的形態要素：高大身材，長頭，長鼻子。

但是還有其他的事實。請見下面幾種：里昂博物院（Muséum de Lyon）有二十五個頭腦蓋，是巴法爾（Buffard）從亞丁（Aden）帶來的，有人相信亞丁是原始種族根據地。昌特勒（Charitre）曾研究過這些頭腦蓋（原註：見參考書第一四號三五〇頁。）男子的頭指數是七五·五，女子的頭指數是七三·一八。所以總看起來，這也是些長頭人。

意大利的人類學家摩契（Ald Mochi）曾經研究過六十四個屬於非洲亞洲阿拉伯人的頭腦蓋，承認在這一組頭腦蓋中間有兩種人型：第一種的頭指數是變動於七二到七三之間，第二種的頭指數則變動於八二到八三之間。（原註：見參考書第一六〇號）第一種長頭人型是從來自非洲阿拉伯人與巴爾邁拉人（Palmyriens）（譯者註：巴爾邁拉在古敘利亞）頭腦蓋看出來的；第二種次短頭人型是從阿拉伯與敘利亞亞洲阿拉伯人頭腦蓋看出來的。我個人也曾量過十五個活阿拉伯人，他們是從前來到多布盧查（Dobrouda）南部僑民の子孫。這個小組中有百分之八十是長頭人民與次長頭人民（原註：見參考書第一九五號五二一頁。）

初看起來，這些觀察是不和合的。這種矛盾的現象，不是至少有一部份是因為觀察者幾乎老是研究城市人

民，而纔發生的嗎？總而言之，我們可以假定游牧的阿拉伯人，比其他的阿拉伯人，應當更忠實地保存他們祖先的各種特徵。有人告訴我們說，在飄泊於非洲北部的「阿拉伯人」中間，真有本地舊有的人民（柏柏人 Berber），從前是有定所的，從事於農業，在侵略以後，他們或許不得不接收這種生活上根本的改變，而變成了游牧人民。我們對於這種的改變有什麼證據嗎？對於那般有定所而變到飄泊的人民，認識得很多嗎？我相信這都是一些對於柏柏人無根據的假設；要使得我們確信，該當除了一種簡單的假設以外，還有其他的東西。昌特勒（Chantre）正巧在亞洲與非洲阿拉伯人散布區域內，做了很多的旅行，似乎也有這個意見。一八八一年，他在阿雷伯（Alep）與俄法（Orfa），已量過安那才（Anazeh）部落的培杜因人（Bedouins）（十九個男子與四個女子）（原註：見參考書第四二號）（這般人民身材平均數是一·七一公尺，他們的頭指數則變動於七六·〇二到七八·四之間。當他在埃及及進行人類學研究的時候，這位作者也量過很多的培杜因人，這般人民屬於各個不同的部落，游牧於埃及及低處與中部。關於這位里昂人類學家所研究的八個部落的詳細情形，我請參閱他所發表的著作（原註：見參考書第四三號一九四頁）。

一百八十八個培杜因人的平均身材是一·六八公尺（集團的平均身材變動於一·六六公尺到一·七三公尺之間），在分類學上講起來，這個指明是屬於中等以上的身材。關於這些部落中之一，這位作者說：「淮烏姆（Hayoum）（譯者註：在埃及及中部）的烏雷德阿拉伯人（Ouled-Arabi）所以是阿拉伯以外的最大的培杜因人，這是大家都認識的。」

大體說來，這般埃及的培杜因人有長形的頭腦蓋。全組平均頭指數是七三·九六。如果我們仔細的看一看昌特勒的圖表，就可以看出頭指數是有很大的不同。最小的頭指數七二·八二是屬於烏雷德阿拉俾人的；最大的頭指數七五·三九是屬於馬利烏特 (Marout) (譯者註：是埃及低處之一小湖名) 的烏雷德阿利人 (Ouled-Aly) 的。但這兩種人仍然都是長頭人。我們每個人頭指數的方法，計算長頭人民在昌特勒所量過總人數中是占什麼比例。我找出是占百分之九十。這是一個很高的百分率。

從鼻指數方面去看，昌特勒所研究的一切阿拉伯部落，都是中等鼻子的。這倒是應該記住的一個特徵。個人指數指出有百分之十九的長鼻子人，闊鼻子的人數還要大些。如果我們只注意剛纔所說明的三種特徵，那就該當總結的說這般游牧部落是很複雜的。再者，如果我們認為這般培杜因人好像代表侵略時期阿拉伯人所有的人種外相，那就該當總結的說，在這個時代，征服者已經不是純潔的種族了。並且永遠是有一個阿拉伯種族嗎？(原註：依我們看起來，阿伯拉種族也不過是亞洲一個人種大集團的一個政治、語言等的分派罷了，關於這個人種大集團，暫時還不能確定地理上正確的界線，與給予一個名稱。)

若干人類集團的人種外相，我們已在社會、政治、語言各方面說明了形像，我們在此地還加以證明。十五世紀的阿拉伯編年史家馬克利齊 (Makrizi) 曾著了一本埃及培杜因部落專論，昌特勒說，在馬克利齊所引證的部落名稱表中，只有幾個部落現在還在埃及生存着 (原註：見參考書第四八號一九五頁。)

其他的部落又變成怎樣呢？他們離開了埃及嗎？不見得。但是現在還居於尼羅河 (N) 兩岸的他們的子孫，

如今不改變了別的名稱嗎？或者這般游牧人民中有若干的人民，既有定所以後，他們是簡單的接受了同居集團的名稱嗎？現在桑河（Seine）省的居民，如不是各色人種的一個大結合，那又是什麼呢？他們已經很快的忘記了他們的根源。其中有大部份的人不自稱爲巴黎人嗎？但非洲只有埃及及有阿拉伯人。從歷史方面講，阿拉伯人曾經到過非洲北部各地。他們會留下什麼影響呢？在大家共同稱之爲阿拉伯人的中間，有阿拉伯征服者正式的子孫嗎？或者所謂柏柏利亞的阿拉伯人全是阿拉伯化的柏柏人（Berberes）嗎？如果征服中阿拉伯人羣是一個純潔的人種，現在或許可以找到很多的這種份子。但這個人羣真是純潔嗎？這是一個問題！

柏托隆（Bertholon）與昌特勒（Chantre）很堅決的承認現今的柏柏人不是阿拉伯人（原註：見參考書第一四號三五頁。）在看出亞丁人民頭腦蓋（見上）與北非古今人民頭腦蓋之中有相同之處以後，這兩位作者就自問這個地理上人類集團中，究竟那一個是受了另一個的人種影響呢？是亞丁的阿拉伯人移殖到非洲呢？還是非洲的人民移殖到阿拉伯呢？亞丁頭腦蓋突出的特徵就是柏柏利亞（Berberie）長頭大種族的特徵，不過是雜合了另一個人種的因素。這個因素使之眼眶很小，面部很短，鼻子很細，身材很高，頭很長，這種種形像造成了長鼻子的長頭人型。他們又接着說，可以問一問，是否面短不是這般大長頭人與那般面短的短頭阿拉伯人雜合的結果，或者是這般大長頭人與那個小眼眶而面部畸形的種族雜合的結果。我們寧可相信這末了一個的影響。」

「這般阿拉伯人與朱夫利達盧該利（Giuffrida-Ruggeri）所描寫的阿拉伯人是如此的不同，如果他們

不是本地的人民，則從何處移殖來的呢？當在阿拉伯鄰近各區域尋找踪跡。」

一般作者證明在印度、波斯，有高大身材的長頭人民。「波斯灣兩岸的身材，頭鼻的形狀，都是一樣的。」

烏伊法爾維 (Ufalvy) 將這些高身材，長頭長鼻子的特徵，都歸屬於印度的阿利安 (Aryen) 種。烏維 (Housay) (譯者註：二十世紀初期的法國生物學家) 曾說，波斯的阿利安人 (Aryens) 有兩種人民做代表：法西人 (Farsi) 與羅利人 (Lori) (原註：見參考書第一〇四號一〇一頁)。羅利人常有淡色或藍色的眼睛。柏托隆與昌特勒就提出這個問題：亞丁型的阿拉伯人不是如同波斯人與印度人一樣，昔時從歐洲移殖過來的嗎？

這種移殖起自何處呢？或許起自北部。塞斯 (Sayce) (譯者註：十九世紀英國語言學家) 不會說過，在耶穌紀元前第九世紀的時候，巴雷斯泰恩 (Palestine) 已經有了非閃族 (Semites) 的民族嗎？「該當注意，那些比爾沙克 (Shishak) 所取得的城更有名的人頭，並非猶太人的人頭，而是阿摩利特人 (Amorites) 的人頭。這些人頭將那個白皮膚、金栗色髮、藍眼睛、長頭種族的特徵一一從新表現出來。埃及及最古的紀念物都用這個種族來表現，我們已經見慣了。」

那般淡色長頭的歐洲移民，或許有不少的人來到柏柏利亞。他們的子孫在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省 (譯者註：在北非洲的阿爾基利阿) 還特別的多。泰爾 (Tell) 的居民慢慢地移入撒哈拉 (Sahara) 區域，這個區域內有各種部落，「如同圖阿累格人 (Touareg)，能够在黑人中間勉強保存他們種族相當的純潔」(原

註：見參考書第一四號三五三頁。）

這般淡色的長頭人民與埃及人在最初幾個朝代所認識的人民是一樣的嗎？所謂埃及人在最初幾個朝代所認識的人民，就是塔黑努人（Tahenu）或淡色民族。這般塔黑努人，「在耶穌紀元前第十五世紀的時候，曾經佔據尼羅河以西許多地方，如同現代的培杜因人（Bédouins）一樣。」根據塞斯（Sayce）的意見，他們竟移殖到巴雷斯泰恩的南部（爲着說明阿摩利特人的根源。）「阿拉伯是介於兩個潮流之間：東邊是阿利安潮流，西邊是柏柏（Berberé）潮流，北邊則爲阿摩利特潮流，這樣的阿拉伯能够容受這些民族的移入，並且這種的移入是可以看得出來的。要說有幾個部落會越過波斯灣或紅海，而移入阿拉伯，這似乎很合理的。這或者可以算是長頭的大「阿拉伯人」的真正根源。這不是阿拉伯人，而是阿拉伯化的人民，如同後來北非洲的人民一樣。至於他們在阿拉伯有多少人數或占百分之幾，那就不得而知了（原註：見參考書第一四號三五三頁。）

因此，我們在阿拉伯所遇見的「阿拉伯人」，所以不是「當地」的阿拉伯人。甚至於在阿拉伯，也當將他們當作外國人看待。這或許「是些在各時代移殖到阿拉伯的柏柏族，而被阿拉伯的居民同化了。」真正的阿拉伯人或許是短頭人。

另一個旅行亞洲西部的人琉香（Von Luschan），在他幾次居留於黑海與波斯灣的過程中，他有機會研究這個地帶的各種人民，他也如同我們一樣，將長頭人型視爲真正的阿拉伯人。他所研究的「真正阿拉伯的」（Wirkliche Araber）三個集團，有從六八到八一的頭指數。他所稱的「假阿拉伯的」（Pseudo-Araber）其

他三個集團，有從七六（特別低的）到八九的頭指數。疏香加說一句：阿拉伯人所經過的土地既有這樣大，那末我們的認識還是非常零碎的（原註：見參考書一四五號九二頁。）我們完全與他的意見相同。

依照柏托隆（Bertholon）與昌特勒（Chantre）的結論，如果短頭人型真當視為真正的阿拉伯人，那就只要確定這般真正阿拉伯人的地理根源，或許該當將他們與下列各種人民比較一下嗎？我們在小亞細亞所遇見的高身材的短頭人，特別是若干庫提斯坦人（Kurdes），還有若干亞美尼亞人（Armeniens）。這是可能的。我只提出這個問題來。

關於北非洲歷史的材料，似乎屢次都證明阿拉伯人的侵略，是利用了很多改信回教的柏柏人。有人說這般柏柏人是從特利波利塔尼阿（Tripolitaine）來的（？）。有人肯定的說，第二世紀的侵略帶來了四十萬人（？）。又有人將這個數字減少，以為這樣大的移殖決不會發生於阿拉伯，因這個地方恐怕永遠不能供給這樣的戰士。我也沒有困難的承認，但非洲的歷史家真相信這個侵略能夠有這樣多的人民參加嗎？怎樣養活他們呢？有人看見這四十萬戰鬪員前進嗎？

我以為可以接受這個數字作為估計很好的根據，因為古代編年史家所指出侵略軍隊數字，都是很擴大其詞的。關於阿拉伯戰士的侵略動作也當是如此。

總而言之，我們覺得從人類學觀點上去看，阿拉伯問題離開解決的地步還是很遠呢。

第六章 伊蘭人(庫提斯坦人與亞美尼亞人)

在歐亞的南部，四周幾乎都是海的地方，在歐洲有高加索連接着，在亞洲有圖朗(Touran)連接着，東邊是印度斯坦(Indoustan)，在這個地帶內住着歷史上時常可以見到的人民：如古波斯人、密提阿人(Medes)，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阿西利阿人(Asyriens)，巴比倫人(Babyloniens)，腓尼基人(Phéniciens)的古文化，曾在這些地方發揚過。現在有三個主要的種族散布於這個廣大的區域：在東邊是印度阿富汗人(Indo-Afgans)；在舊土耳其帝國的美索不達米亞(Mésopotamie)與波斯，在土耳其「種族」的旁邊，有與阿西利阿人相像的人民；最後是阿拉伯人。

在語言的觀點上，這般人民歸合成兩個有勢力的集團：伊蘭人(Iraniens)與閃族(Sémites)。波斯、俾路芝(Belouchistan)，阿富汗(Afghanistan)以及小亞細亞東部，都是伊蘭「種族」的範圍，在這個範圍內可以遇見許多的民族：如在波斯的塔契克斯人(Tadjiks)，哈基密斯人(Hadjemis)，巴西人(Parsis)。有人將他們與高加索南部的阿得拜洽尼人(Aderbeidjani)，俄屬土耳其斯坦(Turkestan)的薩爾特人(Sartes)，裏海西南岸的泰特人(Tates)連屬起來。在波斯人的東邊，有阿富汗人與俾路芝人(Belouchis)；在小亞細亞，有庫提斯坦人與亞美尼亞人。

初看起來，很難想像到這般名稱複雜的伊蘭人能組成一個單一的人種。實在的說起來，只要拿頭形來看，已經可以看出相反的現象。除開長頭的阿富汗人，稱之為巴坦人（Pathans）一方面，我們看到許多次短頭的波斯人，與次短頭的塔契克斯人（Todjiks）及巴西人（Parsi）的特徵不同；另一方面，我們又看到與完全短頭亞美尼亞人居住相近的泰特人及阿得拜洽尼人（Aderbeidjan），都是些次長頭人。所以在同一的語言範圍內，從前竟有許多根源很複雜的民族。我們在地球這一角所看到的人種複雜，並不是表面上的，這個區域所遭受的侵略歷史也可以解釋出這種複雜的現象。因為相同的理由，伊蘭的南部如今還是亞洲一個人種最複雜的區域。各旅行家不會指出美克蘭（Mekhran）（譯者註：在俾路芝）好像是各民族隊商的寄居之地嗎？

在這般時相混合的流動民族中，那些是歷史上大「種族」的子孫呢？密提阿人（Medes）與古波斯人是在什麼地方呢？他們是巴比倫帝國與阿西利阿（Assyrie）的創造者。

在全盛時代，密提阿人與古波斯人是造成了同質的人類單位嗎？或者他們只不過是伊蘭化人民的一個集合體嗎？

這些歷史上一定有價值的問題，雖然現在還沒有解決，但不當相信是永遠不能解決的。

伊蘭現有的人民可以分為兩個主要的集團。在現今波斯西部居住的是些哈基密斯人（Hadjemis）（在裏海沿岸居住的是塔利克人（Talych）與馬桑達拉尼人（Mazandarani）；在波斯灣與伊斯巴罕（Ispahan）區域之間居住的是巴西（Parsi）。這般人民大部份是長頭人（頭指數是七七·九）中等身材的人（一·六

五公尺)有許多特徵與印度阿富汗人相近,這就是與阿西利阿人型相同的其他長頭人民。

在哈密斯斯人的東邊,鹹湖的東部,塔契克斯人(Tadjiks)居住了俾路芝與阿富汗的一部份土地。這般塔契克斯人是次短頭人(頭指數是八四·九)高身材的人(一·六九公尺)他們所以與上面所說的最初伊蘭人很不相同。

波斯現在還有許多巴西人(Parisi)。有人說這是些來自法西斯坦(Farsistan)的該布勒人(Guëbres)受了回教徒的逼迫,不得不遷移出來,而向印度斯坦要求一個避難的地方。他們的人類特徵還不大被人認識。自從薩薩尼得人(Sassanides)的帝國滅亡以後,巴西人就移殖到印度,他們的特徵或許與這般巴西人的特徵相像嗎?我們所知道關於他們的一切,都可以使得我們做這樣的假設。他們宗教的制度是如此緊閉的,所以很難承認外國人可以走進這樣宗教的界限。烏伊法爾維(Ujialvy)量過一些孟買(Bombay)的巴西人,則指出他們是次短頭的人民,平均頭指數是八二。

卡尼科夫(Khanikoff) (原註:見參考書第一二四號)與烏伊法爾維先後研究過加爾查斯人(Galkhas)這是山居的塔契克斯人,說他們身材高大(一·六九公尺)頭指數(八四到八五)表明短頭形。他們或許也是長鼻子的人民。此地也可以提到,烏伊法爾維所說明的加爾查斯人的短頭形,是附帶了這個條件,說這般人民頭愈短則種族愈純潔,這種說法會引起托彼那德(Topinard) (譯者註:十九世紀的法國人類學家)一種奇怪的解釋。這位人類學家手中有一個加爾查斯人的頭骨,證明這個頭骨「不但與最表徵的薩夫瓦人(Savoy

arda) 的頭腦蓋相像，而且是完全相同。」他就立刻將歐亞兩洲的短頭人建立起一個世系的關係。另外一位博學者卡忒法日 (De Quatrefages) 提出這個假設：「他說，既有這種種事實，就很難不接受作者的結論，我與他都以為山居的塔契克斯人 (Tadjiks)，薩夫瓦人，奧汾涅人 (Auvengats) 與布勒塔尼人 (Bretons) 都是弟兄。頭幾種人是一個「證人」，大概還留在種族發源地的近鄰，其他的幾種人是從這個地方移植出來的子孫。」(原註：見參考書第二〇九號四八九頁。)

如今調查已多起來了，比較的說明已更加豐富了，我們的結論已沒有很嚴重的危險了，而在親屬的範圍內，我們還不敢向前跑得這樣快！

雖然如此，如果將我們的觀察力專門注意於波斯，我們還很喜歡能夠找出古時波斯人與現今波斯人中間的世系關係。為着想做這種嘗試，我們的材料是非常缺乏的。就全部活在的人民看起來，以前所研究過的幾「組」(Series) 又說明了什麼呢！再者，談到集合從前種種比較的因數，我們材料的缺乏還更明顯：簡直是絕對的缺乏。當我們想到在伊蘭 (Iran) 土地內所進行發掘是偉大的時候，與想到發掘結果所見到的歷史、美學、語言的富源的時候，我們知道可以使得明瞭人種根源學的「人類學上資料」那般負責做這種種重要研究的考古學家都忽略去了，我們當對之深深表示可惜。

現今的阿富汗人與俾路芝人，大部份都是高大身材的人民。我們有些數字可以說明阿富汗人的身材；這些數字是變化於一·六八公尺左右。這般阿富汗人是長頭人（頭指數約為七六）與長鼻子的人。俾路芝人似

乎比他們北方鄰居更小一點（一·六六公尺）雖與他們一樣都是長鼻子的人，但俾路芝人民的頭則沒有那樣長。他們的頭指數表明中等頭形。但是這當然不是些結論。

在未離開東方的這般伊蘭人以前，我們該當對於庫提斯坦人（Kurdes）與亞美尼亞人（Arméniens）說幾句話，這兩個民族是兄弟民族，因為受了不好的影響——尤其是俄羅斯沙皇的影響，——使得他們變成大敵人，但是更好的首領一定可以使得他們接近。並且關於伊蘭人，我們有最多的人類學上的材料。

一 庫提斯坦人

「在政治方面講，庫提斯坦人是屬於兩個國家：土耳其與波斯。土耳其包含庫提斯坦（Kurdistan）最大的土地，此地人種分類學上的界線不很清楚。提格累河（Tigre）中游與上游的東部與北部，所有的山地都居住着庫提斯坦人。這個外界不易接近的地理分布，可以解釋為什麼這個民族還是完整的。庫提斯坦與古密提阿（Médie）最硬澀的地方，與阿西利阿的一大塊地方都互相通達的，並且侵佔了亞美尼亞（Arménie）的土地。」（原註：見參考書第二七〇號。）但是庫提斯坦人從各方面越出自己的疆界。他們從山地各方面退出，如同他們中間若干游牧集團現今在範圍很小的地方所做的一樣，這個地方是留作放牧用的。（原註：關於庫提斯坦人的人數，各個統計不同。一八八七年，地理新字典（Nouveau Dictionnaire de Géographie）指出有一、八二八、〇〇〇人，其中有一、三〇〇、〇〇〇人在亞洲土耳其。一個英國的統計則指出有二、二五〇、〇〇〇人，

其中有一、五〇〇、〇〇〇人在土耳其。）

古時作者如利赤 (Rich) 承認庫提斯坦人中間有兩種身型 (原註見參考書第六四號) 「游牧人民與戰士 (在阿西勒塔 (Assireta) 有定所的人民與農民) 在古蘭 (Gouran) 第一種身型有更硬的特徵, 額部凸出, 線紋不正等等。」這種描寫, 不是有點荒謬嗎? 有一件更可注意的事實, 就是前一世紀的旅行家曾報告, 在庫提斯坦人民中間, 共有淡色的, 甚至於藍色的眼睛。

但是, 自從一八六三年起, 關於庫提斯坦人, 我們有一種比較正確一點的敘述。在丟烏塞特 (Duhouset) 大佐看起來, 庫提斯坦人「有很短的頭腦蓋, 他們是短大的, 壯健的, 筋肉很發達的。他們有棕色的面部, 黑色的頭髮, 厚的眉毛, 鷹嘴形的大鼻子, 方的頸額。突起的面頰, 他們的模型與薩薩尼得 (Sassanides) 錢幣上面的圖像相同」(原註見參考書第六四號) 卡尼科夫 (Kanikoff) 證明出「他們的外表與阿富汗人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我們看出他們的鼻子突起, 平常是很彎曲的與尖鈍的……一般的說來, 庫提斯坦人的眼睛是黑的, 比阿富汗人的眼睛大; 比西部波斯人, 塔契克斯人 (Tadjiks) 與浦赤圖斯人 (Pouchous) 的眼睛隔離得遠……」(原註見參考書第一二四號)。

雖然我們有頂好的意志, 但也很難在這種身型的描寫中間, 去分門別類。有許多人種集團能有這些特徵。然而, 在這種種描寫的中間, 有一種是該當提出的, 因為牠並不缺少意外之事, 並且可以是重要研究的起點。索拉克 (Solak) 覺得庫提斯坦人的面色, 眼睛與頭髮的顏色, 很難與北方種族, 特別與日耳曼種族有什麼區別, 要不是

他們的頭髮加上人工的染色，與他們穿的是東方的服裝，簡直是很容易將他們當作德國人……（原註：見參考書第二四五號。）我們要問一問，索拉克從什麼地方能够找到這種敘述的要素，至少是在這個絕對形狀下的呢？我自己也曾研究過一個很大數目的庫提斯坦人（原註：見參考書第一九五號四六三頁。）我不能不承認說，我不能同意這種種的特徵。

在高加索一定有金栗色髮的人民——比方在俄西特人（Ossetes）中間，——並且最近，薩普勞斯基（Zaborowski）曾解釋這種人民（原註：見參考書第二九二號一二一頁；又第四五號一六五頁。）他的解釋與索拉克（Solak）的解釋相差不遠。他以為這個人類「是歐洲金栗色髮人類，俄羅斯南部近古時代舊長頭人種的直系子孫，混雜於其間的有各時代的其他金栗色髮人，如大月氏人（Scythas）特別是阿蘭人（Alains）。從若干特徵上看，又從他們與日耳曼種的哥德人（Goths）相混合方面去看，這般阿蘭人與那個高加索金栗色髮的人類很相近。」但若首先將索拉克的觀察拋棄，這是不科學的。或者在庫提斯坦人（Kurdos）中間，有各種不同的人型，其中有一種淡色的人民，或者特別與這位作者的觀察相符。

●我們這種等待的態度還更需要，因為我們看到那位博學多能的人類學專家疏香（Von Luschan）自己，也看出這種種的特徵（原註：見參考書第一四五號九二頁。）他研究過二百二十一個庫提斯坦人，其中有一百十五個是卡拉庫什（Karakusch）附近的人民。他看出其中有百分之五十三的黃色皮膚的人民。組合上面一組人民的三個集團，他們個別的平均頭指數是七四·九；七五·二；七六·九。

照這位德國作者的意見，庫提斯坦人從前都是金栗色髮的人民，眼睛是藍色，頭是長形。在土耳其人，亞美尼亞人，古波斯人雜交了以後，他們纔慢慢地變成棕色的短頭人民。該當接受這個結論嗎？那末這般淡色眼睛與頭髮的長頭人民的故鄉又在何處呢？

如果我們加說一句，說庫提斯坦人也是些高大身材的人民，那末北方種族相同的各特徵，都會合於此了！（原註：普利查德（Prichard）指出夫累瑟（Frasen）在他著作“Travels in the Himalaya”中，說他曾看見幾個巴坦（Pathans）或阿富汗兵士，他們頭髮是紅黃色的，眼睛是藍色的。如果這種觀察是正確的，那末這般人民大概是與上面所說的「北方種」（？）有親屬關係，或從前有親屬關係，所以我們不當將我們的眼睛注視到阿富汗方面，去找這個意義曖昧「種族」的根源（見參考書第二〇二號二三七頁）。薩普勞斯基剛纔所提到的「俄羅斯南部近古時代舊長頭人種」是漸漸地被若干作者視為後來造成那個有力量的人種集團的人種，其中游牧部落人數很多，並且是非常活動的，不久就佈滿了波羅的海與北海各地。）請看這是多麼好的一章保留給歷史家的呢！

昌特勒（Chantre）曾在庫提斯坦人中間生活很久，在他第一種研究中，指出在一百五十八個研究過的人民中間，他只找到三個金栗色髮人（原註：見參考書第四五號一六五頁。）所有其他的人民都是黑色或栗色髮的人民。論到眼睛的顏色，後來他載明，在三百三十二個研究過的庫提斯坦人中間，只有八個人的眼睛是淡色的。但是這些比例與琉香（Von Luschan）所指出的比例不同。解釋起來，或許是地理位置不同的關係，這與其他

各部落所組成的情形相符嗎？

在這些互相矛盾的材料的前面，自當更進一步的研究這種被視為密提阿人 (Medes) 或古卡爾提阿人 (Chaldeans) (譯者註：古巴比倫人) 的人民。下面，我還簡括地將伊發諾佛斯基 (Yanowski) 昌特勒 (Chalthe) 以及我自己的研究，敘述出來。

庫提斯坦人是些高大身材的人民(他們一定超過一·六八公尺。)我們當記得，這是我們已經在下列各種人民處找到特徵：塔契克斯人 (Tadjiks)，加爾查斯人 (Galehas)，阿富汗人。在我所研究的一組中，有百分之八十三的人民，有中等以上的身材。或者若干庫提斯坦部落遠超過了這個中等身材嗎？比方拉德基人 (Rad.)；但其他各部落是短身材的(根據昌特勒，是密蘭利人 (Milanli)，耶西提人 (Yezidi))

關於頭指數，這般作者的意見遠不相同。他們供給出各種不同的頭腦蓋特徵。請看幾個頭指數的數字：那索諾夫 (Nassonof) 以為是七八·四八；昌特勒以為是七八·五三；彼塔德 (Pitard) (譯者註：是本書的作者) 以為是八六·四九；(原註：我們在庫提斯坦人處所看到的很短的頭形，並不是由於頭腦蓋變形而來的。很多的庫提斯坦人改變他們兒童的頭。但是這種改變並不一定使得頭形更短。昌特勒看到長頭集團與短頭集團有同樣改變頭形的習慣。) 疏香 (Tusehan) 則以為是七五左右。昌特勒是我們中間研究庫提斯坦人最多的人，他說這般人民的頭形有很大的變化。他所研究那幾組的頭指數則從耶西提人 (Yezidi) 的七〇·〇四，到俾卡尼人 (Filkani) 的八六·四八(並且大體的說，俾利卡尼的庫提斯坦人是次短頭人民。)

從鼻指數方面看，庫提斯坦人是長鼻子的人民，從面指數方面看，他們又是長面的人民。

一般的說來，庫提斯坦人的眼睛是深色的。昌特勒會做同樣的觀察。我找出他們的眼睛有百分之九是灰色的；但沒有一個藍色的眼睛。也一樣的，我未曾找到一個金栗色髮的人（百分之八十二的是黑色髮人；其餘的是栗色與深栗色髮人）。這兩種觀察與利赤（Rich），索拉克，以及疏香的觀察都不盡同。

在上面各組中，有若干觀察與疏香的觀察相同（如長頭形）。其他的觀察則完全相反（如眼睛與頭髮的顏色）。所以我們看到，對於庫提斯坦人類，還當做大規模的研究。在結束這一節的時候，我當補說一句，我毫不否認有一個北方種的歐洲集團侵入了亞洲，並且還生存着，但我還未見到證據。

二 亞美尼亞人

現今亞美尼亞人所由產生的集團，以前是有種種的名稱，在亞洲歷史中曾擔任很大的職務。根據他們從前的世系——在各專家看起來，這些世系不是有幾次是一種有點冒險的特性嗎？——亞美尼亞人在未安居於阿拉拉特（Ararat）區域以前，早已在巴比倫居住了很久。很少有地方像亞美尼亞那樣受着征服。做過阿西利阿人，波斯人，希臘人，阿拉伯人，蒙古人以後，亞美尼亞人現在已被土耳其，俄羅斯與波斯瓜分了。雖然每次受了征服者的佔據，但不當確定亞美尼亞人在人種上已經改變了。每次改換主人，他們只改換他們國籍的名稱，此外並沒有改換什麼。

有人說，亞美尼亞人最初是從巴比倫尼亞 (Babylonie) 來到的。但他們本來就是這個地方的人嗎？如果不是，那末他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並且當他們佔領亞美尼亞的時候，這個地方一定不是一個荒原。大概雖然沒有很多的人民在此地居住，但是此地便於居住。有人以為在此地居住的人民，有一部份變成庫提斯坦人，另一部份則變成格盧西安 (Grouziens)。

在行政方面，政治方面，所有在亞美尼亞人安居地上的居民，自然都亞美尼亞人化了。這個惟一的理由使得我們懂得，為什麼亞美尼亞人——亞美尼亞與其別的他方的——可以表現出各種不同的身型，我們可以用照相機照出來，用兩腳規畫出來。

因此，卡尼科夫 (Khanikoff) 在研究阿斯特拉罕 (Astrakhan) (譯者註：在俄羅斯) 的亞美尼亞僑民的時候——作者以為這般僑民造成與別的人種完全不相混雜的一個人種集團(這是些十四世紀的移民)——找出他們的身材高大，「頭一定是伊蘭式的與長形的。」他看出他們的眼睛是黑色的，「波斯人的眼睛更向裏生。」鼻子是很尖曲的，而且是很長的，卵形面部比波斯人的面部更長。布盧門巴赫 (Blumenbach) (譯者註：十九世紀的德國博物學家) 在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與倫敦觀察了亞美尼亞與猶太商人以後，曾將亞美尼亞人的一般外相與猶太人的一般外相，做一個比較，照我看來，如果是真正猶太人的話，這似乎不是一件荒謬的事情(原註：見參考書第一七號五頁)。

昌特勒 (Chantre) 曾研究小亞細亞的亞美尼亞人很久。他在他們的村莊生活過。他看出亞美尼亞人型是

隨地而變的。但這種隨地而變的情形，不當使我們錯亂，我們只要用很少數目的「真型」，比方只用兩種人型，就可以找得出來。這兩種人型雖然比例不同，如果我們只就平均數字去看，倒也可以創造出很多的人種形像。

昌特勒看出，雖然亞美尼亞人在很多地方與蒙古屬的土耳其人接觸，但他們的眼睛始終是張大的。這是因為蒙古人在征服以後，並未繼之以移民；我們始終以為征服者對於被征服者的影響不大，這是一個新的證明。

亞美尼亞人有中等以上的身材。昌特勒找到高加索的亞美尼亞人的身材是一·六八公尺；但其他的作者們（如班提烏科夫（Pantikouhof），特發利阿諾維區（Tvarianovich），伊發諾佛斯基（Ivanowsky）等）曾發表低一點的數字（從一·六四七公尺到一·六六六公尺）。我所量過的亞美尼亞人，平均身材是一·六六公尺。我想這個數字當很正確地代表這種人民的平均身材。

這種亞美尼亞人，身材既是比較的高大，同時又是短頭人民。關於這一點，各位作者的意見是一樣的。昌特勒所得到的頭指數如下：八五·四七（埃利凡（Eriwan）省的亞美尼亞人一、八四、一五（約斯加特（Yosga）的亞美尼亞人）我個人在巴爾幹半島量過一百二十四個亞美尼亞人，得到一個平均頭指數八五·六九，與昌特勒第一組的頭指數相同，並且我找出有百分之六十六的人民，他們頭指數是在八四以上。昌特勒遇見過百分之五十九的這種人民。這些結果都相稱。亞美尼亞人是很真的短頭人民。從這個短頭特徵看，他們與我們剛纔所說過的一部份庫提斯坦人很相近，也與拉塞人（Lazs）很相近，這般人民都是他們的近鄰。所以我們看到在小亞細亞這個區域內，有一個很大的短頭人居住地帶（我們相信這個地帶後來擴大了。）

亞美尼亞人的鼻子是長的，但比較的不很闊。從他們平均鼻指數去看，他們是長鼻子的人民。我從未看見過一個扁鼻子的亞美尼亞人。但其中有很多中等鼻子的人。亞美尼亞人的鼻子既是長的，而平常也是直的，不過時常有點鷹嘴形的趨勢。這種鼻子的尖端常常也向下低。我在庫提斯坦人處時常看到這種鼻形，我想昌特勒也注意到這個。

亞美尼亞人的眼睛是深色的，平常是棕色的（有百分之八十六到八十九）。但我在他們中間也找到幾個藍眼的人民（有百分之四）。昌特勒也記載有若干數目的淡色眼睛（有百分之十一）。（原註：當有一天，一般人類學家將前亞細亞（*Asie antérieure*）所有的藍眼人集合起來。需要將這種人民所表現的其他形態特徵與這種特徵比較一下。所謂這種人民是大的呢或是小的呢？是長頭的呢或是短頭的呢？是長鼻子的呢？他們既有藍眼睛，而同時又是金栗色髮的人民嗎？在談到土耳其人與庫提斯坦人的時候，我們當看一看種種觀察有什麼價值，直到現在，在有些人看起來，這種種的觀察可以顯得多少是指示傾向的，至少是不足够的。）

亞美尼亞人的頭髮差不多總是黑色的，或者至少是深栗色的。我從未看見過一個金栗色頭髮的亞美尼亞人。反之，昌特勒在他的統計中則指出幾個。

從上面各種觀察中，我們可以看出亞美尼亞人是產生於一個頭很短的集團，在這個集團中，可以辨別出兩個主要的分支，見之於身材的不同：一個分支是身材高大的，人數約佔百分之二十五；另一個分支是身材短小的（約佔百分之二十的比例嗎？）。但是這兩個分支的集團當視之為原來的集團嗎？

在我看來，我會說庫提斯坦人與亞美尼亞人是很近的親屬；其中一大部份的人民當從同一的人種集團中產生出來的。我所以做這種假設的緣故，是因為若干量度的結果是相同的，這些結果都記載於我的人類學記事簿中：如看到這兩種人民外相是相像的。比方，我記得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與亞洲的斯庫塔利（Scythia），當我們研究庫提斯坦與亞美尼亞的「挑夫」的時候，我們也不知有多少次數覺得他們是相像的！我從近東旅行中帶來這種印象，以為這兩個民族是「人種上的兄弟」，只不過是因為歷史（這兩個字就包括一切嗎）變遷的關係，他們纔變成敵人。

爲着不要拘泥於這個印象中，我就將幾個主要的測量與從庫提斯坦人及亞美尼亞人身體所看到的各種特徵，互相比較一下：如身材，上半身的高度，腿的長度，頭腦蓋與面部的直徑，頭指數以及其他。我不說這種比較指示我這兩個集團是相同的；因爲這或許是不正確的；但這種比較指示我有種種很明顯的相近之處（原註：見參考書第一九五號五一〇頁。）顯然除了這種種相同之處以外，也有一些不相同的地方（特別是身材的比例。）但是這些不相同的地方並沒有什麼使我們驚異的東西。

在這兩種人民的各方面，都有很多特徵相同的人民。如果將這些人民集合起來，就可以造成一個亞美尼亞與庫提斯坦混合的新人類，他們的人種外相或許沒有什麼可以衝突的地方。

這個新人類，總說起來，是有如下的各種特徵：高大身材，短頭，眼睛與頭髮的顏色是深的，鼻子是長的，常是大而直的，或尖曲的，尖端常是彎曲的，等等；不要說得太遠的話，是有歷史上古人民的形像，特別有密提阿人（Mediterranean）。

g) 的形象？要證明起來，當有這般密提阿人的骨頭來做證據，但是這一種的假設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我們不能夠正確地退到亞美尼亞庫提斯坦史前各時期，因為我們決對不知道這個時代的人種。如果首先不放棄後來肖像學的證據，但這種證據是完全不足說明什麼。至於歷史家，他們不會將金屬的工作與楔形字的發明，歸屬於「圖朗 (Touran) 或大月氏種族」嗎？

如果有人問我對於阿西利阿人，卡爾提阿人 (Chaldeans)，伊拉姆人 (Elamites)，阿拉密阿人 (Araméens) 等，有什麼意見，我首先就要回答說我毫不知道，因為我們沒有任何關於他們人類正確的材料。但若一定要我發表意見，我就說依我看來，並依照種種的或然性，現今的亞美尼亞庫提斯坦人可以視為這般古時人民現有的子孫。我們不要忘記亞洲這個部份的各帝國，只不過是些舊小王國，居住着一些相同的人類，非常富足，竟變成一些興盛的國家。顯然，這些封建範圍的人民，後來分成一些小集團，或在政治上合成強大的團體，雖然經過許多的事變，也沒有改變他們人類的特徵。在六四〇年，被阿蘇巴那巴爾 (Assurbanabal) 滅亡的伊拉姆，曾包含着那般創造蘇斯 (Sus) 人民的子孫；並且那般受着古波斯人征服的繼承者，還可以在那般創造伊拉姆 (Elam) 強國的人民處，尋找他們最初的祖先。

這般粗野的庫提斯坦游牧人民，亞美尼亞的農夫與小工匠，在他們祖先中，有各帝國的創造者。這般帝國的創造者，是些高大身材的人民，短頭，棕色頭髮，長鼻子，鼻形是很特別的，古代雕刻家總是雕得很像。

政治與經濟的事實，或者是侵略——但還有其他——會將各種人類引到這些古國土地上來，在人種方面

講，其中有幾種是外國人。但是基本的人民，就是上面剛纔所說的人民。再者，這般「外國人」數目是很多，現今我們可以找到他們的子孫。或者在我們各組特別人型中，我們也可以遇得見嗎？

從攸克星橋 (Pont-Euxin) 到波斯灣，就是說從阿拉克斯河 (Araxe) 的上游與美索不達米亞各河的發源處，到古波斯各山的中間，在亞洲最初的時期，就大約生活着一種游獵的人民，他們有一定的人種模型（就是上面所說的。）後來在很長的歷史時代過程中，他們的後裔採用了各種不同的名稱。他們互相興起很殘酷的戰爭。有時爲着使得他們的行爲正當起見，他們就說他們是各不相關的人民。但是他們只要更近一點看一看，在他們各種相同的特徵中，可以看出同一血統的記號來。

庫提斯坦人與亞美尼亞人，有很多的地方是同種的弟兄，在現今若干痛苦的環境中，他們不是在這兩種名稱下還繼續着他們過去的狀態嗎！

第七章 蒙古人或蒙古屬韃靼人

在人類五大主要種族的分類中，赫胥黎 (Huxley) 給近蒙古種一個這樣保留的地位。(原註：見參考書第一一七號。) 他所稱的次要種族，就是蒙古種，波利尼西亞種 (Race polynésienne)，美洲種，愛司庫茅種 (Race esquimande)，馬來種 (Race malaise)，托彼那德 (Topinard) 將蒙古人列入中等鼻子的黃種集團中，稱之為「亞洲黃人」；黑克爾 (Haeckel) 則將蒙古人列入直頭髮的人民中。在得尼刻 (Deniker) 所著的人種分類論 (Essai d'une classification des races humaines) 中 (原註：見參考書第五六號三二〇頁；又見第五七號四四〇頁)，蒙古人是列在「F」集團中，該集團包含有下列各種特徵的直頭髮人民：淡黃色的皮膚，突起的面頰，近蒙古眼，小短頭形，後來得尼刻又加一些詳細的說明：「蒙古種包括兩個異種或副種：墩姑斯人 (Tounsouz) 或北部蒙古人，面部卵形或圓形的，面頰突起，散布於滿洲、朝鮮、中國北部、蒙古；南部蒙古人，面部菱形或方形的，面頰橫闊，尤其在中國南部與印度支那 (Indo-Chine) 可以看得見。」

所以這個種族在地理上的分布是很廣的。但蒙古人這個稱呼，似乎再沒有比這個更廣泛的了。除了有別的理由以外，這是因為人們常有這種習慣，「歐洲人與中國人一樣，將一個土耳其部落韃靼人 (Tatars) 的名稱，給予蒙古人與其他近蒙古民族（如墩姑斯人）」所以我們一方面研究人們所知道的蒙古人類各種特徵，另一

方面研究人們所知道的韃靼人類各種特徵。

蒙古集團可以分爲下列幾種：西部蒙古人 (Fulaut) 這就是卡爾摩克人 (Kalmonks)，東部蒙古人 (Klhas Tsakhar 我)；部利阿特人 (Bouriates)。

幾乎所有的蒙古人都還是些游牧人民。

西部蒙古人似乎大大地散布於中亞細亞。從南山直到高加索北部都可以遇見他們。重要的集團則居住於松加利 (Dzoungarie)，但也居住裏海低處的阿斯特拉罕 (Astrakhan)。不能因爲散布的面積有這樣廣大，就以爲他們人數很多。有人承認，總計起來，他們不會超過一百萬人。

卡爾摩克人形態的特徵，沒有我們在歐洲平常所歡喜的那樣美觀。請看昌特勒 (Chantre) 與挨爾克特 (Erebert) 在高加索北部研究卡爾摩克人以後，所做的描寫：(原註：見參考書第四〇號二四三頁——下面得尼刻所寫的文章。還可以參閱參考書第九三號及第五八號七五四頁。關於卡爾摩克人種特徵，參見參考書第一八四號及二六〇號七一五頁。關於皮膚的顏色，很可以提起一八八三年，得尼刻在巴黎水園中所做的一種觀察。那個時候產生了一個卡爾摩克的孩兒。這個孩兒剛生下的那幾天，「他的皮膚與我們歐洲第一歲的孩兒一樣——白而發紅。但到了第十天的時候，他的皮膚已經有點變黃了。其餘卡爾摩克孩兒的皮膚色，比他們父母的皮膚色淡一點。」

「從身體上看，卡爾摩克人實有蒙古人種種的醜貌：睜不大開的斜眼睛，鼻子很低，面頰突起，眉毛與鬍鬚都

是很少的，深灰色的皮膚（後來得尼刻（Denier）說是淡色皮的顏色；）此外嘴唇很厚，耳朵很大，離頭很遠，頭髮老是黑色。再者他們身材短小，但很輕盈的，幸而他們有一種習慣，完全將養小孩子的責任委託於自然。當他們剛剛曉得走路的時候，他們就學騎馬，此後專門從事於鬪爭及騎術的練習，」等等。

一般的說，西部蒙古人是些短小身材的人民。松加利（Dzoungari）有一組三百多個的卡爾摩克人，他們平均的身材是一、六二九公尺。這種身材與在阿斯特拉罕（Astrakhan）所量過的卡爾摩克人的身材（一、六四公尺）不同。就是這個末了一個數字也在歐洲平均身材之下。雖然我們對於卡爾摩克人頭腦蓋特徵認識得不多，但我們知道他們是次短頭人（Sous brachycephale）。當我們看到松加利西部卡爾摩克人的頭指數是八四·五，與佛爾加河（Volga）流域卡爾摩克人的頭指數是在八二·一以下的時候，我們就覺得上面的說明是對的。這種區別的原因，我們可以試將與近鄰人民混合的理由來解釋。

假使人種的混合是頭指數相區別的原因，那我就以為我們該當承認，直至如今，佛爾加河邊的卡爾摩克人，比起中亞細亞，特別是伊犁（III）的卡爾摩克人來，與近鄰混合的程度要比較少些。因此，阿斯特拉罕區的卡爾摩克人近鄰的人民頭是更短些，如北部的基爾岐斯卡薩克人（Kirghiz Kazaks），南部的諾加伊人（Nogays）。如果這兩個部落的血液會注入卡爾摩克人的血脈中（原註：與基爾岐斯人的混合是真有這回事嗎？基爾岐斯與卡爾摩克這兩個部落之中，有一種殘酷的讎恨，這般卡爾摩克人或者一定要增加他們的短頭形。談到松加利的卡爾摩克人，他們中間是包含着短頭的人民，我們可以知道他們的頭指數比較歐洲卡爾摩克人的頭指數一

定高些。

昌特勒 (Charter) 所指出高加索卡爾摩克人的頭指數 (八一·七) 比較佛爾加河邊卡爾摩克人的頭指數還要低些。得尼刻所供給的頭指數 (八一·三) 也是一樣的。

從他們的鼻指數方面看，卡爾摩克人似乎是些中等鼻人。除了這些可以量度的特徵以外，還有一種可以描寫出的特徵：與蒙古人相近的眼睛，這是觀察者都可以注意到的。(原註：人們知道這個特徵是什麼：外眼皮的韌帶很高的插在腦蓋骨上，眼睛的外角比內角高。再者上眼皮是很寬的，眼毛邊是看不見的，甚至於眼毛也只能露出一點來。在內角上，眼皮是摺疊的，將小肉瘤遮蓋住，關於與蒙古人相近的眼睛，我記得觀察家在北美印第安人 (Indians) 的兒童處指出過好幾次。我們在這一點上，又找到主張美洲土人是來自亞洲的論證。)

蒙古東部已經被人大大的研究過。幾年前，有兩個日本人鳥居龍藏夫婦 (M. et Mme Torii) 在這個地方居住了十年多以後，曾發表過他們的觀察的結果 (原註：見參考書第二五七號。) 有許多廣大的土地，如今還是荒僻的，會有許多人居住過，遺留下來的紀念物是很多的舊址，與古跡，還有許多圍牆與堡的遺跡，其中地層下，還找到一些石斧，燧石的箭頭，與陶器。上面這兩位作者說，在平原與小山上的沙中，在水流與山中，每步都可以遇見這種種的遺物。在他們的研究中，鳥居龍藏夫婦沒有發現上古時代 (Paléolithique) 文化的痕跡。

這些似乎被我們日本同行這樣窺探過的地方，是東胡族的住址所在地。不要如同累牟薩 (Abel de Béarn) 一樣，因為字音的泛同，就將東胡族看作墩姑斯人 (Tounkouz)。

我們不知道那般古時蒙古東部人民的身體特徵。我們又不能說，現在居住於這些原始文化地方的人民（小身材，短頭，長鼻子的）是否就是他們的子孫。在這些游牧民族易於移動而又時常移動的中亞細亞區域內，有了很少的材料以後，就要推論什麼世系的關係，這是一件冒昧的事情。

談到部利阿特人（Bouriatas），根據統計，約有二十五萬人，有人認為有一部份是與西伯利亞土人（雅庫特人（Yakoutes），墩姑斯人等）雜婚出來的雜種。就大處看，他們有上面所說的蒙古人的特徵。

墩姑斯人也有這種種的特徵，他們有五萬人佔據了西伯利亞北部廣大的低地。他們的頭指數似乎比松加利的蒙古人的頭指數低一點；並且在東部，他們的身材增高到一·六七公尺，超過其他蒙古人的身材很多，這大概是因為那種較高身材的滿洲人侵入的關係。

究竟是那一種蒙古人曾經參加成吉思汗及其繼承者偉大的歷史演變，我以為是很難知道的。蒙古游牧部落是專門由上面我們所說的人民組成的嗎？比方，墩姑斯人曾經加入其中嗎？

要說在侵略人民中，有真正蒙古種的人民，這是毫無疑義的。編年史家的記載，雖然在別的方面有點靠不住，但在這方面，倒可以證明這一類的著作家不會假造種種人類的特徵，他們曾留給我們一種形像，其中有許多特徵一定可以適用於真正的蒙古人。但也有一件一定的事實：蒙古人的侵略會使歐洲人心靈中發生大恐怖，但參加這種侵略的人民，並不是人種上純潔的人羣（原註：見參考書第一二號，）其中有很多的韃靼人。這是現今大家一致的意見。自從我最初會見了韃靼人以後，我就支持這個意見，我以後所有的研究更加強這個意見。並且就

是從歷史方面看，我以為大家都同意承認成吉思汗會利用過韃靼軍隊。

要看出這個集團是一個複雜的人種集團，無須乎研究很多的韃靼人。可以很快的看出來韃靼人中間，並沒有那樣的蒙古人或與蒙古人相像的人民，這與一般人根據歷史的記載，每每可能假定的不一樣。許多種的韃靼人的血脈中並沒有蒙古人的血液，這差不多也是一定的。

總之，韃靼人未曾組成一個國家。在做了一個廣大帝國的主人以後，就引退了。後來就分散於亞洲的西南部，俄羅斯的南部與東部，以及巴爾幹半島。一位纂輯者明斯忒（Sebastian Munster）會描寫過韃靼人，除了描寫人種分類的特徵以外，還描寫一些形態的特徵（原註：見參考書第一六九號。）

我們可以問一問他是否看見過韃靼人。他是十六世紀初期的人，似乎他根據古書編纂這段文字。包括身體特徵的描寫在內。但我記得，在非利普勒培爾（Philippe le Bel）（譯者註：十三世紀末期的法國國王）王朝時代，法國政府與韃靼人的關係是特別的和好；甚至佛郎克人（Franks）的大使到了韃靼人處，不必「跨火」就是說不必淨祭。在宣傳十字軍以前，克雷門特五世（Clement V）（譯者註：十四世紀的教皇）在霸提埃（Poitiers）遇見過蒙古專使。即使明斯特自己未曾看見過蒙古人，但他的同時代的人們還很記得他們的外相。法國國王與韃靼人間的和好關係維持得很長久。他們甚至於主張在巴黎大學設立一個韃靼語講座。

韃靼人在地理上的分布現在還是很大的。為使分類工作簡單化（這一定很難），許多作者承認有四個主要的韃靼集團：（一）阿爾泰（Altai）集團；（二）西伯利亞集團；（三）高加索集團（原註：見參考書第四〇

號二三八頁，又見第四一號一七七頁；）（四）歐洲集團。但就人類學方面說，其中有好幾個集團的人民，我們還認識不清。比方，我手中所有關於阿爾泰的韃靼人的人體學上的材料，則表明他們真是複雜的。似乎高加索集團比較純潔些。其中有幾個分支已經被人好好的研究過，特別被昌特勒研究過（尤其是阿待拜洽尼人（Aderbe-idjani））

在歐洲（高加索除外），尤其在舊俄羅斯土地上，有很多的韃靼人，從烏拉爾（Ural）到立陶宛；後來沿着佛爾加河，從卡桑（Kazan）到阿斯特拉罕（Astrakhan）省。克里米亞（Crimee）幾乎全部都可以視為韃靼區。立陶宛與波蘭的韃靼人現在是很少了。其中第一批來這些地方的是一三九七年，都是些囚犯。三年以後，大公爵維托爾德（Vitold）召集一大隊的韃靼人，去打條頓族的（Teutonique）猛將。一六三一年，估計立陶宛有一〇〇、〇〇〇韃靼人。有許多因為受了西基斯蒙德三世（Sigismond III）（譯者註：十七世紀的波蘭國王）虐待以後，就向外移殖了。他們跑到克里米亞，舊歐洲土耳其（多布盧查（Dobroudja）布加利亞）小亞細亞（原註：關於韃靼人這些普通的事實，請看參考書第二七〇號）

在歐洲俄羅斯的東部，卡桑的韃靼人組成一個很大的集團，特別在俄卡河（Oka）下游區域。他們至少有一部份是從基普查克（Kipchak）游牧部落遺傳下來的。他們在十三世紀的時候來到這些地方。有人承認他們中間有若干舊布加利亞人（有時也稱之為Boulgarlik）。有很多的阿斯特拉罕的韃靼人，是出自俄爾（Or）游牧部落。有幾個時代，有很多克里米亞的韃靼人移殖到巴爾幹半島，尤其是多布盧查（Dobroudja）。

一般人種分類學家慣常將克里米亞的韃靼人分爲三個集團：荒原的韃靼人、山地的韃靼人、沿海的韃靼人。他們認爲荒原的韃靼人是諾加伊人 (Nogays) 所傳下來的真正韃靼人，至於其他的道利提安人 (Tauridians) 或克利姆查克人 (Krimchaks) 則構成一個混合人種，其中有黑海沿岸所有各民族的血液。我當說我對於這些混合是有一點懷疑。

荒原的韃靼人比起沿海的韃靼人，或許身材較小，頭指數較低。

所搜集的韃靼人體的材料，縱使還很不夠將他們各集團的形態特徵下一個忠實的形像，但已經開始豐富起來了。這些材料立刻就證明他們的複雜性。

在數字上講，這些最重要的材料首先是關於身材的，其次是關於頭指數的。這種頭指數的平均數字是介於八〇、八到八六、二之間。一方面指出中等頭形，另一方面則指出過短頭形。這兩種特徵的存在就足以表明很大人種的混合。

看出韃靼人型的複雜，並不是從今日起。巴拉斯 (Pallas) (譯者註：十八世紀的德國物理學家與博物學家) 曾經指出過普利查德 (Pritchard) 看到韃靼民族間有不同的現象以後，就將這個不同的現象歸之於食物與生活狀態：「他說，所有土耳其種族都固執的過着他們舊時游牧的生活，在土耳其斯坦 (Turkestan) 乾冷的沙漠中徘徊着，他們有所謂蒙古的外相；現今還可以在克里米亞的諾加伊人 (Nogays) 處找到很多的這種特徵。」(原註：有若干的韃靼人還將他們孩兒的頭改換形狀。這種改換勢必將頭的前後直徑縮短。所以因此頭就過份

的短了，這是韃靼人最共同的特徵（見參考書第二〇二號二八七頁，又見參考書第二〇三號）。「有人看出各種族的身體的形狀，與其說是受了氣候的影響而改變，不如說是受了生活狀態與習慣的影響而改變了（一四四頁。）這就是人類同祖論（Monogenisme）是一種不可觸知的學說時代；環境的影響很容易用作解釋人種的變化。培爾（Von Baer）曾支持普利查德由因知果的見解。（原註：「關於生活狀態尤其是食物對於人類外形能發生大影響，韃靼人似乎可以供給我一個很動目的比方。卡桑的韃靼人並沒有闊的面部，突起的面頰，但反之，他們有窄的面部，常常很長的，鼻子突起，常有鷹嘴的彎曲形。他們的頭腦蓋是一種中常的形狀，各部都平均發展。我看到庫爾河（Kour）流域的韃靼人更要美麗些。有人以為當將無賴之人比之於佛爾加河的韃靼人，但庫爾河的韃靼人並沒有這種無賴之人的外形。其他韃靼人居住於佛爾加河與烏拉爾河流域的荒原上，與卡桑的韃靼人是鄰居，說的是卡桑的韃靼人的語言，他們的面部比較闊些，鼻子沒有那樣突起，比較平些，一般的說，他們的相貌是比較粗野些。這是因為什麼關係呢？如同普利查德一樣，我也在生活方法不同的方面，去找原因，因為我看到很明顯的這並不是各種國籍不同的人民，而被一位人種分類學聯合起，給他們一個團體的名稱，但實在是自己認為是單一而又不可分的民族。」我們看到培爾還多麼注意語言的重要性。後來，觀察出卡桑與外高加索（Transcaucasie）的韃靼人是農民，而其他的韃靼人是游牧部落，培爾就相信可以用動物的食料與生活於篷帳下的習慣，來解釋他們外表的不同！

卡尼科夫（Kharikoff）在引證上面的意見以後（原註：見參考書第一二四號），指出，但若培爾（Von

Baer) 將他的旅行範圍再向巴克基爾人 (Bachkirs) 以東一點延長，又再向阿得拜強 (Aderbeidjan) 的韃靼人以南一點延長，他或可遇見與卡桑 (Kazan) 及庫爾河 (Kour) 流域韃靼人有同樣特徵的韃靼游牧人民，又或可看出普利查德的解釋是缺少根據。他或可看出（卡尼科夫說）凡是韃靼人與其他人民接觸的地方，韃靼人的身型就改良了。（比方，佛爾加河及俄楞堡 (Orénbourg) 的韃靼人之與芬蘭種族；外高加索的韃靼人及阿得拜治尼人 (Aderbeidjani) 之與伊蘭種族，小亞細亞的韃靼人之閃族 (Race Sémitique)。

我們看到卡尼科夫並未受普利查德與培爾的環境解釋之騙。但是他自己的解釋也未能使人滿意。這種韃靼人的血液與閃族人民或印歐人 (Indo-européen) 的血液相混合，似乎很有問題的。在韃靼人方面，他們一定是不大願意的。我們不要忘記他們是回教徒，而回教人民很難與其他各教人種集團聯合起來。我們又不要忘記，凡是韃靼人與社會階級較高的民族共同生活的地方，他們都被認為下等階級的人民。並且在這個範圍內，種族的貴族與社會的貴族是一樣的嚴厲。

我個人會研究過很多的韃靼人。就因為這種關係，在我看來，似乎很難試作這種人型的描寫。要想將他們作一個綜合的正確描寫，似乎是一種妄想的工作。

雖然韃靼人一定是很複雜的，但就他們各種特徵全體去看，他們也有點「價值」。這種價值會使得人們承認他們在其他的回教徒——特別是土耳其人——中間生活着。他們有很大的耳朵，他們的鬚鬚比起他們同宗教的土耳其人來，則比較的少。他們的面部似乎較厚些，而且面部上的皺紋，是特別深的。面頰突起，鼻根常是很低。

兩眼中間的距離是很寬的，眼皮很厚。在這種短小而不完全的描寫中，不能找到蒙古人面部的一部份嗎？有若干人民的嘴唇，來當是淡紅色的，而倒是淡紫色的（有好幾次我將這種特徵記入我的體格檢查的記事簿中。）

我們會說是蒙古人的面部嗎？一定的。所以在韃靼人民中有真正的蒙古人嗎？這是沒有什麼疑惑的嗎！

一般的說來，韃靼人是些短小身材的人民。阿努清（Anoutchine）曾指出一、六〇九公尺是代表卡桑與薩馬拉（Samara）等省二千六百九十六個新兵的身材。（原註：該當記得新兵的身材不能夠代表一種人民實在的身材。在服兵役年齡的時候，人民還沒有發育完全。對於各種人民，我們不知道究竟在什麼時纔發育完成。）再者，在他依照俄羅斯作者所提出的各組中，得尼刻說佛爾加河流域各韃靼省份的身材，是一、六二八公尺。其他各地的韃靼人常常是特別高大些。比方阿斯特拉罕的韃靼人是一、六八〇公尺；克里米亞的韃靼人是一、六四四公尺。這幾種不同的數字，就足以證明韃靼這個名稱是適用於各個根源不同的人類結合的一種標記。我在多布盧查（Dobroudja）所量過的二百十五個人民的身材（一、六五七公尺），與克里米亞韃靼人的身材相近。

很需要立刻說明，韃靼人的平均身材比土耳其人的身材（一、六八公尺左右）要小得很多，若干作者竟有將韃靼人歸類於土耳其人的趨勢。（原註：除了已經指出的身材數字以外，請看韃靼人幾種身材的數字：卡桑省六千五百六十七個新兵的身材，是一、六二三公尺；同上省份六百七十八個韃靼人的身材，是一、六二〇公尺；西姆俾斯克（Simbirsk）省三百四十九個韃靼人的身材，是一、六二四公尺；薩拉托夫（Saratow）省一百一

十個新兵的身材，是一、六二九公尺；利阿桑 (Riazan) 省三十三個韃靼人的身材，是一、六四二公尺；塔姆普夫 (Tambov) 省五十個韃靼人的身材，是一、六三九公尺；烏法 (Ufa) 省六十一個韃靼人的身材，是一、六二〇公尺；立陶宛九十個韃靼人的身材，是一、六二八公尺。

關於韃靼人頭指數的研究是尤其來自俄羅斯。我所量過一組二百一十五個的韃靼人，平均下來是次短頭的。這種觀察證實了下面各人以前的所做的觀察：利金 (Lygin) 在研究克里米亞荒原與山地的諾加伊族 (Nogays) 韃靼人以後的觀察（指數是八〇·八）；本孫該 (Benzenger) 對於利阿桑政治區韃靼人的觀察（指數是八二·八）；馬利埃夫 (Malief)，卡忒法日 (de quaterfages) 與哈密 (Hamy) 等的觀察。

巴薩諾維區 (Bassanovitch) 所量過的布加利亞的韃靼人（從前他們從克里米亞來的），是短頭形的。美累什科夫斯基 (Merjokowsky)（譯者註：十九世紀的俄國小說家）所研究過的八十二個荒原上的韃靼人，也是這樣的（頭指數是八五與八四·五）；愈向克里米亞南部走去，則感覺到短頭形的特徵愈明顯。南部道利提安人 (Tauridiens)（卡盧星 (Kharouzin)，伊科夫 (Ikof) 的）或許是過短頭形的（平均頭指數是八六·三）。反之，在舊俄羅斯的西部，頭指數則減低：九十個立陶宛 (Talko-Hryniewicz) 的韃靼人有八一到八二的平均頭指數（原註：見參考書第二〇五號四一三頁）。

只要從這些結果去看，就很夠證明，就全部的說，韃靼人是缺少人類單一性。平均下來，他們是次短頭的人民。但這種短頭形只是一種數學的結果呢？或是大部份人民形態的特徵呢？

我所研究過的那一組，在數字上講是最重要的，指示出韃靼人中，很少有長頭人。將韃靼人各種頭形都集合起來，我們只找到百分之二十的長頭人；而短頭人則佔百分之六十一。所以韃靼集團主要是由短頭人人民組織而成的。

亞洲中部與北部，有許多很大的地方都是次短頭形或短頭形表徵着。所以韃靼人屬於亞洲的短頭人民——我們不能夠更確定他們世系的關係——他們最初在亞洲的根源，我們也完全不知道。

但長頭的韃靼人型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在韃靼人動身侵略的時候，已經招募了長頭人參加其間嗎？或者這般長頭人是代表着侵略進行中政治上韃靼化的人民嗎？

在他們的人種頭腦蓋（Crania ethnica）中，卡忒法日（Quatrefages）與哈密（Harry）也指出韃靼人類特徵的複雜性（原註：這個平均指數就是平常我們所說的這個區域俄羅斯人的平均指數。）

他們所研究的八個頭腦蓋，與布盧門巴赫（Blumenbach）所使用的三個頭腦蓋，在現今我們看起來，不拘是表徵一個人類集團的同一性或複雜性，都是些很小的材料！然而很有趣味的看到，這般作者已經很明白的指出韃靼人型不完全是蒙古屬韃靼人型。但卡忒法日與哈密相信有土耳其、芬蘭人與蒙古人血液的混合，至於混合的成份，一方面供給出土耳其芬蘭混合人型，另一方面則供給出土耳其蒙古混合人型。但若這種混合是存在的話，那末在韃靼人未移殖以前，就已經在亞洲發生了嗎？或者是在韃靼人到了歐洲以後才發生的嗎？

在一般人類學家未用測量及正確的描寫等方法，開始證明韃靼人遠不是一個單純的人類集團以前，有些

旅行家早已有了這個民族是由複雜人種組成的觀念。比方諾加伊人 (Nogays) 曾被視為蒙古人真正的後裔。所以克拉克 (Clarke) 會這樣寫着：「諾加伊這個民族與克里米亞的韃靼人很不相同，一看上去就可以分別出來，他們的身材短小，面色深黃，有時幾乎是黑色；他們與拉卜人 (Lapons) 有很多相像的地方；但他們的服裝與風俗似乎比較粗野些。拉卜人與諾加伊族的韃靼人很可能是出自同一的根源；現在要將他們根源的特別環境詳細的說明，這真是很難的。」

克拉克提起巴拉斯 (Palas) 會特別辨別韃靼人有兩個種族：諾加伊人與山居人民。他又說：「在他看起來，這般山居人民外表上與土耳其人，以及科斯特羅馬 (Kostroma) (譯者註：在俄羅斯) 雅羅斯拉夫 (Jaroslaf) (譯者註：在波蘭) 的韃靼人相像」(原註：因為沒有地方，我將種種的引證刪去)。

我不相信可以做法克拉克 (原註：見參考書第四七號第三卷) 說諾加伊人在韃靼人中間，是特別代表了蒙古人型。雖然我在巴爾幹半島特別在多布盧查 (Dobroudja) 我在此地量過一千多的韃靼人，所研究過很多的韃靼人，會忠實的保存他們原始游牧民族的身型，但也只能說諾加伊游牧民族組織的成份，與蒙古人相像的韃靼人要佔多數。

實在說起來，所有韃靼各集團都有與蒙古人相像的人型及土耳其人型，不過成份各有不同罷了。(原註：現在還要再問一問，這種混合是在什麼時候形成的呢？這是十三世紀侵略以來，這兩種主要的人型先後雜婚的結果嗎？這是代表始終存在的集團人種的外相嗎？)

爲着解釋各韃靼集團的複雜性（原註：見參考書第一九四號一頁，）不能上推到十三世紀的大侵略嗎？
個侵略並不是蒙古人的侵略（只不過名義上是蒙古人的侵略，）而是與蒙古人相像的人們的侵略。

卽或承認這般在成吉思汗領導下的好戰人羣是單由蒙古人組織而成的（原註：累克律 (Elisee Reclus)）
（譯者註：十九世紀的法國地理學家）解釋得很清楚：（見參考書第二一二號，）而他們的人種外形也會很快的改變了。被戰爭的事實在蒙古人或與蒙古人相像的人羣中所造成的空隙，已經不斷的由被侵略的人民填補了。他們只好隨着戰勝者走，以便參加他們經濟與政治的成功。一般戰敗者，或單單「被穿過的人民，」離開他破壞的土地，去到征服中找他們報酬。而這般「填補的」人民特別是些圖朗人 (Toumanians) 土耳其人。此後，對於現在所談的人羣的人種外相是認識得很清楚，比方基普查克 (Kipchak) 的游牧部落。最主要的是土耳其人型，或簡直可以說是土耳其人。在他們的旁邊，還生存着一些蒙古人或與蒙古人相像的人民，他們都是原來集團的殘餘（但漸漸成了大多數，）還有其他的人民，土耳其人與蒙古人的雜種。

所以現在的韃靼人特別是些土耳其人與韃靼化的人民。不拘在何處，他們中間還有蒙古人的存在，這般蒙古人或者多少保存着他們祖先的形狀，或者有韃靼化土耳其人所有形態的特徵之一（而頗比較突起些，毛很少等等。）

比方，一條河接受來自地質不同區域的支流，自然要轉移牠們的漲灘。並且這河裏的水與支流的水混合起來，一同向河口流去。原來韃靼侵略的人種也有這種性質。

起初，這個人種只由蒙古人或與蒙古人相像的人民組織而成的。後來越向西去，就越將自己的人民丟開，而收納其他的人民。幸而有「填補的」人民繼續的參加，所以才能保存他們的人數與好戰的勢力。跑到了盡頭的時候，外來的份子才占優勢。

韃靼人的眼睛普通都是棕色的。但淡色的（灰色或藍色）虹彩膜約佔百分之二十。而此地引起了一個時常提到的問題。頭髮老是很深的顏色。我所研究過的有幾個韃靼人，並沒有有一個金栗色髮的人民。反之，在這一組中，我會遇見近乎百分之六十的黑色髮的人民；一般的說來，我相信對於全部的韃靼人，可以接受這個比例。

韃靼人的鼻子慣常是真的。與蒙古人相像的鼻子只佔很小的比例（勉強百分之十五）。在他們與蒙古人有關的紀念品中，韃靼人未曾保存鼻子特徵的紀念品。

韃靼人主要的是土耳其「種」，這似乎是不可免的結論。在他們中間，一定有若干的蒙古人，甚至於形態表徵很好的蒙古人，有時常描寫出的鼻子，面頰與眼睛。但這類人種的模型是明顯的占了少數。

或許該當再往深處研究。正確的認識那般參加大侵略的人民在人種上的面貌，在歷史上與哲學上，都或許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是一個歷史家，那我就需要盡量正確的去分析蒙古人最初的集合，計算他們的行列與查明他們的「種族」。比較的說來，成吉思汗真是在人種上一個單純部落的首領嗎？他在最初的時候，已經是一個「人種堆積」的首領嗎？

我們始終不能解決這個問題，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我們能夠走近解決的道路，這是以前我們未曾做到的。爲着這個，該當根據韃靼人侵略所經過的道路，去增加人類學的研究，並且使之更詳細。

第八章 印度人

烏伊法爾維 (Ujvalya) 曾說，印度既不是人類的發源地，又不是原始科學的所在地；但印度在亞洲各民族歷史中所擔任職務很大，如果假裝不知道這個事實，那未免是錯誤了。

在研究印度的人們——人類學家，語言學家，歷史家——看起來，這個廣大的土地是一個荆棘繁茂的地方。社會方面的劃分，分得很厲害，又使得想明白印度的人民更不易工作。關於印度人民根源的研究一定是很多的了，從肖像學——從科學觀點上嚴格的看起來，這一類的材料究有什麼價值呢？——到純粹的想像。

但在那個廣大的問題之前，這些研究又值得什麼呢？然而也不當抱着空想。我們的後輩或許認識真理；但若專門站在博物史實的立場上，現在我們還完全是在猜度的階段中。因為研究一個有三萬萬居民的地方（其中有許多居民現在還不容易接近他們），並沒有在實驗室中研究「一組」人民那樣簡單……。

關於印度人民的根源，我以為似乎已經有人說了很多的話，現在最好將這些話一律忘記。如果我們的道路當被那些最無根據的假設阻礙着，那末我們一定毫無前進的機會了。不要忘記，關於阿利安人 (Aryans) 的爭論，更使得印度問題複雜化。

印度是一個文化很古的地方，這是毫無疑義的。在文德雅 (Vindhya) 各山地下的水灘中，如同在來自得康

(Dehkan) 高原的水灘中一樣，都可以找到上古時代 (Paléolithique) 的工具，其中夾雜着已經消滅動物的殘骸，並且在亞洲南部，其中有若干是屬於最新世的 (Pliocène) (原註：見參考書第二一號三六〇頁)。

在累尼干塔 (Benigunta) 附近馬德拉斯 (Madras) 省的紅土中，西同卡爾 (Seton Karr) 找到一些屬於上古時代的化石。這些工具是當地的東西，所以與這些陶土的堆積是同一時代的，上面的作者說這些陶土堆積的時代是很古的，古遠得不可思議。斯文納同 (Svynneton) 在瓜利爾 (Gwalior) 邦 (在印度中部) 也會發現同樣的東西；還有其他的人 (如利維特 (Rivet)、卡那克 (Carnac) 等) 也會發現這些東西。爲着與歐洲史前時代做一個討論，故不將腦蓋骨兩邊的圖畫計算在內。這些圖畫是在印度中部 (賴加爾 (Raigarh)) 一個洞中發現的，被布隆 (Brown) 提出於孟加拉 (Bengale) 亞洲協會 (Société asiatique)。依照這位作者的意見，這些圖畫使人回憶到科古爾 (Cogul) (在西班牙) 的圖畫。在這個洞中，還有瑪瑙石鑿成的工具。

夫利茲 (Fritz) 與薩拉桑 (Paul Sarasin) 曾在錫蘭島的發掘中，找到一些石品質的怪工具。這些怪工具是從前未達人 (Veddass) 所用的。那般未達人是現今人民的祖先，而這般現代人民又這樣大大地注意亞洲人種的世系。如果印度經過了與歐洲所經過的同樣階段，那末或許可以將這些工具歸屬於馬格達雷尼的 (Magdalenien) 時代。

比這個時代更近的時代，那就是我們近古時代 (Néolithique) 的東西；如印度斯坦 (Indoustan) 高原的許多古墓，光石製成的箭頭與斧頭。這個近古時代以後似乎自然就有青銅器時代繼承着，如同在歐洲一樣。

在這種種的觀察以後，所以印度也是人類最古的地方之一；在印度土地上的原始人類，他們或許也隨着與歐洲文化同樣的階段去演進着。這種觀察該當使語言學家感覺興趣，因為他們想將印度與歐洲間建立起人種親族的關係。（原註：在未與歐洲人民建立起同時偶同的事蹟以前，該當十分留心。在亞洲很多的區域內，若干屬於近古時代或青銅器時代樣式的紀念物，似乎是歷史時代的東西。不要忘記，在十二世紀的時候，許多西伯利亞的游牧民族還在石器時代呢。）

所以請看已經明白了的第一點：印度始終不是一個荒原，有什麼一種較近的文化（比方阿利安人的文化）波浪注入了第一批人類。自從第四紀地質時代以來，已經有人在印度斯坦土地上居住了。

但這般人民是屬於那一種或那幾種人型呢？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上古時代印度人類的遺骸。即使我們可以用相同的物件，去試作工藝的對比，我們也不能夠說上古時代的人民是否同時使用這些物件，與是否屬於同一的種族。這般上古時代的人民，在歐洲河流的沿岸，與哥達未利河（Godavery）及克利什那河（Krichna）沿岸，使用相同的工具。

對於較近一點的時代，我們也不知道，那般建築大石塊紀念物的人們是否毛石器時代人民的後裔，或近古時代文化的本身是否由別的種族造成的，好像歐洲文化是這樣的。

幾位作者曾以為史前印度殘餘的人種，是由錫蘭的未達人（Veddass）代表着。這般可憐的人民特別被薩拉桑兄弟（F. et P. Sarasin）研究過，他們好像是印度的活化石。這是很可能的。但未達人種的各特徵不是印

度大部分人民的特徵，並且這個觀察就足以取消這種的假設了。（原註：如果我們當從上述的觀點去看宋達人，那末就不當解說那般已經脫離原始人型的印度居民的根源嗎？）

關於這一層，我以為無須乎提到關於阿利安人的爭論，格律恩章得爾（Grünwedel）以為他們在耶穌紀元前兩千年已經存在了，斐加松（Ferguson）（譯者註：十九世紀的英國考古學家）則以為更早一千年已經存在了，而烏伊法爾維（Ujfalvy）說他們大約出現於耶穌紀元前十五世紀。關於這個問題，一般語言學家，歷史家以及其好研究這個問題的人們，已經寫得很多了。關於亞洲的阿利安人（對於亞洲阿利安人所起的爭論，還沒有對於歐洲所謂阿利安人所起的爭論那樣厲害），我們還缺乏他們最初集合地，與他們移動方面可靠的材料。

關於印度人最初的根源，既有這麼多的不確定性，那末單單說明我們所知道的印度現今人民在人類學上的特徵，或許是比較合於科學些。在這個很快的撮要中，每個人都可隨便的選擇。

我們想到印度人數的衆多，他們人型的真實，以及注意這個問題觀察家人數比較的少，要想在那些還不很夠的成績中，去放一點的光明，一般現代人種學家就很願意暫時的——最好是等到將來——將印度民族分為兩大集團：阿利安人或印度阿富汗人（Indo-Afghans）；美拉尼西亞印第安人（Melano-Indiens）或德拉維德人（Dravidiens）。（原註：這是得尼刻（Deniker）完全根據身體特徵的劃分所利用的分類。黑克爾說阿利安人與小火雉（Euplocomes）同居於一處。在他的人種分類論（Fasai d'une Classification des races humaines）（參考書第五六號）中，得尼刻將印度阿富汗種列入「C」組，這組的人民，頭髮是波紋狀的，棕色或黑

色，眼睛是深色的；他又將德拉維第安種列入「B」組，這組的人民，頭髮是捲縮的與波紋狀的。這般德拉維第安人其他的特徵是深色的皮膚，長頭；至於鼻子，在若干次種族中，是扁平中，在其他的次種族中，又是長的。除上列各種特徵以外，印度阿富汗人還有高大的身材，長頭與長鼻子。）

阿利安人集中於人口極多的地方，這個地方有恆河（Gange）與牠的支流經過，向南，東邊邊境有馬那哈提河（Manahadi）水流，西邊邊境則有納布達河（Nerbuda）。他們說各種方言：與提（Hindi）本加利（Bengali），彭洽俾（Punjabi）等方言；大概他們是由一些不同的人種集團組合而成的。全部的說，這些阿利安人集團的形態特徵，與德拉維第安人的形態特徵不同。在邊境各地，雖然禁止異族通婚，但隨時都有混合的現象發生。

婆羅門人（Brahmanes），拉奇普特人（Rajpoutes）等等名稱，我們的小學生們已經聽慣了。在世界大戰期中，我們在歐洲英國軍隊中，還看到一些很好的模型（如塞克教派（Sikhs），古爾卡人（Gourkas））（原註：塞克教派被視為這個種族最純潔的人型，平均身材是一·七一公尺。要想在歐洲遇着比他們更高大的人，那就當求之於北方種（Race Nordique）——特別求之於蘇格蘭人——或求之於提那利克山區人民（如普斯尼阿人（Bosniagues），黑最哥維那人（Herzégoviniens），蒙泰內格羅人（Monténégrius）等等）但在印度斯坦也有身材很小的人種：如錫蘭的未達人（Veddas），威那德（Wynaad）的庫盧姆巴人（Kouroumbas），尼爾岐利（Nilgiri）各山區的伊盧拉人（Iroulas）。他們的身材並不超過一·五六公尺，所以比歐洲平均身材約低十

厘米（Centimètre）。

當人們一眼看到印度有很多民族——但並非如此，該當再說有很多的人種——的時候，就看出從喜馬拉雅山脈到科摩林角(Cap Comorin)與錫蘭，人種形態是完全不統一的。單單關於身材，在彭洽伯(Pondjab)可以找到高大身材的集團，在尼爾歧利各山區或在錫蘭，則找到身材很小的人民。

身材最高大的人民都居住於印度斯坦的西北角，卡舍密爾(Kachemir)各山區與喜馬拉雅前山，以及於印度河(Indus)的上游與薩特雷治河(Satlej)之間的土地上。他們同時也是印度全部最長頭的人民(卡舍密利人(Kachemiri)的頭指數是七二·二)。

越向南方走去，到了拉奇普他拿(Rajpoutana)、文德雅(Vindhya)各山區與綽塔那格普爾(Chota-Nagpou)附近的地方，身材越減低。彭洽伯的居民只不過有一·六八公尺高——這還是一個很高的平均數字。在綽塔那普爾身材的平均數字更要低得多。雖是俄拉翁人(Orams)還有一·六二公尺高，而俾尼阿人(Bhirya)則將他們的身材減低到一·五七公尺。

這個綜合的形像，是從人類身材的分析得來的，頭腦蓋特徵也可以使我們得到這種形像，但沒有那樣清楚一般的看來，可以說印度全部都是長頭形的。我們既然知道在喜馬拉雅山脈以北的亞洲，都是短頭形佔優勢，那末上面這個觀察的結果，在一般留心印度問題的人們與亞洲人種根源的人們看起來，是很重要的，這是不必解說的。

在印度這樣大的面積上，我們不認識任何短頭的集團。參考各國關於印度斯坦頭指數的表格，到處也只能

找到幾個次短頭的小集團。在西部海邊上有孟買 (Bombay) 的巴西人 (Parsi)，在恆河 (Gange) 的下游本加利人 (Bengali) 也是些次短頭人。

在研究利普利 (Ripley) 所發表的世界頭指數分布圖的時候 (該圖至今還幾乎全部保存牠一般形象的價值——也只能如此)，可以看到指數很高的短頭人羣統治着印度斯坦的北部，似乎像一種很重的東西壓在印度斯坦上面一樣。首先是外喜馬拉雅 (Transhimalaya) 全境，西藏高原、蒙古。其次在旁邊是土耳其斯坦 (Turkestan)，伊蘭北部全境，阿拉爾海 (Aral) 與裏海 (Caspienne) 的邊境。此外，緬甸的頭指數是很高的。除了西部，印度斯坦是被很厚的短頭羣圍繞着。就是在這個西部，平均頭指數已經比印度人的平均頭指數高。

因此，在亞洲全境，印度好像是一個人類的孤省，因為這個地方有牠特別的特徵。所以有人說，印度是一個自治的人類省份。

再者，這種證明並不是要使得根源問題簡單化；但能使得專門研究阿利安語的語言學家注意，同時也能使得留心我們人類歷史最初時期的歷史家注意。

在人種的觀點上看，可以首先問一問印度斯坦的人民是從何處來的；其次可以問一問印度斯坦四周的短頭人民為什麼未曾深入該地。關於這種種的問題，不是歷史家與社會學家的責任比我們人類學家的責任更大嗎？

我們已經說過，可以將印度斯坦分為兩大區域：北部大體被阿利安人 (Aryans) 或印度阿富汗人 (Indo-

Afghans) 居住着；後來，從文德雅(Vindhya)各山區與綽塔那格普爾(Chota-Nagpur)起，該地中部與南部是被德拉維第安人(Dravidians)居住着。這當然是些大致的界限，各邊境都有這些大綜合的集團代表互相越過着。

因此在西南部，馬拉巴(Malabar)沿海的那伊爾人(Nairs)與印度阿利安人在形態上有相像之處，一部份星加雷人(Chinghalais)也是這樣的；並且孟加拉(Bengale)的盧卡科爾人(Lourka-Kols)沒有種種身體的特徵，可以允許他們列入德拉維第安人之中。

後來，在這些大劃分以外，還有一些特別的集團，他們世系的地位雖確定的時候還遠着呢；比方尼爾岐利(Nilghiri)各山區的托達斯人(Todas)，這個小部落身材是很大的(一·七〇公尺)，面色很淡，頭很長(指數是七三·一)，中等鼻子(指數是七四·九)。對於印度斯坦，一般人類學家還有的研究呢。(原註：這當然英國人對於印度人類的認識出力最多。要想尋找我們所需要的材料，該當求之於瑟斯吞(Thurston)，克盧克(Crook)，德累克布羅克(Drake-Brook)，利斯利(Risley)等人所研究過的各組東西。其中最多的材料，當然也是有關於身材的，其次則是有關於頭指數與鼻指數的材料。有幾千萬人曾被量過與研究過。但這個數字與印度人的衆多及問題的複雜比較起來，又算得什麼呢？請參閱參考書第五七號四六五頁。)

當再舉出另一個研究的比方：西阿波克人(Siapoh)或馬摩岐斯人(Mamogis)曾被舊人類學家——特別被卡忒法日(Quatreages)——視為舊「阿利安種」的證明人，因為「從他們所有身體上的特徵看」他

們「與最好看的白種人相像。」有人竟以為他們是亞歷山大 (Alexandre) 兵士的後裔！對於這個種族當以為怎麼樣呢？當將他們連屬於那一個主要的人種呢？

不管怎樣，印度斯坦的北部總好像是大種族的範圍。雖然距離很遠，但全部看來，這個種族的人民間並沒有很多的區別。印度斯坦極北部的區域（比方契特拉爾 (Thirai) 的人民）似乎受了更北區域內的短頭人民血液的混合。如果這般人民自從幾千年以來就在此地，那末這種血液的輸入是一種必然的現象。即使卡舍密利人 (Kachemiri) 的頭指數是七二，如同拉奇普特人 (Rajpoutes) 或彭洽伯 (Pendjab) 的塞克教徒 (Sikhs) 一樣，而在契特拉利人 (Telitali) 處，這個頭指數升到七六·九，在達爾提人 (Dardi) 處，則升到七七。為着證實外來的因素的根源，身材就立刻減低了。

因此，在北方邊境，頭指數的增高與身材的減低是同時並行的。不是有人說這是受了蒙古人與土耳其種的影響嗎？這是很可能的。

德拉維第安 (Dravidien) 的集團似乎更要複雜。有人根據他們的方言，將他們分為兩個主要的集團：科拉利安人 (Kolariana) 與本來的德拉維第安人 (Dravidiens)。一般的說來，這都是小身材的人民：綽塔那格普爾 (Chota-Nagpour) 的孟達人 (Munda) (一·五八公尺到一·五九公尺)；部密治人 (Bhumij) (一·五九公尺)；綽塔那格普爾的庫爾密人 (Kourmi) (一·六〇公尺)；松薩爾人 (Sonthals) (一·六一公尺) 並且完全是長頭人：西北部的科拉利安人 (指數是七二·七)；綽塔那格普爾的部密治人 (指數是七五)；松薩爾

人的頭腦蓋則比較短一點：指數是七六·一。其中有很多的人是中等鼻子的，各部落的全部則有扁平鼻子的特徵。利斯利 (Risley) 所量過的綽塔那格普爾的部密治人（鼻指數是八六·一），松薩爾人（鼻指數是八八·八），孟達人（鼻指數是八九）這種種量得的結果，對於這種扁平鼻子的特徵是毫無疑義的。

至於本來的德拉維第安人，有人根據地理的位置，將他們分爲兩個集團：北方集團與南方集團。

一般的說來，北方德拉維第安人似乎比南方德拉維第安人短小，但有例外，至少是尼爾岐利 (Nigehri) 各山區的伊盧拉人 (Irolas)，他們的身材很小（一·五六公尺）。馬利人 (Mali) 勉強只有一·五六公尺。綽塔那格普爾 (Chota-Nagpaur) 的俄拉翁人 (Orons) 是比較大一點：一·六二公尺。

在德拉維第安各部落中，有些部落還停留極原始的文化階段中，但德拉維第安部落的複雜性，比阿利安部落的複雜性要真實得多。我們向來認爲文化是繼續不斷前進的，所以這個不大前進的文化狀態，就引起了一種極可能的錯誤。有許多人類學家承認德拉維第安人代表印度最原始的人民的殘餘，停留於進化的下級階段中。這或許是如此。然而每每在印度土地上找到的舍爾時代 (Chaléen) 的手槍，但牠們的雕鑿者就是德拉維第安人 (Dravidiens) 的祖先嗎？

現在，這般印度人（阿利安人與德拉維第安人）與語言學家——地理學家——歷史家所謂的古阿利安人，能有什麼親屬的關係呢？

我們知道這個假定種族的假定產生地，是位於現今的土耳其斯坦 (Turkestan) 西達利阿河 (Syr Daria)

發源地的附近。

在卡忒法日 (De Qua Trellges) 的那個時代，大家承認這個「阿利安」種與阿利安人的存在，卡忒法日就根據 Zend-Avesta (譯者註：古伊蘭人雙神教聖經的名稱) 的記載，與他們在地理上所佔據的位置，就指出移殖或許經過的道路。但這有些想像超過事實的理論見解。這些見解是想支持當時普通所承認的語言學上的假設。如果看一看區域的地圖，同時也想一想「民族的移殖」，這些見解似乎是很自然的。

像卡忒法日這樣一位有價值的人——我們不引證別的人而只引證這位作者的緣故，因為他是最有名的——，竟然用他高大的權威來支持這種種證明的嘗試，真能使人歎惜！實在關於原始阿利安人的形態，一點也沒有說明，甚至於不知他們的皮膚到底是什麼顏色。在卡忒法日看起來，有兩種主要的頭型同時在阿利安人處存在着，這可作我們在現今人民間找到這兩種特徵的一個簡單的解釋。但有什麼證據可以證明這兩種頭型同時的存在呢？

第九章 中國人

中國人約佔亞洲大陸人口三分之一。

至少在現在，他們的歷史在國際間並沒有多大的反響。十九世紀，中國對歐洲各國所行的各種戰爭，並沒有怎樣改變牠的領土境界，如同戰爭也沒有改變中國人普遍的和平主義一樣。中國對日本的戰爭損失則更大。

但若只提到這種種的軍事接觸，似乎對於這個大民族或可不說什麼了。其實這個大民族服從於其他的經濟與道德條件之下，或能在世界上成爲現代歷史中一個很大的因數。比方中國能成爲一個大海軍國嗎？在遠東與太平洋沿岸的命運中，中國能擔任的職務是什麼呢？因爲中國人口無限制向外發展的可能性，中國或許能夠征服世界。

但若中國沒有在亞洲以外擔任過什麼職務，雖然有屢次的戰爭，而這個職務還是比較的很小，然而在蒙古與滿清各朝代，中國在亞洲也曾統治過。如同歷史家所說的一樣，中國曾使現今共和國土地以內大數目的人民——人種上各不相同的——服從於牠的法令。從印度斯坦邊境到蒙古北部，從部卡利 (Boukharie) (譯者註：在土耳其斯坦) 到臺灣，中國都會增大牠的土地。滿清皇帝吸收他們的近鄰，意有一百多年之久。在這個時期中，許多種族都會受了中國政治的統制。如今我們普通都稱之爲中國人。

在這個廣大土地的人類複雜中，有些地方人口是非常的稠密，又有些地方人民移動起來是比較的容易，當分辨出可以算是中國原始人類核心的人民，與真正的中國人。就是承認我們可以找到這個原始的核心，但是誰能證明征服中有效的職務是由那般「真正中國人」擔任的呢。（似乎並非如此）這些征服的確定，或許是由於名稱上而非人種上的中國人嗎？真正的中國人不是那般外來統治者手中的溫和工具嗎？

在亞洲以外，爲什麼中國人的職務是這樣的不重要呢？該當以爲是種族的理由嗎？中國人常時引用的和平主義，是種族上一個真實的附屬物嗎？這個和平主義是出自生理與心理的若干偶然嗎？若干形態不會造成其他種族永遠征服者的特能嗎？由因知果，我們不相信這種種的關係。在中國人至少表面上的可能性，能力與行爲之間，不免有一個深淵隔開着（此地我們只顧到歷史的事實。）（原註：有人說中國人民主的教育是這種政治遲鈍性的原因。但是爲什麼這個民族會這樣完全接受外來的原則呢！一位樂曲作者或許說，中國人民是一架鋼琴，只有一部份輪盤曾被使用過；並且鋼琴師只奏過和緩的樂譜。）

在這個談論中國的專章中，不能對於更古遠的過去有什麼解釋，我們對於其他各地也會如此。中國的先史差不多還沒有被人認識，但一般想研究中國先史的人們，覺得前途很好。直到現在，只有日本人會做幾種研究的嘗試，最近美國人也加入研究。

在他們蒙古東部的研究中，鳥居龍藏夫婦（Torii）指出很多屬於近古時代石器的工具，這個近古時代以後，就是金屬器時代。如同其他各民族一樣，中國人或許也會經過一個游牧生活的階段，捕魚與行獵（原註：見參

考書第二五七號。

實在說起來，我們不知道中國人的先史。幾年前，關於這個問題，科提挨（H. Cordier）（譯者註：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法國東方語言學者）說得很對。在說明所有關於中國人民根源的理論以後，——是很奇怪的——，這位作者證明問題依然如舊。「如果我們所知道的歷史與考古學都不足以解決這個問題，這簡直證明了我們不認識過去。或者該當尋找中國與其餘人類在很古時代連接的關係。我們是走進了先史的範圍，論到中國這個先史學還是我們未開發的園地。」（原註：見參考書第四九號及附錄。）

既然我們對於中國的先史毫不或幾乎毫不知道，那末我們對於最古中國人的遺骨，當然也不知道，這是不必說的了。

自然是由歷史與語言的途徑，去找以及確定中國人與其他人種集團的親屬關係。阿利安的學說對於中國人表示同情。中國人不是近於「人類世界的中心」嗎？西藏連接着世界的屋頂。這種鄰近場合不就以建立起一種親屬的關係嗎？

既然我們不知道中國人是屬於那一個種族，那末我們現在就不能夠知道自從最古的時代以來，中國人的入種特徵。有人認為中國的中部是中國最古的地方；而在這個區域內，並沒有做過人類學上詳細的調查；即使更向西部，甚至於在崑崙山脈以外，也未有過這樣的調查。又有人認為崑崙山脈是中國人最初的發源地。

在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各大侵略的時候，那般造成滿清皇帝野心政治工具的軍隊，就是滿洲種族——所

以是蒙古種族——的人民，或是中國種族的人民嗎？

中國人種這個語詞不幸擴張到種種形態特徵很不相同的人民，這是一定的。只要參加過人數很多的「天國人民」（譯者註：西洋人稱中國人為天國人民）的集會，就可以深信這個不正確的擴張。我們不會看到在一個宴會中的中國客人，在我們人類學的觀點看起來，都是些模型很不相同的人民嗎？所以我們面前有我們相信知道中國民族的一個綜合的形像：北部中國人，與韃靼人相近；南部中國，與若干印度支那人民相近。其中有些人民的眼睛是睜不大開的，與蒙古人的眼睛特徵很相近，黃皮膚，毛很少；又有些人的眼睛是橫睜着，皮膚的顏色與白種人的皮膚顏色相近，鬚鬚是很密的——如同中國北部的女直族（Yut-Chis）（譯者註：即女真族），或山中的苗子。

雖然直到現在，我們只有很少的人類學上的材料，而已經做的各種調查可以允許我們對於中國人的形態說幾句話。

在中國北部，人民的身材比較南部的高大些（從芝罘，綏定得來的一組人民的身材是一·六七公尺。）一般的說來，北部居民皮膚的顏色比南部的要淡些。北部中國人的頭腦蓋似乎較短些；他們的頭指數似乎較短頭形的成份居多；他們的面部沒有那樣闊。

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戰爭中的中國俘虜，有一大組的會被日本人類學家小金井（Koganei）研究過。九百四十二個成年人的平均身材是一·六七公尺，所以是比較的高大，他們的平均頭指數是八〇·二

(中等頭人)頭形的比例則如下：長頭人佔百分之八·三；中等頭人佔百分之三九·五；短頭人佔百分之三八·二；過短頭人佔百分之十二；極短頭人佔百分之二。全組總計起來，短頭人則佔百分之五二·二。身材較高，頭形較短的中國人，都是從北部高大身材為共同特徵的區域來的。

小金井所研究過的人民，有百分之七十的身材是超過了一·六五公尺，人種的混合當是很大的。但中國人民中間的長頭人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在亞洲北部，幾乎只蝦夷人(Aino)是長頭的，並且不是所有的蝦夷人都是長頭的，有人也會量過很多次長頭的日本人。小金井的這一組人，很正確的配合了人類兩種主要的頭形，以便從這個配合中造成中國人類的形像。

這位作者又研究過來自北部直隸，山東兩省的一組頭腦蓋。頭指數是比較低一點(七八·三)指明了中等頭形，這還是一種混合的形像！哥普(Gann)在北京所研究過的中國人，也有這些相同的特徵：身材也是高大的(一·六七公尺)也是中等頭的頭指數。

這兩位作者所下的數字幾乎是完全相同的，我們可以看出來這個現象。

三年前，發揚(Vaillant)曾研究過很多居住於東京(譯者註：這是安南的東京)蒙塞(Moncaey)省許多的中國人，名為哈克卡人(?) (Hak-Ka)，當時發揚住在東京。這般原籍山東山西的中國人，從中國北部出發，經過了幾世紀，纔先後移殖到東京。這位法國的作者說，在這般中國人一代一代的漸漸的向南移動的過程中，他們已經接受了他們所經過地方人民的血液(原註：見參考書第二六一號八三頁)這般哈克卡人的身材，比北

部中國人的身材要低些（一、六四六公尺；）但他們的頭指數還正好保存着上面同樣的數字（八〇・五）長頭人很少，短頭人很多，中等頭人尤其多，此地就是一幅人種圖。

因此，不拘提到日本組，德國組或法國組，而大部份的結果都是一樣的。在發揚這組中，雖然身材的平均數字比前一組的低，但其中也有很多高大或很高身材的人民。這一組證實了我們所知道北部中國人的形態（中等以上身材的人民，普通也是短頭的人民。

中國南部也有同樣的人種外相嗎？要知道這個，我們只有很少的材料：勒戎德爾（Legendre）在四川省中西兩部的觀察（原註：見參考書第一三七號一五八頁），基拉德（Girard）對於南部廣西省一個小集團中國人的觀察（原註：見參考書第八〇號），敦康懷特（Duncan-White）對於中國東南部廣東省內的裸羅（？）（Holk-lo）所做重要的觀察（原註：見參考書第六五號二七八頁）等等。不必細說，從這些很稀少的觀察中，已經很明顯地看到南部中國人比北部中國人小，同時頭也時常比較長的，雖是裸羅的身材有一・六四公尺，而中國南部其他人民的身材似乎不超過一・六一公尺。論到平均頭指數，則幾乎到處都從七九到八〇。

雖然這些說明還不夠說明中國人類的形像，但已足以使得我們明瞭中國人民的複雜性。該當將我們在本章開端已經說的話再說一說：在動物學方面講，這個廣大的共和國並不由一個「中國種」居住着。

於是乎，此地就發生了一個重要的問題：真正中國人，舊帝國的創造者，究竟屬於那一個人種集團呢？是北部中國人呢？還是南部的中國人呢？

若干歷史家的意見，經過幾次遠行之後，中國人所由出的那原始的「百個家族」是在黃河（南面）與岑恆各山脈南部延長線之間；又在黃河未入海以前的大轉彎處，又在現今的直隸與山西兩省（原註：見參考書第二〇九號四一五頁。）

我們所有這個區域內人類特徵的兩三個說明，就可以指示出這個區域是居住些高大身材的人民，大部份是短頭的，頭腦蓋更大，面部比較的高窄，長鼻的鼻指數。

有人說，這「百個家族」四周都由文化較低的野蠻人民圍繞着，而他們漸漸的征服了與同化了這般次等的人民。

這般神話中「百個家族」是屬於我們分析出來的兩個主要集團中的那一個呢？那些主要的亞洲集團佔了中國的土地，而那般興起了重要歷史的事變，與建立天國（譯者註：西洋人稱中國為天國）的人民，是屬於那一個集團呢？

有人說，中國是由原始的「百個家族」離心行動創造出來的。不當寧可說是由於向心行為創造出來的嗎？似乎尤其是蒙古人的行動……更容易物質生活的需要，能將西部人數很多的山民引誘到東部較低的肥沃的地方來。總而言之，這種行動，比較從南部緬甸與東京來到的移殖行動，可能性來得大。

從南到北所看到中國人民身材的不同，可以幫助我們辨明這些移殖的發源地。印度支那的人民，都比中國人民更小。反之，北部的人民則身材都較高。但是該當老實地承認，我們知道得還不大清楚。我們所做的種種假設

是不穩固的。沒有什麼可以證明將來有一天這些假設能成爲事實。

有三百萬羅羅在西部四川、雲南兩省，這都是些不易走入的山地，有人以爲中國民族最初的形成，羅羅是佔了很大地位。（原註：見參考書第二四九號二一頁，又見第四九號第五期。）這一種的假設，或許是南北根源兩個主要假設的一中間語詞。

總之，根據直到如今所發表的東西，中國人類問題還沒有改變。要想解決這個問題，還需要很長的長間呢。新中國在牠的青年知識份子中，很可以找到做這種重要工作的人員。

總而言之，如果極力想將中國人與印度人連屬起來，這一定是毫無成績的。這兩種人民中間有很大的分別。有若干神話說從前有「一些背叛的克沙特利阿部落 (Kachatriyas)；越過恆河 (Gange) 及在孟加拉 (Bang-lo) 游蕩了一個時期以後，就穿過東部的山林，散布到天國的南部，」或許即從此征服了中國（原註：見參考書第八四號四六六頁。）我們不能因爲這些神話中的說法，就當相信這個。但人類學更不容易滿意！

第十章 日本人

當夫拉曼 (Flamand) 製繩者盧布盧基斯 (Rubruguis) (Guillaume de Rubrounek) 與威尼斯 (Venitian) 旅行者馬科波羅 (Marco Polo) 使得歐洲知道日本的時候，這個國家已經約有兩千年的歷史，是一個有組織的帝國，有牠的法律與首領。

直到十九世紀末期止，在很長的時間內，日本的歷史完全是一部內政史，所以當時的日本種種，完全是由「種」主持，並沒有外來的人民參加。

西方的知識來到日本，主要是由於葡萄牙的耶穌會教士與荷蘭航海者的先後介紹。後來全歐洲與美國都與日本發生了商業關係。於是乎我們就慢慢地想認識這般「細眼的小黃人」。

最近五十年來，日本人很快地改變了世界史重要的章節；一些好思想的人們——不喜戰爭也不喜征服的人們——自問，這個非常的民族究竟要將他們的命運推廣到什麼境界呢？由於牠在亞洲的經營，這個島國將成爲大陸的大地主，但究有多大呢？

日本社會生活很深的現代化，與外國血液的來到有關係嗎？我們很知道沒有關係，並且爲解釋這些很驚人的事變，不必尋求任何特別人種的理由，也不必妄想任何種族的交替。

日本人的形態特徵，比中國人的形態特徵，被人研究得多。首先因為日本人鑒於他們的不停的改革，就特別注意歐洲人——爲着種種的理由——。其次因爲在設立他們的大學以後，日本人自己也「加入了人類學的研究。」他們成爲老練的人類學家與人種分類學家；這兩方面自然科學的他們博學者的名單，與刊物名單，都是已經很長的了。

第一批作者會設法描寫日本人民的形態，他們相信能將日本人分成幾種人型，介於細型與粗型之間，我相信自從培爾斯 (Baetz) 以來，大家就這樣稱呼着。從這個初步的觀察中，已經可以看出這個日本「種族」的複雜性。

第一種人型或許是都市人型，特別可以那一國上等階級做代表。這種人型的身體特徵，或許比另一個人型身材高些，頭腦長些；面部是長形的。在這般人民中，除了一部份婦女以外，簡直可以說沒有什麼斜眼的人。

第二種人型或許是身材較小的人型；他們的頭腦蓋或許較短些，眼睛有點傾斜（但比中國人好一點。）細型的鼻子本當是直的，而這個集團人民的鼻子是扁平的。

但此地簡直是一些個人的兩種形狀，如同一切人種集團都有的一樣，而其中有若干暫時的會合或許能夠使得觀察家注意嗎？或者反之，我們眼前真有那般最初不同的人類集團的後裔，同時來到，而後又聯合起來創造現在的日本民族嗎？

日本帝國，如同日本人類學家小金井 (Koganei) 所想信的一樣，是蝦夷人 (Ainu) 古地的繼承者嗎？

日本的作者對於他們人種最初的根源問題，意見也遠不一致，一般沒有親自看見過日本博物院關於史前的收藏的人們，與一般沒有親自看見過在日本最古遠時代的各地所收集來的人類枯骨的人們，都很難加入討論這個問題。

在坪井(Tsuboi)看起來，近古時代的日本人包括兩個不同種族：其中之一會居住於琉球與台灣，除了其他人種分類學的特點以外，他們並不認識石箭頭。

反之，在本州(Hondo)與北海道(Yezo)，人民會製造這些東西，曾用骨頭與鹿角做物件，又曾用泥土製造人類小像。在南部各島，石斧也有各種不同的形狀。

這拿日本中部幾個大島來說，關於日本人最古遠的祖先，一般日本博學者的意見還不一致。有人說是蝦夷人，又有人說，在蝦夷人以前還有更古的人民。

坪井(Tsuboi)是這後一派的首領之一，他是根據了他所研究過最古人類遺骸中的枯骨不同（蝦夷人與日本人）又根據了最原始的小像並沒有鬚鬚的事實（蝦夷人則有很多）又根據了各種人類分類學的特點，如食物，居所的形狀等等，此地無須再提了。蝦夷人的傳說認識這種小身材的日本民族，稱之爲「土居者」(Koropokgourou)

但別的作者不相信這種假設。依他的意思，這般神話中的「土居者」不過是一種想象的人民。小金井會指出近古時代人民的身材比現今蝦夷人的身材小些，並且兩種人民的形態沒有多大的分別，以至於可以相信這

兩種不相同的種族或許是在同時存在着。

殘物堆 (Kjökkenmödding) 的石器時代，可以支持蝦夷人根源的理論。這種各時代的殘物堆，越向北方，則時代越近。因此，這種殘物堆由南向北道路，就是蝦夷人所經過的道路。

再者，凡是未曾受到日本影響的蝦夷人，是不知道他們假設祖先「土居者」的稗史。從北部千島羣島 (Kuriles) 向南部各島而來的人民是如此的。此外，如何能相信蝦夷人自己在他們所經過與停留的地方，未曾留下任何的痕跡呢？——但若相信關於近蝦夷人的種種假設——近古時代的遺跡當屬之於他們。

現在這個意見似乎就是大多數日本作者（如鳥居龍藏、小金井等）的意見。但若日本帝國從前真是蝦夷人的土地，那末還有兩個問題：現在日本人民的根源是什麼？他們的形態與蝦夷人的形態很不相同。蝦夷人在現今人民的組織上與過去的發展上，有什麼影響呢？

對於日本先後繼承的民族，培爾斯 (Baals) 與很多日本、美國、歐洲的博學者，曾作如下的總說。

蝦夷人是日本人民的本體。（原註：在參考書第四六號中，沙隆塞 (Charancey) 以為在日本南部，蝦夷人未來到之前，已經有了小黑人 (Negritos)。在他們以後而來的是彼特德未勒人 (Pit-Dwellers)，他們與北美的印第安人或許有親屬的關係；後來又有上面所說的「土居者」；最後是高麗的蝦夷人與馬來波利尼西亞人 (Malayo-Polynesiens)。這位作者又以為本來的日本人在高麗與中國人混合了，在耶穌紀元後初期的時候來到日本。問題何其多呢！）蝦夷人自己屬於與高加索民族親近的民族總體，土耳其蒙古人的來到，才將這個總體

分開其中有一部份的人民向西移動（當時有一部份俄羅斯人是他的後裔）另一部份則到了太平洋沿岸，越過海面而住在日本羣島沒有比這個更狡猾的了！

但若將蝦夷人的形態特徵與日本人的形態特徵比較起來，關於蝦夷人的人種影響，還是不知所措的。他們的語言與人種形態，都已經完全與日本人的離開了。人類學家不說蝦夷人與亞洲其他的民族也不相同嗎？雖然有人相信他們與高加索民族有親屬的關係，但各種證據很難加以證實。我們知道卡忒法日（Quatre-fages）說蝦夷人與尼爾岐利（Nigiri）各山區的托達斯人（Todas）相近，但這般托達斯人的面色比較深些。然而這位有名的人類學家並未相信這兩個集團間有什麼親屬的關係（原註：見參考書第二〇九號四六九頁。）在他看起來，這兩個集團有「一個共同的始祖有關，或與有鬚鬚與面容端正的種族有關，有幾個旅行家指出中國北部有這個種族。」

日本歷史家說，在耶穌紀元前幾百年，蝦夷人已經全部居於日本了；在第七世紀的時候，他們還占據了日本北部四分之一的地方。但誰敢說這個民族所留下的人種影響呢？甚至於在這個被認為惟一可以做這種親屬研究的區域內，也不敢說有什麼影響（有人以為注意毫毛方面影響。）

滿洲高麗人或許也加入了這個由於中亞細亞人（??）後裔所組成的人羣（但這般滿洲高麗人本身又從什麼地方來的呢？）滿洲高麗人的高大身材——還有其他身體上的特徵——與先來到這個地帶的人民不同。他們起初在本州居住；後來從這個大島慢慢地散布到各處。

第三個人羣或許是由蒙古人或馬來蒙古人形成的。

在現在看起來，這一定是些毫無根據的假設；基礎不穩固；在日本各地所做的種種深密的觀察，還沒有被人記載。不拘對於什麼地方，都不能援用適當的證據。日本人有幾個形態特徵——比方身材——接近蝦夷人的成分，比接近中國蒙古人的成分來得多，這是一定的。不過單拿蝦夷人來說，不够解釋現今我們所認識的日本人民。在人種上講，蝦夷人遠不能被認為日本人惟一的祖先。

所以該當去另外尋找。

在證明日本人型是由「多而複雜的種族」形成的以後，卡忒法日 (Quatrefages) 將他的目光注視到印度斯坦 (Indo-stan)，這個「民族的蓄積處。」他首先看到小黑種——陸地與島嶼的種族——與日本人完全混合了。在日本人中間，「我知道人們還未指出任何可以與若干薩開人 (Salays) 或德拉維第安人 (Dravidians) 相比較的代表。」他說，但一部份日本人民中有這個小黑種的存在，是被傳說與成語證明了，這個成語是馬該特 (Mages) 博士收集得的：「要做一個好武士 (Samoura)，血脈中當有一半黑血。」其次，如同其他人類學家一樣，他自然要提到黃種人：中國人，滿洲人，他們從中國與高麗來的，又提到阿羅非勒 (Allophylo) 支的兩個不同的分派。我只記得這些假設。

從普通的特徵看，現代的日本人是些小身材的人民（根據小金井，男子約一·五八到一·五九公尺；女子約一·四七公尺。）（原註：高麗人比較高大些：約一·六三公尺；北部中國人也比較高大些。日本人的身材與蝦

夷人的身材相近：根據培爾斯（Baer）蝦夷人男子的身材是一·五七公尺；女子的身材是一·四六公尺。根根這位作者，蝦夷人的頭指數，平均比七八低一點。可以引證的最近的作者，蒙坦同（Montandon）找到男子是一·五九五公尺，女子是一·四八七五公尺。在他看來，男子的頭指數是七五、四五，女子的頭指數是七六、三九。小金井所說的頭指數，在兩性方面都比較高一點。見參考書第一六二號二三三頁。）根據得尼刻（Deniker），平均頭指數（現在的各組）是七八·二，表現了中等頭形。細型中，長頭的數目較多，粗型中，短頭的數目則較多。

有人以為日本潮流（Kouru-Sivo），是馬來波利尼西亞人（Malayo-Polynésiens）所由認識日本的道路。這是最可能的。沿海航行不停的使得旅行者保持與陸地接近，並使得旅行者深深的感覺到常常可以看見海岸（對於最古的航海者，這種感覺當是非常重要的。）那末不有人相信這種沿海航行，慢慢地能比潮流更容易，將印度與馬來羣島的人民引到高麗與日本嗎？或少引到台灣嗎？我很知道這個日本潮流接觸了台灣與琉球。琉球羣島的土人似乎與日本人相像。他們的身材差不多是一樣（一·五八公尺）但他們的皮膚顏色是比較深些，鬍鬚也比較多些。但我們對於鬍鬚的特徵，並不去妄想琉球人與蝦夷人有什麼親族關係！

論到台灣的居民，他們與日本人只有很遠的關係。

對於台灣居民身體的特徵，我們認識得很少。神話中以爲最初居於該島的是彼格美人（Pygmées）。這般棕色與銅色人民的身材，似乎比日本人的身材高大（一·六〇公尺）並且身材高低變化很大。很有趣味的提到，這種人民的腿似乎是很短的——中國人也是這樣。活人的頭指數是次長頭形的；但也有真正的短頭人與長

頭人（原註：見參考書第二五八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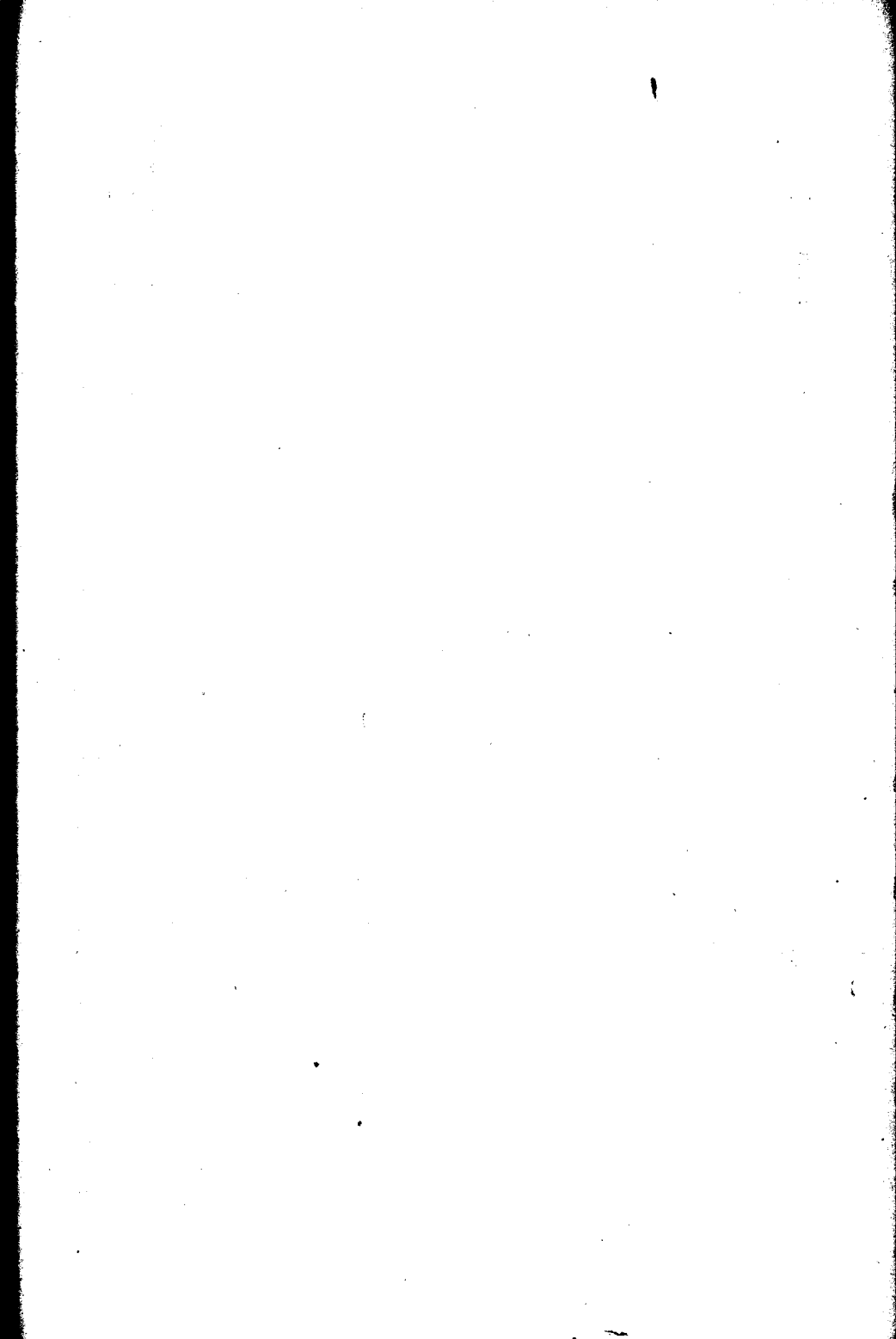
在美洲各民族形成的討論中，有人提到在史前的各時代，已經有亞洲各民族來到兩個美洲了。我們再談一談這個假定。日本或許也曾參加美洲幾個集團的組織。但自然這是無心的參加。受了海流的引誘，日本船隻或許來到美洲西部海岸。從阿拉斯卡（Alaska）極南部，到墨西哥南部，或許還可以找得這些船隻停留的痕跡。

我們知道古時日本海上法令禁止建造能航大海的帆船。當時的當局不願意日本人將日本的消息傳到很遠的地方去。在十七世紀的時候，法令治遠離國土的日本人以死罪。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凡是遭難的人，受了風浪的摧殘，會停留於出事的地點。卡忒法日特別根據布盧克斯（C. W. Brooks）發表了一張日本船在美洲海岸的停靠圖（原註：見參考書第二〇九號五五八到五五九頁。）

要說這般日本小集團，無意中來到美洲土地以後，就將他們的血液輸入一點到這個大陸土人的血脈中去，這是可能的。這般無意的移民，「免不了與當地的部落混合起來。幾世紀間這種不斷的滲入，對於當地種族一定要發生不少真正的影響。」要想能夠證明這種行動，還當用更確定的觀察。

在日本人與美洲人若干土人間，實際上真有一種親族的關係，這倒是可能的。但當求之於日本帆船未來到美洲海岸以前。但若這個大陸真被來自亞洲的人民居住着（漸漸的有人相信了），他方面，但若日本古時人民又真是一部份從高麗陸地來到的（並且從更北西伯利亞北部來到的），那末若干美洲人與若干日本人或許可以自認是出自同一主幹的兩個分支。關於這點，請讀者參考談論美洲人民的那一章。

日本人種的根源，是人類學家應當研究的大問題之一。我有一種感覺，這個問題也如同中國人種問題一樣，離開解決的時候還遠呢。



第四部 非洲種族

除了埃及與小非洲一部份的種族以外（原註：我們會遲疑着提到阿比西尼亞人（Abyssins），非洲本來的種族幾乎沒有參加到歷史，這與歷史家所說的不同。我們會看見史前的文化在非洲土地上曾興盛過，這是毫無疑義的。並且當時的非洲人與歐洲人（我們不說是同時的）可以完全立於平等的地位，因為歐洲人也認識同樣的文化。

如同我們所相信的一樣，雖然有一部份非洲人在上古時代來到歐洲居住，但我們似乎不能在任何成文歷史的時期，找到他們的後裔。我不拒絕承認我們的血脈中有幾滴非洲人——好像是黃皮膚的非洲人——的血液，但我們該當承認能夠存在的血液，是很難再找得的了。

所以非洲人種曾在世界史中實際擔任職務的，只有兩個：第一是埃及人（曾擔任重大的職務）；其次是非洲北部的民族。

第一章 古代的埃及人

埃及種族根源的問題。經過了無數的討論以後，現今已普遍的在埃及本地尋找了，埃及人或許就是尼羅河（*Nil*）流域的「本地人」。但是有幾位有名的博學者還以為亞洲土地是埃及人民的發源地。這還是根據了東方的幻想嗎？在一些有價值的人民看起來，比方摩爾根（*Morgan*），阿美利諾（*Amelineau*）（譯者註：十九世紀末期二十世紀初期法國的埃及語言學者）等，許多種類的植物都來自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e*），則當視該地為埃及種族的發源地。這個種族會在那般法拉翁（*Pharaons*）（譯者註：古埃及國王的稱呼）領導之下，向遠大的前程走去。有許多人種相同的地方，可以使人做如此的假設！根據淮恩孚特（*Schweinfurth*）（譯者註：十九世紀的德國旅行家及博物學家），阿拉伯南部是人類最重要的故鄉之一；我們要想研究尼羅河流域各民族的根源，當將眼睛注視到這個地方；埃及人或許是從這個中心地向外發展出來的，但他是用植物學家的眼觀來說的。他從各種植物輸入方面來證明這種人類學上的親屬關係，比方紫草科（*Portegae*）中的一種藥用紫草（現稱 *Cordia* *hyzka*），在東方還用得很多，以代替我們的棗子；又比方無花果（*Ficus* *Sycamorus* L.），古代埃及人用這種無花果木料來製造乾屍（木乃伊）的棺材。

這般作者，不管他們的意見如何，幸而都能使我們不相信十八世紀的記載。在這些記載中，文開爾曼（*Win-*

Kelmann) 想說埃及人是從中國移殖來的；小普利內 (Plime le Jeune) (譯者註：第一世紀的羅馬文學家) 的譯者，霸恩西內得西夫利 (Poininet de sivy) 將埃及人當作克爾特 (Celts) 的後裔看待；跟隨拿破崙到埃及去的得農 (Denon) (譯者註：當代的法國雕刻家) 則確認埃及人屬於高加索種！

將埃及人看作是本地產的人民，並不是從今日始。贊成這種意見的人類學家，證實埃及人如同其他很多的民族一樣，自己覺得他們是生長於他們現在所住的土地上。但他們的故鄉是否限於尼羅河的中流與下流？或者當將研究的園地推廣到更向南的區域呢？(原註：見參考書第二九一號三二八頁) 或推廣到西部蘇丹 (Soudan) 四周不確定的廣大的地方呢？

各大湖區曾被視為非洲各種族的發源地，這大概是有理由的。幾年以前，在蘇丹南部，藍尼羅河 (Nil Bleu) 以西塞那爾 (Sennar) 的附近，韋爾科姆 (Henry S. Wellcome) 曾發現一種近古時代文化很重要的紀念物，青銅器與鐵器時代文化的遺物都堆疊於這種近古文化之上。在相信埃及人根源是在非洲的那般埃及語言學家，可以引證馬斯培羅 (Maspero)，那維爾 (Ed. Naville)，還有其他的人。他們以為埃及人各種特徵，與地中海沿岸利比亞 (Libye) 陸地各種族的特徵相同；這般地中海的人民或許遷移到埃及去了。

起初研究尼羅河流域人類的，主要的是美國人諾特 (Not) 與格利同 (Gliddon) (原註：見參考書第一七八號) 摩爾吞 (Morton) (原註：見參考書第一六六號乙) 等。現在這種研究的數目是大起來了，我們都明白嗎？所有提出的問題都已解決了嗎？一定還沒有解決！根據俾班挨爾摩盧克 (Biban el Molouk) 各王墳上的

圖畫，沙姆波利翁(Champollion)曾將古埃及人種列成一張表，這是一張有名的表。在荷拉斯(Horus)各民族君主領導下的人民，是屬於四個不同的族系。第一個族系，與神最近，深紅的顏色，身體長得很相稱，外相很溫和，鼻子有點彎曲，頭髮很長，梳成辮子，穿的白色衣服。神話稱這個族系的人民爲「*Po-sen-ne-rōme*」，是人種，優等人民的意思，就是埃及人。對於第二個族系，不能有什麼懷疑：是屬於黑種，普通稱之爲那西人(Nahai)。第三個族系的外表很兩樣：皮膚黃色，面色是深灰的，鼻子彎曲得厲害，黑鬚多而尖，穿的各種顏色的短衣。這個種族稱之爲那謨人(Namou)（亞洲人）。末了，第四個族系的皮膚是肉色，或是最好看的白皮膚，鼻子是直的，或者有點彎形的，藍色眼睛，鬍鬚是金栗色的或紅黃色的，身材很高大；穿的是帶毛的牛皮，真像野人一樣，身體各部都有花文；這個種族稱之爲塔姆豪人(Tamhou)（歐洲人）。

如果沙姆波利翁(Champollion)所描寫的圖畫是正確的，並且他的解釋都是對的，那末埃及種族或許是鷹嘴鼻子或直鼻子與淡紅色皮膚的種族。另一方面，皮膚的顏色不能使得這種人型，與地中海白色皮膚的人民相混合。俾班索爾摩盧克(Biban el MoLouk)的碑銘，很容易將亞洲人與歐洲人從埃及人方面分別出來。從此以後，似乎當將研究着重兩方面：首先當分析全埃及的枯骨——與木乃伊——，尤其是埃及有史以來最古遠時期的；其次當在尼羅河流域與埃及附近各地，尋找是否還有與古代埃及人有親屬關係的人民。

在埃及研究人類與歷史，很引起全世界博學家的興趣，所以已經從各大墳墓中掘出成千成萬的頭腦蓋與木乃伊。不幸，這些材料的年代，有一大部份是不大正確的。卡忒法日(Quatrefages)與哈密(Hamy)已經看出

來了；「爲着認清古代埃及人型，與他們在金字塔與亞歷山大 (Alexandre) 王朝之間長世紀間所受的變化，最好能够分別研究與比較那些在墳墓中所掘出來的東西，其年代或能根據考古學加以確定。」布羅卡 (Broca) 利用馬利埃特 (Mariette) (譯者註：十九世紀法國的埃及語言學者) 註明年代很清楚的人類遺骸，曾作這種分析的嘗試。還有其他的人也曾作這種的嘗試。在最近試作古埃及綜合研究的人類學家，首先當引證昌特勒 (Ernest Chantre) 與斯密斯 (Elliot Smith)。

所收集的材料足夠將真正的埃及人從法拉翁 (Pharaohs) 屬民中辨別出來嗎？在他們有史的初期，埃及人是一個單純的種族嗎？在以後各時代中，他們極力設法阻止外國的血液輸入他們的血脈中嗎？

由因知果，可以假定埃及的城市，因爲聲名遠播的關係，當是些觸角的鬚式的城市，將牠四周圍的民族引誘進來。一般最能幹的——或最恩惠的——外國人都參加於埃及人中。並且後來的各個歷史上的侵略——主要的是希克索人 (Hikso) 與阿西利阿人 (Assyrians) 的侵略——未曾將雜種的人民帶了進來嗎？在本來埃及種族的旁邊，還當研究征服種族形態的特徵。

歐亞的旅行家，無論在什麼時代，一見到了尼羅河流域文化的偉大，曾將埃及人的身型記載下來。甚至於有很古遠的記載。耶穌紀元前四百八十四年的時候，在開利阿 (Carie) (譯者註：在小亞細亞) 的哈利卡那薩斯 (Halicarnasse) 地方生下一個人，他向各處的旅行會使當代人民的精神推進。黑羅多特 (Herodote) 在上船的時候，很有機會與他一同達到成功的目的。他是有錢的，有知識的，並且頗負聲譽的。但他是有成見的人。他相信環

境的影響能够使人改變。在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或盧梭 (Rousseau) 前兩千年的時候，他就這樣寫着：「因為埃及人生長於與其他不同的氣候之下，又因為尼羅河的本質與其他河流的本質不同，所以他們的習慣與法律，與其他大部份民族的習慣與法律也不相同。」埃及似乎很能引誘他。他在埃及住了很久。他是首先使人認識彼格美人 (Pygmaées) 的一個人。他說伊西俄彼阿人 (Ethiopiens) 以為埃及只不過是一個殖民地，從那個廣大的美羅伊 (Méroé) 區域來的，這個區域在卡爾圖姆 (Khartoum) 的東部，介於尼羅河與阿特巴拉河 (Atbara) 之間。因此，蘇丹或許是古代埃及人最初的故鄉！

凡是不願意承認埃及人是本地生長的人們，看到紐俾阿 (Nubie) 的紀念物，沒有一個是在法拉翁 (Pharaons) 征服該地以前的，因此就相信這是他們論斷的證據。但是紀念物的藝術並不與埃及人同時產生的，好像一種自然的附屬物一樣！最古的土墳，比那些華美的墳墓要早得多。這有點像在法國有人說的一樣：凡是找不到有哥德式的 (Gothique) 大教堂的地方，就是沒有有過法國人的地方！

所以一切文化的因素決不能同時出現。無論怎樣文明的民族，在起頭的時候，沒有一個不要經過「野蠻」的階段。原始的埃及人大概也是一些游牧民族，繼承着漁獵民族而來的。埃及的四境很清楚，在地圖上再也找不到比這個界線更清楚的地方，而且能保障當地人民的生活，所以埃及人——在地理上這個區域內安居下來以後，就從游牧階段進到農業的階段。幾千年以後，這塊土地是非常肥沃了，現在這被人提到，有一條很窄的流域，邊境有沙漠保護着，以防禦和平或武力的侵略，埃及種族就在這塊土地上漸漸地創造他們自己的文化。

從美羅伊 (Merob) 假定動身的時候，到紀念物藝術產生的時候，究有多長呢？（有人以為這種藝術是確認了埃及人的存在？）我們則完全不知道。但我們所能看出來的，就是在「埃及紀念物」未發明前幾千年的時候，埃及已經有人居住了。如同非洲其他的地方一樣，埃及也會經過上古時代與近古時代的文化。

因為在埃及本土以南很遠的地方，從各大湖區起直到非洲南部止，我們遇見了這種種文化的痕跡，而有人不能接受在尼羅河流域最初居住的人民是從南向北移來的，我真看不見他們有什麼理由。我們很清楚的說：最初居住的人民，在居住了好幾千年以後，並且經過了文化先後的階段，我們心目中的埃及就產生了。但在尼羅河南部各區域中，何處當是這個確實的本地與確實的動身地……

一九一二年，在人類學與史前考古學國際會議中（在日內瓦開會），那維爾 (Edouard Naville) 曾做一篇他個人關於一八六九年勒諾蒙 (Lanormant)（譯者註：十九世紀法國的埃及語言學家）與哈密 (Hamy) 發現埃及上古時代文化回憶的講述（原註：見參考書第一七〇號一〇二頁）一般古典派的埃及語言學家（其中首領是德國人雷普西烏斯 (Lepsius)），很久以來，就否認尼羅河流域的居民有這樣的古遠。

在蘇彝士運河開幕的時候，被邀請的船隻都停留於盧克索爾 (Luxor)。勒諾蒙與哈密帶着他們的同伴，越過俾班埃爾摩盧克 (Iban el Molouk) 河流與石場之間山嶺，去參觀國王流域。在這個石場上建有提爾埃爾巴哈利 (Deir el Bahari) 教堂。爲着這個，他們隨着小路前進，此後這個小路已經大大地改良了，因為庫克 (Cook) 旅行社（譯者註：一八四一年英國人庫克所創設的）的旅行員都經由這個小路。他們駭呆了，一聲不

作地在山巔上停住了。他們落在一所毛燧石工作場上，至今這個工作場還是完整的，如同人們在西布斯 (Thabas) (譯者註：埃及古城) 各山上時常看到的一樣。諸位可以想像到他們的時候是成功了，在船上，他們從袋中取出他們所帶的燧石給我們看。當天晚上，我們被請到皇后的船上去，我還看見勒諾蒙 (Lenormant) 將這些原始的工具獻給陛下看，他說在聖日曼 (Saint-Germain) 的博物院中，有這種同樣的東西。大概我是可以講述這種情形的惟一的證人。在坐的還有詩人易卜生 (Ibsen)，畫家夫羅蒙坦 (Fromentin) 與熱羅姆 (Gérôme) 雕刻家威廉 (Guillaume)，以及其他的很多人，但他們已不能講述了。因此，根據埃及語言學家的職責，我以為當在諸位面前，確認在埃及及最初發現一個石器時代的，當歸功於兩位法國博學家：勒諾蒙與哈密，這個石器時代的發現已經是毫無疑義的了。

「諸位將問我第二天怎樣呢？雷普西烏斯 (Lepsius) 照着人家告訴他的地點，立刻就跑到這個工作場去，他帶回來的收穫也很豐富；但他的結論與這兩位法國博學家的結論完全相反。他不承認這些燧石能是自然產物以外的東西。下面我們不久要看到的馬利埃特 (Mariette) 他也有同樣的意見。並且他曾在許多刊物中發表他的意見。次年冬天，雷普西烏斯在德國埃及語言學雜誌上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說西布斯 (Thabas) 的燧石，與在墳墓中所發現的燧石，是怎樣的不同，所以不能認為這些燧石是人工所造成的東西。直到死的時候，雷普西烏斯沒有改變化的意見；他始終不信埃及的石器時代；並且在好多年以後……如今他的學生做了史前考古學國際會議的主席。」(原註：在這個發現以前的發現，或許當歸之於阿塞林 (Aurelin)，他是法國馬空 (Mac-

on) 的地質學家，一八六八——一八六九年的冬天，他在挨爾卡伯 (El Kab)，俾班挨爾摩盧克 (Biban el Molouk)，沙漠與耕地交界的地方，找到許多燧石的物件：薄片，細胞核，鎗管，謨斯提爾 (Moustérian) 式的刮刀等。歷史家當加以證明與正確地比較年代。))

馬利挨特比雷普西烏斯更聰明些，或者簡直有一種更「科學的」意識，馬上就深信他是錯了。他很坦白取消他的成見，難以了解地感覺到非洲史前的研究要發現的種種，一八七〇年，他就向埃及學會說：「從埃及考古學習慣的路徑跑了出來，他要在西布斯開始毛燧石的研究了。」

從式樣上去研究，埃及上古時代的工具與歐洲的差不多。不幸這兩個區域間的年代的對比，在目前還不能研究出來。在埃及，毛燧石則在尼羅河兩岸的山脈上，尤其在利比亞的山脈中。在各種地層中所遇見的幾種發現物，使人當下一個很古的年代，因為這些物件是在漲灘中，而這些漲灘的年代比那些消除漲灘的浸蝕的年代還要早。任何屬於冰河紀 (Pleistocene) 的人類殘骨，都沒有遇着。

所謂近古時代的工具類是很豐富的。居留地也有很多，其中有幾個面積很大。

在十公里左右，鑿石廠散布牠們的材料。箭頭，雕鑿很精細的薄片，小刀，刮刀，硬石的斧頭等等，都表徵了這個工具類。有許多殘塊，稱為 Séah，腓拉興人 (Fellahin) 用作食料，在這些殘塊堆中，曾找到近古時代的工具，其中混雜着一些骨器，與幾種銅器。

大概黃銅來到埃及比較來到歐洲更早。夫林得斯彼特利 (Flinders Petrie) 在土墳中找到一些褶曲的枯

骨，送葬物除了一些燧石工具與一種燒得不好的陶器以外，還有一些黃銅針與青銅針。

對於這般原始的墳墓加以詳細的研究，在人種分類學上是很重要的。葬禮並非常時相同的。在未加上香料以前，屍體是直接放在地上，或放在一種瓶裏，或放在一種動物皮上。爲什麼有這麼多的禮節？是因爲民族的不同呢？或是因爲同一民族中階級的不同呢？

燧石的使用當延長到近古時代以後很遠的時候。金屬器時代在埃及已經開始有好幾個世紀了，而人們還用着燧石工具。有些作者以爲這種工具的使用會能維持到第十二朝代，而在第五朝代的時候，已經有人看見在黃銅與青銅的物件之中，試用鐵器。

在人類學未曾依照秩序研究以前，在這種人類學研究未曾得着現在我們所認識的正確的基礎以前，已經有人屢次設法明瞭古代埃及人的人種模型。最初所用的考證物是圖畫與雕刻。因爲加倍信仰宗教的關係，有人說雕刻當是一種忠實的個人象形。

最古的雛形表徵出人類模型是卵形的臉，嘴唇不很向外突出，頭髮很短（原註：見參考書第一六四號。）自從第三朝代起，塑像已經有了。我們能夠認爲這種塑像，不僅是可以表徵個人的人類學上有用的考證物（不要忘記有若干塑像先後名稱的不一致，）而且可以當作一種人型的綜合嗎？有人說最初幾個朝代的塑像，比方阿克埃爾培雷德（Scheik el Beled）有名的木像，正確地表現了現今科普特人（Coptes）的人型。

這些的表徵或者是完全的；但一位博物學家與其相信這些圖畫或雕刻，不如相信解剖學上證據，這是可以

原諒他的。

我們有許多美姆非斯 (Memphis) (譯者註：古埃及城市名) 時代的 (大概在耶穌紀元前四千四百年到三千二百年之間) 人類遺骸，都得之於下列等地：內加達 (Negadah)，挨爾阿姆拉 (El Amrah)，挨爾科桑 (El Kozan)，薩卡拉 (Sakkarah)。所掘出來的頭腦蓋是完全長頭形的 (頭指數平均是在七四左右)，與中等鼻形的 (女子的鼻指數是五一·〇六，男子的鼻指數是四八，所以女子的比男子的高) 長頭形是黑人所有的特徵，但中等鼻形則不是黑人所有的特徵。根據這些人類學的材料，弗諾 (Verneau) 已經做了如下的結論：「要想找些比較的東西，不當求之於北方，而當求之於南方及西南方的伊西俄彼阿人 (Ethiopiens)，與孚爾貝人 (Fouls)。因為在兩種人民處，雖然也有異種雜交的現象，但還未使得埃及兩個史前老種族的人種特徵完全消滅。」

從現在起，該當提到一件事實。我們已經說過，根據人種上種種相像的地方，就有人曾設法找出古埃及人與亞洲的親屬關係。但是不忽略了亞洲有一塊很大的土地，特別是美索不達米亞 (Mesopotamie)，是一個短頭人的陸地。即使土耳其人是次短頭的 (Sous-Brachycéphales)，而庫提斯人 (Kurdes)，亞美尼亞人 (Arméniens)，塔契克斯人 (Tadjiks)，盧累人 (Lours) 都是短頭人，頭指數很高 (庫提斯人頭指數八六 (原註：有若干庫提斯人不是短頭的)，亞美尼亞人八五，塔契克斯人八四·九，盧累人八四·五)。我們離開埃及及人研究的特徵，有多麼遠呢！又說，在亞洲這個很大的短頭人羣中，可以遇見一些長頭人型，特別在地中海東部區域，這

是對的，因為這個區域內阿拉伯人的頭腦蓋是很長的。（原註：並且不管頭形是多麼重要，但不能只注意到頭形。該當加上人體解剖上其他種種的特徵，因為全部的特徵纔能創造種族。）

美姆非斯（Memphis）是這個文化時代的總中心點，繼承這個美姆非斯時代而來的，就是西布斯（Tha-bee）時代。希克索人（Hiksoe）的侵略就在這個時代——或許從第十二朝代起——「我不知道上帝如何向我吹擊，那般來自東方區域的劣種的人民又如何忽然侵略這個地方，不戰就佔領了……。」一般作者都承認，在這個統治的時期中（有五百年之久），有許多敘利亞人與猶太人（他們人類特徵是什麼？）來到埃及，因此種族原始的純潔就被這些侵略者擾亂了。又有人能說，有幾個法拉翁（Pharaohs）（紀念物的大建造者）將他們在鄰近利比亞與敘利亞所得到的很多奴隸，都帶到尼羅河流域。

但若我們承認這些外國人民的來到是一定的，那末還當首先知道他們的人數；其次知道他們在人種上有什麼影響。我們對於侵略在人類學上的價值，幾乎常有一種錯誤的觀念，這是在本書中我們時常提到的。尤其在這些古遠的時代與地方，忽然而來的武力侵略只能用少數的人去進行，因為當時的交通很難保障後方。就因為他們人數少，纔能保證他們很快的移動，這就是說保證他們的成功。要想對於一個地方加以控制，行政征服是遠勝過了人種的吞併。一般被征服的人民仍舊居留於原地，而接受了戰勝者的法令；因此被征服區域中的人類特徵，不會有多大的改變。至於奴隸，大概他們很少與當時的埃及女人通婚。

在這個西布斯（Tha-bee）時代，在埃及共同生活着的那般人種集團，似乎不將他們的屍體混亂。伊西俄彼

阿人(Ethiopiens)有他們特別的墳墓，猶太人與黑人也各有他們特別的墳墓。只要有這種的觀察就可以證明很少有人種的混合。

在埃及人的古墓中，發掘者時常看見混亂的現象，使得人類學的工作不易進行。昌特勒(Charlier)在研究第十二朝代的頭腦蓋的時候，發現這般頭腦蓋都是很長的（指數是七三·六五）。除了這種長形的頭腦蓋以外，還有中等的面部與中等的鼻子。但人羣似乎沒有那樣純潔，也沒有將原始的長頭特徵保存得那樣好。第十八朝代的一個平民的古墓會供給平均頭指數七六·三七。有一個很有趣的觀察，雖是除了這般有名的長形頭腦蓋以外，還有中等的面部，但他們的鼻子不再是中等的，而是長形的。根據了這個觀察，我們就當說，有若干長鼻子的人滲入於埃及及人民中間嗎？如同我們在亞洲西部土地上時常遇見的（比方庫提斯坦人與亞美尼亞人）一樣嗎？（原註：但這般長鼻子的亞洲人，同時當是些長頭人。）

這個時代的王族總是屬於原始埃及種族的嗎？初看起來，倒有人這樣假定。第十八、十九、二十各朝代的王族木乃伊(Momie)可以允許我們一般的斷定當朝的人型。這般當朝的人型的身材是比較的高大（平均有一六七公尺）。若干國王身材很大，如圖特摩西斯二世(Thoutmosis II)，拉美西斯二世(Ramsès II)，拉美西斯三世(Ramsès III)。其中最短小的是圖特摩西斯一世(Thoutmosis I)。他的身材是一·五五公尺。當時的王族都屬於高大身材的種族，我們還可以找到證據，如第十八朝代的王后諾夫利塔利(Nofritari)的身材竟發達到一·六四公尺，這個身材在女人中要算很大的身材了。至於頭形，總是長形的。

從西布斯 (Thebes) 古墓中掘出許多頭腦蓋。布羅卡 (Broca) 曾經研究過這個時代的許多頭腦蓋。這位有名的人類學家，從五十個來自德拉哈部爾內加 (Drahouni Négah) (第十一朝代) 古墓中頭腦蓋，得到一個約七四的平均頭指數，這是長頭形的頭指數 (男子的頭腦蓋，七四·二〇；女子的頭指數，七四·六二)；又得到一個長形的鼻指數 (平均指數是四六)；這位作者在研究古爾那 (Gourmah) 的平民古墓 (屬於很晚的第十八朝代) 中枯骨的時候，指出頭腦蓋並沒有改變 (平均七四)；這是昌特勒後來研究三十五個頭腦蓋 (平均指數：七三·六二) 的時候，加以證明的。但若自從第十一朝代以來，頭指數還差不多一樣，反之，鼻指數則有點改變。最初是長鼻子，不過在古爾那地方，則變成中等鼻子了。

關於這個時代，我們在鼻指數表中所看到的變化，似乎指明尼羅河流域只有一種人型。旁邊所住的各人種集團都是長頭形的，但其中有一個集團人民的鼻子，比其他集團人民的鼻子要高得很多。昌特勒以為這種人型當與現在的巴拉布拉人 (Barabras) 相近。

在新帝國時代，埃及比從前有更多的人種集團，這不能使我們覺得奇怪。這不是埃及歷史上最擾亂的時期之一嗎？這不是阿摩西斯一世 (Ahmosis) 爲着在非洲東南部增加他的威力，娶一個伊西俄彼阿女人爲妻的時期嗎？這位國王不利用很多敘利亞與猶太移民的勞力去做帝國物質上的復興嗎？

埃及人自己也開始向各方侵略。馬斯培羅 (Maspero) 說：「埃及軍隊向亞洲道路走去，這個道路是由殘餘的游牧民族爲他們而開的，他們也不再忘去。從此以後，永久的戰勝與征服不再在白尼羅河 (Nil Blanc) 水源

與幼發拉的河 (Euphrate) 水源之間了。」雖然對於這點可以提出保留，但對於這些政治與社會的活動未曾將埃及的人種外形加以改變，不免有所驚奇。

如果新血液是從埃及產生地來的，就是說從上尼羅河各省來的（在這些地方居住的不是尼格利喜阿 (Nigritie) 種族，）那就不會使得人民身體形狀發生變化。但若血液是從亞洲來的，特別從北地，從上美索不達米亞 (Haute-Mésopotamie) 來的，那我們就可以用下列方法看得出來：特別是頭指數的改變，這個頭指數停止保存長頭形的特徵了。

塞伊斯 (Sais) (譯者註：埃及古城) 時代，比西布斯 (Thèbes) 時代更要擾亂些。我們在塞伊斯時代還更有機會看到人種的混合。關於這個時代人類學材料（埃及要人的木乃伊，）是很缺少的；但從平民方面得來的材料則很多。昌特勒 (Chantre) 所量過的第二十一朝代兩位王后，安哈普 (Anhapou) 好像是一個小身材的女子（一·四七公尺，）至於頭形（指數是七八·三三，）比起他的先輩的王與后的頭形來，則較短一點，可是同提烏哈托罕圖尼 (Tionhator Hankoonj)，我們更可以找到我們所認識的人型。

這個時代要人普遍的高身材，如同前一個時代一樣，是很可注意的。但也很有些例外：美姆非斯 (Memphis) 時代的貴族；第二十六朝代的荷爾蘇 只有一·五八公尺高，安蒙 (Amon) 寺池河的看守人卡伊夫薩特 (Kaïr) 更要短小些（一·五五公尺，）但若高大身材是王族或高級官員大部份代表的專有物，其他埃及居民也是一樣的高大嗎？

我們要是看到一八九一年，格累包 (Grebaut) 在提伊埃爾巴哈利 (Deir el Bahari) 所發現的安蒙的教士，只有一·六二公尺以下的平均身材，那末就很難確認埃及其他居民也是一樣高大。我們當加說，這般人民的頭腦蓋的形態，有許多是很特別的，因為有很短的短頭特徵（指數超過八六）並且短到不可思議的地步，又因為集團的平均頭指數有比上面所指的頭指數更高的價值（八〇·六四）。這般安蒙的教士大概不屬於埃及種族。他們或許是一種聰明政治的代表者嗎？這種聰明政治曾用外國人爲一個教堂的首腦。

古爾那 (Gournah) 與提伊埃爾巴哈利的古墓，曾供給出很多的頭腦蓋，其指數仍舊是很弱的，在價值方面，與最古朝代的頭指數相近。但塞伊斯時代末期的希利俄波利斯 (Heliopolis) 古墓，顯示出頭指數高起很多。各種古墓中的屍體是按照人種不同而分的？

但時代的車輪總是向前轉着。尼羅河流域的歷史又將要改變了。在三百三十年的時候，亞歷山大 (Alexandre) 征服了埃及。

希臘的統治似乎只是一種軍事與行政的控制。希臘沒有很多的居民，使得牠能夠將軍事的征服，變爲真正的移民。依照地理學家專用的語詞，被征服的地方變成了開發的殖民地。並且希臘人很懂得他們在埃及能有的行爲。本營可以強迫戰敗者接受他們的文化，而希臘人反接受了戰敗者的文化。他們在人種分類的界線內去發展埃及。那般托雷美 (Ptolemées)（譯者註：古埃及國王）一進到埃及的水流以後，能夠佔據埃及第一等的位置就心滿意足了。這是——一點——現在英國人在印度……也在埃及所給予我們的觀景。

在這塊人種不受壓制的環境中，埃及本來的文化是莫大的發達了，並且從新向南方很遠的地方擴張出去。如同在他們最遠的時期一樣，埃及人保存着他們人種的外形。那般托雷美統治着西布希斯人民直系的后裔，而西布希斯人民又只是美姆非斯最初人民的後裔。雖然有征服，在兩個平行山脈之間的尼羅河流域，總是居住着同樣的人類，不過稍有不純潔的地方罷了。

一個地理定理告訴我們，說尼羅河流域是不變的；這個河流很快的吸收來到的人民——從何處來的呢——並且立刻將他們同化了。這個定理不還是解決難題的一個容易的方法嗎？如果說，凡身體特徵與埃及本來居民身體特徵相差很遠的人民，埃及則很少接受，這不是更正確些嗎？

凡是「人種上的外國人」來到埃及以後，他們很好地保存着他們原有的形態特徵；這些形態特徵保存多少純潔的成份，那就看這般新來的人民所處的社會地位而定。按照集團的法則，這個社會地位能夠禁止或允許他們實行人種的混合。

就在二十世紀的今日，我們看見埃及人與他們英國行政官吏相混合嗎？

在本章的緒言中，我們已經說過，埃及人從亞洲來的這種說法，起頭很有人相信，後來就慢慢地失了很多的辯護者。雖然有大多數的作者現在以為埃及人的根源是在非洲，但這個種族的產生地究在何處，則他們的意見還沒有一致。夫林得斯彼特利 (Flinders Petrie) 以為古代埃及人，就是利比亞人 (Libyans)。這是可能的。但在確認這個以前，該當確實地知道，在人類學方面，利比亞人是怎樣。我們對於非洲北部史前的文化，認識得還不很

清楚，所以不能拿這個文化與同時的古埃及文化做一個對比。

其次還有一個主要的理由，就是我們還沒有認識，那般與古埃及人，尤其與近古時代埃及人同時的利比亞人類特徵。甚至於我們對於馬西尼薩（Massinissa）的紐密提阿人（Numidae）的人類學，一點也不認識。如果缺乏這種材料，頂好不要糊說。

加之，是很需要將利比亞人提了出來嗎？上古時代的文化，在非洲南部與東部不是很發達的嗎？並且爲着解釋金屬的出現起見，我們不知道黃銅在各大湖區是多麼豐富嗎？我們又不知道黑人會用與還會用鐵器到怎樣程度嗎？尼羅河上游土地既然能供給最初文化所有物質的要素，那又爲什麼老是援用地中海的影響呢？

不管將來怎樣告訴我們，按照很好的論理原則，我們當去研究，現在居住於尼羅河沿岸的人民，在人類學上，能否與古埃及及人民有什麼親族的關係。爲什麼現在埃及人不簡直是從前埃及及人的後裔呢？不簡直是永遠埃及及人的後裔呢？一如我們時常所想像的一樣呢？

在未做這種比較的研究以前，我很願意將美術作品上所表現的古埃及及人的形態告訴讀者。馬斯塔羅（Maspero），哈密（Hamy），維爾荷（Virchow）等人都曾談到過古埃及及人的形態，昌特勒（Chantre）將這般作者以前所談的集合起來以後，看出有兩種綜合的人型：一種是細型，另一種是粗型，他們的外相可以分述之於下：

「細型的人民是很高大的，而且態度高傲。他們有闊的肩，突起的胸部，強壯的臂膊，細而長的手，股部不大發

達，瘦的腿；膝蓋與腿肚的肌肉都靠着皮下；腳是細而長的，有點彎曲，前面是扁平的，這是因為習慣赤足走路的關係。頭是比較的短，面部是卵形的，額部有點低；眼睛睜得很大，面頰不很突起；鼻子是很直的，或有點彎曲；嘴是寬的，嘴唇是肥胖；牙齒很小而齊，長得很好而且很壯健的；耳朵很高。剛生下來的時候，皮膚是白的，後來按照太陽熱度的高低而發棕色，其快慢則因地而變。男子普通是紅色，女子因為少外出的關係，所以在圖畫中是黃色；他們的階級越高，生長地越向南或靠近河口，則他們的面色就越淡。他們的頭髮有點波紋狀，甚至於捲成小環形，尤其在南部，與黑人的髮髮完全不同。鬚鬚不多，只在領下厚一點。

「第二種人型是更普通些，但不大常見。他們是短大的，壯而重的。胸部與肩部與骨盆比較起來是闊些，所以身軀上下兩部份很不相稱。骨盆是很窄的，腿是細長的。頭是長的，有點向後壓，頭頂成半穹形；面部比細型人民的長些，並且時常有點突起的。鼻子是直而短的，有點凹進的，鼻孔則很大；眼睛是很小的，有時有點睜不大開；面頰是圓的，領部是方的，嘴唇是厚的，但不翻過來。這種人型的特徵，一般都是粗的，如同大刀快斧所斫成功的一樣：」

首先該當表明保留，這是對於這種描寫不得不採取的態度。我們不知道對於藝術家這兩種人型的寫真該當相信多少。不過要用美術作品來做科學的研究，是該當非常慎重的。就是在現代若干圖畫雕刻中，雖然極力忠實的表現，也很容易找出很大的錯誤來。

這就是說，在若干點上，我們看出描寫與木乃伊及枯骨所表現的真正形態中，是有很清楚的區別。關於細型，由圖形表現出來的短頭形，與事實不相符。我們記好埃及人最大特徵是長頭，白皮膚不會比天然的更白嗎？並且

牠的蒼白色不是一個貴族象徵的意義嗎？至於兩種人型身材的區別，我們最好是要相信。

第二章 現在的埃及人

現在我們研究到如今還在尼羅河流域或該流域附近居住的人民（原註：見參考書第四三號一四七頁。）自然我們將那般既不屬於非洲，又不屬於亞洲的集團放開，因為在這種集團中找不出埃及人的祖先。

自從最後的幾個法拉翁（Pharaohs）傾覆了以來，埃及人從未離開埃及。那末這種向外移動的痕跡是從何處來的呢？但在現今埃及的人民中，該當提到第一個區別。我們知道古代埃及人是長頭的，並且身材很高。所以我們該當將我們的視線注視到有這種種特徵的人類集團。

如果我們首先談到亞洲人——我們與那般在亞洲人中間尋找埃及及種族根源的作者們相接近了，——那末我們就當決意將居住尼羅河流域幾個短頭人或次短頭人除開（實在人數也不多），如土耳其人，亞美尼亞人等。在地理上與埃及人最相近的，還有阿拉伯培杜因人（Arabo-Bedouins），敘利亞人，猶太人。有某些美索不達米亞人（Mesopotamians）的面部，與某些法拉翁木乃伊的面部有點相像，這是一定的。但相像不能說是有親屬關係。後來我們立刻再談。現在我們先看一看下列兩種現在埃及人的特徵：科普特人（Coptes）與腓拉與人（Fellahin）。

在埃及及居住的有六五〇・〇〇〇科普特人，特別在尼羅河的上游。他們有幾個人種特徵當是很古的，他們

是些身材在中等（一·六六公尺）稍微以上的人民，他們中間也有很多高大身材的人民。他們是長頭人民（平均指數是七五·四〇）。他們集團中間也包含若干短頭的人民（約有百分之六·五）。（原註：爲着解釋這種現象，該當立刻回憶到，在古代埃及史中，有一個時期，在外國人移入以後，有短頭趨向的指數，特別是在最後幾個王朝的時代。甚至於有幾個西布斯特時代的國王有中等頭形的頭指數。）

科普特人的面部是比較的短；鼻子是直的，鼻尖是圓的，表明有很多的變化。科普特人的頭髮與眼睛都是棕色的；頭髮是捲縮的；嘴唇是很厚的；皮膚的顏色從淡白到棕色，但色素隨經度線而發深色，這是一種氣候的影響；後來是一種暫時的影響。

至於腓拉興人（Fellahn），他們就代表了埃及及人民：約占埃及人全部四分之一。在回教徒侵略的時期中，這般鄉民接受了回教。關於這個，有人說腓拉興人與阿拉伯人接觸了以後，就失去他們人種的特徵。爲什麼呢？

旅行家與博學家時常描寫過腓拉興人。在拿破崙遠征埃及的時候，約那爾（Jonard）曾指出這種人民的身材在中等以上，軀幹很長，肩部與胸部都是很闊的，腿瘦枯的，腿肚很小等等。在這種描寫中，不感覺到埃及圖畫與雕塑的影響嗎？不感覺到將現在人民的特徵，與紀念物所表現古時人民的特徵聯合起來的意思嗎？

有人研究過幾組不大重要的腓拉興人頭腦蓋（摩爾吞（Mortor）卡忒法日（Quatrefages）與哈密（Hamy）維爾荷（Virchow）什密特（Schmid）斯密斯（Elliot Smith）等人。）雖然頭指數始終是比較弱的，但隨地有點變化。有時腓拉興人（可憐的人時常比其他人容易些）會讓黑人移入進來。什密特指出他在

開羅 (Cairo) 所研究的腓拉與人頭腦蓋中間，有些是尼革羅種 (Négroïdes) 腦蓋測量的大研究，現在還需要——或者可以說特別需要。——

昌特勒 (Chantre) 曾量過許多活腓拉與人，說他們的身材平均是一·六八公尺（比科普特人的身材大一點）；頭指數平均是七五·五三，這顯示出一個很明白的長頭形（得尼刻 (Deniker) 以爲是過長頭形。）在量過的人民中，有百分之八十七不離開長頭形與次長頭形。其中約有百分之十的人民，他們的頭指數達到而且超過八〇。最常見的指數則包含於七三與七六兩數字之間。從他們的鼻指數方面去看，腓拉與人是中等鼻子的（指數七七·七七，科普特人的鼻指數也是這樣：七七·五九。）頭髮既不是捲縮的，又不是發纒的，而是時常作環狀的，多少有點深棕色，眼睛也是一樣。腓拉與人的鼻子是直的，有時也是鷹嘴狀的。

從此以後，我們以爲科普特人與腓拉與人現在可以代表古埃及及人的人類形像，這兩種人本是一幹的兩支，因爲宗教與社會的理由纔分離開來。

但爲着要想將這個形像說得正確些，那末我們就當更向前去，我們不提到蘇丹的黑人（在尼羅河流域很多，而在埃及人種歷史上則幾乎毫無影響），而提到阿拉伯培杜因人，與兩個民族，有人能信他們影響了古埃及及種族。這兩個民族是培洽人 (Bedja) 與俾沙利爾人 (Bicharien)。埃及有很多的阿拉伯人。自從他們的征服（六四〇年）以來，六百年中，他們做了埃及的主人翁。雖然土耳其與埃及混合的民軍的篡奪，與土耳其的征服將他們的政治優勢奪去，「他們在智慧與能力，仍然是人民中主要的份子。可以說埃及全部是阿拉伯的。」

這般阿拉伯人類特徵是些什麼呢？

一般的說，這般阿拉伯人的身材是在中等以上。昌特勒所研究過的六個阿拉伯游牧部落的身材是一·六八公尺。這六個部落的頭指數是長頭的。頭指數總平均是七三·九六，指出他們的頭形比科普特人（Coptes）與腓拉興人（Fellahin）的頭形更要長些。鼻指數到處指出中等鼻形。這種種特徵的說明，可以允昌特勒發表如下的結論：埃及的培杜因人（Bedouins）（除開淮烏姆（Fayoum）的烏勒德阿拉俾人（Ouled Arabi））與腓拉興人、科普特人，以及加培斯（Gabès）與克盧密利阿（Kroumirie）兩區域的柏柏人（Berberes）都有很大的相同之處。

如果培杜因人與腓拉興人及科普特人相像，而這兩種人則與古代埃及人相像。我們能夠將這般過去的與現在的人集合起來，而說這兩種人是亞非人種大集團歷史中的兩個階段嗎？阿拉伯培杜因人——阿拉伯與敘利亞的——現在還在他們史前祖先的土地之上，如同科普特人與腓拉興人之在埃及嗎？要想做一個肯定的答覆，就當承認從前，在地中海東角與紅海兩岸，或許有一種長頭人民存在着，占據尼羅河流域的一部份人創造了埃及大文化，而他們同種的人民，不知為什麼理由，保守着他們的舊習慣，甚至於攻擊他們。為什麼不能做如此的假定呢？我們不認識比較單純的人種集團，其中只有一部份——有時是很小的——創造了若干文化的狀態嗎？

在下級文化的人類集團中（粗說起來是屬同一種族的），所有的不都是同樣的演進。就在非洲境界內，我們也可以在尼格利喜阿人（Nigriners）處找到一些比方。在高級文化的人類集團處，我們一定也可以舉出這

種的證明，地中海種的人民並不是到處都是同時一樣的演進；克爾特種 (Race celique) 的人民也是如此，還有很多其他的人民也都是如此。

在我們現在的認識中，除了假定以外，我們就不能有所作為。等到最古遠歷史時代的阿拉伯墳墓，將從前阿拉伯人的枯骨顯示給我們的時候，我們纔可以做些比較更實際的結論。

爲着使得完全，或者該當將上面可視爲古埃及人祖先的三個人種集團，與若干紐俾阿人（如巴拉布拉人 (Barabra) 比較嗎？

直至昌特勒開始在尼羅河流域研究的時候爲止，紐俾阿人的人體測量特徵，也在最不認識之列（原註見參考書第四三號二三三頁。）在巴黎，柏林，日內瓦各地所研究的幾個小組，曾指出他們的長頭形，與他們比較高的身材。這般培洽人 (Bedjan)，俾沙利爾人 (Bicharish)，巴拉布拉人，一定都是很好的種族，如果我們爲着找出親屬關係起見，將他們與古埃及人做一個比較，我想古埃及人是不會紅臉的。

但這種聯繫是正當的嗎？如果我們只就人類測量特徵上看，初看起來，沒有什麼可以反對古埃及人在同時期的俾沙利爾人或巴拉布拉人中間，去找他們直接的親族。並不是因爲法拉翁 (Pharaohs) 會攻擊他們，就說該當拋棄這種親族的關係。

這般紐俾阿人 (Nubiana) 是屬於尊貴的種族。很多的歐洲或許可以羨慕他們的細而又清楚的肉紋，他們細小的四肢，他們好看的皮膚顏色，他們細長的身材，他們直的鼻子。他們毫無黑人的形態：如突顎，闊鼻子，如鬚髮，

如果他們與蘇丹人混合則除外。巴拉布拉人或許比俾沙利爾人高大一點嗎？

雖然有些作者研究了他們以後，看出他們與古埃及人有許多相像的地方，而爲什麼不敢說他們與古埃及人有親族的關係呢？在他們的結論中，在提到沙姆波利翁(Cham-pollion)與其他幾位埃及語言學家所發表的親屬假設以後，他們又抱着遲疑的態度。或許他們是被文化太大的區別所擾亂了嗎？人們很小胆的樣子，接受這種人民的「痕跡」這些痕跡發現於各時期，特別在美姆非斯 (Memphis) 時代，與發現於各地，特別在上埃及 (Haute-Egypte) ……。

但現今游牧的阿拉伯人，不是阿拉伯大文化時代阿拉伯人的後裔嗎？他們不是阿爾漢布拉 (Alhambra) (譯者註：宮名，在西班牙)的數學家，天文家以及建築家的繼承者嗎？

第五部 美洲種族

第一章 概說

世界上有一個區域，牠的歷史如同美洲的歷史一樣，頭幾頁就載着一些最不可靠的假設！；表面合乎科學的假設與完全想像的假設——嗎？世界又有一個人類集團，他們的人種根源如同美洲土人的人種根源一樣，如今還是找不到頭緒嗎？

「新世界」剛一發現，最初關於土人的指示剛一到西班牙，一般博學家（？）就開始將這般土人立一系統表。因為完全缺少批評的意思（但在那個時期，已經有了比較的因素），去將這般新參加到人類家庭裏的人們，建立起種種最想不到的親屬關係。

首先，人們還是堅決的相信人類同祖論，如同科學毫不自由，宗教裁判所的火刑場也立刻爲人類預備好了，或許可以大胆地說印第安（Indians）的根源與歐洲白種人的根源不一樣，因為印第安人與歐洲白種人不同。聖奧古斯丁（Saint-Augustin）不會說過這句話嗎：「所有的人類，不管他們的膚色，身材，聲音，容貌或其他一切自然的特徵是怎樣，都是從同一原形質出來的！」

對於這種的態度，該當感覺到奇怪嗎？在十六世紀的初期，教會不還是極與盛興超出科學的嗎？一五一二年，有一個教皇不曾諭令說，在美洲所發現的土人，如同其他的人民一樣，也都是阿丹（Adam）與夏娃（Eve）的後裔嗎？我很知道幾年以後，一五二〇年，瑞士人巴拉塞爾士（Paracelse）會極勇敢地反對教皇這個諭令。他說：「不能承認最近在美洲各島上所發現的居民，是阿當的子孫，說他們與我們是有同樣的血與肉。摩伊斯（Moses）（譯者註：是猶太歷史中最大的偉人）是神學家，不是物理學家。現今的物理學家都不能承認依照摩伊斯講述的創造；不能對於這個創造有同意的信任，只能相信經驗的證明與證據。」但這是些孤獨的聲音，就立刻消滅了。一五七四年，有一位西班牙作者阿利阿蒙泰那斯（Arius Montanus），他只在聖經中尋找「科學的正確」，他說美洲的殖民，最初是「哲克坦（Jectan）的兒子，哲克坦是塞姆（Sem）的曾孫，他有一個兒子塞巴（Seba）移殖到中國；另一個兒子俄非斯（Ophis）起初先跑到「新世界」的西北部，後來又向下跑到祕魯（Peru）；第三個兒子約巴爾（Jobal）跑到巴西（Brasil）」（原註：見參考書第二六九號一頁）這些怪異的假設，不幸還沒有被我們加以消滅（原註：見參考書第二二五號一九〇頁）

加西阿（Gregorio Garcia）有一本著作，維諾（Vignand）視之為「要知道關於印第安人根源的舊意見必讀之著作」，加西阿於十六世紀時居住於祕魯，他在這本書中，相信美洲的人民是猶太人移殖過來的。我將這位人種學家所引用的理由敘述於下：印第安人是易受驚駭的，猶太人也是這樣的；他們不相信耶穌的聖蹟，猶太人也是這樣的；他們對於西班牙人爲他們所做的好處，不表示感謝——這是最大的理由——猶太人也是這

樣的……他們對於最可怕的屠殺他們——編年史中有這種記載——他們倒表示感謝！加西阿真是一個可愛的人啊！

在美洲最初的殖民史中，腓拉基人 (Phœniens) 也有很大的聲望。他們是胆量很大的航海者，因為他們既有這種的才能，那自然的結果，就當保證他們完全取得地球！不但是古時作者會作這種種過分的假設（爲着原諒他們，該當說他們知道得不多），就是與我們同時的作者們，也有許多人再做這種種的假設。

在這種種的假設中，說美洲人民是從敘利亞與巴雷斯泰恩 (Palestine) 的假設，倒受着最大的同情。我們已經談過塞姆 (Sem) 的曾孫，一般的猶太人，腓尼基人。在這個名單中，該當加入被約緒爾 (Josué)（譯者註：摩伊斯以後的希伯來人的首領）驅逐的開那人 (Canaanens)（譯者註：開那 (Cana) 在北非洲），以色列 (Israel) 的十個部落！

後來，人們也在聖經範圍以外——不過始終在亞洲——去找美洲人民的根源。有人想像在第八世紀的時候，開利阿人 (Carriens)（譯者註：開利阿是小亞細亞一個古地），圖拉尼安人 (Touraniens)，大批地出國，大風與海浪首先將他們帶到安提耳羣島 (Antilles)，後來帶到亞馬孫河 (Amazon) 流域！

一三八〇年，有一個韃靼大征服者庫布拉伊罕 (Kublai Khan) 所統領奪取日本的艦隊，在南美洲西部海岸上遭難了！我不知道經過一些什麼變化，那般遭難者就跑到祕魯，建立了一個祕魯帝國！

不久以前，斯密斯 (Elliot Smith) 與他的學派，在尋找大數目的信仰，習慣，專門方法。在地理上的分布以

後，因為相像的關係，就推論到哥倫布以前的美洲文化，是從尼羅河流域轉化而來的！不必在這個名單中再加上那般假定的大西洋人，因為這個名單的內容現在已使人想到很合時式的了……

爲着設法懂得美洲的殖民，差不多只提到亞洲。雖然非洲極大部份的地方已經被人認識了，但因大多數居民膚色的關係，自然不當列入其中。然而聖奧古斯丁（Saint-Augustin）說，如果不在黑人中，至少也在黃種人中去，找「紅種人」的親族關係，因爲人類同祖的理論是需要這樣的！美洲土人很有機會與亞洲人同屬一個系統！這種亞洲根源的假設，在過去是完全根據空想（該當提及邁雅族（Mayas）（譯者註：中美洲的印第安人）的日曆與亞洲有關係嗎？），現今又有這樣主張；但現今的假設，有了別的基礎。現在一般想發現美洲人祖先的人們，不再將他們的視線注視到敘利亞人與巴雷斯泰恩人（Palestinians）了，這個是我們馬上在西伯利亞可以看到的。

首先第一點是很重要的：若干美洲專家會固執地說，所有的美洲人都是相像的——其中還有幾個專家說都是相同的。——「看見了一個印第安人，就等於看見了所有的印第安人；雖然他們中間有時也有點分別，但他們保存着一種普遍的相像，能使得觀察者很容易看得出來，並且他們是屬於同一種族的，這是毫無疑義的……現在當加一句，但若有人能這樣解釋，則他們都是一樣的。」（原註：見參考書第二六九號一七頁）雖然在美洲各地的人民間，免不了看出一些變化，但這是因爲受了各地不同的影響，而美洲土人間纔有這些變化。這不是真正願意使問題太過於簡單化嗎？……現今美洲土人相像的成份，不會比過去他們相像的成份多，這是一定的。

但若美洲土人不都是從亞洲集團產生出來的——如同有人所確認的一樣，——那就當必須回到本地產的難題，可是這個難題本身並不能解決問題。此地，我們又遇到關於美洲化石人類種種爭執的假設。

我們知道阿美岐諾 (Ameghino) 研究工作報告，到處都會引起許多極烈的爭論。這位阿根廷古生物學家想像到他的國土內，有全世界最古的人類或人類以前的人類遺骸。但我們又知道現今大多數地質學家與古生物學家——歐洲的與美洲的一樣——都不遵從阿美岐諾的意見。我們可以說的，就是美洲第四紀地層，尤其是南美洲第四紀地層遠沒有被人研究呢；再者，我們對於美洲土人本地產的認識，還當採取極保留的態度。此外，雖然阿美岐諾對於南美洲印第安人的根源說得太古，可是指出美洲化石人類存在的，他並不是惟一的人。有很多的作者說美洲化石人類的存在，是在冰凍時代。布勒 (Boule) 對於這個問題是非常慎重的，但他自己也接受美洲人古遠到冰河紀 (Pleistocene)。

如果確定地證明了這個很古遠的時代，但仍不能阻止相信亞洲的理論。然而該當證明亞洲最初的人民是在美洲最初的人民以前嗎？或者該當承認「新世界」最初居民的消滅——在冰河紀時代已經消滅了嗎？與被亞洲人代替了（在什麼時期？）他們嗎？兩大陸間動物與工藝的對比，在任何冰河紀時代，都遠不可能。（原註：不再根據上面所見的空想，而根據科學的可能，去尋求美洲土人與若干亞洲人民間的親族關係，並不自今日始。卡忒法日 (Quatrefages) 堅決的相信這個。）他甚至於承認一個古的系統，因為他以為自從第四紀地質時代起，黃種人已經達到美洲，並且到了巴姆巴 (Pampa)。見參考書第二〇九號八二頁，並見附錄。）

美洲種族的問題離解決的時候還遠着呢。這種問題是最難的問題之一。比方，怎樣能解釋中美及南美一個很大部份現在短頭的人民，與從前發掘已經告訴我們史前長頭的人民中間，是有一種聯繫呢？拉哥阿桑塔（La Soa Santa）種族完全是長頭的。他們並且是很突顯的。倫德（Lund）說過：「住在世界這一部份土地上最古的人種，在一般模型方面，與被歐洲人發現居住於此的人種一樣。」

自從不容易確定年代那個很古遠的時代以來，在美洲真有兩種頭形極不相同的集團同時存在嗎？這似乎是現在研究的結果。這兩個人種是一同來到「新世界」土地的嗎？但若不是一同來到，那末那一個人種是最老的呢？現在還不能回答。

我們手中所有關於美洲近代人民材料，告訴我們，他們是屬於幾個人種的，這與維諾（Vignaud）所相信的不一樣。

在南美中東部區域內，似乎會保存着拉哥阿桑塔的長頭古形。

至於短頭形，則發現於從大西洋往西的地方，這種短頭的成份越往西越增加。這種事實尤其在柏那姆部科（Pernambouc）邦（譯者註：在巴西）與普拉塔河（Rio de la Plata）河口間長闊的地帶中，可以感覺出來，利普利（Ripley）在他的地圖中指示出這個事實。

科提爾耶拉斯山脈（Cordilleres）（譯者註：在南美西部海岸）中，有一大塊地帶，全部都被中等頭與短頭人民占據着，並且強大的向東擴張着。這般人民似乎大部份擴張到中美與墨西哥，但加利福尼亞灣沿岸地帶

則除外。

北美人民頭形的佈置更不守規則，如果除開哈德松 (Hudson) 小海灣以北的地方，及更西大陸北部邊境的地方：這些不幸的廣大地方被長頭形的因紐伊特人 (Inuits) 居住着，——在其餘地方居住的人民，頭形雖不完全達到短的特徵，但短的成份居多。

如果我們只從頭形方面去看，好像這些人種集團是同質的，但一加上其他的形態，比方身材，那末我們就馬上看出這些人種集團中有一個分裂的現象。差不多只有北方的本地人，被地理環境所限制的關係，還能保守着他們的地位，因為他們離開白令海峽 (Detroit de Behring) 更遠些。

我們以為北美的西部是一個短頭的集團，似乎將居民的圓頭放在長身體的上面。但種種的調查是到了可以確認這個現象的地步嗎？如果這種形態的聯合——高身材與短頭形——會存在的話，則我們對於北美人民是來自亞洲所作的種種假設，就要發生相反的現象。

實在，我們越過白令海與俄荷茲克灣 (Golfe d' Okhotsk)，到了西伯利亞土地以後，我們就遇見身材較小的人民。楚克契人 (Tchoukchis) 不是高大身材的人民，好久以來，有人設法在楚克契人處找出美洲土人的照相來。猶卡岐爾人 (Youkaghirs) 也不是高大身材的人民，但楚克契人似乎高大些。真正的楚克契人現在居住於北冰洋與安那提爾河 (Anadyr) 之間的冰地。但是從前他們似乎居得更西，占據弗科揚斯克 (Verko-yansk) 以北的地方，與利那河 (Léna) 流域的哥薩克人 (Cosaques) 抗爭了很長久以後，他們不得不從猶

卡岐爾人處穿過，以集中於這種被白令海峽海水所包圍的斷頭路中。

我們知道一九一二年，美國人類局局長爾德利卡 (Hrdlicka)，因為想就地研究亞洲與美洲人民的親族關係，就親自到西伯利亞去遊歷，以便研究當地的人民。他說他的所得是超過了他的希望。他是贊成布林吞 (Brinton)，荷姆斯 (Holmes) 等人學說的人，他在亞洲北部幾處地方，都能證實出來這般人類學家所想像的東西，就是亞美兩洲人種集團中的先天和合。特別在哲尼塞伊河 (Tenissei) 流域，他在最老的本地人民中，遇着與美洲土人相同的人型：一樣的膚色，一樣光而黑的頭髮。他甚至於看出精神都相同。爾德利卡習慣量人類身體的特徵，他的描寫不受科學以外的思考所擾亂，像他這樣博學的觀察，是該當注意的。

一部份美洲土人是西伯利亞中部與北部一部份亞洲土人的後裔，這是可能的。但我們有權將這種結論擴張到所有的美洲土人嗎？

我不相信，但並非根據上面所說的理由。只有等到我們能夠在美洲與亞洲有相等發現的時候，這個問題纔能解決。所謂相等的發現，就是指着比較的材料相等，這些材料所由來的第四紀地質時代 (Quaternaire) 的地層範圍，也是相等的。

將現在的人民比較一下，一定是有趣而且是必要的工作。但依我看來，如果對於原始的人民認識不清，則這種工作還是不足夠的。我們且等到美洲——南美北美——化石人類的問題有點進展，與美亞兩洲人類身型研究的數目多了一點以後，再做任何的肯定罷。

雖然在這些美亞兩洲區域內，地理環境不大宜於人類生活，而他們占有地是很少被人爭論的，但從前早已有了人種的混合，這是很可能的。直到如今，我們所研究過的各組，沒有一個是單純的。在身材，頭形，面形，膚色各方面，都現出複雜的集合來。最北極的人民，雖然不容易雜婚，但在美亞兩洲，他們的根源也各不相同。人們不將這種種的區別，歸過於地理環境的關係嗎？因為歸過於環境關係是太容易了，所以沒有多大的價值。

在兩個美洲廣大的土地上，美洲本地人幾乎未曾創造大文化，北美更不如南美。

一個科學的哲學家，或許要尋找這種不同狀態的理由。為着回答最困難的問題，凡是始終老實的人們，都要拿各種氣候的理由搬出；他們要確認北美的大草地與阿根廷的大荒原，本身就包含着所找的解释，因為在這些大荒原上人類集團中，比較別處更難，而且更不必要，游牧生活還在這些大荒原上繼續着。他們還可援用很多其他的東西。但是他們是對的嗎？研究了其他大陸在同樣環境中所經過的種種，或許可以給他們一些殘酷的反證。

美洲本地的文化，發展於北緯線二十五度與南緯線二十五度之間的地帶中，尤其在靠近太平洋的區域內。為着解釋這種地理界限，該當提出高原集中的影響嗎？該當搬出「種族」的因素嗎？我不知道。這般古民族的文化比較現在印第安人的文化高得多，這是無須爭論的。「他們知道紡織，築造，使用各種金屬器（鐵器除外）他們集合於大城市中，有權威的首領，正規軍，年稅，一種國家的組織等等」（原註：見參考書第一六號二五三頁。）

對於印第安人表示同情的西班牙編年史家，將這種文化描寫得非常有光彩，但在幾年之內，這種文化都被西班牙征服者蠻橫地壓倒了。我們只能從紀念物——幸而還很多——以及歷史家種種不正確的描寫——時

常是故意的——方面去認識這種文化。

在介於現今墨西哥與智利兩共和國之間的土地上，曾組成幾個帝國。彭沙特 (Benchat) 證明了在這些帝國之間不能考證出年代以後或者邁雅基舍 (Maya-quiché) 文化是最古的嗎？——用從北到南方法指明如下：「(一) 墨西哥或阿斯特克 (Azteque) 的文化，連同附屬文化：塔拉斯克人 (Taraques) 或密綽阿康 (Michoacan) 文化，與瓦哈卡 (Oajaca) 的密斯泰克人 (Mixteques) 與薩波泰克人 (Zapotèques) 混合的文化；(二) 猶卡坦 (Yucatan) 契阿巴斯 (Chiapas) 瓜泰馬拉 (Guatemala) 與洪杜拉斯 (Honduras) 一部份的邁雅基舍的文化；(三) 一種或許可以稱為中美洲 (尼卡拉瓜、聖薩爾發多) 的文化，牠或者與安提爾羣島 (Antilles) 古時人民的文化一樣；(四) 契布查 (Chibcha) 或空提那馬卡 (Cundinamarca) 的文化，就是哥倫布以前科斯塔利卡、巴拿馬地峽、普哥塔 (Bogota) (在哥倫比亞共和國) 高原人民的文化；(五) 祕魯的文化；(六) 代阿岐特人 (Diaguies) 或卡爾沙基人 (Calchaquis) 的文化，從前他們佔據了卡塔馬卡 (Cataamarca) (在阿根廷) 省」(原註：見參考書第一六號三五四頁)。

我們不當在此地說明，我們對於這些文化現在所知道的種種。因為這不是我們的任務，本叢書中有好幾本著作是爲着答覆這一類問題而寫的。我們且試述文化促成者當是如何。

墨西哥高原，稱之爲阿那瓦克 (Anahuac) 高原 (靠近水面)，在這個高原上曾經過下列三個帝國的文化：托爾泰克 (Tolteque)，契契麥克 (Chichimeque)，阿斯特克 (Azteque)。

首先，我們對於他們的根源知道得不大清楚。或者在第四世紀（？）與第八世紀之間，在墨西哥高原上有一種高等文化的人民，他們有中美洲全部社會的特質——他們種族也有這般的特質嗎？——墨西哥的歷史家說，在這個托爾泰克時代的末期與墨西哥建立之間，有一個契契麥克「帝國」。

我們最要緊知道的，就是當辨別清楚這般名稱不同的人類集團，是否在人種上有同一的根源。平常總以名稱相同的方法，將那瓦斯（Nahuas）各民族或部落集合起來。這或許是一種專斷的方法。初看起來，托爾泰克，契契麥克，阿斯泰克各文化，似乎是前後連續的階段，不過來自北部各區域的人民，在移動的過程中，停留的時間長短則不一致。在現在墨西哥政治界線更北一點，我們在普韋布羅人（Pueblos）中間，找到很重要物質上的表示。語言似乎支持了這種的假設。

就是在阿斯泰克（Azteque）同盟創立以後，這些集團的存在是經過了許多不停的同室操戈的爭鬪。這些爭鬪解釋了西班牙人在征服時期中所得到比較容易的成功。西班牙人所以能夠毀滅阿斯泰克帝國，是因為有特拉斯卡爾泰克人（Tlaxcalteques）的合作，當時這個貴族制的共和國，也是被科泰斯（Cortez）（譯者註：十六世紀初期征服墨西哥的一個西班牙軍官）侵略人們的敵人。

在那般征服者們下船的時候，阿斯泰克同盟物質上的力量增加很高。如果一五一九年三月十二日（原註：別的作者說是一五一九年四月二十一日，見參考書第二三二號）西班牙軍隊沒有來到墨西哥海邊，我們還可以問一問：這個國家的前途如何，一天一天的發展以後，這個國家對於美洲普通歷史的影響又如何。

從西邊的泰汪泰培克 (Tehuantepec) 地峽，到東邊的約在現今洪杜拉斯與聖薩爾發多邊界，在哥倫布時代以前，在這個區域內生活着邁雅基舍人 (Mayas-quiché)。有人說，他們組成美洲人種最單純的族系之一。組成這個族系的是三個主要的集團：瓦斯泰克人 (Huastèques)，邁雅族 (Mayas)，基舍人 (Quiché)。如同墨西哥人一樣，他們是大建築物的建築家，特別在猶卡坦 (Yucatan)，旅行家最初在此地發現這些紀念物的時候，覺得很奇怪。這般美洲古時人民是些靈敏的雕刻匠，尤其在石頭上做些複雜的隱起彫。

在西班牙人來到的時候，那般居住於猶卡坦的人民似乎不能自認是美洲原始人民（冰河紀的人民）的子孫；因為麥瑟 (H. Mercer)，托姆普松 (Thompson)，拜隆哥爾同 (Byron-Gordon) 等人，在猶卡坦的洞中窺探的結果，對於邁雅土地上居民，並沒有發現什麼最古遠的根源（等於我們的上古時代 (Paleolithique)）在這個民族的舊記憶中，曾提到來自南部的移民，他們或許居住於猶卡坦半島。似乎墨西哥人也侵入猶卡坦。傳說似乎將邁雅歷史最初的章節，升到耶穌紀元後的初期。但如同墨西哥本身一樣，猶卡坦經過了阿斯塔時代很遠以前的文化階段（原註：比方見參考書第七六號），這是大家所公認的。

第二章 墨西哥人民

在哥倫布以前，墨西哥人民會連屬於那個人種集團呢？墨西哥現在的居民，是曾被西班牙征服者攻擊人們的後裔，這是一定的。自從十六世紀以來，美洲歷史並沒有記載任何人民移植到墨西哥地方。任何可以促成民族移動的地形事變，從未發生過。研究現在的人型，就是要知道那般創造被西班牙人毀滅了的文化的人們人種特徵。

阿斯泰克人 (Azteques) 現在的人數，約有一五〇、〇〇〇人。此外，一八九六年的調查，指出二〇〇、〇〇〇塔拉斯格人 (Tarasques)，二六五、〇〇〇薩波泰克人 (Zapotèques)，幾千密斯泰克人 (Mixteques)。

墨西哥與中美洲這般民族似乎離滅亡還遠，這與北美以前的情形不一樣——白種人在北美不祥的事業會延滯得很長久。——這般民族不但不會滅亡，而且正在向前發展着。現在不是有人說，在中美各種社會生活方面，土人已經追上了從前征服者的後裔了嗎？這是公正的反轉！

對於這般人民人類學上的各種特徵，還沒有充分的調查過。我們對於他們雖然知道得不多，但是我們已經知道他們是短小身材與短頭的人民。他們的皮膚是深棕色的，他們的面頰是突起的。然而在墨西哥全境居住的人民，他們的模型並不是一樣的；如果現在各部落真是還居在原處，那末就很難知道，在這個美洲區域的古史中，

各部落的影響如何。

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分成兩個人種集團：索諾拉人 (Sonoriens) 與阿斯塔克人 (Azteques)。北部的集團自然連屬於美國西部一大塊土地上的印第安人羣，這般集團似乎簡直是印第安人羣南方的延長。因此他們與墨西哥中部與南部的集團分離了。他們的文化與普韋布羅人的文化是同樣性質的；並且一般的說來，他們的身型與阿利左那 (Arizona) 海岸絕壁中人民的身型是相同的。(原註：該當將與新墨西哥 (Nouveau-Mexique) 祖尼人 (Zoni) 有關係的部落除開，因為他們似乎與古阿斯塔克人屬於同一的集團。發掘的結果，普韋布羅人中間有短頭人民的存在。至少阿斯塔克人的祖先或許居住於這些古地。)

這般墨西哥的索諾拉人是些高大身材的人民，他們的高度達到與超過一、七〇公尺，他們的頭腦蓋並不像墨西哥中部與南部大部份土人的頭腦蓋那樣圓。這般索諾拉人是些次長頭人 (Sous-Dolichocephales)，如同新墨西哥的彼馬族 (Pimas) 與阿利左那的印第安人一樣。

雅基族 (Yakis) (Yakuis) 與美俄族 (Mayos) 都是些中等頭人 (原註：見參考書第五七號六一二頁。) 卡特 (Ten kate) 指出他們的輕爽——在世系上，這個特徵有若干重要性，——與他們凸出的鼻子。他們主要的居處是靠近加利福尼亞灣 (有兩個河流的名稱與這般印第安部落的名稱相同，這兩個河流也流入這個海灣。)

但若如同若干作者所說的一樣，墨西哥古文化是從北方來的，那末現在墨西哥中部與南部的人民還當是

些與這般索諾拉人相像的人民（原註：若不是開化者自己帶來文化。）但並非如此，這是大家所知道的。北部印第安人子孫的缺乏，已經被那般以爲墨西哥文化是從南美印卡人（Incas）方面而來的人們，用來作爲論證了。阿斯塔克人或那瓦斯人（Nahuas）的名稱，是一個集體的名稱，其中包括好幾個部落，在西班牙人未來到以前的二三個世紀，這般部落在大西洋沿岸墨西哥附近的地方，曾建立起幾個聯邦：泰斯庫科（Tescuco），特拉科班（Tlacopan），泰諾赤提特蘭（Tenochtitlan）。除了這幾個部落以外，墨西哥還有其他三個人種集團，有人（得尼刻（Deniker））能稱之爲本來的墨西哥人。這就是俄托密人（Otomí），他們居在墨西哥東境的高原瓜那華托（Guanahuato）邦（有人說俄托密語言幾乎完全單音字的語言，這是美洲獨一無二的情形）；塔拉斯克人（Tarasques）與托托那克人（Totonacs）。塔拉斯克人中間，有一大部份是雜種人，其餘都是同一血統的人民。這般塔拉斯格人都居在密綽阿康（Michoacan）各山中，位於太平洋沿岸山腳下。他們部落居留於此，這是現代的事情。從前他們散布於更北一點。但是他們沒有越過墨西哥的中部嗎？他們不像與索諾拉（Sonoriens）有什麼親族關係。或者在墨西哥最初文化建立的時代，他們是南部集團向北前進的極先鋒嗎？托托那克人是屬於大西洋沿岸的。他們居住於未拉克盧斯（Vera-Cruz）省。

在普韋布拉（Puebla）高原以南的山區中，集合了許多中美洲的印第安人，其中有薩波泰克人（Zapotèques）、密斯泰克人（Mixtéques）、左克人（Zoque）、查巴內克人（Chapanèques）等。這個山區中的水向各方向流去，其中有一塊廣大的土地以瓦哈卡（Oajaca）城名爲名，這個山區包括泰汪泰培克（Tehuantepec）地

峽在內。薩波泰克人是從一個很強民族的後裔，那個民族的文化與阿斯泰克人的文化相像。大體說來，這般墨西哥南部人民的身型，就是阿那瓦克（Anahuac）高原土人的身型：短小身材，短頭，深棕色皮膚，面頰突起——我們可以看到與索諾拉人的不同。他們一定都屬於同一根源的人種集團。

邁雅族（Mayas）居住於猶卡坦半島（並不只是北部土地有這個名稱）他們被視為中美洲區域最古的人民。許多歷史學家將邁雅族連屬於托爾泰克人（Toltequos），但他們的方言則與托爾泰克人的完全不同。這個邁雅族引起一個很重要的人種根源問題。有人根據邁雅族的語言與古巴、海地（Haïti）、牙買加（Jamaïque）等地土人所說的語言相像，就以爲邁雅族原籍是安提耳羣島（Antilles）。這種接近已被人承認了，並且看到傳說這個民族來到猶卡坦（Yucatan）約在耶穌紀元前八百年的時候，就當承認在這個已經很古遠的時代，大安提耳羣島與美洲大陸間，已經有了交通安全的方法！我知道最近的作者如斯賓頓（Spinden），他們說邁雅族的移殖沒有這樣早，要晚幾百年，是在耶穌紀元前二三十年的時候。然而我相信對於這種說法，還當採取保留的態度（原註：見參考書第二四八號）。此地，這不過是些印第安人的語言與傳說的接近罷了，似乎不大可靠。

很多研究美洲的專家相信邁雅族如同墨西哥人一樣，是屬於那瓦特爾（Nahuatl）支系。邁雅紀念物的大建築家或許是些托爾泰克人，他們是被阿斯泰克人的壓迫而來到猶卡坦的。從人類學觀點上說，這一種的假設是不會遇到很嚴重的異議的。一定可以認爲邁雅族與阿斯泰克人好像是從一個共同根源而來的。

邁雅族從猶卡坦散布到瓜泰馬拉、洪杜拉斯、聖薩爾發多。他們的文化與墨西哥人的文化相像，不過墨西哥

反對殺牲致祭的儀式。現今邁雅族已經分爲很多部落，散布於墨西哥與瓜泰馬拉。大致的說，他們身體的特徵，到處都是一樣的：小身材，短大的身軀，短頭。他們的面部上有突起的鼻子與面頰。在這些特徵上，他們與墨西哥其他古時人民相接近。

在十五世紀初期的時候，邁雅族放棄猶卡坦的北部，移植到瓜泰馬拉的基舍人（Quiches）中間去。這兩個集團的集合，造成了邁雅基舍人（Maya-Quiche）的總體。占有猶卡坦習慣的是基舍人，這是奇怪的事情。

當我們再往東走去的時候，我們繼續找到一些人民，他們的身體特徵與我們剛纔所描寫的也相像。他們不停止於巴拿馬地峽。凡是向安提斯（Andes）山極北部份走去的旅行家，都可以找到他們，如果旅行家會從這個山脈中跑到祕魯與布利維亞的高原，還可以遇見這個古種族的代表者。這似乎是人類學調查很明白指示出來的——這種調查極不充分，——並且這種調查是在南美洲西部進行的。

在哥倫比亞，契布查人（Chibchas）（或（Myscas））似乎與他們北方鄰居同屬於一個文化。不幸本來的契布查人幾乎消滅了。

在提提卡卡湖（Lac Titicaca）區域內，愛馬拉人（Aymaras）曾留下很多石質建築物的遺跡。有幾個作者認爲他們是南美洲最古的開化者。繼承他們的文化的是基楚阿人（Quichuas）。印加（Incas）皇朝是從愛馬拉人而來的。當西班牙征服的時候，那般占據太平洋沿岸山地（從北緯線二度到南緯線三度）的印第安人，是愛馬拉人的一個部落，或是基楚阿人的一個部落。這般印第安人的根源，與邁雅族的根源一樣，曾被極烈的

爭論過。有些人根據基楚阿斯人的習慣，說他們來自南方庫斯科（Cuzco）附近，甚至於來自更南提提卡卡湖附近。反之，另有一些人以爲當將這般人民，與南美洲西北部（也就是中美洲與墨西哥）的人民連屬起來。

這般部落中有一個部落最佔優勢，統治了其他的部落，組成了一個帝國，稱之爲祕魯，這是西班牙人首先告訴我們的，不過土人不用這個名稱，利未（P. Rivet）曾這樣說過。在哥倫布以前的時代，「祕魯」這兩個字在現在的祕魯區域內是無人知道的——這種事實已被未加（Garciasso de Vega）確認了，他本人是印第安人，很知道基楚阿人（Quichuas）的語言——這個名詞，以後當用來指明印加（Incas）帝國，在未發現這個帝國之前，是指明哥倫比亞海邊一條河與一個領袖，在本地的方言中，是「水河」的意義（原註：見參考書第二二二號二八九頁）。

第二章 印加人

在十六世紀初期，印加帝國達到了極強盛的時期。在當時，這個帝國比阿斯泰克帝國廣大。但是國內的擾亂，尤其是彼薩羅（Pizarro）的來到（一五三二年），使得牠瓦解了。西班牙的征服者用他們慣常的暴力，將最後一個印加人（Inca）阿塔瓦爾巴（Atahualpa）殺死了以後，就奪取了印加帝國。

我們可以問一問這個印加帝國後來怎麼樣，牠是否繼續地生存着。這個帝國曾有一個很動人的政體與社會狀態，其中有若干地方，簡直與現在俄國的共產制度相近。

印加是一個神體，按法是所有土地之主，但他將占有權暫時分別委託於家庭的父親。每一家庭的父親從不可讓與的土地中接受若干土地，以作維持他的親屬之用。等到親屬人數增加的時候，應得的土地也按照比例增加。其餘的土地則屬於國家；不過是分爲兩股：一股屬於印加，另一股屬於「太陽」（原註：我們記得印加人自認是太陽的後裔。）

所有已婚的男女，從二十五歲到五十歲，除了耕種自己的土地以外，還當耕種國家的土地。病者，老者，幼者，則一律免除這種工作。產品則貯存於印加所有的倉庫中。每個村莊有兩個倉庫：一個作爲印加稅糧的積存，另一個專爲「太陽貯糧之用，作爲荒年的後備糧。」爲維持在野的軍隊起見，在帝國內則滿建貯藏所。

人民還當服其他的役務：公共工程（修築灌溉用的運河，道路等等）；軍備（製造工具，武器，衣服，鞋子）；至於原料，則由國家供給。

爲着使得他們的帝國，能够得到極大的政治團結起見，印加人強迫被征服的民族說基達阿（Quichua）語言，這是官用的語言。我們還相信凡是壯丁都當服兵役。爲着使得田地能夠有規則的耕種，與集體制度只感受最低的影響起見，對於兵役則採用輪流的制度。道路網是非常發達的，從庫斯科（Cuzco）起通到各地。每個縣邑都當修築與培養經過其縣境的道路（原註：見參考書第一六號六〇五頁及以後各頁。）

這般城市，宮殿，寺院的建築家——是美洲全境最靈敏的建築師——這般農業工程師知道最複雜的灌溉方法；這般靈敏的製陶器者，在他們的出品中，我們裝飾的技師可以盡量地採用；這般組織家，如同羅馬人一樣，自從出征以後，就向各方修築道路，他們是屬於那一個種族呢？

在前面，我們已屢次看到，對於這個問題，我們不能做一個滿意的答覆。根據若干考證得最清楚的作者的意見，祕魯各民族在很古遠的時候，就感受到來自東方的影響。依照利未（Rivet）與克累基蒙福爾（Créqui-Monfort）（原註：見參考書第二二三號），愛馬拉人（Aymaras）來到安提斯（Andes）高原區域，是在烏盧人（Urus）（或Uros）以後，「這原來是亞馬孫河（Amazon）流域的民族，以前散布得很廣，現在減少到約有一千人」（原註：見參考書第二六九號五四頁。）這個民族是從拉哥阿桑特（Lagoa-Santa）的古時長頭人民遺傳下來的嗎？

利未在祕魯住了很長久，會細心地研究過這個民族，覺得在發現美洲以前或者不很遠的時候，祕魯將青銅器的專門技術傳給墨西哥；並且以為銀器的專門技術會經過同樣的道路。

金屬器的使用是經過由南到北的路線，但這是一種單獨的事變嗎？或者該當將牠看作一種偶然的現象嗎？自從美洲的上古時代以來，這些偶然的現象總是有；這兩種文化中最古的文化，起頭形成於安提斯高原，後來有規則地傳播到北方去了。

在這些假設的反面，我們還當接受墨西哥中部最初文化的假設嗎？這個文化首先發揚到猶卡坦（Yucatán）（但有人說邁雅族（Mayas）的文化，比墨西哥人的文化更古遠些，）後來從此地經過地峽與高山谷，而發揚到祕魯與布利維亞。

讀了那般研究美洲專門家最近著作的時候，就可以看見他們以為這個問題離着解決的時候還遠着呢；這兩個觀點都被維持着。我們以為這個問題離着解決的時候還更遠呢，這是有很大理由的。

不是有人將卡爾沙基人（Calchaquis）的若干人種特徵，與距離很遠的祖尼人（Zunis）的同樣特徵連屬起來嗎？——尤其是一種特別人型石質身材的建造！

人類學家對於文化最初的發揚地是不會不留心的。反之，我們能够在這個地方找到許多有益的材料。

那般從布利維亞到墨西哥創造這些興盛帝國的人民，與組成這許多部落的人民，是從何處出來的呢？他們名稱的複雜，可以使得我們相信有好幾個種族，至於從布利維亞到墨西哥的方向，在我們看起來，並不與年代相

稱。

雖然這些部落的名稱與方言各不相同，但似乎該當認為他們是一個人種集團。現在這個人種集團還占據他們祖先所占據的地方。

我們記得他們人種的特徵如下：小身材，短頭，黑而光的頭髮，突起的面頰，凸出的鼻子，在我們追隨土人大文化蹤跡的地方，到處都可以找到這個人型。

向北去，我們可以將這些人民連屬到幾個南方索諾拉人（Sonoriens）但以後怎麼樣呢？向美洲更西的地方又怎麼樣呢？他們的面積似乎只限於墨西哥的北部。向極南方，我們說他們與阿勞卡尼阿人（Araucans）有親屬關係。即使這些地理的延長保證我們有很重要的新認識，但對於全部的問題也毫無解決。

一個人類學家能做的惟一的結論，就是確認在哥倫布發現美洲的時候，在這個大陸的民族中，有一個強大的集團，由人種方面講，是比較的單純，他們分布於極北（至少從墨西哥高原）到現在智利的中部。在南美，或者這些集團中有幾個集團移到東部江河區域的平原。

這個種族在牠向極南方的擴張中與巴塔哥尼阿人（Patagons）不同；又與拉哥阿桑塔（Lagoa-Santa）人民所傳下來的巴西長頭落不同；在現在墨西哥北部，又與大部份高身材長頭的印第安人不同。但這個種族最初的根源是什麼呢？

我們完全不知道。如同現在的假設所希望的一樣，我們很容易將他們與西伯利亞本地人民建立起關係來，

這也不見得。

該當稱這般土人爲本地人嗎？在那般求之於字句以外的人們看起來，這個名詞並沒有多大的重要。還當等到發現化石人類的骸骨以後，我們纔可以有權力談一談美洲土人的一個美洲的根源。

在很多著作家以後，在那般設法建立種族與文化關係的人們看起來，很值得注意到，在美洲各種族間，只有一個人種集團有強大的文化，有些地方，其他有名的古文化也未會超過！

但若我們看到只有一個人種集團會創造一種文化（有兩個不同的形像，）我們還可以注意到在美洲廣大的土地上，只有兩個區域會發生這種文化。這只是因爲這兩個區域住着屬於同一種族的人民，而其他發展的情形仍舊是兩樣的嗎？（原註：這只是一種說法，這是很可能的。但惟一的人種理由，決不會說明同一人種所創造與所經歷的文化二元論。）

從哲學觀點上去看，我們對於西班牙侵略的發生，認爲是很痛苦的事變，至於還當表示憤恨，因爲這個侵略既是殘酷的，又將美洲若干地方非常發達的社會狀態忽然消滅，使得我們不能知道種種自然的命運。但若沒有西班牙的侵略，則在同一的實驗場所，經過同樣纔能的實驗家去作實驗，四百年後的今日，邁雅族的文化或印加人的共產狀態，又將如何呢？但若我們二十世紀的人民，忽然發現了美洲，那末在我們面前，我們又找到些什麼呢？這些文化是有了光輝嗎？已經發展到別的社會狀態很不相同的區域了嗎？或者在我們眼前有一種形態，與西班牙征服者來到美洲時候的一樣嗎？或者反之，這些文化自己已經衰落了嗎……

除這種種的假設以外，我們還可以想像其他的事情：阿斯泰克人，邁雅族，印加人，但若與歐洲文化和平的接觸了以後，或許就因為拆中的關係，改變了他們的習慣嗎？或者他們會繼續「過活着他們的生活」，多少是完整的，如同若干非洲人民現在還是這樣的一樣嗎？但這般非洲人與白種人是永久的接觸着。

經過激烈的打擊以後，這些本地文化永遠不會恢復到原來的狀態。現在的土人，比較從前專制制度下的他們祖先更幸福些嗎？——從前墨西哥是非常殘酷的——

現今有人從各方面指出原始種族很榮幸的復興。看到了這個復興以後，還可以提出這個問題：雜種對於現代土人現有的強力有什麼重要呢？墨西哥的復興——該當希望這種復興也能發生於美洲其他的地方——完全是土人的成績嗎？或者該當相信血液的混合，會給與若干古印第安人的子孫一種新強力嗎？我們可以想像到這種假設立刻就引起所有人種混合的各個假定；特別是有關血液成分的假定；與由此所發生的各種反應。

在我們能够辨別清楚一代中所含的各種血液成分的那一天，那我們就能計畫一種多麼好的社會人類學的研究呢！在這一代的行為中，外國血液有多少的作用呢？（原註：在中美洲，至少有三個主要的種族曾經幫助創造現在的人民：印第安人，西班牙人，黑人。這般雜種按照他們血脈中外國血液的多少，以定其專有的稱呼。哈密（Hamy）從前根據卡斯特羅（Ignacio da Castro），對於墨西哥這些雜種交合的情形，發表過一本很複雜的專門語彙。）那末該當相信種族與歷史很明顯的關係嗎？

第六部 大洋洲種族

第一章 概說

大洋洲 (Océanie) 是由地理學家用澳大利亞 (Australie) 大陸，與許多散在大洋中的大小島嶼組合而成的。所占的面積很廣（全球三分之一），但浮出於水面的島嶼只占一部份：八、九六〇、〇〇〇方公里。在這些分散土地所居住的人民，約有六、五〇〇、〇〇〇人（原註：馬來羣島的人民不包括在內，人數有三五、〇〇〇、〇〇〇，散居於二、四四四、〇〇〇公方里的土地上），分爲四個人「種」：澳大利亞種，因多尼西亞種 (Race Indonésienne)（亞洲的羣島），美拉尼西亞種 (Race Mélanésienne)（新幾內亞 (Nouvelle-Guinée) 與其附近各島嶼的土人），波利尼西亞種 (Race Polynésienne) 住東太平洋各羣島上。

這些種族的根源，常被視爲普通人類學上最有趣而又最困難的問題之一。

有幾個人種學家贊助這些種族都是本地人的主張——這自然無須費很多的想像；其他的人種學家則設法解釋這些人類集團是在各時代移殖來的，甚至於極孤獨羣島上的人民也是移殖而來的。我們知道卡忒法日 (Quatrefages) 是這一派的健將（原註：見參考書第二〇七號）。

有一個首先要解決的問題：這個廣大區域的地質根源是什麼？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因為我們大部份理解都是根據這個。

烏爾維爾 (Dumont d'Urville) (譯者註：十八世紀的法國航海家) 以為波利尼西亞 (Polynésie) 是最初與亞洲連接的一個大陸的殘餘。在陷沒了以後，只有最高的山峯浮出水面——如同歐洲的科斯 (Corse) 與薩提尼阿 (Sardaigne) 一樣，這都是第四紀地質時代大圓頂的殘餘——造成現在的各羣島。波利尼西亞人 (Polynésiens) 或許就是從大災難中逃出來的人民的後裔。

這個假設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似乎與塔希提人 (Tahitiens) 所保存的大水傳說相符合，卡忒法日 (Quatrefages) 爲着打擊這個假設，所以在提及動物學調查所給予的反證以後，就提出人類學中的論證。他看出一切波利尼西亞人說的是同一語言，不過方音稍有不同；後來他又說：「然而，波利尼西亞的面積，就照我上面所指明的極端界限，也比亞洲全部的面積寬大。如果亞洲的波利尼西亞大陸陷沒於水中，只露出山峯，在這山峯上逃難着幾個現在的人民，我們對於這個大陸又將如何想像呢！每個羣島，時常每個島嶼，不是很明顯的有牠所特有的種族與語言嗎？」(原註：見參考書第二〇八號一四〇頁) 至少可以回答說，亞洲語言的複雜性大概是時常存在的——比方在第四紀地質時代 (Quaternaire) 的初期。

一般地質學家承認太平洋的島世界，全部看來，是有古遠的根源的。(原註：但大家都知道，很多的波利尼西亞島都是新近形成的，特別是珊瑚島。) 我們的眼睛看着這個世界，如同瞻望着一個舊的地理學一樣。澳大利亞

與亞洲最後斷續陸地交通的時候，是在鉛粉時代（Crétacique）的末期，或第三紀地質時代（Tertiaire）的初期。蘇門答臘（Sumatra），爪哇（Java）或者婆羅洲（Boréo）等大島，大概與亞洲陸地連接的時間更長久些（直到第三紀地質時代的末期嗎？）

因此，如果能夠承認至少亞洲羣島一部份的人民是從陸地來的，所以這種看法對於澳大利亞與大洋洲的島嶼都不能適用。那末只有從水路移民的一條道路，如同在哈勒（Hale）與許多地理學家以後，卡忒法日所想像的一樣。

但是這般移民，只有在航海可能的那一天，纔能開始由西到東移到太平洋，這就是說那一天人類或許發明了船隻，並且能長久的載人與受指揮；因為不管季候風的確定，與海流的偶然，是多麼的重要，但不當是應該注意的唯一的因素。

所以根本的問題，似乎是要知道產生羣島的那種陷沒，與北太平洋沿岸的航行，是在什麼時代。我很知道那般贊成離鄉國假設的作者們，不會說波利尼西亞人的移殖，是在有史時代以後的。最初的航海是遠在這個時代以前的。

但若波利尼西亞人是從亞洲東部各羣島動身的，那末在最初的時候，這般羣島的人民是怎樣來的呢？有人回答我說：用後來牠們居民所用的一樣方法，由西更向東去！

因此很簡單：愈由西向東移動，則時代愈古遠！並且人種系統的「外形」或可維持。東部各島或許只在較近

的時代纔有居民。

但若事情是這樣容易——是、不是、真、正、很、容、易、的、呢、並且、這、個、不、會、使、人、憶、及、阿、利、安、人、的、「前、進」嗎？——那末如何解釋比方馬來人 (Malais) 與澳大利亞人 (Australiens) 在人種上很大的區別呢？並且波利尼西亞人這兩個集團自己又怎樣呢？

該當承認在移民中預先有了選擇嗎？有些人是預備去移殖澳大利亞，另有一些人則預備去移殖新幾內亞等地。

語言的接近是些不足夠的論證。太平洋各種語言與馬來土話有關係的事實，就可很容易地解釋出來，無須乎如同大家所懂得的一樣，將人類移動提了出來。

後來，如果有人在這些分散土地的冰河紀 (Pleistocène) 地層中，發現了一些人類的遺跡，那又當說什麼呢？這種發現與上面的假設是完全不相合的。但是這種判斷是不會再生問題。所以在波利尼西亞，到處都希望有古人類的研究；自然在這個地方，就是說在地質上最古遠的島上，這種古人類的研究是可能的。

如果將類人猿 (Pithecanthrope) 的問題除開，直到現在，澳大利亞與爪哇會給我們許多最有趣的材料。

現在的澳大利亞人被視為最原始活人類的代表，一般人類學家每每將若干化石人類（如內安得塔爾人類）與現在澳大利亞人相比較；不過這自然是完全形態上的比較。

現在澳大利亞種族的祖先是否是第四紀地質時代的人民，這是人人都當知道的很重要的問題。很久以來，博學者的眼光都會注視這點，但無結果。可是請看幾許最近的觀察開始使得我們明瞭。

最近（一九一六年）有人在惠靈吞（Wellington）（譯者註：是新西蘭的京城）一個洞中，找到一個人的牙齒。一八九八年，瓦南姆部爾（Warrambool）（在Victoria）博物院院長阿契巴德（Archibald），在瓦南姆部爾發現兩個腳印一個屁股印，說是屬於人類的，這個人或許坐在最新世（Pliocene）古沙灘上，因為沙是軟的，很容易保存印在上面的痕跡。一九〇五年，一位德國古生物學家布朗科（Branco），將他對於這些有名的印跡所觀察的結果發表出來。現在大家都贊成諾埃特林（Noelting）的意見，說這是袋鼠的足跡。（原註：克拉區（Klatsch）證明澳大利亞人腳的寬度不超過〇・〇八公尺，如同上面所說的足跡一樣。）

但在一九一四年，有人指出在澳大利亞陸地有一個更重要的發現。這個發現遠在一八八四年，但科學的報告並未提到過。這就是在布里斯班（Brisbane）西面，靠近塔爾該（Talgai）達爾林（Darling）高曠區（在Queensland），在二・五〇公尺深處，找到一個人類頭腦蓋。這個地層內埋着已經絕跡動物的遺骸，如 *Notohierium*, *Diprotodon*。這個頭腦蓋或許是一個少年人的頭腦蓋，他的面部是非常突出的，比現在澳大利亞人更突出得很多。布勒（Boule）以為這個頭腦蓋代表「澳大利亞人的原型，自從很久以來，已經取得人類腦子，但在他的面部保存着他的原始中更野蠻的痕跡」（原註：見參考書第二一號三七二頁，又見參考書第二四四號。）在我們認識的現在狀態下，這個頭腦蓋或許被視為冰河紀（Pleistocene）時代的東西。

如果這些人類殘骸真是屬於這個地層的，那末就當問一問最初在第四紀地質時代移殖到澳大利亞的人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並且他們是怎樣來到這個地方的？我們記得澳大利亞與亞洲大陸分離，至少是在第三紀地質時代（Tertiary）的初期。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

大洋洲其他的區域也可能發生這些同樣的問題。在爪哇特林尼爾（Tritoli）的發現（見亞洲那一章）可以使得我們對於這點發生種種希望；如同同一作者也在爪哇瓦洽克（Wadjak）所發現的頭腦蓋一樣。

我們看出大洋洲的殖民史，並不像前一代人類學家所想的那樣簡單。我們前輩還不知道的塔爾該（Talsai）頭腦蓋，與類人猿的遺骸，使得我們採取慎重保留的態度。

有人指出在太平洋西部各島上曾發現燧石與光石的工具。這些發現不像有種種地層的證明，可以允許我們援用上古或近古各時代的繼續，好像在歐洲一樣，並且可以做一種年代的比較。這些工具不是很古的，這是可能的。

石器時代在大洋洲若干土地上的延長，纔開始不久。關於這點，有人曾看出一種很有趣的人種分類學上的現象：兩個社會狀態完全缺乏和合。馬來羣島（Malaisia）的文化，大體進步得很多——並且大洋洲人民說的是馬來語——有很多的大大洋洲人民會保存原始的工具類，特別是石器。在向東的前進中，馬來語比物質文明要走得快的多。這有一點像蘇丹的黑人一樣，既讓英語消滅了他們的方言，而同時則保存着他們人種特徵的完整。但自然這只不過是一種形像罷了。

關於大洋洲人種的不平衡，還當指出得尼刻（Deniker）所提起的觀察：雖然他們島上有陶土，而新西蘭的毛利人（Maoris）不會製造陶器；雖然有亞麻與其他可供紡織的植物，而他們也不知道發明紡織（原註：見參考書第五七號五四八頁。）凡是留心人類地理的地理學家都不能不看到這個事實。

對於大洋洲的各種族，我們就要很快的敘述一下——很快的，是因為這般民族在歷史中也沒有擔任很大的職務——並且由西到東，在我們的旅行中，我們都保存着地理學家所創造的四大部份。

第二章 馬來人

對於馬來羣島的人民，從前有人做了許多無多大根據的假設，一般人類學家自願將馬來羣島人民分爲馬來人 (Malais) 與因多尼西安人 (Indonésiens)。

本來的馬來人——我們此地所稱的馬來人是人種分類學上的語詞——分居於蘇門答臘、爪哇，與其他巽他羣島 (Iles de la Sonde)，以及北部各島大部份的海邊。初看起來，他們代表着一個真正的人種雜堆，一般人類學家還方纔開始走進去一點。巴塔人 (Battas)，庫布人 (Koubous)，阿契諾伊人 (Atchinols) 與累德詹格人 (Redjangs)——還有蘇門答臘其他的人民，尼阿斯 (Nias) 島的尼阿斯人 (Niasais)，巽他人 (Sondais) (在西方) 與爪哇島的爪哇人 (Javanais) (在東方)，這只不過引證這般人，因爲或許他們是被認識最不清楚的人民，需要就近去研究他們。

居住於同一區域的馬來人民與因多尼西安人中間，是有根本不同的地方嗎？有人說過馬來人與蒙古人相近；因多尼西安人與波利尼西亞人 (Polynésiens)。這些假設，只要用一種形態的研究就可以很快的毀滅了。波利尼西亞人的身材是最高的身材之一，而因多尼西安人的身材是在小身材集團之列。波利尼西亞人是短頭的人民，而因多尼西安人則是長頭的人民。能夠使得什麼形態學家相信這兩種人民該當置之於同一的人種界

限內呢！

有人情願將馬來人當作一個混合的民族看待，說他們是因多尼西安人與下列各種人民雜婚產生出來的：緬甸人，小黑人，印度人，中國人，巴布人（Papous）等等（原註：見參考書第五七號五五八頁。）與中國人雜婚的現象，特別在下列各處是很厲害的：爪哇，婆羅洲的北部，斐律賓的北部。

與印度人雜婚的現象，特別在爪哇若干地方，蘇門答臘若干地方，與婆羅洲的南部等處，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在地理上與這個影響最近的區域內，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馬來人真是一種混合的人類，那末就該當在他們中間找出馬來人最初的根源。有人承認因多尼西安人是馬來人最初純潔的根源。所以有時稱因多尼西安人為原始的馬來人。因多尼西安人的形態特徵，一定就是真正馬來人的形態特徵嗎？總平均下來，現在的馬來人與爪哇人的身材比原始的馬來人身材高大（一·六一公尺），他們的頭也一定短得多（原註：見參考書第一二五號。）如有一個地方，必須按區按部落去做嚴密的人類學研究，那就是大洋洲西部這個地方。如果想將這個人種亂地看得清楚，那就立刻要遇着困難。這倒不是因為我們完全缺乏人類學上的材料，實在因為直到如今，被人所研究的各組都是由少數人組織成功的。地方既如此的廣大，部落又如此的複雜——至少人家是這樣相信——當然這種材料真是不够用！再者還有若干人民將他們的孩兒的頭，用人工的方法使之改變形狀……更使得這種研究的工作不易進行。

我會用身材與頭形的材料，去研究是否能夠在從蘇門答臘到新幾內亞這個空間內，建立各個形態的限定

處所。

我們看到馬來人與因多尼西安人有一個普遍的特徵，就是他們都有短小的身材。首先我看到身材最小的人民是住在馬來羣島的東部，因多尼西安人就是常有這個特徵的人民。但我在該羣島的西部找到很小的馬來人（爪哇的巽他人是一·五九一公尺）此外在蘇門答臘的馬來人則比較的高大（一·六一七公尺）。

我們對於頭指數也有同樣的困難。有人說巴布人的頭是很長的，並且巴布人的影響對於因多尼西安人是很大的，對於馬來人則較小。大體的說來，東部居民的頭腦蓋是最長的（比方提摩爾（Timor）人民的頭指數是七六·九，佛羅勒斯（Flores）人民的頭指數是七七·七，塞朗（Ceram）人民的頭指數是七六·三）我找到爪哇人次短頭指數八四·六，與真正短頭指數八六·三，我又在斐律賓的呂宋，找到因多尼西安人更圓的頭腦蓋（指數八六·六）總而言之，人們常談到的蒙古人的影響，那似乎是理想的。

將來在這個馬來羣島，人類學家還有得研究呢（原註：後來如同瓦洽克（Wadjak）頭腦蓋那一類的發現，使得我們不得不研究從冰河紀到現在的人民的系統。）總之，我們用來建立因多尼西安人與馬來人間，馬來人與北部及東部人民間親族關係的語言與人種分類的特徵，不夠我們參考，這是一定的。

第三章 美拉尼西亞人

雖然這個廣大美拉尼西亞區域的人民，沒有像上面馬來人民那樣亂雜，但在這個人種集團中，我們要想正確地看出各部落的特徵是怎樣，還差得遠呢。因為在美拉尼西亞人 (Melanesians) 這個名稱下，慣常都認為包括兩大民族在內：在西部的新幾內亞 (Nouvelle-Guinée) 與海邊小島上的是巴布人 (Papous)；在東部各島上的是本來的美拉尼西亞人。總看起來，他們與馬來人不同，如同波利尼西亞人 (Polynésians) 一樣；這個保證他們有一種單一性。

在新幾內亞，巴布人分爲許多的部落。在舊德屬新幾內亞居住的部落，或許是最被人知道的嗎？

這般人民在人種上的特徵是很複雜的，而且是很重要的，他們的方言種類也很多，人類學的讀物僅指出約二十「組」的人民，他們的人體特徵曾被研究過。或許新幾內亞，比其東方各島嶼，有更多的短頭人嗎？

這種情形該當由美拉尼西亞人負責嗎？我馬上就說，在新幾內亞所遇見的短頭人，似乎是例外的。大多數的頭腦蓋短的成分很少（百分之五到七）。

新黑布利提斯 (Nouvelles Hébrides)（原註：在新黑布利提斯最大的人類調查是由瑞士巴爾 (Bal) 人斯派塞爾 (Félix Speiser) 進行的），薩羅蒙 (Salomon)，新不列顛 (Nouvelle-Bretagne)，雖然都居住着

一些極長頭的人民（指數：七〇，四七〇，七七一，七等），但也未曾避免外來種族的侵入，這般外來的種族的頭腦蓋比真正土人的頭腦蓋短些。在新美克楞堡（Nouveau-Mecklembourg）（舊新愛爾蘭（Nouvelle-Irlande））有幾許活在的人民，他們的指數是中等頭的。新卡雷多尼阿（Nouvelle-Calédonie）各島還是長頭人的（活人的指數是七六·五）。

所有這般土人的身材也有很大的變化。俾斯麥羣島（Archipel Bismarck）的人民，只有一·六〇公尺與一·六二公尺；薩羅蒙羣島的人民有一·六一公尺。但發生了一種觀察一般的說來，這般島民的身材是在中等以下，其中包括北部的巴布人在內，而我們至少看見兩個集團（英屬新幾內亞的巴布人，與新卡雷多尼阿人（Néo-Calédoniens））超過這個界限很遠，而達到一·六七公尺（原註：見參考書第二二七號八三頁。）所以似乎身材是由北到南，由西到東而增高的（原註：見參考書第五六號三二〇頁。）詳細研究了居在新幾內亞廣大土地上許多的部落，或許能夠使我們明白這種人種的現象。

除了面部的分別以外，巴布人與本來美拉尼西亞人中間還有一個很清楚的分別嗎？這是很可能的。根據直至現在所收集的材料，可以說十之八九是可能的。爲着實現這種分別，該當對於更大的全部再作研究。因爲有「小種」過份的出現，所以人類學已經太複雜了，要想反動的意思不會發生，恐怕是不可能，但是我知道，尤其在研究鼻子特徵以後，就立刻可以看見有人要作這種分別的嘗試。

第四章 澳大利亞人

對於澳大利亞人，我們也將談得很短，因為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也很難估計……在這個大島中，人種——以及特產的動植物——可以當作一種地質的殘餘。現在的澳大利亞人可能是那般外形野蠻人民的後裔，塔爾（Talgai）的頭腦蓋似乎告訴我們說，那般人民在古第四紀地質時代（Quaternaire）已經存在了。

在他所著的人種分類論中，得尼刻（Deniker）將澳大利亞人列入B組（原註：見參考書第五七號三三九頁）他們的頭髮是捲縮的或波紋狀的，皮膚深棕色，闊鼻，中等身材，長頭。

從前，托彼那德（Topinard）相信可能，在身材較低的海邊部落，與身材較高膚紋較細的內地部落中間，找出一種分別來（原註：見參考書第二五六號二一一頁）現在在澳大利亞各部落中，有人看到一個很大的齊一特徵；但最純潔的是居於澳大利亞陸地中心部落（居住的情形很壞，所以沒有人去侵犯他們）與北部海邊的部落。就在這些不容易被歐洲人破壞的區域內與集團中（相傳歐洲人是人種分類學與下級種族的毀壞者）澳大利亞人最好的觀察者，如荷恩（Horn），斯賓塞（Spencer），岐楞（Gillen），羅特（Roth）等派的人，會使我們認識我們歐洲史前人種如此有趣與有意思的習慣（但不提到親族的問題）他們的著作是充滿了用不盡的材料。

澳大利亞各部落是由中等以上身材的人們所組織成功，不幸其中有幾個部落已經正在完全消滅了——歐洲僑民又是惟一的罪人——澳大利亞中部的人民，一定是最純潔的土人，人類學家說他們的身材是一·六七公尺。這個數字還見之於其他各組中。現在所指出的最小的身材，就是新南韋爾斯 (Nouvelle-Galles du Sud) 人民的身材（一·六三公尺）。澳大利亞人是長頭的，同時是比較高大的。這個長頭的現象是明顯的，並且直至現在是普遍的（平均的頭指數幾乎都是七一與七二）。斯賓塞與岐楞的相片，曾將這種頭腦蓋與面部的特徵很正確的照了出來。眼眶的突起——有時竟在眼睛上面成一弓形——扁平的鼻子，根深，鼻孔面上很闊，這種形像，使得大人，甚至於小孩子，都有一點獸類的外形。我們的面前，有一種歐洲謨斯提爾時代 (Moustérien) 的活形像——毫不尋求什麼親族的關係——我們當加一句，從橫面去看，這種鼻子，在小兒方面是有點高起，但在壯年人方面，幾乎時常是鷹嘴狀的。嘴唇很大，向前突出，有一種過份突顎的現象。皮膚是深棕色的。滿身都是毫毛；若干老年人，身上竟然生長很多的毛。鬍鬚與頭髮很多，頭髮則是捲縮的與波紋狀的。

澳大利亞人有許多形態特徵是與美拉尼西亞人相近的，這是一定的。我面前有許多很好的相片（是由澳大利亞人類學家斯密斯 (Ramsey Smith) 送給我的），其中有幾張是新黑布利提斯人 (Neo-Hébridais)，在這兩個種族間，很可以做各種的對比。

從前的塔斯美尼阿人 (Tasmaniens)，似乎與澳大利亞人沒有很大的分別，可是他們現在已經完全消滅了——是被歐洲人消滅的，歐洲人獵捕他們好像獵捕竹雞一樣——只要看一看被保存的這般可憐人民的相

片，就可以找出澳大利亞人大部份的特徵。塔斯美尼阿人的頭髮似乎是被捲曲的（本當是捲縮的或波紋狀的），這就是他們與澳大利亞人中間一種重大的分別。但是我們有很多的材料，可以用來澈底地討論這種親族關係的猜度嗎？

第五章 波利尼西亞人

自從很久以來，波利尼西亞問題已起人類學理論家的注意。地理區域，因為構成的元素有時很不相同，以致各島互相隔離，所以每個地理區域就因為這種隔離而產生各不相同的人型嗎？有人是這樣相信的。在這種情形之下，不是有人祇按照邏輯，就將對於動植物的觀察，推廣適用於人類嗎？不是正好有人忘記，人類感受環境的影響，不與動植物感受環境的影響相同嗎？

在本部談論澳洲人民的開端，我曾大致地提到本地說與移民的理論，並且我曾試作說明問題的複雜，是由於材料的不充實。同時我會提到波利尼西亞人 (*Polynésiens*) 的人種模型，與居住於他們西邊的人種模型，是很不相同。又因為他們在赤道以北緯度線三十度與以南近乎五十度之間（從西到東有多少寬呢？）種種生活的情形不同，似乎我們在這些島嶼中，該當遇到許多不同的人型。有人以為除了理論上應有的共同改變以外，這般人型都能各自適於這種種的環境。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從夏威夷直到新西蘭，所有波利尼西亞人種，幾乎都有同樣的特徵。」

上面這句話是得尼刻 (*Deniker*) 所說的，他解釋波利尼西亞人型所以能成爲一個單位，是因為各島嶼間不斷地移民，與這般波利尼西亞人中間商業往來的發達，因此就發生異種雜交，結果是將島嶼隔離的分別消滅

了（原註：見參考書第五七號五七四頁。）

爲什麼一定要想像到島嶼的隔離，是會引起形態的改變呢？

全部的看來，波利尼西亞人是些高大身材的人民。我眼前所有的許多「組」他們身材的特徵都超過一·七二公尺，馬貴斯羣島（Iles Marquises）人民的身材，竟達到一·七四公尺。只有新西蘭人民的身材是比較短些（一·六八公尺，但當記住，這種最小的波利尼西亞人的身材，倒超過了美拉尼西亞人，因多尼西安人，馬來人，澳大利亞人等身材。

除了這種高大的身材以外，波利尼西亞人的頭腦蓋，普通都是長頭的或次長頭的。（原註：得尼刻說波利尼西亞人是次短頭的人民，我不知道這是因爲什麼理由，他甚至於指出，量了一百七十八個活人所得的平均頭指數，是八二·六；量了三百二十八個頭腦蓋所得的平均頭指數，是七九（五七四頁。）我說所有的作者都說波利尼西亞人是長頭的人民，我相信這是說錯了。再者在他著作的附錄中，得尼刻除了指出次長頭的數字以外，就沒有其他的數字可以表明短頭形。所以他的立腳點當是錯誤的。）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西部各島似乎有長頭的人民：非支（Fidji）頭指數六七·二；加羅林（Carolines）頭指數六九·四；羅雅耳特羣島（Iles de Loyales），活人與死人頭指數都約七二；在新西蘭，毛利人（Maoria）的頭腦蓋雖然還比較的很長（指數七三·六），但要短一點。但這種觀察不適用於岐爾柏特（Gilbert）羣島的土人，因爲他們雖是近鄰，而他們的頭腦蓋似乎是次長頭的。馬貴斯人（Marquisesans）或許也是次短頭人。

波利尼西亞人與西部密克羅尼西亞人 (Micronésiens) 的這種長頭形，常被用作形態與美拉尼西亞人相近的因素，美拉尼西亞人幾乎完全是長頭人。移民越移越近的假設，是從這個形態相同發生的。我們不能在本書中詳細地談論這種種的假設，這是很可惜的；否則我們或許可以提出一些反證。

我記得在這種種的假設中，有一個假設可以稱之為次要的，但牠的重要性是人人都知道的。在他們故意大探險向東的航行中，那般波利尼西亞人受着風浪的推動，或許航到美洲。美洲土人或許能夠是大洋洲這般維金人 (Vikings) 的後裔。我們在以前一章中，曾經看到本來的美洲人是否有那些與這種祖先相近的形態特徵。

在移民來自西方的假設中，也當解釋波利尼西亞人怎樣能夠在改換土地中增高他們的身材；他們直的或波紋狀的頭髮怎樣從美拉尼西亞人縐的——或至少是捲的——頭髮變化而來的；他們的皮膚怎樣變色，怎樣從美拉尼西亞人的深色變到他們現在的淡棕色或黃棕色；他們的鼻形，突頰等怎樣改變。雖然人類同祖論者極力主張這是因為環境的影響，但引證起來也有種種的困難，那末只好說這是因為血液混合的關係。我們對於這種證明的因素，還感覺到不滿意。

這個很好的波利尼西亞種族——愛情羣島的種族——自從歐洲人來到以來，曾感受到這種種的虐待（在古代會有野蠻人的侵略嗎？這種侵略加害於歐亞，比較歐洲人的侵略加害於太平洋更厲害嗎？）結果這個種族就立刻變成殘物了。就種族方面看，這幾乎只是一種紀念物。

這個種族是不會完全消滅的，因為雜婚與回復原型還保存着若干形態的特徵。但是看見了那般自稱文明

人與最和平的（！）人，不管來到何處，都以主人地位自居，幾乎完全消滅土人，不會發生悲痛嗎？等到歐洲各大國政府取得一點社會道德以後，牠們就該當設法傲法丹麥改良保護愛司軍茅人（Esquimaux）的法令。

結論

在表面上讀了本書各章節以後，對於若干空間與時間，有些人能夠推想，人們該當相信種族與歷史之間，很明顯地有一種關係，種族是歷史的促成者。但人們將來可以看到，我對於無論什麼，都不輕意確認。實在說起來，現今不能否認這種關係的存在嗎？也不能強迫確認這種關係的存在嗎？

我們一打開人類學地理一看，就回想到種種歷史的事變，這個時候，我們就免不了沉思起來了。

這般種族比那般種族更和平，這種情形過去曾有，現在還有，這是沒有什麼懷疑的。或者也可以說這般種族比那般種族更有企圖，更有膽量，更好戰爭。

但我們一定相信這種區別是確定的嗎？——在時間方面，有時這種區別可以延長很久——我們又可以相信這種區別在種族方面，是些不可磨滅的標記嗎？這些標記是永遠正確代表人種的一個狀態，一個特性，比如如同皮膚的顏色一樣。在歷史的進程中，同一的種族不是有時是和平的，又有時是侵略的嗎？是當一定相信征服，侵略，社會大變動，都完全因為特別形態的關係嗎？或反之，在這些歷史事實的解釋中，當將種族定命論除開，只顧及到環境的因素嗎？

比方，比方人民之所以好戰，所以要向外不斷的侵略，而且侵略的次數與失敗的成份要比別的人民多，都是

真正完全由於地方生活情形不好，與生殖力過強的關係嗎？有些作者將這些因素除開，而根據種種事實——一定是很可感動的——說這般北方人民有「好戰的本性」。但若這個「好戰的本性」不是形態、生理、心理等特徵總體的一部份，那又有什麼意思呢？這等等特徵的全部構成種族。

我看德國一個學說回復到這個「形狀的定理」極力證明精神的組織，是根據身體機關組織而來的。但若不在歐洲去努力尋找幾個比方，這些比方就不足以取消這種種的假設嗎？斯干的那維亞與瑞士不是都經過一些極好戰的階段，而後又都變成完全和平的國家嗎？人們或許可以反駁，這兩個地方的人民，除了保存他們現在還存的政治制度以外，還能不使他們固有的心理與生理狀態。比方，在歐洲大戰時期中，法國不會認識在牠的軍隊中，有成千成萬的瑞士人來冒戰爭的危險嗎？這一類的問題是很複雜的。

關於那般侵略的民族，在最後談及種族以前，不當澄清一個歷史的觀點嗎？人們始終是很用心的確定人類大事變的理由嗎？比方，蒙古侵略，匈奴侵略，斯拉夫或日耳曼侵略等真正的理由是什麼呢？

人們常說：「因為感覺到他們國土的狹小」……所以那般野蠻人纔向外發展。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某地或某地的經濟情形太不好，不能使得當地居民過他們平常的生活，所以不得不向外方去尋找食物嗎？這是可能的；那末就當相信有人會將居民的數目與當地的出產品都統計過，並且看出經濟所入不敷所出，以至於不得不大批的向外移動嗎？這種移動的結果很可以是不好的。

與這種說法相反的方面，在歷史的進程中，人們不會看到世界上有很多的地方會發生可怕的饑荒嗎？——

其中有幾個地方會發生疾病——現在也還可以看到這種現象，但這種饑荒始終沒有引起真正的向外移民。

那些留作各國人類分類根據的特徵，與我們會找出的人種區別，有些人看起來，以為是太簡單了。在這本著作中也只能如此的簡單。我們確實的知道，比方比利時，荷蘭，或意大利，如果這些國家主要的是居住着兩個種族，同時也居住着其他種族的代表，與這兩個種族所生出來的雜種。依照我們所擬定的計畫，我們該當遵守主要的線索，去設法找出構成某一種人民的最初因素。並且，在人類學調查的現狀下，很難跑出我們所選定的立足點。在歐洲，沒有一個國家能詳細知道牠人種的組織，以便照着這個畫一些正確的圖表。屢次，如果當地的調查很足以使得與主幹完全不同的人類因素發現，我們就將這等因素記載下來，並且設法解釋他們的外相。在許多國家內——斯干的那維亞，愛爾蘭，意大利，鄰近荷蘭，比利時的各區域等——，我們看到一些最重要的人種集團。

我們對於歐洲各國人類的組成認識得如此的不清楚——因此就可以想到我們對於歐洲以外各地所知道的的是怎樣了——，所以國際人類學會 (Institut international d'Anthropologie) 第一個任務，就是盡量詳細報告會員國人種的組成；與要求公布先後來到各會員國的民族或種族的專門名詞，他們來到之後，就產生了現在的人民。

雖然有上面所說的種種，我還希望讀者完全感覺到人種學並不是一種混亂的東西，這是與很多人所想像的相反。我們的分類遠不是確定的。這些分類一定還有改變。但五十年來所經過的道路是什麼呢！如同創世紀的

初期一樣，似乎只有混亂與不正確，但是秩序漸漸地成立了，正確性也出現了。光明已一天一天的走進我們知識最黑暗的部份。在這個時期，主要的我們一定就想到歐洲；但其他的大陸也跟着看到這種秩序與這種正確性。有若干與歷史最有關的問題已經由人類學解決了。

因此對於歐洲各部份最初移民的問題，我們的觀念已變成更正確的了；對於幾次移民所經過的道路，我們的認識也更正確些；幾乎到處人種移殖的方向是顯得更明瞭；中國的殖民並不是由南到北的；波利尼西亞各種族不能從馬來羣島產生出來的，等等。種種人種的影響最初是被視爲很重要的，後來幾乎是不存在了（如腓尼基影響之在非洲；日耳曼影響之在伊比利亞（Iberia）；羅馬影響之在拉丁語言國等等。）我們對於人類根源的觀念，從前是完全受古歷史的記載與語言學家的肯定語支配着，現在幾乎到處都當重新校正過。另一方面，我們研究的結果，到處都找出幾乎被忘記了一個人種集團的影響；比方薩克斯（Saxe）的文德人（Wendes）自從光石器時代起，歐洲中部某部份的居民，不但從各河道上來的，而且也是或者尤其從阿爾卑斯山峽口過來的；有若干人種集團的所在地是被知道最清楚；在時間與空間上，我們可以窺探那些可以接受的親屬關係。我們最大的希望，就是希望本書能夠使得尚未進行人類學研究的地方，與已經進行而不積極的地方，開始與加緊進行。有許多的問題是與我們人種因素更完全更正確的認識相連繫着；現在雖然有些人（特別是瑞典人）對於種族生物學很熱心的去研究，但這個種族生物學，只能在解析調查的工作，進展到可以將各集團從整個人羣中離開來的時候，纔有價值。

該當將我們應當研究的重要問題提出幾個嗎？

首先就是藍眼人根源的問題，這般藍眼人是在亞洲中部尤其是在亞洲西部大塊土地上所遇見的。他們是在某一時代來到小亞細亞那般日耳曼人民的遺族嗎？爲着解釋這般人民的存在，該當向更古遠的時代推去說，他們是俄羅斯南部近古時代的人民嗎？因爲他們可能是日耳曼種的前輩。但這個被我們樂於視爲歐洲人種最初的根源是什麼呢？他們真是歐洲的人種嗎？

對於世界史上惟一的情形當怎樣解釋呢？這就是耶穌紀元前五百年與三百年之間，在阿提卡（Attique）所經過的情形，在這個比較很短的時間中，產生了很多的名人。有人說這是由於許多優秀種族的集中，但是那些種族呢？又有人說這是由於種種環境的影響，但是那些環境呢？

在麥根（Mugem）所遇見近古時代葡萄牙人的枯骨——至少其中有一部份是短頭人——可以被視爲屬於北非洲的嗎？在本書頭幾章中是談歐洲的殖民，在上古時代，這般歐洲人民是非洲東部來的，我們對於這種殖民曾提出許多問題。現在又有這個伊比利亞舊種族的問題，豈不是又多出一個問題嗎？

上古時代各種的文化，是操之於人種不同人民的手中嗎？在冰河紀過去時代，這種種社會面貌的消滅，就等於一個種族的消滅嗎？比方，謨斯提爾時代（Moustierien）的文化，似乎就是內安得塔爾人類（Homo Neanderthalensis）的產物嗎？馬格達雷尼時代（Magdalenien）文化的突然消滅，是如同人們所相信的一樣，由於人

種的變換嗎？

我們的筆下還有多少其他的問題呢！

在人類學現代調查的結果中，有幾個結果根本改變我們對於歐洲若干地方，若干人類，所做的觀念——在理論上，有點是由於很容易認為正當的擴張——。

我們已經指出幾個最有趣的觀念，並且我們有時提起歷史家的注意，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可以從人類學的分析中得到便利。在專論斯干的那維亞那一章中，我們曾看到很多的短頭人，不過斯干的那維亞人似乎一定都是長頭人——如同在我們的講義中與討論中，我們用作一個比方一樣——以斯塔凡革 (Stavanger) 為首城的挪威西南沿海地帶，幾乎有一半居民的頭指數達到與超過八二！這個城似乎純粹由北方種建築而成的，但這是該城一個很大的缺點。現在不是該當讓歷史家來說話嗎？

● 不離開北海，我們當提到另一個很重要的人種觀察。完全在挪威的海外，在伊斯蘭得 (Islande) 途中，法爾俄爾 (Far-Or) 羣島包含一種特別的人民，他們生存於此地，倒是一件不容易了解的事情。這般漁夫中有許多是高大身材與短頭的人民。在我們中間，誰能料想到在這種地方有這種人種形像。

屬於同一集團的人民也居住於舍特蘭德羣島 (Shetland)，在北海的那一邊，則居住於蘇格蘭。所以下面的情形似乎是毫無疑惑的：在北海北部的兩岸與各島中所居住的人民，主要是屬於這兩個種族：長頭的北方種

——這是我們常說的——，與另一個短頭和身材高大的種族。這末了一個種族是那一個種族呢？

格累 (Gray) 認為組成這個種族的人民，是與提那利克山種 (Dinariques) 有親族關係的。於是乎人們就想到這個種族主要的居住地了！亞得利亞海與愛俄尼阿海 (Mer Ionienne) 沿岸，連同多少廣大的後地，都是提那利克山種的王地。這般人會跑過歐洲的全部嗎？在什麼時期呢？在史前的時代嗎？在歷史的時代嗎？當時他們的名稱是什麼呢？是怎樣跑過的呢？在他們向大陸各地的前進中，這般提那利克山種所經過的是那些道路呢？在北海的沿岸，他們第一個旅次是什麼呢？這個旅次是不需要知道的嗎？蘇格蘭呢？斯干的那維亞呢？他們是在什麼時期從這一地下船，去尋找另一地呢？

一種調查的結果所引起的這些問題——這只不過是第一批的問題——，似乎只不過是一種科學的新記載罷了！

或許提那利克山種的這種移殖——如果我們該當承認這種移殖的話——，在時間是很古遠的嗎？或許在青銅器時代，他們從提羅爾 (Tyrol)——或巴未利阿 (Bavière)——，德意志的北部與什雷斯維克 (Schleswig)，跑到斯干的那維亞嗎？

再說一次，不論願與不願，歷史再不能脫離人類學。

本書中有幾章曾經指出，當着想解釋各地所現出形態不同的時候，該當怎樣小心，各地地理與經濟的情形

不一樣，似乎就因爲這種的不同，我們纔立刻得到問題的要領。在查閱讀物的時候，幾乎我們每次都找到這種的解釋，在這種解釋的以後，就當加上問號了。關於這層，若干德國的區域是可以證明的。比方在圖林根（Thuringe），此地人種的外表是相同的，而不利的經濟情形似乎該當減低人類的身材——但若依照通行的理論——，然而我們卻在此地看到一些身材，比那些經濟情形優越區域的身材還要高大得多。這一類的解釋，簡直是忘記了世界並不是由惟一種族居住着！

關於地理環境的影響，也是這樣的。在很多地方，我們看到作者們怎樣努力使得若干形態狀況與若干自然環境相和合。很容易援用他們所忘記的惟一因素：就是人種的複雜！因爲不明瞭人類學可以對於人類地理，經濟學，社會學所給予的幫助，纔發生許多不正確的理论，我們該當加以推翻；許多書籍已經充滿這些不正確的理论，我們該當將這一類的書籍小心地置之於各圖書館的黑暗處。

欺詐的經驗每每是很有益的。但牠們的結果還需要不被忘記嗎？

有一個問題，在牠的結構中，人類學與歷史是密切的連繫着，現在人們時常談到牠——可以說將來還要談到牠，因爲人種不平等論（Essai sur l' 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有一部份是根據這個問題——，這個問題自然使很多人的神志感覺不安。我所要講的，就是人種的混合，異種雜交，與可能從此發生對於白種人有利或不利的結果。

可以指出各種的情形，爲作比方計，我指出兩種情形來審查：

一——兩個很重要的美洲印第安人集團——或者是屬於同一的種族，這也有證明的價值——曾創造墨西哥與安提斯 (Andes) 高原的大文化。西班牙人來到美洲以後，就將這兩種文化完全毀滅了。我們知道墨西哥人與印加人 (Incas) 的後來是變成怎樣：從他們的外表與教育方面去看，其中有很多的人差不多只是些美洲與西班牙混合的奇怪形像。

但在若干地方，從各處來到的材料都相符合，我們看到土人經過很久的奴隸生活以後，又回復到首要的地位；他們竟然成爲社會生活的促動者。這一段歷史不是最重要的嗎？經過的情形是怎樣呢？這種的回復是由於什麼原因呢？僅僅是由於先後環境的影響嗎？換句話說，人民本身只占一小部份，僅僅是現存的部份嗎？或者反之，這種改變的理由是些神祕的因素，我們稱之爲種族自身的可能性嗎？生活於地理環境最不好地方的人民，也可得到勝利，我們不是有很多這類比方，足以想像這一種的假設嗎？

在此地我們承認僅僅是由於人民的關係，因爲幾世紀以來，環境本身是沒有改變過。如果新社會集團是純潔的種族，那就該當承認，在一切別的偶然以外，種族是可以表現一些極有彈性——照物理學家所領會的意義——的問題，在現在，我們完全不知道這些問題的結構。這一種的觀察使得我們回復到神祕的舊觀念，這些舊觀念就是對於帝國盛衰而發生的；這或許是歷史的真正縮命論。如果上面所提到社會集團是由於雜種組成的，那末我們就可以想到種種的因素，這些因素還未被歷史家……也未被人類學家充分的認識，我們廣泛的稱之爲：

種族的因素。在這類意見中，人們不是看到過一些很可發揮的事實嗎？罕特 (Hunt) 曾指出黑白雜種人的腦子，如果白種成分佔得多，就要比黑種成分佔得多的腦子重得多。

只就上面的情形說，白種人血液的輸入，大多數就是上面所說的社會復興的原因嗎？半血的混合就可足以使得歐洲人的影響佔優勢，別的影響幾乎消滅嗎？或足四分之一，八分之一，與更少量的血液就足夠呢？

如果歐洲人的血液佔大部份，那末土人所保存小部份血液實際的效力是什麼呢？歐洲人勢力的特性是忽而激發的，如果沒有這個特性，歐洲人勢力恐怕就陷於停留的狀態，在歐洲人如此容易衰微的地方，還當注意那種土人小部分血液實際的效力嗎？化學告訴我們，在許多情形之下，只要加入極小量的特殊物質，就足以根本改變一種配合。我們知道，在生理學中，內分泌腺變動所發生的反響。

從全部的意思去看，如果組織一改變，就要產生新的種族，那末新的可能性也就從此發生了。這幾乎是生理學的神祕！我們隨後就要自問，是否該當相信這種種的關係。

二——白種毫無讓外來血液浸入的危險嗎？

不管我們滿意或不滿意，而人種混合的現象總是繼續發生着，到處都有進步。但是該當懂得，如有兩種語言及名稱各不相同，而人種根源則相同的人民混合着，比如地中海種的意大利人與法蘭西人，北方種的斯干的那維亞人與德意志人，則各方的遺傳性並沒有什麼危險。他們都各自保存他們固有的特性，與他們種族的效能。但若兩個很不相同的種族混合起來，則對於優生學就可以發生真正的危險。

「交合種族」這個醫學公式，是從反對同血系通婚的鬭爭產生出來的，有人相信這種鬭爭是必需的——真是必需的嗎？——這個公式不當隨便加以推廣——至少在我們對於這個問題未得着更可靠的說明以前。

人們儘可相信白種人血液的影響，對於若干被視爲下等種族的社會是有福利的；但在歷史上，有人量過相反的现象嗎？就是外來的血液輸入我們的血脈中，將外來血液的特性強迫我們接受，使得我們的血液成爲中立化，或使得發生變化。

根據我眼前所有的一個美國統計，在美國約有八百萬純血的黑人，兩百萬黑白混合種。有人估計最近二十年來，黑白混合種的數字，要比黑人的數字加快兩倍。這般雜種的價值是什麼？有人說到處都是平凡的，甚至於比真正黑人的價值還要低下。那末在百年或一百五十年以後，美國若干邦人種的外相將是如何？在那個時候，歷史的章節對於這般雜種又將如何寫法呢？比方，但若像歐洲大戰相同的戰爭發生了，那末黑人與黑白混合種或他雜種占公民很大數字的地方，態度又將如何呢？歷史是會重復的嗎？

許多楊基人 (Yankees) 對於黑人參加美國任何社會階層所做的激烈反抗，一定是由於種族的私心所指使；有很多的人責備這種反抗。但人們未曾看到這種反抗好像是種族本能的衝動嗎？這種衝動自然預先感覺到這些太不相同人類混合的結果，每次都減低白種人的「人種勢力」；使他的價值減低；使得他們發生缺點，這些缺點可以回想到的；使得他們政治發生弱點；總之，他們在歷史上一切的光榮都受影響。

這些種族混合的問題，對於人類的過去與將來，都有極大的關係。

本書雖是很容易的再多寫一陪，但當加以結束了。

現在人類學對於與牠極有關的問題，可以正確的答覆嗎？——好像牠是一個負責解決一切難題的神仙，牠至少對於本書開頭幾頁所提到的問題，可以正確的回答嗎？我們曾看到牠遠遠不認識牠應該知道的一切。

如同其他的科學一樣，人類學永遠不能實現牠的理想；牠始終只能達到牠一部份的目的。請讀那些特別研究的專論；爲着簡單起見，請讀本書中所提到的那些專論；請研究這些專論；諸位可以看到一點牠們所包含的東西，與我們所希望的做一個比較。幸而用了很多集合的努力，我們纔能從一個很難的字中學會兩三個字母，或者可以說，從一本很厚的書中學會兩三百頁。我們所得的結果僅此而已。

但是這些結果不是可以忽略的。在起頭的時候，所有的科學都顯得使人失望的，因爲我們眼前馬上就遇到很多的難題。但是比方動物學與植物學很有理由有許多複雜的形狀，待付審查。星光衆多，初看起來，真是令人不可思議，但並未使得天文家感覺失望。我很知道，人類學目的本身是有這些科學所不知道的困難。

人類學自從單獨成立以來，已經很有進步，與解除很多的困難了，所以我們覺得牠的前途是很有希望的。現在我們的面前還有許多神祕的東西，使得我們不能前進，但將來一定有一天，我們可以將這些神祕辨別一部份。在三十年前，像這一本書，恐怕有大部份的章節是不能寫得出。在利普利（Ripley）發表他的著作歐洲種族（The Races of Europe）的時候，與得尼刻（Deniker）發表他的地圖的時候，這般博學者利用暈線或彩色來

擴大的表明很大地方的人類特徵，我們對於這些特徵，以前幾乎毫無所知。

不久以後，我們已經在許多從未窺探的地方，得到許多的新材料。因此每代都履行牠的任務，供給石頭與泥。我們的任務，不當對於正當的希望發生懷疑：不管牠活動的方式是怎樣（我們會指出一些證據）人類急需人類學來救濟。

人類學之有助於歷史，雖是已經很重要，但只是剛開始呢。

附錄

在本書的緒言中，人們很願意看出作者對於下面很容易責備他的事情，已經提出自辯了：就是在本書的敘述中，並沒有將出版物的作者與名稱一一指明……本書的作者與其他的人一樣，也很知道，在證明他自己的著作——甚至於基本的著作——對於科學有些新貢獻，雖然是必不可少的，但不被人認識以後——一個人雖是極勤勉的與自信的，也不能知道世界一切的出版物。在着手編輯這本書的時候，很大的危險，正是需要很多的參考材料。

我該當說，種族與歷史這本書會受極熱烈的歡迎。我對於這種歡迎很感動——尤其這種歡迎是來自我們同行的人，因為他們知道這種工作是怎樣的艱難——，但是人們很知道，這種歡迎毫不阻止我看到這本書的缺點。假使這本書將來能夠再版，我就當設法減少這些缺點。現在我暫時在這個短小的附錄中，指出幾個新的發現，因為這些新發現改變了若干的結論，並且在我覺得需要的時候，我就對於若干章節附加說明。後來，我對於幾個遺漏的地方，加以修補，並且將我對於人類學應當認識的若干規律的意思，盡量加以解釋，因為我不願意有什麼誤會：現在各種科學的合作，比任何時期都需要。

充分的解釋是不會有的。有一位很好的朋友，他對於科學的活動與意見會使人類地理進步，他曾能相信我對於如此有新組織的科學，沒有遵守他所想的規律。這種意見並沒有使我損害。在我將來能夠解釋人類地理與

人類學可以互相發生關係的時候，就可以看到這個理由。

也需要懂得清楚，在本書中，我只研究人種問題，這些人種是完全從動物學觀點去看。我曾設法將這些種族從他們所有的國籍中分離開來。在政治與語言的標記下，我們可以找到一些不相同的人種集團，他們是勉強集合起來的，或找到一些分散了的公共集團。我會試將這兩種錯誤辨別出來；人們不會要我說別的東西。人們尤其不會責備我沒有採取某種或某種著作做樣本，因為這某種著作中幾乎沒有人類學，並且其中目的完全與我的目的不相同。

第二四頁——關於環境動作與形態改變中可能的關係，對於美洲人民，可以參考苦阿斯 (Boas) 與他老
 同志們的各種著作。這位人類學家非常環境的動作影響於人類。大家知道我很不贊成這種意見。

第四五頁——關於人種分類的分法，與地球上人型的分布，當參考這一本書：Dixon (Roland B.): *The racial history of Man*, New-York, London, 1923.

第一一七頁與一九一頁——上古時代上期人種根源的建築，已被最近在索盧特累 (Solutré) 所發現的
 人類枯骨破壞了。

自從一九二二年以來，Dépéret, Mayet, Fabien Arcelin (原註: Adrien Arcelin 的兒子, 索盧特累發現者之一) 諸位先生, 在這個有名的地方重新發掘。直到如今, 已經在奧利格那克時代 (Aurignacien) 水成岩層掘出五個枯骨。

我們知道所有上古時代的人類頭腦蓋都是長形的。似乎在中古時代纔出現短頭形。直到現在, 索盧特累的發掘會找出幾個中等的頭腦蓋與一個短頭的頭腦蓋。將來有一天, 我們再要談到這些很重要的發現, 這些發現大概要使得我們不得不對於以前在索盧特累所發現的枯骨所下的舊判斷, 加以重新審查, 又不得不對於光石器時代人民根源問題, 提出其他的假設。

第一四三頁——在研究許多安那托利阿 (Anatolie) 的許多土耳其人以後, 我就提出一種假設, 說這個提那利克山種很可以在高大的棕色短頭人處找到他們的根源, 這般短頭人在波斯有很多, 在小亞細亞更多, 甚至於在阿富汗與俾路芝, 都可以遇見他們。

第一四七頁——我會說過, 人類學家與先史學家在伊比利亞半島多麼努力工作。我們在各材料充實的雜誌中找到他們的專論。有些雜誌已經很舊了, 如 *O Archeologo Português*, 在里斯本出版的; 又有些雜誌是很新的, 如 *Sociedad española de Antropología e etnografía y prehistoria* 所發行的雜誌, 一九二一年起, 在

馬德利德出版的，又如 *Bulleti de l'Associacion d'anthropologia, etnologia i prehistoria* 一九二三年起，在巴塞羅那 (Barcelona) 出版的等雜誌。在我看起來，必須將伊比利亞我們同行對於人類學研究的競爭心指出。後來，我們利用最近他們所得的結果。

* * * * *

第一九一頁，——頁中的加註：該註中所提到的索盧特累斯的枯骨是從舊發掘得來的枯骨，被視為屬於近古時代的東西。

* * * * *

第一九一頁與二四四頁，——俄夫內 (Ornet) 與麥根 (Mugem) 的短頭人，都不是歐洲所認識的最初人型 (參見第一一七頁的附錄。)

在建立新發現系統關係的時候所提出的假設中，自然頭腦蓋形態不能是惟一應該注意的東西。在做比較的時候，所有的形態特徵都當注意的。一種親屬關係不能根據獨一的因素。

* * * * *

第二二九頁，——現在，上古時代歐洲最高的居留地是瑞士的德拉亨羅克 (Drachenloch)，高出海面二千四百四十五公尺 (從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三年，被 Saint-Gall 的 Bächler 發掘過。) 這個山洞供獻於科學一些極有關係的成績。這個山洞似乎是謨斯提爾時代 (Moustérien) 獵熊者的臨時居住地。如果我有必要

的篇幅，我就將 Bächler 的結論加以說明。他似乎會遇到一種獵所與一所教堂，在這教堂內，熊糞是特別祭禮的用品。德拉亨羅克的謨斯提爾人（？）似乎常用精細的骨頭做工具。石製的工具是有一點使人懷疑的。

伏加（Vouga）以為現在至少有一部份湖上居所，不是建築於真正的湖上（此地是指着納沙泰爾湖 Lac de Neuchâtel）而言，而是建築於湖岸的後面，「在新近被水放棄的濕地上。」由這種假設可以想到瑞士各湖的水面是有很重要的變動。依照伏加的意見，真正的湖村在青銅器時代纔有。

* * * * *
第二三五頁、——第六行，在奧利格那克時代的後面當加或以前的時代。

* * * * *
第二九〇頁、——在英國作者名單上，當加上索拉斯（Sollas）教授的名字。既然談到不列顛羣島，就當提到這個美麗的參考物：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這本雜誌不但登載一切關係英屬歐洲的材料，而且或者尤其登載關於不列顛帝國的材料。

* * * * *
第三五八頁與四二五頁、——有一位匈牙利的同行，是一種雜誌的經理，請求我證明，匈牙利正式統計始終沒有將呂得內人（Ruthenes）算在馬札兒人（Magyars）中間，這是與佛爾科夫（Volkow）所主張的不同。在他的請求以外，還附着一些統計表，這些統計表是從一九一〇年人口調查中抄下來的，在這些統計表上，當時

的多少數民族居住於古匈牙利、羅馬尼亞人、呂得內人、塞爾維亞人等，都保存他們固有的名稱。我不知道這是否老是這樣的；但在本書未再版以前，我們不能再回到歐洲各國異種的問題，至少現在該當聽便公理，讓我們的同行做這種的修正。

第三六二頁——幸而有俄羅斯博學者與波蘭博學者共同的努力，我們對於舊俄羅斯的斯拉夫人的認識，一天一天的有長進。

關於俄羅斯，請參考在莫斯科出版的俄國人類學雜誌 (Le Journal russe d'anthropologie) (其中文章是用各種語言發表的)；關於波蘭，請參考在華沙出版的 Archiwum Nauk antropologicznych (其中有許多專論譯成幾國語言)。

第三八七頁——關於青銅器時代的歷史 (這種歷史是根據送葬動產的研究，與專門技術學的比較) 不能不知道普累格 (Prague) 國家博物院保管員什拉尼爾 (Joseph Sehnal) 的著作： Studie o vzniku Kultury bronzové v Cechach (後附法文的節略) 一九二一年在普累格出版。

關於普希密阿 (Bohême) 與摩羅維阿 (Moravie) 的人類學與先史學，自從捷克斯拉夫獨立與人類學及先史學研究有新的進步以來，已經有兩種雜誌：普累格查理大學 (Université Charles) 人類學院所發行的

Anthropologie (Matiogka 教授主編) 與 Obzor praeistoricky (Niederle 教授主編) 在這兩種雜誌中發表一切與捷克斯拉夫人民根源有關的文章。

第四三五頁——修道院院長布勒伊爾 (Breuil) 在參觀中歐各博物院一周以後，指出在布加利亞與塞爾維亞所得的奧利格那克時代的發現物，他說這不是他個人的觀察，而是由波蘭朋友指明的。在提諾發 (Tinova) 與泰泰文 (Tetoven) 附近，或許遇見奧利格那克 (Aurignac) 的尖刀，該刀底已溶化了。在培爾格拉德 (Belgrade) 區山洞中，也有同樣的發現。

在歐洲大戰未發生以前幾年，匈牙利博學者指出在特朗西爾未尼阿 (Transylvanie) 有謨斯提爾時代與奧利格那克時代的工具。自從這個省份劃歸羅馬尼亞管轄以後，這種人類學的研究繼續進行着，特別努力者是克呂尼 (Cluj) 大學博學者與修道院院長布勒伊爾 (Breuil) 個人。

並且這種種的發現是很自然的。理當在很久以前就當有這種種的發現。我常常說並且寫出巴爾幹的上古時代一定是有的，未曾被人認識的原故，是因爲未在上古時代所在地（洞）發掘過。

第四八四頁——關於亞洲上古時代的普通狀況，該當提到一九二八年彼塔德 (Eugène Pittard) 在亞細亞阿提雅曼 (Adi-Yaman) 附近，所發現屬於奧利格那克時代的工具類。該當將上古文化分配的時代擴

張到安那托利阿 (Anatolie)。

自從本書出版以來，在小亞細亞各處古墓中，又進行許多重要的發掘，會得着許多很重要的發現物，特別是赫司族 (Hittites) 的發現。又從這些故蹟中掘出很多的人類枯骨。芝加哥大學的人類學家對於這些枯骨應當做的研究，還沒有發表。

第四八五頁，四八七頁與六二二頁——在我校對這本書清樣的時候——但已不及將下面的消息描入——我纔知道，有一位 Teilhard de Chardin 神父，他負有在中國研究古生物學的使命，他近來告訴歐洲，說他與他的合作者 Licent 神父，曾發現中國上古時代的東西。(原註：在想研究中國更古時代東西的學者中，該當加入法國人與瑞典人。有一位瑞典探險家，也會在中國黃土中遇着一個化石人類的枯骨。) 我會說過，中國不能沒有上古時代的文化，不過該當等待許多的發現來加以證明。

Teilhard 與 Licent 這兩位神父的科學考察地，是在俄多斯 (Ordos) 區 (在中國南蒙古的北部。) 在完全的黃土化石層中，這兩位探險家遇着石器 (謨斯提爾時代式的) 非常豐富的巢窟。動物特別包含着馬，犀牛，牛，狼，駝鳥蛋殼等類則比較的少。

在一個現代黃土水流中，與許多以大黃土墊底的細石中，曾找到別的巢窟。

後來，這兩位探險家，又在 Shara Osso Gol (俄多斯的東南角) 找到人類枯骨的遺骸。關於這些材料，我

們還沒有很詳細的描寫，但我們懂得這種發現，對於中國最初的歷史是很重要的。

最後，最近在中國北平西南五十公里左右的周口店，有一個很重要的發現，這個地方，出產製造石灰的石頭。在那些充滿有化石紋的紅土裂口處（視爲無頂的古洞），首先找到牙骨，後來找到頭腦蓋頂與顎，據說都是屬於人的，旁邊不夾雜着很多哺乳動物的遺骸。現在已經證明出有十二個人，他們腦部保存最完全的頭腦蓋，幾乎與爪哇的立行類人猿（*Pithecanthropus erectus*）的頭腦蓋完全相同。因爲在他們頭腦蓋上，可以完全找到這種立行類人猿的上下眼眶收縮的形狀。（自從一九二八年以來，有幾篇專論在北平所出版的中國地質學會會刊上發表過。）

要想在這個短小的附錄上，將這些重要的發現所引起的假設，下許多很詳細的說明，這是不可能的。但在舊世界的南部與東部，在第四紀地質時代最初期，一定有些原始的人類散布着——因爲與人類遺骸同時存在着的特產動物，比中國古時黃土中的特產動物還要古遠得多。對於人類歷史，該當加入這個很大的事實：最近在周口店的發掘，會發現許多建築粗劣的巢窟與石英質的工具。所以這種古遠時代的人類或先人類，已經知道用火與製造石質的工具。（*Man*, 1932, p. 5 Elliot Smith, *The Industries of Sinanthropus.*）

第五九頁——關於阿拉伯人的形態特徵，我們已經說過，有若干作者認爲是長頭形的，其他的作者則認爲是短頭形的。一九三二年，托馬斯（*Bertram Thomas*）將阿拉伯南部居民（人數真不多）做一種新的研

究，這種新的研究指出這位作者所審查的大部份人民有一個很高的頭指數。百分之七十二人民的頭指數超過八二。這個指數是給假設阿拉伯人是短頭的意見，一個有力的證明（Berran Thomas, *Anthropological observations in South Arabia*, Journ. roy. Anthr. of Great Britain, etc. Vol. LXII, 1932, p. 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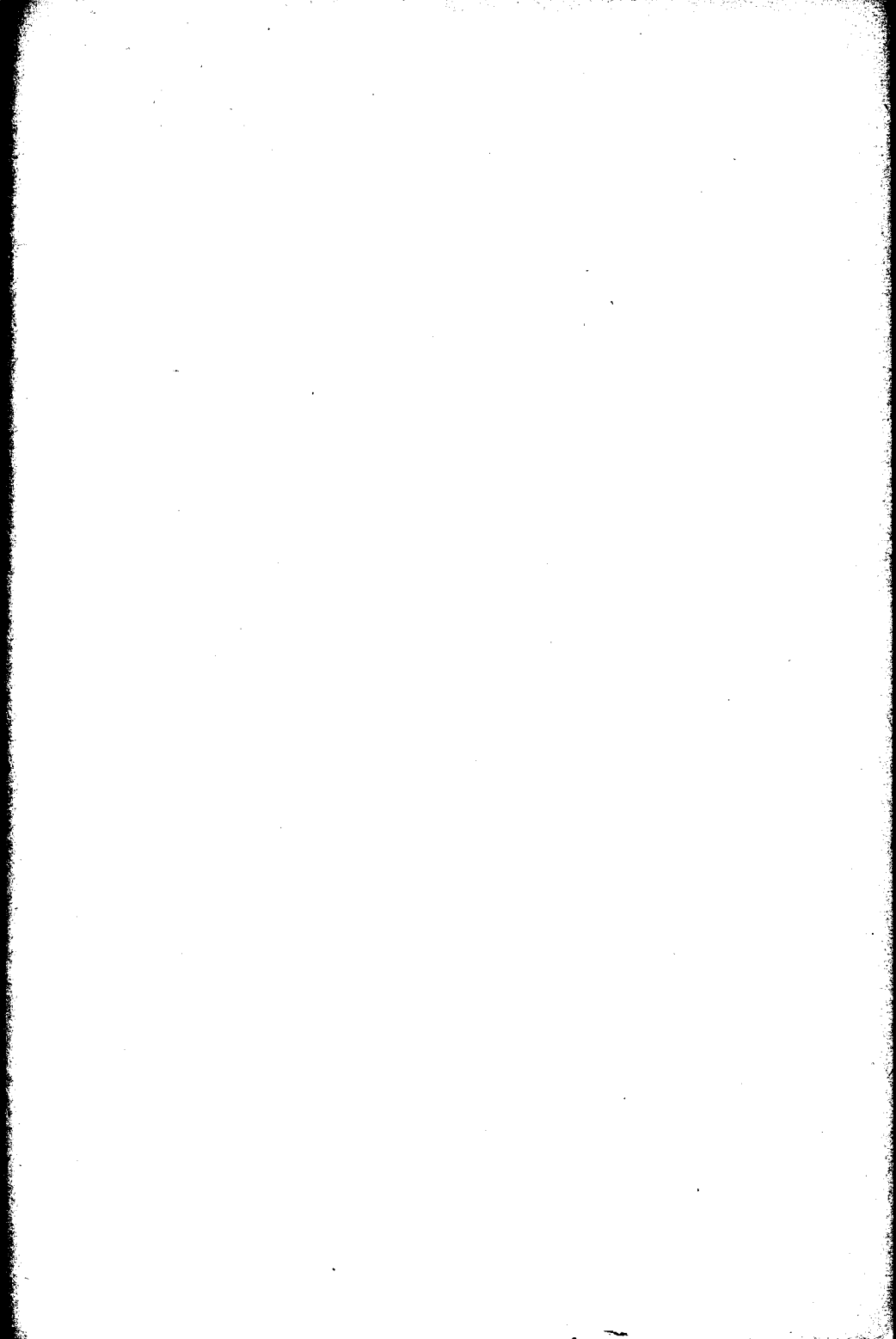
第六一八頁——第三行，當讀爲：但牠們的雕鑿者就是德拉維第安人的後裔嗎？

第六四六頁與六六四頁——在昌特勒（Chantre）的著作以後，斯密斯（Eliot Smith）曾發表一本關於埃及及古人類遺骸的著作，對於這本著作材料的重要，我沒有充分指出。在下面著作中（與Wood Jones合著）*The Archeological Survey of Nubia*, Vol. II, Report on the human remains, Cairo, 1910, 我們對於古埃及人形態的認識，可以找到很豐富的材料（原註見參考書第二四四號乙。）

第六八一頁——各方面對於美洲各種族根源的問題，都從新提出討論。在他最近一篇專論中，弗諾（Vernean）提起種種舊假設，搬出一些頭腦蓋的新的比較，如同卡忒法日（Quatre-fages）所做的一樣，再將巴布人（Papous）的頭腦蓋，與美洲拉哥阿桑塔（Lago-Santa）型的長頭人頭腦蓋接近起來，在利末（Paul Rivet）看起來，他相信這種親族關係，當推廣到美洲現在幾種人民：比方塔章爾微人（Tehueltches），卡特（Ten Kate）

研究過的下加利福尼亞 (Basse-Californie) 的培利叩埃斯人 (Pericoués) 哥倫布以前赤道國的印第安人。下列弗諾的結論當記住。(原註見 Verneau, Crânes d'Indiens de la Colombie. L'élément papoua en Amérique, l'Anthropologie, Paris, 1924, p. 353.) 「總而言之，現在對於巴布人型在「新世界」上大量的發展，似乎不許再有懷疑。他們的足跡，在時間與空間都可以找得出來。在空間方面，自從下加利福尼亞起直到美洲南端，從大西洋到太平洋；在時間方面，自從種族在拉哥阿桑塔生存起直到如今。」在我一方面，我只指出美洲原始殖民這樣有趣的回轉。總之在各種情形之下，問題一定是擴大了，特別該當懂得巴布人本身的根源。

第七一〇頁——第十九行，當讀之如下：因為不管季候風的認識，或海流的偶然，是多麼的重要……。



參考書目

一個星者是指明最重要的書籍，兩個星者是指明緊要的書籍。

- *I
AMMON (O.), Zur Anthropologie der Badener. Berichte über die von Anthr.
Kommission.....Vorgenommenen Untersuchungen, Jena, 1899, in-8°, 15 cartes.
- *II
ANOUTCHINE, De la distribution géographique de la taille de la population
masculine en Russie (en russe).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russe de géographie,
tome VII, fascicule I, 1889, avec 10 cartes.....
- III
APOSTOLIDÉS, Quelques mesures sur le vivant prises en Grèce. Bull. de la Soc.
d'Anthropologie, Paris, 1883.....
- IV
ARAGON Y ESCANCENA, Breve estudio antropológico acerca del pueblo Maragato.
Annales de la Soc. espagn. d'hist. nat., t. XXX, 1902.....
- *V
AUERBACH, Les races et les nationalités en Autriche-Hongrie, Paris, 1898.....
- ARANZADI Y UNAMUNO Y L. HOYOS, Un avance a la Antropologia de

- España. Annales de la Soc. esp. d'hist. nat., Madrid, 1892..... VI
- ARBO, Ya-t-il eu des immigrations successives dans la péninsule Scandinave? Revue norvégienne Ymer, Stockholm, 1900..... VII
- BASSANOVITCH, Matériaux pour l'ethnographie sanitaire de la Bulgarie, district de Lom, Sofia, 1891 (en bulgare, cité par Deniker)..... *VIII
- BAYE (DE), Les Juifs des montagnes et les Juifs Géorgiens, souvenirs d'une mission, Paris, 1902..... IX
- BEDDOE, Histoire de l'indice céphalique dans les îles Britanniques. L'Anthropologie, Paris, 1894..... X
- BELDICEANO, Station préhistorique de Coucuteni (Moldavie). Bull. Soc. anthrop. Paris, 1889.—Nouvelles idoles de Coucuteni. Ibid. Paris, 1890..... XI
- BERGERON, Relations des voyages en Tartarie de Fr. Guillaume de Rubruquis, Fr. Jean du Plan Carpini, etc., Paris, 1634.—Un traité des Tartares, etc. Paris, 1634..... XII
- BERTHOLON, Deux crânes phéniciens trouvés en Tunisie. L'Anthropologie, Paris,

1890.—Documents anthropologiques sur les Phéniciens. Bull. Soc. anthrop. Lyon, 1892.—Identité des caractères anthropologiques des Basques et des Phéniciens. Bull. Soc. anthr. Paris, 1896.....	XIII
BERTHOLON et CHANTRE, Recherches anthropologiques dans la Berbérie orientale, Lyon, 1913.....	**XIV
BERTRAND, Nos origines, la Gaule avant les Gaulois, d'après les monuments et les textes, Paris, 1891.....	XV
BUCHAT, Manuel d'archéologie américaine, Paris, 1912.....	**XVI
BLUMENBACH, Decades craniorum.....	XVII
BOLK, Répartition du type blond et du type brun dans les Pays-Bas. Bull. et Mém. Soc. d'anthropol. Paris, 1905.....	XVIII
BOUÉ, La Turquie d'Europe, Paris, 1840.....	XX
BOULE, Les hommes fossiles, Paris, 1921. et 2 ^e édit. 1923.....	**XXI
BOULE, L'homme fossile de la Chapelle-aux-Saints. Annales de paléontologie, Paris, 1911—1913.....	**XXIII

- BREUIL, Peintures et gravures murales des cavernes paléolithiques. La caverne d'Altamira à Santillane près Santander (Espagne) par Carailhac et l'abbé Breuil, Monaco, 1906..... XXIII
- BROCA,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anthropologie, 1886.—Remarques sur les ossements des cavernes de Gibraltar. Bull. de la Soc. d'anthropol. Paris, 1869..... XXIV
- BROCA, Sur les crânes des Grottes de Baye. Bull. de la Soc. d'anthr. Paris, 1875..... XXV
- BROCA, Instructions générales pour les recherches anthropologiques sur le vivant, Paris, 1879..... *XXVI
- BROCA, Instructions craniologiques et craniométriques, Paris, 1875..... *XXVII
- BRUNNES et VAILLUX, La géographie de l'histoire, Paris, 1921..... XXVIII
- BUCHTELA, Vorgeschichte Böhmens. Nordböhmen, bis zur Zeit um Christi Geburt, Prague, 1899; analysé par S. Reinach, l'Anthropologie, 1900..... XXIX
- BUCKHARD,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erste Bevölkerung des Alpengebirgs. Arch. f. Schweiz. Gesch., t. IV..... XXX

BUTUREANU, Rasele preistorice de la Cucuteni. Asoc. rom. pent. inaintarea si raspândirea stiintelor, Congresul de la Iasi, 1902.....	XXXXI
CAPTAN, Les Silex tertiaires d'Ipswich (Angleterre). Revue anthropologique, Paris, 1922.—CAPTAN, FOURMARIEZ, FRAIPONT, HAMAL et LOHEST, Conclusions de l'enquête sur les silex d'Ipswich. Revue anthropol., Paris, 1923.....	XXXXII
CAPUS, A travers la Bosnie et l'Herzégovine, Paris, 1896.—Sur la taille en Bosnie. Bull. de la Société d'anthrop. Paris, 1895.....	XXXXIII
CARTAILHAC, Les Ages préhistoriques de l'Espagne et du Portugal, Paris, 1886.....	*XXXXIV
CARTAILHAC, La France préhistorique d'après les sépultures et les monuments, Paris, 1889.....	XXXXV
CARTAILHAC, L'âge de la pierre en Asie. Cong. des Orientalistes, 1878 (voir Breuil).....	XXXXVI
CERRALBO, Torralba, la plus ancienne station humaine de l'Europe. C. R. Congrès	

de Genève, 1912.....	XXXXVII
CHABAS, Étude sur l'antiquité historique, cité par Bartholén et Chantre.....	XXXVIII
CHANTRE, Crânes de la nécropole de Sidon. Bull. Soc. anthrop. Lyon, 1894.....	XXXIX
CHANTRE, Recherches anthropologiques dans le Caucase, t. I, Paris, 1885; t. IV, Paris-Lyon, 1887.....	**XL
CHANTRE, Recherches anthropologiques dans l'Asie occidentale. Archiv. Museum Hist. nat. Lyon, 1895.....	**XLI
CHANTRE, Rapport sur une mission scientifique dans l'Asie occidentale, spécialement dans les régions de l'Ararat et du Caucase. Arch. des Missions scientifiques, 1893.....	XLII
CHANTRE, Recherches anthropologiques en Égypte. Lyon, 1904.....	**XLIII
CHANTRE, Mission scientifique en Transcaucasie, Asie Mineure, Syrie. Arch. Mus. Hist. nat. Lyon, 1895.....	**XLIV
CHANTRE, Aperçu sur les caractères ethniques des Anshariks et des Kurdes. Bull. Soc. anthr. Lyon, 1882.....	XLV

CHARENCEY, Races et langues du Japon. Ass. franc. pour l'avanc. des sciences, 1901.....	XLVI
CLARKE, Voyage en Russie, en Tartarie et en Turquie, traduit, Paris, 1813, t. III.	XLVII
COLLIGNON, Étude anthropométrique élémentaire des principales races de la France. Bull. Soc. d'anthropol. Paris, 1883.....	**XLVIII
CORDIER (H.), Les Lolos, T'oung-pao, vol. VIII, n° 5, Leide, 1907;—L'origine des Chinois, T'oung-pao, volume XVI, n° 5.....	XLIX
CZEKANOWSKI (Y.), Recherches anthropologiques de la Pologne. Bull. et Mém. Soc. d'anthropol. Paris, 1920.....	L
DÉCHELLETTE, Manuel d'archéologie préhistorique, celtique et gallo-romaine, Paris, 1908.....	**LI
DÉCHELLETTE, Les tumuli de pierres du sud-ouest de la Bohême, résumé. L'Anthropologie, Paris, 1901.....	LII
DENIKER, La taille en Europe, 1908.....	**LIII

- DENIKER, La taille en Europe, 2^e supplément: les Turcs Tatares et les Caucasiens. Bull. et Mém. Soc. d'anthropol. Paris, 1903..... **LIV
- DENIKER, L'indice céphalique en Europe. Ass. fr. pour l'avanc. des sciences, Paris, 1889..... **LV
- DENIKER, Essai d'une classification des races humaines. Bull. Soc. d'anthropol. Paris, 1889..... LVI
- DENIKER, Les races et peuples de la Terre. Paris, 1900..... **LVII
- DENIKER, Sur les Kalmouks au Jardin d'acclimatation. Bull. Soc. d'anthr. Paris, 1883..... LVIII
- DENIKER, Les peuples balkaniques (surtout les Serbes et les Bulgares) au point de vue anthropologique. Inst. franç. d'anthropol. (séance du 16 avril 1913)... LIX
- DOUÏTÉ, Les Marocains et la société marocaine. Revue générale des sc., Paris, 1903..... LXI
- DRONTSCHILLOW, Beitrag zur Anthropologie der Bulgaren (thèse de doctorat),

Braunschweig, 1914.—Die Körpergrösse der bulgarischen Rekruten und ihre Verteilung in den einzelnen Distrikten. Arch. für Anthropologie, Band XIII	LXII
DUFÉRÉNT, Étude sur l'histoire de la production et du commerce de l'étain, Paris, 1886.....	LXIII
DUHOUSSET, Étude sur les populations de la Perse, Paris, 1863.....	LXIV
DUNCAN WHITE, Notes on the height and weight of the Hoklo people of the Kwantung province South China.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 1911.....	LXV
DUSSAUD (R.), Les civilisations préhelléniques dans le bassin de la mer Égée, Paris, 1914.....	**LXVI
Entente internationale pour l'unification des mesures anthropométriques sur le vivant (rapporteurs: Duckworth, Rivet, Schlaginhaufen), compte rendu de la XIV, session, Genève, 1912 (paru en 1914).....	LXVII
FLIALA, Præhistorischen Wohnstätte in Sobunar bei Sarajewo. Wiss. Mitth. aus Bosnien und der Herzegowina.....	LXVIII

FISHBERG, The Jews, a study of race and environment. Contemporary Science series, New-York, 1911..... LXIX

FISHBERG, Beiträge zur physischen Anthropologie der Nord-Afrikanischen Juden. Zeitschr. für Demogr. und Statistik der Juden, 1905..... LXX

FOLMER, Nederlandsche Schedels, Nederl. Tijdschr. voor Geneeskunde, Amsterdam, 1892..... LXXI

FONTES, Note sur le Chelléen de Casal do Monte (1915) dans les Communications du Service géologique du Portugal.—Station paléolithique de Mealhada. Instruments paléolithiques, dans la Collection de préhistoire du Service géologique, Lisbonne, 1915..... LXXXII

FRAIPONT, Les Néolithiques de la Meuse. Bull. Soc. d'anthr. Bruxelles, 1898... *LXXXIII

GALLIPE, L'hérédité des stigmates de dégénérescence et les familles souveraines, Paris, 1905..... LXXV

GAMIO, Los excavaciones del Pedregal de Sad Angel y la cultura arcaica del Valle de Mexico.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20..... LXXVI

GAUPP, Vorläufiger Bericht über anthrop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an Chinesen und Mandschuren in Peking. Zeitsch. f. Ethn., 1909, t. XLI, p. 730.....	LXXXVII
GEIKIE (J.), The Antiquity of Man in Europe, Edinburgh, 1914.....	*LXXXVIII
GEOFFROY SAINT-HILAIRE, Mém. Soc. d'anthropologie Paris, 1861.....	LXXXIX
GIRARD, Les tribus sauvages du Haut-Tonkin. Soc. de géogr., hist. et descript., 1903.....	LXXXX
GIUFFRIDA-RUGGERI, Crani egiziani antichi e arabo egiziani. Atti della Soc. romana d'anthropol., t. XV, fasciule II, 1910.....	LXXXI
GIUFFRIDA RUGGERI, Contributo all' antropologia fisica delle regionidinariche e danubiane e dell' Asia anteriore. Archivio per l' Antropologia e l' Etnologia, 1908	*LXXXII
GLOTZ, La civilisation égéenne. N° 9 de l' Evolution de l' Humanité, Paris, 1923.....	*LXXXII bis
GLUCK, Zur physischen Anthropologie der Albanesen. Wiss. Mitth. aus Bosnien und der Herzegowina, Wien, 1897.....	LXXXIII
GOBINEAU, Essai sur l' 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 Paris, 1884.....	*LXXXIV

GOLDSTEIN, Die jüdische Bevölkerung Kanadas. Zeitschr. für Demogr. und Statist. der Juden, 1909.....	LXXXV
GRAY (J.),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eople of East Aberdeenshire. Transact. of the Buchan Field Club, 1895 et 1897. Résumé in Proceed. Brit. Assoc. adv. sc., 1895 (Ipswich).....	LXXXVI
GUMPILOWICZ, La lutte des races, Paris 1893.....	LXXXVII
HAECKEL, Essai d'une classification des races humaines. Bull. Soc. anthropol. Paris, 1889.....	LXXXVIII
HAHN, Albanesische Studien, Léna, 1854.....	LXXXIX
HAMY, Contribution à l'anthropologie de la Haute-Albanie. Bull. Muséum d'hist. naturelle Paris, 1900.....	XC
HAMY, Précis de Paléontologie humaine, Paris, 1870.....	**XCI
HECOUART, Histoire et description de la Haute-Albanie, 1859.....	XCII
HELL, Les steppes de la mer Caspienne, Paris, 1845.....	XCIII
HERVÉ, Populations méolithiques et néolithiques de l'Espagne et du Portugal.	

Revue mens. de l'École d'anthropologie, Paris, 1899.....	
HERVÉ, Les Germains. Revue École d'anthropologie, Paris, 1897.....	*XCV
HERVÉ, Les populations lacustres. Revue École d'anthropologie Paris, 1895.....	*XCVI
HERVÉ, Crânes néolithiques armoricains de type négroïde. Bull. et mém. Soc. d'anthropol. Paris, 1902.....	XCVII
HILLEBRAND, Ueber die neueren paläolithischen Höhlenfunde Ungarns. Zeitsch. für Ethnol., 1913; et XIV ^e Congrès intern. d'anthropol. et d'archéol. préh., Genève, 1912.....	XCVIII
HIMMEL, Körpermessungen in der Bukowina. Mitteil. der Anthropologie Gesellschaft, Wien, 1888. Voir Revue d'anthropologie, 1889.....	XCIX
HIPPOCRATE, Œuvre des airs, des eaux, trad. franç. de Littre, Paris, 1839—1861.....	C
HIS et RUTIMEYER, Crania Helvetica. Sammlung Schweizerischer Schädelform, Bale et Genève, 1864, 1 vol. in-4 ^e avec atlas.....	**CI
HOERNES, Der diluviale Mensch.....	**CII

- HOPPELER,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erste Bevölkerung des Alpengebirgs Arch. für Schweiz. Gesch., t. 33..... CIII
- HOUSSAY, Les peuples actuels de la Perse. Bull. Soc. anthr. Lyon, 1887..... CIV
- HOUZÉ (E.), Rapport sur les crânes de la province de Namur (Wancennes, Franchemont, Bois des Sorcières près de Florennes). Bull. Soc. anthropol. Bruxelles, 1883, t. II..... CV
- HOUZÉ (E.), Comparaison des indices céphalométriques et craniométriques. Bull. et Mém. Soc. d'anthropol. Bruxelles, 1887, t. V..... CVI
- HOUZÉ (E.), Communication préliminaire sur quelques nouveaux caractères qui différencient les races en Belgique. Bull. Soc. d'anthr. Bruxelles, 1888..... CVII
- HOUZÉ (E.), Les Francs des cimetières de Belgique, Étude anthropologique. Bull. Soc. d'anthropol. Bruxelles, 1891, t. IX..... CVIII
- HOUZÉ (E.), Les néolithiques de la province de Namur. C. R. Congrès d'archéol. et d'histoire, 1903, Namur, 1904..... **CIX
- HOUZÉ (E.), L'indice nasal des Flamands et des Wallons. Bull. de la Soc.

d'anthr. Bruxelles, 1882.....	CX
HOUZÉ (E.), La taille et la circonférence thoracique, etc., des Flamands et des Wallons. Bull. de la Soc. d'anthropol. Bruxelles, 1888.....	CXI
HOUZÉ (E.), L'indice céphalique de la Belgique. Bull. Soc. anthr. de Bruxelles, 1887.....	**CXII
HOYOS SAINZ, Caractères généraux de la Crania Hispanica. C. R. du XIV ^e Congrès intern. d'anthropol. et d'archéol. préhistoriques, Genève, 1912, t. II....	CXIII
HRYNCEWICZ, TAIKO, Les Aryens, Contribution à l'anthropologie des Grands Russiens. Les schismatiques Seméiskie (Starobriadzi) de la Transbaikalie (en russe), Tomsk, 1898.....	CXIV
HUBERT (H.), La date de l'arrivée des premiers Bretons en Grande-Bretagne. L'Anthropol., Paris, 1922.....	CXV
HUGUET, Les Juifs du Mazab. Bull. et Mém. de la Soc. d'anthropol. Paris, 1902.....	CXVI
HUXLEY, Journ. Ethnol. Soc. London, 1870.....	CXVII

- ITALIANNICASTRO, Sur les Phéniciens d'Acre. Bull. Soc. d'anthropol. Paris, 1866..... CXXVIII
- JACQUES (V.), L'ethnologie préhistorique dans le Sud-Est de l'Espagne. Bull. de la Soc. d'anthropol. Bruxelles, 1888, t. VI..... CXXIX
- JACQUES (V.), La Zélande, compte rendu du cinquième Congrès de la Fédération des sociétés d'histoire et d'archéologie de Belgique. Bull. Soc. d'anthr. Bruxelles, t. VIII..... CXXX
- JANKO (J.), Magyarische Typen, 1^{re} série. Die Umgebungen des Balaton; Ethnogr. Samml. des Ungar. Nationalmuseums, II, 1900, in-4^e, av. 24 pl..... CXXXI
- JOHANSEN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KNU JESSEN et de HERRLUF WINGE), Une station du plus ancien âge de la pierre dans la tourbière de Svaerdborg, Copenhague, 1920..... *CXXXII
- JORGA, L'Art populaire en Roumanie, 1923..... CXXXII bis
- KEITH, The Antiquity of Man, London, 1915..... **CXXXIII
- KHANIKOFF, Mémoire sur l'ethnographie de la Perse. Mém. Soc. de géogr.

Paris, 1866.....	CXXIV
KLEIWEGER de ZWAAN, Divers ouvrages sur l'Anthropologie de la Malaisie, Amsterdam, 1908.....	CXXV
KOGANÉI (Y.), Kurze Mittheilung über Messungen an männlichen Chinesen- Schädeln. Intern. Zentral Blatt für Anthropol., 1901.....	CXXVI
KOGANÉI (Y.), "Messungen an Chinesen. Mitth. der Medicin Fakultät der Uni- vers. Tokyo, 1903, tome VI.....	CXXVII
KOPERNICKI (MAJER et), Caractères physiques des populations de la Galicie (en polonais). Recueil de documents publiés par l'Ac. des sc. de Cracovie, t. I, 1877; t. IX, 1885.....	**CXXVIII
KRUKOWSKY, Les fouilles des cavernes de la chaîne de Cracovie, Wielun. Soc. des sc. de Varsovie, décembre 1920, Archiwum nauk antropologicznych, t. I, n° 6.....	CXXIX
LAGNEAU, Anthropologie de la France. Extrait du Dict. encycl. des Sc. méd., Paris, 1879.....	**CXXX

- LALANNE, Bas-reliefs à figuration humaine de l'abri sous roche de Lausse (Dordogne). *L'Anthropologie*, 1912..... CXXXXI
- LAPOUGE, Les sélections sociales, Paris, 1896..... **CXXXXII
- LAPOUGE, (Vacher de Lapouge), *L'Arÿen et son rôle social*, Paris, 1889..... **CXXXXIII
- LARJET, Note sur la découverte de silex taillés en Syrie, accompagnée de quelques remarques sur l'âge des terrains qui constituent la chaîne du Liban. *Bull. Soc. géol. de France*, 19 juin 1865..... CXXXXIV
- LE BON, De Moscou aux monts Tokras: étude sur la formation actuelle d'une race. *Bull. Soc. géogr.* Paris, 1881..... CXXXXIV bis
- LEEBZELTER, Unsere Kenntnisse von der physischen Beschaffenheit der Völker Oesterreichs. *Zeitschr. für österr. Volkskunde*, Wien, 1914..... *CXXXXV
- LEGENDRE, Études anthropologiques sur les Chinois du Setchouen. *Bull. et mém. Soc. anthropol.* Paris, 1910..... CXXXXVI
- LEHMANN-NITSCHE, Ueber die langen Knochen der südbayerischen Reihengräber-Bevölkerung, München, 1895..... CXXXXVII

LEJEAN, Ethnographie de la Turquie d'Europe, Gotha, 1861.....	CXXXVIII
LENHOSSEK, Des déformations artificielles du crâne en général, etc., Budapest, 1880.....	CXXXIX
LENHOSSEK, Die Ausgrabungen zu Szeged-Ohalom, etc., Wien, 1886.....	CXL
LENCEWICZ, Population des montagnes de Kielce au point de vue anthropologique, dans les publications de la Soc. des sc. de Varsovie, 1916, p. 565, résumé en français, p. 603.....	CXLI
LISSAUER, Crania prussica. 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 1874.—Crania prussica. Zeitschr. für Ethnol., 1878.....	*CXLIH
LIVI, Antropometria militare: Risultati ottenuti dallo spoglio fogli sanitari dei militari delle classi 1859—63. Parte I, dati antropologici ed etnologici, Roma, 1896. Parte II, Dati demografici e biologici, Roma, 1905.....	**CXLIH
LUSCHAN (PETERSEN et), Reisen in Lykien und Kibyratis, Wien, 1889.....	**CXLIIV
LUSCHAN (PETERSEN et), Völker, Rassen, Sprachen Berlin, 1922.....	*CXLV
MACKERRANG (ED.), La taille des conscripts en Danemark. Mém. sur l'anthrop.	

- du Danemark (en langue danoise), t. I, Copenhagen, 1907 (résumé, par J. Deniker)..... CXLVI
- MAN, Bijdrage tot de Kennis van de Schedelvorm in Walebe ren, in Nederlands Tijdschrift voor geneeskunde, 1885..... CXLVII
- MANOUVRIER, Réponses aux objections contre le Pithecanthropus. Bull. Soc. anthropol. Paris, 1896..... CXLVIII
- MANSUY, Gisement préhistorique de la caverne de Pha-Binh Gia (Tonkin). L'Anthropologie, Paris, 1909..... CXLIX
- MANTTEGAZZA et ZANETTI, Note antropologica netta Sardegna. Arch. antrop. et etnol., 1876, t. IV..... CLI
- MARETT, Pleistocene Man in Jersey. Archaeologia, LXII, 1911..... CLI
- MATIEGKA, Contribution à la connaissance de la constitution physique des habitans du Nord-Ouest de la Bohême, résumé in Mitth. Anth. Gesells. Wien, t. XXII, 1892;—Origine et progrès des études anthropologiques des pays tchèques, 1898..... CLII

MAYER, Note sur les sciences anthropologiques en Hollande et en Belgique, Lyon, 1902.....	CLIII
MEILLET, Les langues dans l'Europe nouvelle, Paris, 1918.....	CLIV
MEISNER (Dr), Zur Statistik der Körpergrösse der Schleswiger Wehrpflichtigen. Arch. f. Anthr., t. XIV, 1888.—Die Körpergrösse der Wehrpflichtigen im Gebiete der Unterelbe, insbesondere in Holstein. Arch. für Anthropologie, t. XVIII, 1889.....	CLV
MEISNER (Dr), Die Körpergrösse der Wehrpflichtigen in Mecklenburg. Arch. für Anthropologie, t. XIX, 1891.....	CLVI
MENDES CORREA, Origine of the Portuguese (separata de l'American Journ.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Voy. Archiv. suisses d'anthrop. générale, 1919.....	CLVII
MERCIER, Histoire de l'Afrique septentrionale, t. I.....	CLVIII
MITRA, Prehistoric cultures and races of India, Calcutta, 1920.....	CLIX
MOCHI, Sulla antropologia degli Arabi. Archiv. p. l'Antropologia, t. XXXVI, 1907, fasc. 3.....	CLX

- MOIR, The occurrence of a human skeleton in a glacial deposit at Ipswich. Proceedings of the preh. Soc. of East Anglia, I, 1912.—Further discoveries humanly fashioned flints in and beneath Red-Crag of Suffolk, Ipswich, 1920-21..... CLXI
- MONTANDON, Notice préliminaire sur les Ainou. Archiv. suisses d'anthr. gén., Genève, 1911..... CLXII
- MORGAN (J. de), L'Humanité préhistorique, esquisse de préhistoire générale, Paris, 1922..... **CLXIII
- MORGAN (J. de), Recherches sur les origines de l'Égypte, l'âge de la pierre et des métaux, Paris, 1896..... **CLXIV
- MORTILLET (G. de), Formation de la nation française, Paris, 1897..... CLXV
- MORTILLET (G. et A. de), Le Préhistorique, Paris, 1900..... **CLXVI
- MORTON (S. G.), Crania aegyptiaca, etc., Philadelphia et London, 1844..... CLXVI bi
- MULLER (S.), L'Europe préhistorique (traduit du danois par E. Philipot), Paris, 1907..... *CLXVII
- MUNRO. Les stations lacustres d'Europe aux âges de la pierre et du bronze, Paris,

1908.....		**CLXVIII
MUNSTER, La cosmographie universelle, etc., par Sébastien Monstere, édition de		
1714.....		CLXIX
NAVILLE (ÉDOUARD), Discours au Congrès int. d'arch. et d'anthrop. préhist.,		
Genève, 1912.....		CLXX
NÉOPHYTOS et PALLARY, La Phénicie préhistorique. L'Anthr., Paris, 1914.		
—NÉOPHYTOS, La Préhistoire en Syrie, Palestine. L'Anthropol., Paris,		
1917.....		CLXXI
NÉOPHYTOS, Le district de Kerassunde au point de vue anthropologique et		
ethnographique. L'Anthropologie, Paris, 1890.—Le Grec du nord-est de l'Asie		
mineure. Ibid., Paris, 1891.....		CLXXII
NICOLAS, Inscription phénicienne gravée sur un calcaire schisteux. Bull. Soc.		
d'Anthropol. Paris, 1898.....		CLXXIII
NICOLUCCI, Sul l'Antropologia della Grecia. Atti della R. Acad. delle scienze		
fisiche e matem. di Napoli, t. III, 1867.....		CLXXIV

NIEDERLE, Sur l'origine des peuples slaves, Praise, 1896. C. R. par Volkow dans

le Bull. de la Soc. d'anthropol. Paris, 1897.....

CLXXV

NIEDERLE, La race slave: statistique, démographie, anthropologie, Paris, 1916...

**CLXXXVI

NOPCSA, Beiträge zur Vorgeschichte und Ethnologie Nordalbariens. Wiss. Mitth.

aus Bosnien und Herzegowina, vol. XX.....

CLXXVII

NOTT (J.-C.) et GLIDDON (G.-R.), Types of Mankind ethnologica researches

based upon.....etc., Philadelphie, 1854.....

CLXXVIII

OBÉDÉNARE, Roumains. Dictionnaire des sciences médicales.—Présentation de

quelques grânes roumains. Bull. Soc. d'anthropol. Paris, 1874.....

CLXXXIX

OBERMAIER (H.), Der Mensch der Vorzeit, 1912.....

*CLXXXIX bis

OLECHNOWICZ, Les caractères anthropologiques de la petite noblesse de Grabowo

(Pologne), 1895.....

CLXXX

OLLIER DE MARICHAARD et PRUNER bey, Les Carthaginiens en France. Bull.

Soc. d'anthropol. Paris, 1870.....

CLXXXI

OLORIZ, Distribucion geografica del indio castalico en España deducida del examen

- de 8 268 varones adultos, Madrid, 1894.....**CLXXXIII
- ORNSTEIN, Ueber Farbe der Augen, Haare und Haut der heutigen Bewohner
Griechenlands. Gesellsch. für Anthropologie, Berlin, 1879.....
CLXXXIII
- PALLAS, Sammlungen historischer Nachrichten über die mongolischen Völker-
schaften, Saint-Petersbourg, 1776—1801.....
CLXXXIV
- PAPILLAUT (G.), Entente internationale pour l'unification des mesures cranio-
métriques et céphalométriques, dans les Comptes rendus de la 13^e session du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anthr. et d'archéol. préh., 1906, Monaco, 1907.....
CLXXXV
- PAULA DE OLIVEIRA (F. de), Notes sur les ossements qui se trouvent dans le
musée de la sacion géologique de Lisbonne. C. R. Congrès d'archéol. et
d'anthropol. Lisbonne, 1880.....
CLXXXVI
- PEREIRA DA COSTA, Da existencia do homem em epochas remotas no valle do
Tejo, Primeiro opusculo: Noticia sobre os esqueletos humanos descobertos no
Babêgo da Arrudo (avec traduction française), Lisbonne, 1865.....
CLXXXVII
- R. DE SAINT-PÉRIER, Statuette de femme stéatopyge à Lespugue (Haute-

- Garonne). L'Anthropologie, Paris, 1922..... CLXXXVIII
- PIC, Antiquité de la Bohême, 1^{re} partie: La Bohême préhistorique; 2^e partie: Le peuple des tumuli de pierre, Prague, 1900, 1 volume, résumé par Déchelette dans l'Anthropologie, Paris, 1901..... **CLXXXIX
- PICTET, Les origines indo-européennes, ou les Aryas primitifs, 2^e éd., Paris, 1878..... CXG
- PICHLER, Quellen und Forschungen zur alten Geschichte und Geographie, herausgegeben von W. Sieglin, Leipzig, 1902. Heft 2, Austria Romana, I..... CXCI
- PITTARD (E.), Un crâne présumé quaternaire trouvé en Espagne. Revue de l'École d'Anth. de Paris..... CXCII
- PITTARD (E.), Crâne dolichocephale trouvé dans le vieux Néolithique palafittique suisse. Arch. sc. physiques et naturelles, Genève, 1922.—Ethnologie des populations suisses, L'Anthropologie, Paris, 1898.—Découverte de l'âge de la pierre en Albanie. Arch. suisses d'anthrop. gén., Genève, 1921..... CXCIH
- PITTARD (E.), Ethnologie de la péninsule des Balkans. Mém. Soc. de géogr.

Genève, Le Globe, 1904.....	CXCIV
PITTARD (E.), Les peuples des Balkans, Genève et Paris, 1920.....	**CXCIV
PITTARD (E.), Crania Helvetica: I. Les crânes valaisans de la vallée du Rhône, Genève et Paris, 1909—1910.....	**CXCVI
PITTARD (E.), Influence de la taille sur l'indice céphalique dans un groupe ethnique relativement pur. Bull. et Mém. Soc. d'anthropol. Paris, 1905.....	CXCVII
PITTARD (E.), Ethnologie de la Savoie et de la Haute Savoie. Bull. Soc. géog. de Genève, 1900, t. II.....	CXCVIII
PITTARD et TOCHÉRAZ,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mandibule et des dents en fonction de la capacité crânienne. Ass. franç. pour l'avanc. des sc. 1906.....	CXCIX
PITTARD et KARMIN, La taille humaine en Suisse: I. Le canton du Valais. Journal de statistique suisse, 43 ^e année, 1907.....	CC
POUQUEVILLE, Voyage dans la Grèce, Paris, 1826.....	CCI
PRICHARD, Histoire naturelle de l'homme, traduit par Roulin, Paris, 1843, t. I...	CCII
PRICHARD, Researches into the physical history of Mankind, London, 1837—	

1841.....	CCIII
PRUNER bay, Bull. Soc. d'anthropol. Paris, 1870.....	CCIV
QUATREFAGES et HAMY, Crania ethnica: Les crânes des races humaines, Paris, 1882.....	**CCV
QUATREFAGES et HAMY, Hommes fossiles et hommes sauvages, Paris, 1884....	**CCVI
QUATREFAGES et HAMY, Les Polynésiens et leurs migrations, Paris, s. d. (1866 f.).....	**CCVII
QUATREFAGES et HAMY, L'espèce humaine, Paris, 1878.....	**CCVIII
QUATREFAGES et HAMY, 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s races humaines, Paris, s. d.	CCIX
RANKE (J.), Die Schädel der Altbayerischen Landbevölkerung; Beiträge zur Anthr. u. Urgesch. Bayerns, t. II, München, 1877 (1 ^{re} divis., ch. I à IV); t. III, 1880 (2 ^e div., ch. V); t. IV, 1883 (ch. VI et VII).....	*CCX
RANKE (J.), Zur Statistik und Physiol. der Körpergrösse der bayerischen Militärsichtigen in den 7 rechtsrheinischen Regierungsbez.; Beitr. z. Anthr. u.	

Urgesch. Bayerns, t. IV, München, 1881, p. 1, 2 cartes.....	CCXI
RECLUS (E.), L'Asie russe, Paris, 1882.....	CCXII
REINACH, La station néolithique de Jablanica (Serbie). L'Anthropologie, Paris, 1901.....	CCXIII
REINACH, L'origine des Aryens, Paris, 1892.....	CCXIV
RETZIUS (G.), Crania suecica antiqua, eine Darstellung der schwedischen Menschenschädel aus dem Steinzeitalter, dem Bronzezeitalter und dem Eisenzeitalter, etc. Stockholm, 1900.....	**CCXV
RETZIUS (G.) et FÜRST (C.), Anthropologia suecica, Beiträge zur Anthropologie der Schweden, Stockholm, 1902.....	**CCXVI
REYGAASSE (M.), Observations sur les techniques paléolithiques du Nord Africain, Constantine, 1920.—Nouvelles études de paléthnologie maghrébine, Constantine, 1921.—Etudes de paléthnologie maghrébine (deuxième série), Constantine, 1922.....	CCXVII
RHODE (J. G.), Die heilige Sage des Zende Volkes, Frankfurt am Mein, 1820...	CCXVIII

RICH, Narrative of a residence in Kourdistan, London, 1836.....	CCXTIX
RIPLEY (N. Z.), The Races of Europe, London, 1900.....	**CCXXX
RIVET (P.), Recherches sur le prognathisme. L'Anthropol. Paris, 1909.....	CCXXXI
RIVET, A propos de l'origine du mot Pérou. L'Anthropologie, Paris, 1911.....	CCXXXII
RIVET, et CRÉQUI-MONTFORT, L'origine des Aborigènes du Pérou et de la Bolivie. Acad. Inscript. et Belles-Lettres, 1914.....	CCXXXIII
ROMER, Résultats généraux du mouvement archéologique en Hongrie, Budapest, 1878.....	CCXXXIV
ROO (P. de), History of America before Columbus. Philadelphie, 1900.....	CCXXXV
ROTH (W. E.), Ethnol. Stud. N. W. Centre Queensland Aborig., Brisbane, London, 1897.....	*CCXXXVI
SARASIN (F.), Étude anthropologique sur les Néo-Calédoniens et les Loyaltiens. Archives suisses d'anthropol., 1916—1918.....	**CCXXXVII
SARASIN (P. et F.), Ergebnisse naturwissenschaftlicher Forschungen auf Ceylon, Die Steinzeit auf Ceylon, Wiesbaden, 1908.....	*CCXXXVIII

SARAUW (C. F. L.), Ein Stenalders Boplads i Maglemose ved Mullerup Aarboeger for Nordisk Oldkyndighed og Historie, 1903. Voir aussi: Præhistorische Zeitschrift de 1911 à 1914.....	CCXXXIX
SASSE, Beitrag zur Kenntniss der Niederland schen Schädel. Archiv für Anthropol., 1873.—Nederlandsch tijdschrift voor geneeskunde, 1884.....	CCXXXX
SAUSSAYE (de la), Numismatique de la Gaule narbonnaise, Paris, 1842.....	CCXXXI
SAVILLE, The earliest notice concerning the conquest of Mexico by Cortes in 1519. Indian notes and monographs, 1920.....	CCXXXII
SCHENK, Les sépultures et les populations préhistoriques de Chamblandes. Bull. Soc. vand. des sc. nat., 1902—1903.....	CCXXXIII
SCHIMMER, Erhebungen über die Farbe der Augen, der Haare und der Haut bei , den Schulkindern Oesterreichs. Mitth. Anthr. Gesel., 1884.....	CCXXXIV
SCHLIZ, Die vorgeschichtlichen Schädeltypen der deutschen Länder in ihren Beziehungen zu den einzelnen Kulturkreisen der Urgeschichte. Arch. f. Anthropol., Bd. IX, Braunschweig, 1910.....	CCXXXV

SCHMIDT (R. R.), Die diluviale Vorzeit Deutschlands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E. Koken et A. Schliz), Stuttgart, 1912.....**CCXXXVI

SCHOENTENSACK, Der Unterkiefer des Homo Heidelbergensis, aus den Sanden von Mauer bei Heidelberg. Leipzig, 1908.....CCXXXVII

SCHRADER, L'Asie, Rev. École d'anthr. Paris, 1895.....CCXXXVIII

SCHUCK, Ueber die Istro-Runänen, Sonderabd. aus Band XLIII der Mitteil. der Anthropolog. Gesellschaft, Wien, 1913.....CCXXXIX

SCHWALBE (G.), Ueber eine umfassende Untersuchung der physik. anthr. Beschaffenheit der jetzigen Bevölkerung des deutschen Reichs. Correspondenzblatt d. Deutsch. anthropol. Gesellschaft, 1903, n° 9.....CCXLI

SCHWERZ, Die paläolithischen Forschungen in Ungarn. Arch. suisses d'anthropol. gén., Genève, 1916—17.....CCXLI

SIRET, Les Cassitérides et l'empire colonial des Phéniciens. L'Anthropologie, Paris, 1909.....CCXLII

SIRET, Les origines de la civilisation néolithique (Turdétans et Egéens). XIII

Congrès intern. d'arch. et d'anthr., Monaco. 1908, t. II.....	CCCLIII
SMITH, The fossil human skull found at Talgai. Queensland philosoph. Transact. de la Soc. royale de Londres, 1918.....	CCCLIV
SMITH ELLIOT et JONES WOOD,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Nubia, Vol. II, Report on the human remains. Cairo, 1910.....	CCCLIV bis
SOLAK, Persien, das Land und seine Bewohner, Leipzig, 1845, cité par le Nouveau Dictionnaire d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CCCLV
SOLLAS (W. J.), Paviland cave. Journ. of the Roy. Anthrop. Inst., 1913.....	CCCLVI
SPENCER et Gillen, The Northern tribes of Central Australia, London, 1904.— The Across Australia, deux volumes. London, 1912.....	CCCLVII
SPINDEN, A study of Maya Art, Cambridge, 1913 (cité par Vignaud, p. 44).....	CCCLVIII
STAR (F.), Lolo objects in the Public Museum Milwaukee. Bull. of the Public Mus. of the City of Milwaukee, vol. I, 1911.....	CCCLIX
STOLYHWO, Les fouilles préhistoriques dans la caverne Dziwiczka à Lazy près Olkusz. Soc. des sciences de Varsovie, Arch. Nauk antropologicznych, I, n° 4	CL

STRABON, Géographie, trad. de la Porte du Theil, Gesselin, Coray, etc., Paris,

1805—1819..... CCLLI

TAPPEINER, Die Abstammung der Tiroler und Raetier auf anthropologischer

Grundlage, Innsbruck, 1894..... CCLLII

THEIERRY, Histoire des Gaulois, Paris, 1898..... CCLLIII

TOCILIESCO, Fouilles et 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en Roumanie, Paris, 1899..... CCLLIV

TOPINARD (P.), Éléments d'anthropologie générale, Paris, 1885..... CCLLV

TOPINARD (P.), Étude sur les races indigènes de l'Australie. Bull. Soc. d'anthropol., Paris, 1872..... CCLLVI

TORII (R. et K.), Études archéologiques et ethnologiques des populations primitives de la Mongolie orientale. Journ. of College of scienc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Tokyo, 1914..... CCLLVII

TORII (R. et K.), Les Aborigènes de Formose. Journ. of the College of sc., Imperial University of Tokyo, 1910..... CCLLVIII

TRIEITSCH (D.), Die Juden in Palestina, etc. Zeitschrift für Demographie und

CCLLVIII

Statistik der Juden, 1911.....	CCLIX
UJFALVY, Le Ferghana Kuldja, etc. Iconographie et anthropologie irano-indienne, Paris, 1879.....	CCLX
VAILLANT,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anthropologique des Chinois Hak-Ka de la province de Moncaÿ (Tonkin). L'Anthropologie, Paris, 1920.....	CCLXI
VAUX PHALIPAU (M ^{me} de), Les Wendes. Revue anthropologique, Paris, 1920 et 1921.....	CCCLXII
VELYTCHKO, Carte ethnographique de la nation ruthénoukraiennne publiée par la Société de l'Instruction "Proviska" à Léopol, 1894. Voir C. R. par Volkow, Bull. Soc. d'anthropol. de paris, 1897.....	CCLXIII
VENDRYES (J.), Le Langage, Introduction linguistique à l'Histoire, Paris, 1921.....	CCLXIV
VERNEAU, Revue anthropologique, 1886.....	CCLXV
VERRENAU, Les fouilles du Prince de Monaco aux Baoussé-Roussé. Un nouveau type humain. L'Anthropologie, Paris, 1902.—Les Grottes de Grimaldi, t. I,	

- fascicule I, Anthropologie, Monaco, 1906—1919.....**CCLXVI
- VERNEAU, Résultats anthropologiques de la Mission de M. de Giroucourt en Afrique occidentale. L'Anthropol., Paris, 1917.....CCLXVII
- VERNEAU, Les crânes humains du gisement préhistorique de Pho-Bin-Gia (Tonkin). L'Anthropologie, Paris, 1909.....CCLXVIII
- VIGNAUD (H.), Le problème du peuplement initial de l'Amérique, etc. Journal Soc. des Américanistes de Paris, 1922.....CCLXIX
- VIVIEN DE SAINT-MARTIN, Nouveau dictionnaire d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Paris, 1887.....CCLXX
- VOLKOW, Compte rendu du XVI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anthropologie et d'archéologie préhistoriques, Genève, 1912.....CCLXXI
- VOLKOW, Rapport sur les voyages en Galicie orientale, en Bukovine, etc. Bull. et Mém. Soc. d'anthr. Paris, 1905.....*CCLXXII
- VOLKOW (avec de Baye), Le gisement paléolithique d'Aphontova-Goza. L'Anthropologie, Paris, 1889.....CCLXXIII

VRAM, Su alcuni caratteri antropologici dei Cioci. Bollet. dell. Soc. adriatica di Sc. nat. in Trieste, vol. XXI, 1903.....	OCLXXIV
WATERFF,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anthropologique des Bulgares (trad. par Denker). Bull. et Mém. Soc. d'anthropologie, Paris, 1904.....	**CCLXXV
WEISBACH, Die Schädelform der Rumänen, Vienne, 1869.....	CCLXXVI
WEISBACH, Die Herzogwiner verglichen mit Tschechen und Deutschen aus Mähren, nach Major Himmel's Messungen. Mitth. der Anthropolog. Gesells- chaft, Wien, 1889.—Die Bosnier. Mitth. der Anthropolog. Gesellschaft, Wien, 1895.....	OCLXXVII
WEISBACH, Die Schädelform der Türken. Mitth. der Anthropolog. Gesellsch., Wien, 1873.....	OCLXXVIII
WEISBACH, Die Schädelform der Griechen. Mitth. Anthropolog. Gesell., Wien, t. XI, 1881.....	CCLXXIX
WEISSENBERG, Zur Anthropologie der deutschen Juden. Zeitschr. für Ethnol., Berlin, 1912.....	OCLXXX

- WEISSENBERG, Die Spaniolen, eine anthropometrische Skizze. Mith. der Anthropol. Gesell., Wien, 1909..... CCLXXXI
- WEISSENBERG, Beiträge zur Anthropologie der Juden. Zeitschr. für Ethnol., 1907..... CCLXXXII
- WEISSENBERG, Die zentralasiatischen Juden in anthropologischer Beziehung. Zeitschr. für Demographie und Statistik der Juden, 1909..... CCLXXXIII
- WEISSENBERG, Zur Anthropologie der persischen Juden, Zeitschr. für Ethnologie, Berlin 1913..... CCLXXXIV
- WEISSENBERG, Die persischen Juden in anthropologischer Beziehung. Zeitschr. für Demogr. und Statistik der Juden, 1911..... CCLXXXV
- WEISSENBERG, Die mesopotamischen Juden in anthropologischer Beziehung. Arch. für Anthropol. Braunschweig, 1911..... CCLXXXVI
- WEISSENBERG, Die kaukasischen Juden, Arch. für Anthrop. Braunschweig, 1909..... CCLXXXVII
- WEISSENBERG, Die yemenitischen Juden. Zeitschr. für Ethnologie, LXI, 1909... CCLXXXVIII

WEISSENBERG, Die syrischen Juden, Anthropologische Betracht. Zeitschr. für Ethnol., Berlin, 1911.....	CCLXXXIX
WEISSENBERG, Die Autochthonen Bevölkerung Palästinas in anthropologischer Beziehung (Fellachen, Juden, Samaritaner). Zeitschr. für Demogr. und Statistik der Juden, 1909.....	CCXC
WELLCOME (H. S.), Découvertes préhistoriques dans le Soudan méridional. Compte rendu du XIV ^e Congrès int. Anth. etc., t. II, Genève, 1912.....	CCXCI
ZABOROWSKI, Le Caucase et les Caucasiens. Revue anthropologique Paris, 1914....	CCXCII
ZABOROWSKI, Crânes de Kourganes préhistoriques, scythiques, drevlanes et polanes. Bull. et Mém. Soc. d'anthropol. Paris, 1900.....	CCXCIII
ZABOROWSKI, Les Hééléens, les Migrations de l'âge du bronze en Europe, le rite de l'incinération des cadavres. Bull. et Mém. Soc. d'anthrop. Paris, 1920.....	CCXCIV
ZABOROWSKI, Crânes anciens de la Russie méridionale et du Caucase. Bull. et Mém. Soc. d'anthr. Paris, 1901.....	CCXCIV
ZABOROWSKI, Sur seize crânes d'un tombeau grec, etc. Bull. de la Soc. d'anthrop.	

ropologie Paris, 1881, et nombreux autres mémoires.....	CCXCVI
ZAMPA, Anthropologie illyrienne. Revue d'Anthropologie, Paris, 1883.....	CCXCVII
ZIMMERLE, Die deutsch-französische Sprachgrenze in der Schweiz, Bâle et Genève, 1899.....	CCXCVIII
ZUCKERKANDL, Crani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in Tirol und Innerösterreich. Mith. Anthr. Gesells., Wien, 1884, t. XIV.....	CCXCIX
ZUMOFFEN, L'âge de la pierre en Phénicie. L'Anthropologie, Paris, 1897.—La Phénicie avant les Phéniciens, Beyrout, 1900.....	CCC

中西名詞對照表

A

- Aaronides 阿羅尼得族。
Abassieh 阿巴西爾。
Abraham 阿布拉罕。
Abruzzes 阿布盧齊。
Abyssinie 阿比西尼亞。
Abyssins 阿比西尼亞人。
Acca 阿刻。
Achéens 阿成人。
Acheuléen 阿秀爾的。
Adam 阿丹。
Aden 亞丁。
Aderbeidjan 阿得拜強。
Aderbeidjani 阿得拜治尼人。
Adige 阿提哲河。
Adriacique (Race) 亞得利亞海種。
Afghanistan 阿富汗。
Afghans 阿富汗人。
Afrique mineure 小阿非利加。
Age lithique 尿酸時代。
Ahmosis 阿摩西斯。
Ain 阿恩。
Ainou 蝦夷人。
Akhaltzick 阿克哈爾濟克。
Akkas 阿卡人。
Alains 阿蘭人。
Alama: ique 阿拉曼種。
Alamans 阿拉曼人。
Alaska 阿拉斯卡。
Alava 阿拉發。
Albanais 阿爾巴尼亞人。
Albanie 阿爾巴尼亞。
Albert I 阿爾柏一世。
Albion 阿爾俾翁。
Alcantara 阿爾康塔拉。
Alemteja 阿蘭泰入。
Alep 阿雷伯。
Alésia 阿利喜阿。
Alexandre 亞歷山大。
Alfeld 阿爾福。
Algarve 阿爾加爾韋。
Alger 阿爾澤。
Algérie 阿爾基利阿。
Alhambra 阿爾漢布拉。
Alicante 阿利康泰。
Aillac 阿拉克。
Ailemagne 德意志。
Allemands 德意志人。
Allophyle 阿羅非勒。
Allstadt 阿爾斯塔得。
Almeria 阿爾美利阿。
Alpes 阿爾卑斯山。
Alpes Pennines 比奈阿爾卑斯山。
Alpinus 阿爾卑斯山兔。
Alsace 亞爾薩斯。
Alsace-Lorraine 亞爾薩斯洛林。
Altai 阿爾泰。

Altamira 阿爾塔密拉。
 Altona 阿爾托那。
 Amazone 亞馬孫河。
 Ameghin 阿美岐諾。
 Amelineau 阿美利諾。
 Ammer 阿麥爾山脈。
 Ammon 安蒙。
 Amorites 阿摩利特人。
 Amor Daria 阿莫達利阿河。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
 Anadyr 安那提爾河。
 Anahuac 阿那瓦克。
 Anatolie 阿那托利阿。
 Anazeh 安那才。
 Ancône 安科那。
 Andalousie 安達盧齊阿。
 Andamans 安達曼人。
 Ardes 安提斯。
 Andrinople 安德利堡。
 Angles 盎格羅人。
 Angleterre 英格蘭。
 Anhapou 安哈普。
 Annamites 安南人。
 Annendale 安南得爾。
 Anniviers 安尼維爾山。
 Anoutchine 阿努清。
 Anta 安塔斯。
 Anthropoïde 類人猿。
 Anthropologiste 人類學家。
 Anthropométrique 人體測量的。
 Antropopithecus Ribeiroii 利培羅類人
 獸。
 Anthropopithèques 類人獸。
 Antilles 安提耳羣島。
 Anvers 安凡爾斯。
 Apennin 亞平寧山。
 Appien 阿彼安。

Apulie 阿彭利阿。
 Arabe 阿拉伯人。
 Arabie 阿拉伯。
 Arabo-Bédouins 阿拉伯塔杜因人。
 Aragon 阿拉工。
 Aral 阿拉鹹海。
 Arméens 阿拉密阿人。
 Aranzali 阿朗薩尼。
 Ararat 阿拉拉特。
 Araucan 阿勞卡尼阿人。
 Araxe 阿拉克斯河。
 Arbo 阿菩。
 Arcades Sourcilères 上眉弓。
 Arcas 阿卡斯。
 Arcerlin 阿塞林。
 Archibald 阿契巴德。
 Arcy-Sur-Cure 阿爾西蘇爾庫爾。
 Ardennes 阿登。
 Argentine 阿根廷。
 Argonne 阿工。
 Argyl 阿該爾。
 Ariège 阿利日河。
 Arioviste 阿利俄維斯特。
 Arius Montanus 阿利阿蒙泰那斯。
 Arizona 阿利左那。
 Arkbangel 阿康該爾。
 Arménie 亞美尼亞。
 Arméniens 亞美尼亞人。
 Armoricains 阿摩利卡人。
 Armorique 阿摩利卡。
 Arno 阿諾河。
 Artois 阿他。
 Aryas 阿利亞人。
 Aryens 阿利安人。
 Ashkénazim 阿什克那齊姆人。
 Asie antérieure 前亞細亞。
 Asparuch 阿斯巴盧克。

Aspropotamo 阿斯普羅波塔摩。
 Assurbanabal 阿蘇巴那巴爾。
 Assurbanipal 阿蘇巴尼巴爾。
 Assyrie 阿西利阿。
 Assyriens 阿西利阿人。
 Assyro-Chaldéens 阿西利阿卡爾提安人。
 Astrakhan 阿斯特拉罕。
 Asturie 阿斯圖利阿。
 Atahualpa 阿塔瓦爾巴。
 Atbara 阿特巴拉河。
 Atchinois 阿契諾伊人。
 Atlantes 大西洋人。
 Atlanto-Méditerranéenne (Race) 大西洋
 地中海種。
 Atter 阿忒爾。
 Attila 阿提拉。
 Attique 阿提卡。
 Aude 奧德河。
 Auerbach 奧厄巴赫。
 Auguste 奧古斯德。
 Augustin (St.) 聖奧古斯丁。
 Auriagnaciens 奧利那克人。
 Australie 澳大利亞。
 Australiens 澳大利亞人。
 Australoïde 澳大利亞種。
 Autriche 奧地利。
 Autrichiens 奧地利人。
 Auvergnats 奧芬涅人。
 Auv. rnier 奧芬尼爾。
 Avars 阿發爾人。
 Avesta 阿弗斯塔。
 Aveyron 阿未隆河。
 Axel 阿克塞爾。
 Aymaraz 愛馬拉人。
 Azerbaijani 阿曼拜爾人。
 Aziliens 阿西爾的。
 Aztèques 阿斯泰克人。

B

Babylone 巴比倫。
 Babylonie 巴比倫尼亞。
 Babyloniens 巴比倫人。
 Bachkirs 巴克基爾人。
 Badajos 巴達荷斯。
 Bacc 巴登。
 Badois 巴登人。
 Babels 培爾斯。
 Baer (Von) 培爾。
 Bagijhof 巴岐荷夫。
 Bakou 巴庫。
 Bakachi 巴克塔契人。
 Balaguer 巴拉該爾。
 Balaton (Lac) 普羅同湖。
 Bâle 巴爾。
 Baléares (Iles) 巴利阿里羣島。
 Balkans 巴爾幹。
 Baltique 波羅的海。
 Bannwarth 巴發爾色。
 Bantous 班圖族。
 Baoussé-Roussé 巴烏塞盧塞。
 Barabraz 巴拉布拉人。
 Barcelone 巴塞羅那。
 Bardou 巴爾東。
 Barma grande 大巴馬洞。
 Barros Curba 巴羅斯孔巴。
 Barrows 古墓 (見 Tununi)。
 Basilicate 巴西利卡塔。
 Bascques 巴斯克人。
 Bassanovitch 巴薩諾維區。
 Basse-Andalousie 下安達盧齊阿。
 Basse-Autriche 下奧地利。
 Basse-Belgique 下比利時。
 Basse-Californie 下加利福尼亞。
 Basse-Méopotamie 下美索不達米亞。

- Bastarnes 巴斯塔內人。
 Bataves 巴泰夫人。
 Batavus genuinus 巴泰夫人類。
 Battas 巴塔人。
 Baumes-Chaudea 菩美索得。
 Bautzen 包曾。
 Bavaois 巴未利阿人。
 Bavière 巴未利阿。
 Baye (De) 貝業。
 Bayouvares 拜烏發爾人。
 Becwa 培克瓦。
 Beddoe 培多。
 Bedjah 培洽人。
 Badjas 培查斯人。
 Bédouins 培杜因人。
 Behring (Détroit) 白令海峽。
 Beira Alta 貝拉阿爾塔。
 Beja 培惹。
 Béla IV 培拉四世。
 Bel-Air 培雷爾。
 Belgrade 培爾格拉德。
 Bellune 培盧諾。
 Belouchis 俾路芝人。
 Beloutchistan 俾路芝。
 Bengale 孟加拉。
 Bengali 本加利人。
 Benzenger 本該該。
 Berbères 柏柏人。
 Berbérie 柏柏利亞。
 Berne 柏恩州。
 Berr (Henri) 柏爾。
 Bertholon 柏托隆。
 Beskides 培斯基得。
 Bessarabie 培薩累俾阿。
 Feuchât 彪沙特。
 Beyroth 培盧特。
 Blâny 俾尼阿人。
 Bhumij 部密治人。
 Biban el Molouk 俾班挨爾摩盧克。
 Biccaye 俾斯開。
 Bicharieh 俾沙利爾人。
 B.Élorousses 俾挨羅盧斯人。
 Bilikani 俾利卡尼人。
 Birmanie 緬甸。
 Birmans 緬甸人。
 Bismarck (Archipel) 俾斯麥羣島。
 Bithynie 俾西尼阿。
 Blanche (Mer) 白海。
 Blancs-Russiens 白俄羅斯人。
 Blumenbach 布盧門巴赫。
 Boaz (F.) 菩阿斯。
 Bogdanov 菩達諾夫。
 Bogota 菩哥塔。
 Bohême 菩希密阿。
 Bohémiens 菩希密阿人。
 Boïns 菩伊安人。
 Bolk 菩爾克。
 Bologne 菩隆雅。
 Bonn 蓬城。
 Bombay 孟買。
 Bornéo 婆羅洲。
 Bornholm (Ile) 蓬荷爾姆島。
 Boshimans 菩喜曼人。
 Bosniaques 菩斯尼阿人。
 Bosnie 菩斯尼阿。
 Bota 菩塔。
 Boucher de Perthes 部舍得柏泰斯。
 Boukharie 部卡利。
 Boule (M.) 布勒。
 Bourbons 部蓬王族。
 Bouriates 部利阿特人。
 Bouyssonie 布伊索尼。
 Boyd-Dawkins 霸德道金斯。
 Brabant 布拉班特。

Brachycéphales 短頭人。
 Brachyskèle 短腿。
 Brahmanes 婆羅門人。
 Branco 布朗科。
 Brandebourg 布朗登堡。
 Bratsberg 布拉斯堡。
 Brazza 布拉薩。
 Brême 布累姆。
 Brescia 布累沙。
 Bresil 巴西。
 Bretagne 布勒塔尼。
 Bretons 布勒塔尼人。
 Breuil 布勒伊爾。
 Brinton 布林吞。
 Brisbane 布里斯班。
 Britanniques 不列顛人。
 Britanniques (Iles) 不列顛羣島。
 British Museum 英國博物院。
 Broca 布羅卡。
 Broesike 布羅西開。
 Bronze 青銅。
 Brown 布隆。
 Bructères 布拉克特爾人。
 Brünn 布隆。
 Brunhes 布隆黑斯。
 Brux 布律克斯。
 Bubaius 水井。
 Buchtela 部克特拉。
 Buckland 巴克蘭德。
 Budapest 布達培斯特。
 Budius 部丁人。
 Bukovine 部科維那。
 Burgos 部爾哥斯。
 Burkitt 柏基特。
 Bury Saint-Edmunds 柏利聖埃德蒙德斯。
 Busk 部斯克。
 Butmir 部特密爾。

Bykle 拜克勒。
 Byron-gordon 拜隆哥爾同。

C

Cabeço D'Abruda 卡柏蘇達呂達。
 Cadix 卡提斯。
 Cahun 卡洪。
 Caire 開羅。
 Calabrais 卡雷布利阿人。
 Calabre 卡雷布利阿。
 Calais 卡雷。
 Calcaire 石灰石。
 Calchaquis 卡爾沙基人。
 Calédonie 卡雷多尼亞。
 Calédoniens 卡雷多尼亞人。
 Cambodgiens 柬埔寨人。
 Campcr 卡姆柏。
 Campignien 卡姆彼尼人。
 Cananéens 開那人。
 Cannstadt 康斯塔特。
 Cantabres 康泰布利阿。
 Capitan 卡彼坦。
 Caracall 卡拉卡拉。
 Caraïbes 卡拉伊培人。
 Cardoso 卡多索。
 Carie 開利阿。
 Cariens 開利阿人。
 Carinthie 卡林 阿。
 Carniole 卡尼俄拉。
 Carolines 加羅林。
 Carpathes 喀爾巴阡山脈。
 Cartailhac 卡塔阿克。
 Carthage 迦太基。
 Carthaginois 迦太基人。
 Caspienne (Mer) 裏海。
 Cassitérites (Iles) 卡西忒利西茲羣島。
 Castellon 卡斯泰隆。

Caille inférieure 下卡斯提爾。
 Castro (L. da) 卡斯提羅。
 Catalogne 卡塔羅尼亞。
 Catamarca 卡塔馬卡。
 Catemodolo 卡泰諾多羅。
 Cattaro 卡塔羅。
 Caucase 高加索。
 Causalité 因果關係。
 Cavour 卡伏爾。
 Celts 克爾特人。
 Celtique (Race) 克爾特種。
 Celto-Ligure (Race) 克爾特利求利阿種。
 Centimètre 釐。
 Céphalique (Indice) 頭指數。
 Céram 塞期。
 Cerralbo (De) 塞拉菩。
 César 塞薩爾。
 Césates 塞薩特人。
 Cévanoie (Race) 塞文種。
 Cévennes 塞文山。
 Ceylan 錫蘭。
 Chaïapas 契阿巴斯。
 Chaix 薛克斯。
 Chaldéens 卡爾提阿人。
 Chamaeprosope 闊面。
 Chamberlain 張伯倫。
 Chamblaudes 香布蘭德斯。
 Champagne 盛班尼。
 Champollion 沙姆波利翁。
 Chancelade 昌塞拉德。
 Chantre 昌特勒。
 Chapelle-Aux-Saints 沙柏勒奧聖。
 Charency 沙隆塞。
 Charente 沙隆特。
 Charles-magne 查理曼。
 Charles 查理。
 Chelléen 舍爾的。

Cherokee 徹羅基族。
 Cherzo 刻索。
 Cheyennes 晒恩人。
 Chiahia 基阿希阿人。
 Chibcha 契布查人。
 Chichimèques 契契麥克人。
 Chichman 契克曼。
 Chimpanzé 黑猩猩。
 Choffat 綽法特。
 Chota-Nagpour 綽塔那格普爾。
 Chtchoutchin 克楚欵。
 Cimbrés 西姆布勒人。
 Cinghalais 星加雷人。
 Clarke 克拉克。
 Clément V 克雷門特五世。
 Cluj 克呂尼。
 Cogul 科古爾。
 Coïmbre 科伊姆布拉。
 Colignon 科利尼翁。
 Cologne 科隆。
 Colomb (L.) 哥倫布。
 Colonie du Cap 好望角殖民地。
 Colynsplaatt 科林斯普拉特。
 Combe-Capelle 孔柏加柏勒。
 Comorin (Cap) 科摩林角。
 Conguel 空該爾。
 Constadt 康斯塔德。
 Constance 君士坦士。
 Constantin 君士坦丁。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 Porphyrogénète 君士坦丁波
 爾非羅熱內特。
 Cook 庫克。
 Copenhague 科彭根根。
 Coptes 科普特人。
 Cordier 科提揆。
 Cordillères 科提爾耶拉斯。

Corse 科斯。
 Cosaques 哥薩克人。
 Costa (F. A. Pereira) 科斯塔。
 Cotencher 科同舍爾。
 Courlande 庫爾蘭德。
 Cordoue 科爾多巴。
 Cornouailles 哥納瓦爾。
 Corogne 科羅那。
 Cracovie 克拉科。
 Craniologie 腦蓋學。
 Craniométrie 腦蓋測量。
 Créqui-Montfort 克累基蒙福爾。
 Crétatique 鉛粉時代。
 Crète 克利特島。
 Creuse 克勒斯。
 Crimée 克里米亞。
 Croates 克羅埃喜阿人。
 Croatie 克羅埃喜阿。
 Cro-Magnon 克羅馬尼翁。
 Croningen 克羅寧根。
 Crook 克盧克。
 Csik 契克。
 Cucuteni 庫庫特尼。
 Cueva de Mengal 克韋發得門加。
 Cuivre 黃銅。
 Cundinamarca 空提那馬卡。
 Cuniculus 家兔。
 Cuvier 叩維埃。
 Curzola 庫爾左拉。
 Cuzco 庫斯科。
 Cyrillique 西利爾的。
 Cyrus 賽拉斯。

D

Daces 得喜阿人。
 Dachsenbühl 達孫部爾。
 Dacie 得喜阿。

Daghestan 達格斯坦。
 Dalmates 達爾美喜阿人。
 Dalmatie 達爾美喜阿。
 Damas 達馬斯。
 Danzig 但澤。
 Danube 多瑙河。
 Dardi 達爾提人。
 Darling 達爾林。
 Daubenton 多蓬同。
 Dawson (Ch.) 道松。
 Déchelette 對舍勒特。
 Deir el Bahari 提伊埃爾巴哈利。
 Dekkan 得康。
 Delattre 得拉特勒。
 Deniker 得尼刻。
 Denon 得農。
 Diaguites 代阿岐特人。
 Dinarique (Race) 提那利克山種。
 Diodore de Sicile 代俄多爾(西西里的)。
 Dirphrys 提爾夫利斯。
 Disna 提斯那。
 D'sentis 提孫提斯。
 Djendouba 貞杜巴人。
 Dniepr 尼柏河。
 Dobroudja 多布盧查。
 Dolichocéphales 長頭人。
 Dolmen 石墓。
 Dombourg 多姆堡。
 Dordogne 多爾同。
 Doriens 多利阿人。
 Dottin 多丁。
 Douro 杜盧河。
 Drachenloch 德拉亨羅克。
 Drahabou'l Neggah 德拉哈部爾內加。
 Drake-Broek 德拉克布羅克。
 Drave 德拉末河。
 Dravidiens 德拉維第安人。

Dresde 德累斯頓。
 Dubois 杜霸。
 Ducrost 丟克羅斯特。
 Duhouset 丟烏塞特。
 Duna 丟那河。
 Duncan-White 敦康懷特。
 Dupice 丟彼西。
 Durkheim 丟克海姆。
 Dvina 德維那河。
 Dwina 德維那河。
 Dzounarie 松加利。

E

Ebre 埃布羅河。
 Ecker 埃刻。
 Ecosais 蘇格蘭人。
 Egée 愛琴海。
 Egéens 愛琴海人。
 Egyptiens 埃及人。
 Ehringsdorf 埃林多爾夫。
 El Kab 埃爾卡伯。
 Elam 伊拉姆。
 Elamites 伊拉姆人。
 El Amral 埃爾阿姆拉。
 Elbe 埃爾培河。
 El Kozan 埃爾科桑。
 Elephas antiquus 古象。
 Elephas meridionalis 南方象。
 Elephas primigenius 原生象。
 Elisseef 埃利西夫。
 Elkind 埃爾金德。
 Emilie 埃密利阿。
 Ems 埃姆斯河。
 Enns 恩斯河。
 Eoanthropus Dawsonii 道索人類。
 Eocène 初新世。
 Eolithe 修鑿過的燧石。

Epire 伊派拉斯。
 Epirotes 伊派拉斯。
 Ereckert 埃爾克特。
 Erfurt 埃爾福特。
 Ergolz 埃爾哥爾斯。
 Ericomes 連山羊毛髮種族。
 Erismann 埃里斯曼。
 Erivan 埃利凡。
 Erz gebirge 埃爾茲山脈。
 Escaut 斯開爾得河。
 Esquimaux 愛司單茅人。
 Ethonie 愛沙尼亞。
 Estramadure 埃斯特累馬杜拉。
 Ethiopiens 伊西戎彼圖族。
 Ethnographie 人種分類學家。
 Ethnographie 人種分類學。
 Ethnologue 人種學。
 Eubée 攸俾阿。
 Eugénisme 優生學。
 Euphrate 幼發拉河。
 Euplocomes 小火堆。
 Euratrique 歐非。
 Eurasie 歐亞。
 Eurs 厄爾河。
 Eurotas 攸羅塔斯。
 Euthycomes 直髮種族。
 Eve 夏娃。
 Evora 埃伏拉。
 Exen gründen 埃克孫格林頓。

F

Falacha 法拉沙人。
 Far-Oer 法爾哉爾。
 Färöer (Iles) 法羅爾羣島。
 Farsi 法西人。
 Farsistan 法西斯坦。
 Favraud 法夫羅得。

Fayoum 淮烏姆。
 Feldberg 腓爾德柏格山。
 Fellahin 腓拉興人。
 Fellahs 腓拉人。
 Fergusson 斐加松。
 Ferrassie 非拉西。
 Ferry (De) 腓利。
 Fétoussi 腓圖西。
 Ficus Sycomorus L. 無花果。
 Fidji 非支。
 Finmark 芬馬克。
 Finois 芬蘭人。
 Fishberg 斐士柏格。
 Fiume 阜姆。
 Flaman 夫拉曼。
 Flamands 夫拉曼人。
 Flinders Petrie 夫林得斯彼特利。
 Flandre 法蘭德勒。
 Flessingue 夫雷新格。
 Florence 佛羅核薩。
 Flores 佛羅勒斯。
 Folmer 福爾美。
 Font de Gaume 封得哥姆。
 Fontes (J.) 封得斯。
 Forbe's 福柏斯加利。
 Forêt Noire 黑山。
 Forme lithique 尿酸體。
 Fossiles 化石。
 Foulbé 孚爾貝人。
 Fraipont 夫累蓬。
 Francfort-sur-le Mein 美因河邊之法蘭克福。
 Frances 佛郎克人。
 Frankensadt 夫朗肯斯塔得。
 Fraser 夫累瑟。
 Frioul 夫利烏爾。
 Frise 夫利斯。

Frisons 夫利松人。
 Fritz 夫利茲。
 Fromentin 夫羅蒙坦。
 Fuégiens 浮京人。
 Furfooz 孚爾福斯。
 Furst 孚斯特。

G

Gabès 加培斯。
 Gabriel de Mortillet 加布利爾得摩爾提爾。
 Gaël 該爾。
 Gaëls 該爾人。
 Galates 加拉細亞人。
 Galicie 加利喜阿。
 Galitch 加利次。
 Gales (Pays de) 英文稱 Wales 章爾斯。
 Galcy-Hill 加雷希爾。
 Gallois 章爾斯人。
 Galloway 加羅章。
 Galtchas 加爾查斯人。
 Gange 恆河。
 Garcia (G.) 加西阿。
 Gard 加爾。
 Garibaldi 加利巴爾提。
 Gauckler 高克勒。
 Gaule 哥勒。
 Gaulois 哥勒人。
 Gaupp 哥普。
 Gelderland 該爾德蘭得。
 Genève 日內瓦州。
 Genghis 根岐斯。
 Génôis 熱那亞人。
 Genre Equus 馬類。
 Genre Elephas 象類。
 Genre Homo 人類。
 Geoffroy St. Hilaire 休夫拉聖提雷爾。

Géorgie 佐基阿。
 Gépides 哲彼提人。
 Germain, Germanique (Race) 日耳曼人, 日耳曼種。
 Gérôme 熱羅姆。
 Géronde 熱隆德。
 Gètes 基特人。
 Gétulien 熱突利人。
 Ghats orientaux 東高茲山。
 Gibbon 大猩猩。
 Gibraltar 直布羅陀。
 Gillen 岐楞。
 Girard 基拉德。
 Gironde 基隆德河。
 Giuffrida-Ruggeri 朱夫利達盧該利。
 Glainac 格拉西那克。
 Gliddon 格利同。
 Glotz 格羅茲。
 Gmunden 格孟頓。
 Gobineau (De) 哥俾諾。
 Gobinistes 哥俾諾派。
 Goes 古斯。
 Gorica 哥利卡。
 Gotland (Ile) 哥特蘭德。
 Gourdan 固爾端。
 Gourka; 古爾卡人。
 Gournah 古爾那。
 Goths 哥德人。
 Gramme 克蘭姆。
 Gran 格朗。
 Grande-Bretagne 大不列顛。
 Grande-Koumanie 大庫馬尼阿。
 Grands-Russiens 大俄羅斯人。
 Gray 格累。
 Grébaut 格累包。
 Grecs 希臘人。
 Gregr 格累格爾。

Grenade 格累內達。
 Grenelle 格累內爾。
 Grimaldi 格利馬爾提。
 Grisons 格利松州。
 Grodno 格羅德諾。
 Groënland 格隆蘭。
 Grouziens 格盧西安人。
 Gruses 格盧斯。
 Guadalquivir 高達爾奎佛河。
 Guanajuat 瓜那華托。
 Guanches 瓜韓斯人。
 Guatémala 瓜泰馬拉。
 Guèbre; 該布勒人。
 Guèques 該革人。
 Guignes 岐尼。
 Guillaume 威廉。
 Guillaume le Conquérrant 得勝的威廉。
 Gu puzcoa 岐浦斯科阿。
 Guldbrandalen 古爾德布朗達撈。
 Gwalior 瓜利爾。

H

Habsbourg 哈普斯堡皇族。
 Had'lon (A.-C.) 哈同。
 Hadjemis 哈基密斯人。
 Hadramaout 哈德拉毛特。
 Haeckel 黑克爾。
 Haidoukes 海杜理人。
 Hainaut 黑諾。
 Haiti 海地。
 Hak-ka 哈克卡人。
 Hale 哈勒。
 Halicarnasse 哈利卡那薩斯。
 Halle 哈雷。
 Hallstatt 哈爾斯塔特。
 Hallstattien 哈爾斯塔特的。
 Hålsingland 哈爾新蘭。

Hambourg 漢堡。
 Handy 哈姆提。
 Hamy 哈密。
 Hanovre 罕諾弗。
 Hardenger-fjord 哈丹革峽江。
 Härjedalen 哈哲塔楞。
 Haromszek 哈羅姆塞克。
 Hauser 豪塞。
 Haute-Andalousie 上安達盧齊阿。
 Haute Autriche 上奧地利。
 Haute-Lavière 上巴未利阿。
 Haute-Egypte 上埃及。
 Haute-Galicie 上加利喜阿。
 Haute-Garonne 高加倫省。
 Haute-Hongrie 上匈牙利。
 Haute-Italie 上意大利。
 Haute-Lusace 上琉薩塞。
 Haute-Mésopotamie 上美索不達米亞。
 Hawes 豪斯。
 Hédils 黑提爾人。
 Heidelberg 海得爾堡。
 Héliopolis 希利俄波利斯。
 Henri 亨利。
 Héraclius 赫拉克來阿斯。
 Hercynienne (Forêt) 赫星尼安森林。
 Herisson (M.) 黑利松。
 Hermondure 赫蒙丟爾人。
 Héródote 黑羅多特。
 Hervé (G.) 赫維。
 Herzégovine 黑最哥維那。
 Herzégoviniens 黑最哥維那人。
 Hesse 黑孫。
 Héthéens 黑泰安人。
 Highlanders 高地居民。
 Hiksos 希克索人。
 Hiliens 希拉利安人。
 Hindi 興提。

Hippocrate 希波克拉提。
 His 希斯。
 Hittites 赫司族。
 Hochberg 荷赫柏格。
 Hok-lo 猓獾(?)
 Hölder (Von) 荷爾得。
 Holmes 荷姆斯。
 Holstein 荷爾斯泰恩。
 Holocène 全新世。
 Homère 荷馬。
 Homo Alpinus 阿爾卑斯山人類。
 Homo antiquus 古時人類。
 Homo Aurignacensis 奧利格那克人類。
 Homo Breladensis 布勒拉得人類。
 Homo Dawsonii 道索人類。
 Homo Europæus 歐洲人類。
 Homo Heidelbergensis 海得爾堡人類。
 Homo Krapinensis 克拉賓人類。
 Homo Merionalis 南方人類。
 Homo Moustériens 謨斯提爾人類。
 Homo Neanderthalensis 內安得塔爾人類。
 Homo Nordicus 北方人類。
 Homo primigenius 原生人類。
 Homo Sapiens 現生人類。
 Homo Spynensis 斯彼人類。
 Hominiens 人類。
 Hondo 本州。
 Honduras 洪杜拉斯。
 Hongrie 匈牙利。
 Honorius 荷諾利阿斯。
 Horn 荷恩。
 Hornyaks 荷爾尼阿克部落。
 Horus 荷拉斯。
 Hoteaux (Les) 荷多人。
 Hottentots 霍屯督族。
 Houssay 烏雖。

Houzé 烏塞。
 Hoyoz Sainz (De) 何育斯聖斯。
 Hrdlicka 爾德利卡。
 Huastèques 華克斯泰克人。
 Hudson 哈德松。
 Huelva 韋爾發。
 Hunfalvy 洪福爾維。
 Huns 匈奴人。
 Hunt 罕特。
 Huron 休隆。
 Huxley 赫胥黎。
 Hyperboréen 極北方的人民。
 Hyperdolichocéphale 過長頭。

I

Iassi 伊阿西。
 Ibères 伊伯爾人。
 Ibérie 伊比利亞。
 Ibéro-Aquitain 伊比利亞阿癩坦。
 Ibéro-Insulaire (Race) 伊比利亞島種。
 Ibsen 易卜生。
 Ikof 伊科夫。
 Ikoy 伊科夫。
 Ile-de-France 法蘭西島。
 Ili 伊犁。
 Illyrie 伊利利阿。
 Illyriens 伊利利阿人。
 Ilmen (Lac) 伊爾門湖。
 Inde 印度。
 Indiens 印第安人。
 Indo-Afghans 印度阿富汗人。
 Incas 印加人。
 Indo-Chine 印度支那。
 Indo-Chinois 印度支那人。
 Indo-Européens 印歐族。
 Indonésiens 因多尼西安人。
 Indoustan 印度斯坦。

Indus 印度河。
 Inn 因河。
 Inuits 因紐伊特人。
 Inverness 因弗內斯。
 Ionienne (Mer) 愛俄尼阿海。
 Ipswich 伊普斯威赤。
 Iraniens 伊蘭人。
 Iran 伊蘭。
 Iris 虹彩膜。
 Irlande 愛爾蘭。
 Iroulas 伊盧拉人。
 Islande 伊斯蘭得。
 Ismaël 伊斯馬伊爾。
 Isfahan 伊斯巴罕。
 Israël 以色列。
 Issel 伊索爾。
 Ister 伊斯特爾河。
 Istrie 伊斯特利阿。
 Isturitz 伊斯圖里斯。
 Ivanowsky 伊發諾佛斯基。

J

Jaen 哲恩。
 Jablanica 雅布拉尼卡。
 Jacques (V.) 若克。
 Ja'omitza 雅羅密乍。
 Jamaïque 牙買加。
 Janko 楊科。
 Jaroslav 雅羅斯拉夫。
 Java 爪哇。
 Javanais 爪哇人。
 Jectan 哲克坦。
 Jénisséi 哲尼塞伊河。
 Jérusalem 耶路撒冷。
 Jersey 澤爾西島。
 Joaice Asen II 佐阿尼西阿孫二世。
 Jobal 約巴爾。

Johansen (F.) 約翰孫。
 Jonard 約那爾。
 Jorgensson 約根松。
 Jornandès 約南得斯。
 Josephé 約瑟。
 Josué 約緒爾。
 Jourdam 如爾同河。
 Juda 猶太。
 Juifs 猶太人。
 Julian (C) 朱利安。
 Julien 朱利安。
 Jura 儒拉山。
 Justin 朱斯丁。
 Jutland 查特蘭德。

K

Kachemir 卡舍密爾。
 Kachemiri 卡舍密利人。
 Kachoubes 卡舒培人。
 Kaffirs 卡斐人。
 Kaif Zart 卡伊夫薩特。
 Kai Kobad II (Ala-ed-din) 開科巴德二世。
 Kalahari 卡拉哈利。
 Kalmouks 卡爾摩克人。
 Kamtchadales 康姆查德勒人。
 Kanitz 卡尼茲。
 Karakush 卡拉庫什。
 Karlsruhe 卡爾斯盧埃。
 Karst 卡爾斯特。
 Kate (T.) 卡特。
 Kazan 卡桑。
 Kendengs 肯頓。
 Kent 肯特。
 Khanikoff 卡尼科人。
 Kharkov 卡爾科夫。
 Kharouzin 卡盧星。
 Khartoum 卡爾圖姆。

Khazares 卡乍爾人。
 Khazarie 卡乍利。
 Khoraçan 科拉桑。
 Kielce 基爾西。
 Kiew 基挨夫。
 Kinechma 基內克馬。
 Kiptchak 基普查克。
 Kirghiz 基爾吉斯人。
 Kirghiz Kazaks 基爾吉斯卡薩克人。
 Kizi.bachi 基齊爾巴契人。
 Kjökkenmöddings 石器時代的殘物堆。
 Klaatsch 克拉區。
 Kitae 克利塔。
 Koblenz 科布楞斯。
 Koganéi 小金井。
 Ko.ariens 科拉利安人。
 Kolmann 科爾曼。
 Kolubakin 科盧巴金。
 Komorn 科蒙。
 Kopernicki 科柏尼基。
 Koropokgourou 土居者。
 Kostroma 科斯特羅馬。
 Kotbus 科特布斯。
 Koubous 庫布人。
 Koum nes 庫馬尼阿人。
 Koumanie 庫馬尼阿。
 Kour 庫爾河。
 Kouriles 千島羣島。
 Kourmi 庫爾密人。
 Kouro-Sivo 日本潮流。
 Kou.oumbas 庫盧巴人。
 Koutais 庫塔伊斯。
 Koutso-Valaques 庫左發拉克人。
 Krimtchak 克利姆查克人。
 Kr.stiansand 克利斯提安桑德。
 Krodsherred 克羅德喜爾德。
 Kroumirie 克盧密利阿。

Kroumirs 克盧密爾人。
 Kschattryas 克沙特利阿部落。
 Kublaïkhan 庫布拉伊罕。
 Kusakan 庫庫桑。
 Kurdes 庫提斯人。
 Kurdistan 庫提斯坦。
 Kurdow 庫道。
 Kwinn 昆雲。
 Kymrique (Race) 基姆利格種。
 Kymris 基姆利人。

L

Laba 拉巴。
 Lacombe (Paul) 拉科姆。
 Laconie 雷科尼阿。
 Lagoa-San a 拉哥阿桑塔。
 Lagoda (Lac) 拉哥達湖。
 Lahr 拉爾。
 Lalanne 拉拉納。
 Lanark 拉那克。
 Landerer 蘭得勒爾。
 Landzert 蘭德則特。
 Lapons 拉卜人。
 Lapouze (De) 拉浦熱。
 Lappland 拉普蘭德。
 Lartet 拉爾得。
 Latins 拉丁人。
 Laugerie 勞熱利。
 Lausanne 洛桑。
 Lausel 羅塞爾。
 Lavigerie 拉維日利。
 Lawu 拉武。
 Lazes 拉塞人。
 Lebon 勒蓬。
 Lecoq (Von) 勒科克。
 Legendre 勒戎德爾。
 Lehmann-Nitsche 雷曼尼采。

Leipzig 來比錫。
 Lemberg 雷姆堡。
 Lémuriens 狐猴類。
 Léna 利那河。
 Lencewicz (St.) 隆西維克。
 Lenormant 勒諾蒙。
 Léon 雷翁。
 Leptoprosope 長面。
 Lepsius 雷普西烏斯。
 Leptorrhiniens 長鼻。
 Lepus 兔子。
 L'rida 勒利達。
 Lessina 雷西那。
 Levante 利凡特河。
 Lévotes 利淮族。
 Libye 利比亞。
 Libyens 利比亞人。
 Libyphéniciens 利比亞腓尼基人。
 Liège 列日。
 Ligures 利求利阿人。
 Limbourg 蘭堡。
 Linné 林內。
 Lion de caverne 洞居獅。
 Lissauer 利騷厄。
 Lister-et-Mandal 利斯忒埃曼爾。
 Lithuanie 立陶宛。
 Lives 利維阿人。
 Lithuanens 立陶宛人。
 Livi (R.) 利維。
 Livournais 利弗諾人。
 Lobe frontal 額葉。
 Iofoden 羅福頓。
 Loire 拉爾河。
 Lom 羅姆。
 Lombards 羅姆巴提人。
 Lombroso 羅姆布羅索。
 Lomja 羅姆查。

Lophocomes 倣粒羊毛髮種族。
 Lori 羅利人。
 Lorraine 羅期。
 Lorrains 羅期人。
 Löss 黃土。
 Louis 路易。
 Louqs r 盧格索爾。
 Louras 盧累人。
 Lourka-Kols 盧卡科爾人。
 Loyauté (Iles) 羅雅耳特羣島。
 Lozère 羅最爾山。
 Lübeck 律培克。
 Lublin 盧布林。
 Lucques 琉格。
 Lucques-Massa 琉格馬薩。
 Lucquois 琉格人。
 Lugo 盧哥。
 Lund 倫德。
 Lunebourg 律內堡。
 Lusace 琉薩塞。
 Lusaciens 琉薩塞人。
 Luschan (Von) 琉香。
 Lussin 盧星。
 Luxembourg 盧森堡。
 Lydie 利提阿。
 Lydiens 利提阿人。
 Lygin 利金。
 Lyon 里昂。
 Lysa Gora 利薩哥拉。

M

Macédoine 馬其頓。
 Mâcon 馬空。
 Macrocéphale 大頭。
 Macroskèle 長腿。
 Madioen 馬提翁。
 Magdalénien 馬格達雷尼的。

Madras 馬德拉斯。
 Madrid 馬德利德。
 Maëstricht 馬斯特利赫特。
 Maget 馬該特。
 Magyars 馬札兒人。
 Maglemose 馬格勒摩斯。
 Majer 馬澤爾。
 Makarka 馬卡斯卡。
 Makowsky 馬科夫斯基。
 Makrizi 馬克利齊。
 Malabar 馬拉巴。
 Malais 馬來人。
 Malaisie 馬來羣島。
 Mälär (Lac) 美拉湖。
 Malarnaud 馬拉諾得。
 Malayo-Polynésien 馬來波利尼西亞人。
 Mali 馬利人。
 Malief 馬利挨夫。
 Malorousses 馬羅盧斯人。
 Maltais 摩爾太人。
 Mammouth 古時的大象。
 Mamogis 馬摩坡斯人。
 Man (De) 曼。
 Manahadi 馬那哈提河。
 Manche 英吉利海峽。
 Mandal 曼達爾。
 Mannheim 曼埃姆。
 Mant gazza 曼特加薩。
 Martinée 曼提尼阿。
 Mansuy 曼蘇伊。
 Manzanares 曼薩那勒斯。
 Maoris 毛利人。
 Maragates 馬拉加特人。
 Marcellim (Ammien) 馬薩林。
 Marcilly 馬西利。
 Marco Polo 馬科波羅。
 Maret (R.) 馬累。

Mariette 馬利挾特。
 Mariout 馬利烏特。
 Marmara 馬爾馬拉海。
 Marne 馬恩。
 Maroc 摩洛哥。
 Maros 馬羅斯。
 Marquises (Iles) 馬貴斯羣島。
 Maquisiens 馬貴斯人。
 Martin (H.) 馬丁。
 Maska 馬斯卡。
 Maspero 馬斯塔羅。
 Massinissa 馬西尼薩。
 Massyce 馬西西。
 Maszyka 馬西卡。
 Matapan (Cap) 馬塔班角。
 Matiegka 馬提格卡。
 Matsumoto 松本。
 Maur 毛爾。
 Maya-Quiché 邁雅基舍人。
 Mayas 邁雅族。
 Mayo 美俄。
 Mayos 美俄族。
 Mazandarani 馬桑達拉尼人。
 Mazoures 馬蘇爾人。
 Mecklenbourg 美克楞堡。
 Mèdes 密提阿人。
 Médie 密提阿。
 Médina 麥地那。
 Méditerranéen 地中海人。
 Méditerranéenne (Race) 地中海種。
 Mecque 麥加。
 Medjerda 美哲爾達。
 Mégolithique 大石塊的建築。
 Meillet (A.) 美伊爾。
 Meisnet 邁斯內。
 Mekhran 美克蘭。
 Mélanésie 美拉尼西亞。

Mélanésiens 美拉尼西亞人。
 Mélanochroïde 黑色種族。
 Mélano-Indiens 美拉尼西亞印第安人。
 Memphis 美姆非斯。
 Ménapiens 美那彼安人。
 Mendes Correa 蒙德科累阿。
 Menton 蒙同。
 Mercer 麥瑟。
 Merejkowsky 美累什科夫斯基。
 Merlin 麥林。
 Méroë 美羅伊。
 Mésaticéphale 中等頭。
 Mésolithique 中古時代。
 Mésologique 環境與生物組織關係的。
 Mésopotamie 美索不達米亞。
 Mésopotamiens 美索不達米亞人。
 Mésorrhiniens 中等鼻。
 Méthode dichotomique 兩分法。
 Meurthe-et-Moselle 麥泰摩塞爾省。
 Meuse 牟斯河。
 Michoacan 密綽阿康。
 Micronésiens 密克羅尼西亞人。
 Milanli 密蘭利人。
 Milfontes (Villa Nova de) 密爾封特
 斯。
 Minateda 密那特達。
 Minho 明煜。
 Minos 邁諾斯。
 Minos (Ile) 邁諾斯島。
 Minsk 明斯克。
 Miocène 中新世。
 Miskolcz 密斯科爾茲。
 Misonéisme 守舊主義。
 Mississipi 密士失必。
 Miropolie 密特羅波利提。
 Mixtèques 密斯泰克人。
 Mochi 摩契。

Mohacs 摩哈赤人。
 Mohilev 摩岐雷夫。
 Moïse 摩伊斯。
 Moita de Sebastiao 庫塔得塞巴斯提奧。
 Moldau 摩爾道河。
 Moldavie 摩爾得維阿。
 Momie 木乃伊。
 Monaco 摩那科。
 Monboutou 蒙部圖部落。
 Moncay 蒙塞。
 Mond 蒙德。
 Mongolie 蒙古種族。
 Monogéniste 人類同祖論者。
 Montandon 蒙坦同。
 Monténégrins 蒙特內格羅人。
 Monténégro 蒙泰內格羅。
 Montesquieu 孟德斯鳩。
 Morava 摩拉發河。
 Moraves 摩累維阿人。
 Moravie 摩累維阿。
 Morgan (J. De) 摩爾根。
 Merisko 摩利斯科人。
 Morphologie 形態學。
 Morphométrie 形態測量。
 Morte (Mer) 死海。
 Mortillet (De) 摩爾提埃。
 Morton 摩爾吞。
 Moscovie 莫斯科維。
 Moscovites 莫斯科維人。
 Mooseedorf 摩西多爾夫。
 Moulin-Quignon 謨蘭基尼翁。
 Moustiérien 謨斯提爾的。
 Mugem 麥根。
 Muka 謨卡。
 Müller (M.) 米勒。
 Mullerup 馬勒盧普。
 Munda 孟達人。

Munich 牟尼克。
 Münsingen 孟星根。
 Mur 謨爾河。
 Murcie 麥喜阿。
 Mzab 姆薩伯。

N

Nadenæs 那得內斯。
 Nahr el kelb 那爾挨爾克爾柏。
 Nahsi 那西人。
 Nahuas 那瓦斯人。
 Nahuatl 那瓦特爾。
 Naïrs 那伊爾人。
 Namaqualand 那馬爪蘭德。
 Namou 那謨人。
 Namur 諾牟爾。
 Narenta 那楞塔。
 Nassau 那騷。
 Nassonof 那索諾夫。
 Naulette 諾雷特。
 Navarre 那發爾。
 Naville 那維爾。
 Neanderthal 內安得塔爾。
 Necker 內卡河。
 Negadah 內加達。
 Négritos 小黑人。
 Négroïdes 尼魯羅種。
 Néobranchycéphales 新短頭人。
 Néo-Calédoniens 新卡雷多尼阿人。
 Néo-Hébridais 新黑布利提斯人。
 Néolith que 近古時代。
 Nerbudda 納布達山。
 Néophytus (F.) 尼俄非塔斯。
 Nerviens 納爾維安人。
 Nestor 內斯托。
 Neuchatel 納沙泰爾州。
 Newhaven 紐黑文。

Nias 尼阿斯。
 Niassais 尼阿斯人。
 Nicastro (It.lia) 尼卡斯特羅。
 Nicolucci 尼科盧西。
 Niederle 尼得爾勒。
 Niémen 尼門河。
 Nieuwland 納厄蘭特。
 Nigritie 尼格利喜阿。
 Nigritiens 尼格利喜阿人。
 Nil 尼羅河。
 Nil Blanc 白尼羅河。
 Nil Bleu 藍尼羅河。
 Nilgiri 尼爾岐利。
 Nilotiques 尼羅河人。
 Nimes 尼姆。
 Ninive 尼尼微。
 Noetling 諾埃特林。
 Nofritari 諾夫利塔利。
 Nogsays 諾加伊人。
 Nord-Babant 北布拉班特。
 Nordique (Race) 北方種。
 Narre Lyngby 諾爾林格彼。
 Normands 諾曼提人。
 Normandie 諾曼提。
 Northfleet 諾斯夫利特。
 Nord-Trondhjem 北特隆德耶姆。
 Nott 諾特。
 Nouveau-Mecklembourg 新美克撈堡。
 Nouveau-Mexique 新墨西哥。
 Nouvelle-Bretagne 新不列顛。
 Nouvelle-Calédonie 新卡雷多尼阿。
 Nouvelle-Castille 新卡斯提爾。
 Nouvelle-Galles du Sud 新南韋爾斯。
 Nouvelle-Guinée 新幾內亞。
 Nouvelles-Hébrides 新黑布利提斯。
 Nouvelle-Irlande 新愛爾蘭。
 Nouvelle-Zélande 新西蘭。

Novgorod 諾夫哥羅德。
 Nubie 紐俾阿。
 Nubiens 紐俾阿人。
 Numedal 紐密達爾。
 Numides 紐密提阿人。
 Nyassa 尼阿薩。
 Nyitra 尼伊特拉河。

O

Oajaca 瓦哈卡。
 Obédénare 俄貝對那爾。
 Ober-Cassel 俄柏卡塞爾。
 Obol nsky 俄普楞斯基。
 Océanie 大洋州。
 Ochos 俄綽斯。
 Oden-ée 俄頓塞。
 Oder 俄得河。
 Odessa 俄得薩。
 Oesterdalen 俄斯特達撈。
 Offenbourg 俄芬堡。
 Ofnet 俄夫內。
 Cicow 瓦科。
 Oka 俄卡河。
 Okhotsk (Golfe) 俄荷茲克灣。
 Oldenbourg 俄爾頓堡。
 Olechnowicz 俄勒克諾維克。
 Oliveira (Paul e Oliveira) 俄利未拉。
 Oikusz 俄爾庫斯。
 Olonetz 俄羅內茲。
 Oloriz 俄羅里斯。
 Olympe 俄利姆彼阿。
 Orlis 俄非斯。
 Opoczno 俄波克諾。
 Ontario 翁泰利俄。
 Oolithique 魚卵石的。
 Or 俄爾。
 Oraons 俄拉翁。

Ordos 俄多斯。
 Orenbourg 俄楞堡。
 Orfa 俄法。
 Orkhan Ghazi 俄康加齊。
 Orléans 奧利安。
 Ornstein 俄恩斯坦。
 Orographie 山學。
 Orrouy 俄路易。
 Orthognathe 牙狀骨垂直的。
 Osmali 俄斯曼利人。
 Osman 俄斯曼。
 Ossète 俄西特人。
 Ostiaks 俄斯提阿克人。
 Ostrogot's 東哥德人。
 Otomi 俄托密人。
 Otta 俄塔。
 Otter 俄忒。
 Ottomans 俄托曼族。
 Oufa 烏法。
 Ougriens 烏格利安人。
 Ougro-finnois 烏格羅芬蘭的。
 Ouled-Aly 烏雷德阿利人。
 Ouled Arabi 烏勒德阿拉俾人。
 Oural 烏拉河。
 Ouralo-Altaique (Race) 烏拉爾阿爾泰種。
 Ourmiah 烏爾密阿。
 Ours de Caverne 洞居熊。
 Ouse 烏斯河。
 Ouzbeks 烏斯柏格族。
 Oxford 牛津。

P

Padoue 巴都阿。
 Palafittes 湖面建築物。
 Paléolithique 上古時代。
 Paléontologie 古生物學。

Paléontologiste 古生物學家。
 Palerme 巴勒摩。
 Palestine 巴雷斯泰恩。
 Palestiniens 巴勒斯泰恩人。
 Pallas 巴拉斯。
 Palmyriens 巴爾邁拉人。
 Pamir 帕米爾。
 Pampa 巴姆巴。
 Pannonie 巴諾尼阿。
 Pantioukhof 班提烏科夫。
 Pantouranisme 大中央亞細亞主義。
 Papous 巴布人。
 Paracelse 巴拉塞爾士。
 Parsi 巴西人。
 Pas al 巴斯卡爾。
 Patagons 巴塔哥尼阿人。
 Pathans 巴坦人。
 Paul'a E.O.iveira (De) 包拉挨俄利未拉。
 Paviland 巴維蘭德。
 Pélasg's 彼拉斯齊人。
 Pelliot 塔利俄。
 P. ndjab 彭洽伯。
 Pendjabi 彭洽俾。
 Péninsule Ibérique 伊比利亞半島。
 Pennines 彭尼內山。
 Pereira De Co ta (F.-A.) 培累拉得科斯塔。
 Péri ués 培利叩挨斯人。
 Péringuey 培林該。
 Perm 柏姆。
 Pernambuco 柏那姆部科。
 Perm'aks 柏爾米阿克人。
 Pérou 祕魯。
 Pérouse 培盧斯。
 Persca 紫草科。
 Petchénégues 培契內格人。
 Petit Poucet 小浦塞。

Petite Koumanie 小軍馬尼阿。
 Petites Carpathes 小喀爾巴阡山脈。
 Petits-Russiens 小俄羅斯人。
 Peuhls 霸爾人。
 Peyrony 貝洛尼。
 Pharaon 法拉翁。
 Phénicie 腓尼基。
 Phéniciens 腓尼基人。
 Pheuls 忒爾斯人。
 Philippe le Bel 非利普勒培爾。
 Phylum 物之根源。
 Pic 彼克。
 Pictes 彼克特人。
 Pictet 彼克泰。
 Piémont 彼德蒙特。
 Piémontais 彼德蒙特人。
 Piette 彼挨特。
 Pila-Pila 彼拉彼拉人。
 Piltown 彼爾特道恩。
 Pimas 彼馬族。
 Pinde 平得。
 Pinsk 平斯克。
 Piotrokov 彼俄特羅科夫。
 Pise 彼薩。
 Pit-Dwellers 彼特德未勒。
 Pithécantrophe 類人猿。
 Pithecanthropus erectus 立行類人猿。
 Pittard 彼塔德。
 Pizarre 彼薩羅。
 Platycephalie 闊頭形。
 Platyrrhiniens 闊鼻。
 Pléistocène 冰河紀。
 Plewna 普雷夫那。
 Pléne le Jeune 小普利內。
 Pliocène 最新世。
 Plutarque 普盧塔格。
 Pô 波河。

Podbaba 波德巴巴。
 Podhalanes 波達蘭人。
 Podhalians 波達利安人。
 Podlasiens 波達拉西安人。
 Podolie 波多利阿。
 Podoliens 波多利阿人。
 Poininet de Sivry 霸恩西內得西夫利。
 Poitiers 霸提挨。
 Poïanes 波利阿內人。
 Poliechtchouki 波利埃克楚基。
 Polo (M.) 波羅。
 Poltova 波爾塔發。
 Polybe 波利培。
 Polynésie 波利尼西亞。
 Polynésiens 波利尼西亞人。
 Poméranie 波美累尼阿。
 Poméranians 波美累尼阿人。
 Pont-Euxin 攸克星橋。
 Pouchtous 浦赤圖斯人。
 Prague 普累格。
 Predmost 普累德摩斯特。
 Préhistorien 先史家。
 Préhistorique 史前的。
 Prerau 普累勞。
 Presba (Lac) 普累斯巴湖。
 Prichard 普利查德。
 Primates 靈長類。
 Pripet 普利培特河。
 Proche-Orient 近東。
 Prognathisme 突顎。
 Prosvita 普羅斯維塔。
 Protohistorique 近史的。
 Provence 普羅維斯。
 Puner 普盧納。
 Pruniers 普呂尼挨。
 Pruth 普盧特河。
 Pskof 普斯科夫。

Ptolémée 托雷美。
 Puebla 普章布拉。
 Pueblos 普章布羅人。
 Puzla 浦斯拉。
 Puy Courny 彪伊庫爾尼。
 Pygmées 彼格美人。
 Pyrénées 庇里尼山脈。

Q

Quabec 魁培克。
 Quai nero 夸內羅。
 Quaternaire 第四紀地質時代。
 Quatrefages (De) 卡忒法日。
 Qu'ichis 基舍人。
 Quichuas 基楚阿人。
 Quina (La) 基那。

R

Raab 拉布。
 Radagaise 拉達該斯。
 Radki 拉德基人。
 Ragazoni 拉加索尼。
 Raguse 拉哥薩。
 Raigarh 賴加爾。
 Rajpoutana 拉奇普他拿。
 Rajpoutes 拉奇普特人。
 Ramsay Smith 拉姆塞斯密斯。
 Ramses II 拉美西斯二世。
 Ranke 朗開。
 Raube Alb 勞拔爾柏山。
 Reclus (E.) 累克律。
 Red Crag 累德克拉克。
 Redjangs 累德詹格人。
 Red Moir 累德麻爾。
 Reggio 累佐。
 Reihengäber (見 Tumali) 排嘉。
 Reinach (S.) 賴那克。

Renigunta 累尼干塔。
 Rémusat (A. de) 累宰薩。
 Renan 勒南。
 Renne (Age du) 馴鹿時代。
 Retzius (g.) 累齊烏斯。
 Reygasse 累加斯。
 Reyerswaal 累麥斯瓦爾。
 Rhétien (Race) 累提阿種。
 Rhéto-Ligure (Race) 累提阿利求利阿種。
 Rhin 萊因河。
 Rhinocéros 犀牛。
 Rhinocéros etruscus 伊特盧利阿犀牛。
 Rhode 羅得。
 Rhodope 羅多培。
 Rhône 羅尼河。
 Riazan 利阿桑。
 Ribcir 利培羅。
 Rich 利赤。
 Riga 利加。
 Rio de la Plata 拉普塔拉。
 Rio Tinto 利俄丁托阿。
 Ripley 利普利。
 Rislely 利斯利。
 Rivet 利未。
 Rivett 利維特。
 Rivière 利維埃爾。
 Rochelle 羅舍爾。
 Rodenic 羅得尼克。
 Romains 羅馬人。
 Roth 羅特。
 Roumanches 盧曼舍人。
 Roumanie 羅馬尼亞。
 Roumains 羅馬尼亞人。
 Roumélie 盧密利阿。
 Rousseau (J.-J.) 盧梭。
 Rubruquis 盧布盧基斯。
 Rurik 盧利克。

Russiens 俄羅斯人。
Ruthènes 呂得內人。
Rutimyer 盧提邁拔。
Rzchak 累查克。

S

Saafftingen 薩夫丁根。
Saas 薩斯山。
Sahara 撒哈拉。
Saida 賽達。
Sainte-Brelade 聖布勒拉得。
Saint-Eloi 聖埃羅瓦。
Saint-Georges (Cant. de) 聖佐治海峽。
Saint-Georges de Lévejac 聖佐治得雷夫霞克。
Saint-Germain 聖日曼。
Saint-Martin (Vivien) 聖馬丁。
Saint-Périer (De) 聖普利爾。
Saint-Pétersbourg 聖彼得堡。
Saint-Sébastien 聖塞巴斯提安。
Saïs 塞伊斯。
Sakays 薩開人。
Sakhaline 庫頁島。
Sakkarah 薩卡拉。
Salamanca 薩拉曼卡。
Salmon 薩蒙。
Salomon 薩羅蒙。
Salonique 薩羅尼卡。
Salbourg 薩爾斯堡。
Salzkammergut 薩爾茲卡麥古特。
Samara 薩馬拉。
Samaritains 薩美利阿教派。
Samourai 武士。
Samoyèdes 薩摩耶人。
Samuel 薩牟挨爾。
Sándis 桑提斯山。
San Isidro 聖伊西德羅。

Santander 桑坦得爾。
Santillana 桑提拉那。
Saône-et-Loire 索恩拉爾。
Saragosse 薩拉哥薩。
Sarajevo 薩拉哲佛。
Sarasin (F. et P.) 薩拉桑。
Saratow 薩拉托夫。
Sarauw 薩勞夫。
Sardaigne 薩提尼亞。
Sardes 薩提尼阿人。
Sargon 薩爾工。
Sarmates 薩馬喜阿人。
Sarmatie 薩馬喜阿。
Sarrasins 薩拉新人。
Sartes 薩爾特人。
Sassaries 薩薩尼得人。
Sasse 薩斯。
Satlej 薩特雷河。
Saussure 索緒爾。
Save 薩大河。
Savenkow 薩文科夫。
Savoie 薩夫瓦。
Savone 薩佛那。
Savoyards 薩夫瓦人。
Saxe, Saxons 薩克斯, 薩克森人。
Saxe-Cobourg 薩克斯科堡。
Saxe-Gotha 薩克斯哥塔。
Saxe-Meininge 薩克斯邁寧根。
Saxe-Weimar 薩克斯維馬。
Sayan 薩安山。
Sayce 塞斯。
Scanderberg 斯康得柏。
Scandinaves 斯干的那維亞人。
Scanie 斯卡尼亞。
Schaffhouse 沙夫豪斯。
Schenk 盛克。
Schinner (M.) 興納。

Schleswig 什雷斯維克。
 Schliz 什利斯。
 Schmidt 什密特。
 Schipka 喜普卡。
 Schnader 沙拉德爾。
 Schranil (Joseph) 什拉尼爾。
 Schreiber 什賴柏。
 Schwarzbouurg 什發慈堡。
 Schweinfurth 什淮恩孚特。
 Schwizersbild 什淮則斯俾爾德。
 Scipion 西彼翁。
 Scordisques 斯科提斯格人。
 Scots 斯科特人。
 Seoumbi 斯庫姆俾河。
 Seutari 斯庫塔利。
 Scylax 塞拉克斯。
 Scythes 大月氏人。
 Scythie 大月氏。
 Seba 塞巴。
 Sebenico 塞培尼科。
 Seeland (Ile) 西蘭島。
 Segovia 塞哥維阿。
 Seine 桑河。
 Seine-et-Marne 桑埃馬恩。
 Seine-et-Oise 桑埃瓦斯。
 Sem 塞姆。
 Seldjoudide 塞爾德朱西得。
 Sémites 閃族。
 Semlin 瑟姆林。
 Semnons 塞姆農人。
 Sennar 塞那爾。
 Séphardim 塞法提姆人。
 Serbes 塞爾維亞人。
 Serbie 塞爾維亞。
 Serbo-Croates 塞爾維亞克羅埃喜阿人。
 Sergi 塞日。
 Serinya 塞利尼亞。

Seton Karr 西同卡爾。
 Severn 塞弗恩河。
 Séville 塞維爾。
 Sèvre rantaie 南特塞夫爾河。
 Shetland (Iles) 舍特蘭德羣島。
 Shishak 晒沙多。
 Siamois 暹羅人。
 Siapoch 西阿波克人。
 Sia-Pouch 夏浦人。
 Sibyllins 西俾林山。
 Sidon 西同。
 Sidoniens 西同人。
 Sicile 西西里。
 Sieben Gebirge 七山脈。
 Siene 西恩那。
 Singe anthropoïde 類人猿。
 Sierra de Gata 加塔山脈。
 Sierra Estrella 埃斯特星拉山脈。
 Sierra Ministra 密斯特特拉山脈。
 Sierre 西埃爾。
 Sigdal 西茸達爾。
 Sigismond I.I 西基斯蒙德三世。
 Sikhs 塞克教派。
 Skien 斯基恩。
 Silesie 西利喜阿。
 Silex 燧石。
 Silvno 西爾夫諾。
 Simbirsk 西姆俾斯克。
 Siméon 西密翁。
 Sinj 星哲。
 Sion 西翁。
 Siret 西累特。
 Siwalik 西瓦利克。
 Skoptzy 斯科普濟教派。
 Slaboszewo 斯拉普斯窩。
 Slaves 斯拉夫人。
 Slavonie 斯拉佛尼阿。

Slavons 斯拉佛尼阿人。
 Slovaques 斯羅發克人。
 Slovaquie 斯羅發基。
 Flovènes 斯羅文人。
 Smith (Elliot) 斯密斯。
 Smø.ensk 斯摩楞斯克。
 Södermanland 瑟得曼蘭特。
 Solak 索拉克。
 Sollas 索拉斯。
 Solo 索羅河。
 Solor 索羅爾。
 Solutró 索盧特累。
 Somatologique 人體學的。
 Somme 索姆。
 Somogy 索摩基。
 Sondais 巽他人。
 Sonde (Les de la) 巽他羣島。
 Sondershausen 松得斯豪孫。
 Sono iens 索諾拉人。
 Sonthals 松薩爾人。
 Sorabes 索拉柏人。
 Souabes 蘇阿柏人。
 Soudan 蘇丹。
 Sous-brachycéphale 次短頭。
 Sous-dolichocéphale 次長頭。
 Souva.ki 蘇發爾基。
 Spalato 斯巴拉托。
 Spaniols 斯巴尼俄爾人。
 Spencer 斯賓塞。
 Spen,ei 斯彭該爾。
 Spi,ei 斯彼該爾。
 Spie.mann 斯彼爾曼。
 Sri.den 斯賓頓。
 Sporades 斯波拉提斯。
 Spy 斯彼。
 Stalazmite 石筍。
 Starobriactsi 斯塔盧布利阿德西人。

Stavanger 斯塔凡革。
 Steatopygie 胖屁股。
 Stoenst-up 斯坦斯特盧普。
 St iermark 斯泰馬克。
 Stein (A.) 斯泰恩。
 Sténon 斯泰農。
 Stéphanos 斯泰法諾斯。
 Stettin 斯泰丁。
 Stockholm 斯托克荷爾姆。
 Stopnica 斯斯普尼卡。
 Strabon 斯特拉本。
 Strale 水成岩層。
 Stratification 組織的層疊。
 Strati,raphie 地層學。
 Strasbourg 斯特拉斯堡。
 Stader 斯圖德爾。
 Styri 斯提利阿。
 Sub-Adriatique (Race) 次亞得利亞海種。
 Sub-Nordique (Race) 次北方種。
 Sud-Beve.and (Ile) 南培未蘭特島。
 Sud,ets 修得提克山脈。
 Suèves 斯威夫人。
 Suffolk 薩福克。
 Stahlweissenbourg 斯圖爾淮孫堡。
 Suleiman (Erto,hrul-Ibn) 蘇利曼。
 Suleiman-Chah 蘇利曼查。
 Sumatra 蘇門答臘。
 Sund 孫德。
 Suse 蘇斯。
 Svaerdborg 斯未爾堡。
 Svaerdborg-Muller up 斯未爾堡馬勒盧普。
 Swynnerton 斯文納頓。
 Syr 西爾河。
 Syr Daria 西達利阿河。
 Syrmie 瑟密阿。
 Syrie 敘利亞。

Szekely 塞克利。
Szekler 塞克勒人。
Szombathy 仲巴瑟。

T

Table (Montagnes de) 棟山。
Tacite 塔西特。
Tadjiks 塔契克斯人。
Tage 泰加斯河。
Tahenou 塔黑努人。
Tahitiens 塔希提人。
Talgai 塔爾該。
Talko-Hryniewicz 塔爾科克維克。
Talych 塔利克人。
Tambow 塔姆菩夫。
Tamhou 塔姆豪人。
Tamils 塔密爾民族。
Tamise 塔密斯河。
Tanit 塔尼特。
Tappciner 塔派納爾。
Tarasques 塔拉斯克人。
Tarde 塔德。
Tard-noisien 塔德奴娃時代。
Tarenetsky 塔黑內茲基。
Tarnowsky (Mme) 塔諾夫斯基夫人。
Tasmaniens 塔斯美尼阿人。
Tatars 韃靼人。
Tates 泰特人。
Tatra 塔特拉山。
Taubach 道巴赫。
Tauridiens 道利提安人。
Taylor 泰羅。
Tchapanèques 查巴內克人。
Tchèques 捷克人。
Tchernighov 徹尼哥夫。
Tchernkov 徹尼科夫。
Tchitral 契特拉爾。

Tchitrali 契特拉利人。
Tchoukchi 楚克契人。
Tégument 蔽軀物。
Tehuantepec 泰汪泰培克。
Tehuelches 塔韋爾徹人。
Telemarken 泰雷馬肯。
Tell 泰爾。
Tène (La) 泰內。
Tenochtitlan 泰諾赤提特蘭。
Terrazone 忒拉哥納。
Terrain quaternaire 第四紀地層。
Tertiaire 第三紀地質時代。
Tescouco 泰斯庫庫。
Teteven 泰泰文。
Teutonique (Race) 條頓種。
Teutons 條頓人。
Thèbes 西布斯。
Théiphales 茶形頭。
Theiss 泰斯河。
Thenay 塞內。
Thessalie 塞薩利。
Thessaliens 塞薩利人。
Thirring 瑟爾林。
Thibet 西藏。
Thomas 托馬斯。
Thompson (E. H.) 托姆普松。
Thomson (W.) 托姆松。
Thoutmosis I 圖特摩西斯一世。
Thoutmosis II 圖特摩西斯二世。
Tl. race 色累斯。
Thraces 色累斯人。
Thuringe 圖林根。
Thurnan 圖爾南。
Thurston 瑟斯吞。
Tibre 泰柏河。
Ticha 提沙。
Tiflis 提夫利斯。

Tigre 提格累河。
 Timidus 胆小的兔子。
 Timor 提摩爾。
 Timsit 提姆西特。
 Tiouhator Hantooni 提烏哈托罕圖尼。
 Tirnova 提諾發。
 Tisza 提薩河。
 Tite-Live 泰特來夫。
 Titicaca (Lac) 提提卡卡湖。
 Tlacopan 特拉科班。
 Tlaxcaltèques 特拉斯卡爾泰克人。
 Todas 托達斯人。
 Tolèle 托利多。
 Toltèques 托爾泰克人。
 Tomsk 托姆斯克。
 Tongres 同格勒人。
 Tonkin 東京。
 Topinard 托彼那德。
 Torii 鳥居龍藏。
 Toscane 托斯卡內。
 Totonacs 托托那克人。
 Touarez 圖阿累格人。
 Touat 圖阿特。
 Touzgourt 圖姑爾特。
 Toul-Bras 圖爾布拉斯。
 Toundra 墩得拉。
 Toungouz 墩姑斯人。
 Touran 圖朗。
 Touraniens 圖朗人。
 Tourfan 吐魯番縣。
 Trajan 特累登。
 Trandhjen 特隆德耶姆。
 Trausbaïpalie 外拜喀勒。
 Transcaucasie 外高加索。
 Transhimalaya 外喜馬拉雅。
 Transylvanie 特朗西爾未尼阿。
 Traz-os-Montes 特拉索斯蒙泰斯。

Trieste 特利埃斯特。
 Trieste (Goife) 特利埃斯特灣。
 Trinil 特林尼爾。
 Tripoi 特利波利。
 Tripolitaine 特利波利塔尼阿。
 Trog'olytes 特羅格羅提特人。
 Tsars 沙皇。
 Tsarskoïe-Selo 乍爾斯科埃塞羅。
 Tsiganes 威加內人。
 Tsuboï 坪井。
 Tumuli 古墓。
 Tunisie 突尼斯。
 Turkestan 土耳其斯坦。
 Turkmènes 突厥人。
 Tvarianovitch 特發利阿諾維區。
 Tver 特未爾。
 Tydalen 泰達撈。
 Type physique 身型。
 Tyr 提爾。
 Tyriens 提爾人。
 Tyrol 提羅爾。
 Tyroliens 提羅爾人。
 Tyrrhènes 提利尼安人。
 Tyrrhénienne (Mer) 提利尼安海。

U

Udine 烏提內。
 Udvarhely 烏得發內利。
 Ujfalvy 烏伊發爾維。
 Ukraine 烏克蘭。
 Ukrainiens 烏克蘭人。
 Ulster 阿爾斯忒。
 Una 攸那河。
 Ungarisch Hradisch 安加利什克拉提什。
 Upp'and 烏普蘭。
 Urus 烏盧人。
 Uville (Dumont d) 烏爾維爾。

Usipii 攸西彼提族。

Utique 攸提卡。

V

Vaillant 發揚。

Valais 發雷州。

Valaques 發拉克人。

Valders 發爾得斯。

Valence 發隆斯。

Valens 未楞斯。

Vambéry 發姆培利。

Vandales 凡得爾人。

Varèques 發勒格人。

Varsovie 華沙。

Vas 發斯。

Vasconcelos 發斯孔塞羅斯。

Vassits (Miloj) 發西茲。

Vaucluse 佛克律斯。

Vaud 發特州。

Vaudois 發特人。

Veddas 未達人。

Vega (Garciasso de) 未加。

Vegla 未利阿。

Vejleby 維勒彼。

Vélytshko 未利捷科。

Vénèdes 未內得人。

Vendsyssel 封得西塞爾。

Vener (Lac) 未內湖。

Vénétie 未尼喜阿。

Vénice 威尼斯。

Vénitiens 威尼斯人。

Vénus 愛神。

Vera-Cruz 未拉克盧斯。

Verkoyansk 弗利揚斯克。

Verneau 弗諾。

Vérone 未羅那。

Vésale 未塞勒。

Veszprim 未斯普林。

Vézère 未塞爾河。

Via Aurelia 奧利利亞路。

Viatka 維阿特卡。

Vicence 維成斯。

Vieille Castille 老卡斯提爾。

Vignaud 維諾。

Vikings 維金人。

Vilna 維爾那。

Vindhya 文德雅。

Vintimille 文提密勒。

Virehow 維爾荷。

Visigoths 西哥德人。

Vistule 維斯丟拉河。

Vistulienne (Race) 維斯丟拉河種。

Vitebsk 維泰布斯克。

Vitold 維托爾德。

Vittoria 維托利阿。

Vizeu 維徹。

Vladimir 夫拉提密爾。

Voçouls 弗古爾人。

Volces Tectosages 佛爾西泰托薩哲人。

Volga 佛爾加河。

Volkow 佛爾科夫。

Volhinie 佛爾希尼阿。

Vologda 佛羅格達。

Vorarberg 福拉爾堡。

Vorobief 佛羅俾挨夫。

Vosges 佛日山。

Votiaks 佛提阿克人。

Vrgorac 夫爾哥拉克。

W

Waag 瓦格河。

Wadjak 瓦洽克。

Wadhofen 淮多芬。

Walcheren (Ile) 發爾赫撈島。

Walons 發隆人。
 Warnambool 瓦南姆部爾。
 Warthe 發爾塔河。
 Watiff 瓦提夫。
 Weimar 淮馬。
 Weissbach 淮斯巴克。
 Weissenberg 淮遜柏格。
 Wellcome 章爾哥姆。
 Wellington 惠靈吞。
 Wendes 文德人。
 West-End 極西區。
 Wester Wald 未斯忒發爾特。
 Wierzebow 維斯包。
 Wildkirchli 威爾德基克利。
 Wilendorf 維楞多爾夫。
 Winkelmann 文開爾曼。
 Wolfach 佛爾法克。
 Woodward (Smith) 武德瓦德。
 Wurtemberg 浮泰姆堡。
 Wynaad 威那德。

X

Xantochroide 黃色種族。

Y

Yakis 雅基族。
 Yakoutes 雅車特人。
 Yankees 楊基人。
 Yantchout 揚惹特。
 Yaziges 雅西基人。

Yémen 耶門。
 Yénisséi 耶尼塞伊。
 Yéso 北海道。
 Yézidi 耶西提人。
 Yosgat 約斯加特。
 Youkaghirs 猶卡坡爾人。
 Yougo-Slaves 南斯拉夫人。
 Yucatan 猶卡坦。
 Yuchi 女直族。(?)
 Yuruks 猶盧克人。

Z

Zaborowsky 薩普勞斯基。
 Zalad 薩拉得。
 Zama 塞馬。
 Zampa 薩姆巴。
 Zanett 薩內提。
 Zapotèques 薩波泰克人。
 Zara 薩拉。
 Zélande 西蘭得。
 Zélandais 西蘭得人。
 Zograf 索格拉夫。
 Zoques 左克人。
 Zuckerkandl 祖刻康德爾。
 Zumoffen (P.) 祖摩芬。
 Zuñi 祖尼人。
 Zuyderzee 蘇伊得西。
 Zwettl 斯木特爾。
 Zwickau 茲維考。